

爱的教育

目次

原序..... v

譯者序言..... vii

作者傳略..... x

校畢贅言..... 三〇七

第一卷 十月

始業日..... 一十七日

我們的先生..... 一十八日

災難..... 一二十一日

格拉勃利亞的小孩..... 一二十二日

同窗朋友..... 一二十五日

義俠的行爲……………二十六日……………二〇

我的女先生……………二十七日……………二二

貧民窟……………二十八日……………二四

學校……………二十八日……………二六

少年愛國者（每月例話）……………二十九日……………二七

煙突掃除人……………十一月一日……………二九

萬靈節……………二日……………三一

第一卷 十一月

好友卡隆……………四日……………三三

賣炭者與紳士……………七日……………三四

弟弟的女先生……………十日……………三六

我的母親……………十日……………三九

朋友可萊誦……………十三日……………四一

3 校長先生……………十八日……………三四

3 兵士……………二十二日……………三六

5 耐利的保護者……………二十三日……………三七

3 級長……………二十五日……………三九

5 少年偵探（每月例話）……………二十六日……………四二

5 貧民……………二十九日……………四七

第三卷 十二月

3 商人……………一日……………四九

3 虛榮心……………五日……………五〇

4 初雪……………十日……………五三

5 「小石匠」……………十一日……………五四

5 雪球……………十六日……………五六

5 女教師……………十七日……………五九

負傷者訪問……………十八日……………六〇

少年筆耕（每月例話）……………二十八日……………六一

堅忍心……………三十一日……………七二

感恩……………三十一日……………七三

第四卷 一月

助教師……………四日……………七四

斯帶地的圖書室……………十二日……………七六

鐵匠的兒子……………十七日……………七九

友人的來訪……………二十一日……………八一

維多利亞·愛馬努愛列王的大葬……………二十四日……………八二

勿蘭諦的斥退……………二十八日……………八四

少年鼓手（每月例話）……………三十一日……………八六

愛國……………三十一日……………九四

嫉妬……………二十五日……………九六

勿蘭諦的母親……………二十八日……………九七

希望……………二十九日……………九八

第五卷 二月

賞牌授與……………四日……………一〇一

決心……………五日……………一〇三

玩具的火車……………十日……………一〇四

傲慢……………十一日……………一〇七

勞動者的負傷……………十五日……………一〇九

囚犯……………十七日……………一一〇

爸爸的看護者(每月例話)…………………………一一四

鐵工場……………十八日……………一二四

小小的賣藝者……………二十日……………一二六

謝肉節的末日.....二十一.....一〇〇

盲孩.....二十四日.....一三三

病中的先生.....二十五日.....一三六

街路.....二十五日.....一四三

第六卷 三月

夜學校.....二日.....一四四

相打.....五日.....一四六

學生的父母.....六日.....一四八

七十八號的犯人.....八日.....一四九

小孩的死亡.....十三日.....一五三

三月十四日的前一夜.....十四日.....一五四

賞品授與式.....十四日.....一五五

爭鬧.....二十日.....一六一

4 我的姊姊.....二十四日.....一六五

4 洛馬格那的血(每月例話).....一六四

5 病牀中的「小石匠」.....二十八日.....一七三

5 卡華伯爵.....二十九日.....一七五

第七卷 四月

3 春.....一日.....一七六

5 溫培爾脫王.....三日.....一七九

5 幼兒院.....四日.....一八五

3 體操.....五日.....一八八

3 父親的先生.....十三日.....一九一

4 全愈.....二十日.....一九二

5 勞動者中有朋友.....二十日.....一九四

4 卡隆的母親.....二十八日.....二〇五

5	寇塞貝馬志尼	二一九
3	少年受勳章（每月例話）	二一九

第八卷 五月

5	畸形兒	五日	二二四
4	犧牲	九日	二二六
4	火災	十一日	二二八
2	六千哩尋母（每月例話）		二三三
3	夏	二十四日	二五七
3	詩		二五九
5	聾啞	二十八日	二六一

第九卷 六月

4	格里勃爾第將軍	三日	二七一
---	---------	-------	----	-----

軍隊	十一日	二七二
意大利	十四日	二七四
九十度的炎暑	十六日	二七五
我的父親	十七日	二七七
鄉野遠足	十九日	二七八
勞動者的賞品授與式	二十五日	二八三
女先生之死	二十七日	二八五
感謝	二十八日	二八七
難船（最後的每月例話）		二八八
第十卷 七月			
母親的末後一頁	一日	二九六
試驗	四日	二九七
最後的試驗	七日	三〇〇
告別	十日	三〇二

插 圖 目 次

著者像..... 卷首

「來得很好」..... 八

「你就是卡隆」..... 四〇

其實，這時父親早已立在他的背後了..... 充

斯帶地的圖書室..... 七

「我預備將來死的時候，看着這許多相片斷氣。」..... 一四〇

「格拉勃利亞大使萬歲！」..... 一五

「在那上面」..... 一〇一

「忽然，伍長的身影在有欄杆的窗口看見了。」..... 三三

「學校萬歲！學友萬歲！」..... 二八

「那末，再會了！」..... 三〇六

第一卷 十月

始業日

十七日

今天開學了，鄉間的三個月，夢也似地過去，又回到了這丘林的學校裏來了。早晨母親送我到學校裏去的時候，心還一味只想着在鄉間的情形哩。不論那一條街道，都充滿着學校的學生們；書店的門口呢，學生的父兄們都擁擠着在那裏購買筆記簿、書袋等類的東西；校役和警察都拚命似地想把路排開。到了校門口，覺得有人觸動我的肩膀，原來這就是我三年級時候的先生，是一位頭髮赤而捲縮、面貌快活的先生。先生看着我的臉孔說：

「我們不再在一處了！安利柯！」

這原是我早已知道的事，今被先生這麼一說，不覺重新難過起來了。我們好不容易地到了裏面，許多夫人、紳士、普通婦人、職工、官吏、女僧侶、男用人、女用人，都一手拉了小兒，一手抱了成績簿，在接待所樓梯旁擠滿着，嘈雜得如同戲館裏一樣。我重新看這大大的待息所的房子，非常歡喜，因為我這三年

來，每月到教室去，都穿過這室的。我的二年級時候的女先生見了我：

「安利柯！你現在要到樓上去了！要不走過我的教室了！」

說着，戀戀地看我。校長先生被婦人們圍繞着，頭髮好像比以前白了。學生們也比夏天的時候長大強壯了許多。纔來入一年級的小孩們，不願到教室裏去，像驢馬似地倔強着，勉強拉了進去，有的仍舊逃出，有的因為找不着父母，哭了起來，做父母的回了進去，有的誘騙，有的叱罵，先生們也弄得沒有法子。

我的弟弟被編入在名叫代爾卡譚的女先生所教的一組裏，午前十時，大家進了教室，我們的一級共五十五人。從三年級一同升上來的只不過十五六人。慣得一等獎的代洛西也在裏面。想起暑假中跑來跑去遊過的山林，覺得學校裏悶得討厭。又憶起三年級時候的先生來：那是常常對我們笑着的好先生，是和我們差不多大的先生。那個先生的紅而縮攏的頭髮，已不能看見了，一想到此，就有點難過。這次的先生，身材高長，沒有鬚鬚，長長地留着花白的頭髮，額上綁着直紋，說話大聲，他釘着了眼一個一個地看我們的時候，眼光竟像個要透到我們心裏似的。而且還是一位沒有笑容的先生。

我想：

「唉！一天總算過去了，還有九個月呢！甚麼用功，甚麼月試，多少討厭啊！」

一出教室，恨不得就看見母親，飛跑到母親面前去吻她的手。母親說：「安利柯啊！要用心囉！我也和你大家用功呢！」

我高高興興地回家了。可是因為那位親愛快活的先生已不在，學校也不如以前的有趣味了。

我們的先生

十八日

從今天起，現在的先生也可愛起來了。我們進教室去的時候，先生已在位上坐着。先生前學年教過的學生們，都從門口探進頭來和先生招呼。「先生早安！」「配巴尼先生早安！」大家這樣說着。其中也有走進教室來和先生匆忙地握了手就出去的。這可知大家都愛慕這先生，今年也想仍請他教的了。先生也說着「早安！」去拉學生所伸着的手，卻是不去看學生的臉孔。和他們招呼的時候，雖也現出笑容，額上直紋一蹙，臉孔就板起來，並且把臉對着窗外，注視着對面的屋頂，好像他和學生們招呼是很苦的。完了以後，先生又把我們一一地注視，叫我們默寫，自己下了講臺在桌位間巡迴。看見有一個面上生着紅粒的學生，就把默寫中止，兩手托了他的頭查看，又把手去摸他的額問他有沒有發熱。這時先生後面有一個學生乘着先生不看見，跳上椅子玩起洋娃娃來，恰好先生回過頭去，那學生就急忙坐下，俯了頭預備受責，先生只把手按在他的頭上，只說：「下次不要再做這種事了！」另外一

點沒有甚麼。

默寫完了以後，先生又沈默了看着我們，好一會，用了靜而粗大的親切的聲音這樣說：

「大家聽我！我們從此要同處一年，讓我們好好地過這一年罷！大家要用功，要規矩。我沒有一個家屬，你們就是我的家屬，去年以前，我還有母親，母親死了以後，我只有一個人了！你們以外，我沒有別的家屬在世界上，除了你們，我沒有可愛的人！你們是我的兒子，我愛你們，請你們也歡喜我！我一個都不願責罰你們，請將你們的真心給我看！請你們全班作了一家族，給我做慰藉，給我做榮耀！我現在並不是想你們用口來答應我，我確已知道你們已在心裏答應我『肯的』了。我感謝你們。」

這時校役來通知放學，我們都很靜很靜地離開座位。那個跳上椅子的學生，走到先生的身旁，戰抖抖地說：「先生，饒了我這次！」先生用嘴去親着他的額說：「快回去！好孩子！」

災 難

二十一日

本學年開始就發生了意外的事情。今晨到學校去，我和父親正談着先生所說的話。忽然見路上人滿了，都奔入校門去。父親就說：

「有了甚麼意外的事體了！學年纔開始，真不湊巧！」

好容易，我們進了學校，人滿了，大大的房子裏充滿着兒童和家屬。聽見他們說：「可憐啊！洛佩諦！」從人山人海，警察的帽子看見了，校長先生的光禿禿的頭也看見了。接着又走進來了一個戴着高冠的紳士，大家說：「醫生來了！」父親問一個醫生：「究竟甚麼了？」先生回答說：「被車子軋傷了！」「腳骨碎了！」又一先生說。原來名叫洛佩諦的一個二年級的學生，上學來的時候，有一個一年級的小學生，忽然離了母親的手，在街路上倒了。這時，街車正望他倒下的地方駛來，洛佩諦眼見這小孩將爲車子所軋，大膽地跳了過去，把他拖救出來。不料因了來不及拖出自己的腳，反被車子軋傷了自己。洛佩諦是個礮兵大尉的兒子。正在聽他們敘述這些話的時候，突然有一個婦人狂也似的奔到從人堆裏掙扎着進來，這就是洛佩諦的母親。同時另外一個婦人跑近攏去，抱了洛佩諦的母親的頭頸啜泣。這就是被救出的小孩的母親。兩個婦人向室內跑去，我們在外邊可以聽到她們「啊！敘利亞呀！我的孩子呀！」的哭叫聲。

立刻，有一輛馬車停在校門口了。校長先生也就抱了洛佩諦出來。洛佩諦把頭伏在校長先生肩上，臉色蒼白，眼睛閉着。大家都靜默了，洛佩諦母親的哭聲也聽得出了。不一會，校長先生將抱在手裏的傷人給大家看，父兄們、學生們、先生們都齊了聲說：「洛佩諦好勇敢！可憐的孩子！」靠近點的先生學生們，更去吻洛佩諦的手。這時洛佩諦開了他的眼說：「我的書包呢？」被救的孩子的母親拿書包

給他看，且流着眼淚說：「讓我拿了罷，讓我替你拿了去罷。」洛佩諦的母親，臉上現出微笑了。這許多人出了門，很小心地把洛佩諦載入馬車，馬車就慢慢地開動，我們都默默地走進教室裏去。

格拉勃利亞的小孩

二十二日

洛佩諦到底做了非拄了杖不能行走的人了。昨日午後，先生正在說這消息給我們聽的時候，校長先生忽然領了一個幕生的小孩到教室裏來。那是一個黑色、濃髮、大眼而眉毛濃黑的小孩。校長先生將這小孩交給先生，低聲地說了一二句甚麼話就出去了。小孩用了他黑而大的眼，看着室中一切，先生攏了他的手向着我們：

「你們大家應該歡喜。今天有一個從五百哩以外的格拉勃利亞的萊奇阿地方來的意大利小孩進了這學校了。因為是遠道來的，請你們要特別愛這同胞。他的故鄉是名所，是意大利名人的產地，又是產生強健的勞動者和勇敢的軍人的地方，也是我國風景名地之一。那里也有森林，也有山嶽，住民都富於才能和勇氣。請你們親愛地待遇這小孩，使他忘記自己是離了故鄉的，使他知道在意大利無論到何處的學校裏去，都是同胞。」

先生說着，在意大利地圖上指着格拉勃利亞的萊奇阿的位置給我們看。又用了大聲叫：「爾耐

斯托·代洛西」——他是每次都得一等賞的學生——代洛西起立了。

「到這里來！」先生說了，代洛西就離了坐位走近格拉勃利亞小孩面前。

「你是級長，請對這新學友述歡迎之辭！請代表了譬特蒙脫的小孩，表示歡迎格拉勃利亞的小孩！」

代洛西聽見先生這樣說，就抱了那小孩的頭頸，用了明瞭的聲音說：「來得很好！」格拉勃利亞小孩也熱烈地吻代洛西的頰。我們都拍手喝采了。先生雖然說「靜些靜些！在教室內拍手是不可以的！」而自己也很有歡喜。格拉勃利亞小孩也歡喜。一等到先生指定了坐位，那個小孩就歸坐了。先生又說：

「請你們好好記着我方纔的話。格拉勃利亞的小孩到了丘林，要同住在自己家裏一樣。丘林的小孩到了格拉勃利亞，也應該毫不覺得寂寞。實對你們說，我國爲此，曾戰了五十年了的。有三萬的同胞，爲此戰死。所以你們大家要互相敬愛，如果有因了他不是本地人，加無禮於這新學友的，那就是無資格來見我們的三色旗的人！」

格拉勃利亞小孩歸到坐位，和他鄰席的學生們，有送他鋼筆的，有送他畫片的，又有送他瑞士的郵票的。

未得很好!



TK

同窗朋友

二十五日

送郵票給格拉勃利亞小孩的，就是我所最歡喜的卡隆。他在同級中身軀最高大，年十四歲，是個大頭寬肩笑起來很可愛的小孩，卻已有大人氣。我已把同窗的友人認識了許多了，有一個名叫萊諦的我也歡喜。他着了茶色的褲子，戴了貓皮的帽，常說着有趣的話。父親是開柴店的，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曾在溫培爾脫親王部下打過仗，據說還拿着三個勳章呢。有個名叫耐利的，可憐是個駝背，身體怯弱，臉色常是青青的。還有一個名叫華梯尼的，他時常穿着漂亮的衣服。在我的前面，有一個小孩綽號叫做「小石匠」的，那是石匠的兒子，臉孔圓圓的像蘋果，鼻頭像個小毬，慣能裝兔的臉孔，時常裝了引人笑。他雖戴着破絮樣的襪褸的帽，卻常常將帽像手帕似地卷疊了藏在袋裏。坐在「小石匠」的旁邊的是一個叫做卡洛斐的瘦長、老鷹鼻、眼睛特別小的孩子。他常常把鋼筆、火柴空盒等拿來買賣，寫字在手甲指上，做種種狡猾的事。還有一個名叫卡羅·諾拜斯的高慢的少年紳士。這人的兩旁有二個小孩，為我所看得對的。一個是鐵匠的兒子，穿了齊膝的上衣，臉色蒼白得好像病人，對於甚麼都膽怯，永遠沒有笑容。一個是赤髮的小孩，一隻手有了殘疾，掛牢在項頸裏。聽說他的父親到亞美利加去了，母親走來走去賣着野菜呢。靠我的左邊，還有一個奇怪的小孩，他名叫斯帶地，身材短而肥，項

頸好像沒有一樣。他是個亂暴的小孩，不和人講話。好像是甚麼都不知道的，可是，先生的話，他總目不轉睛地瞪了眉頭，閉緊了嘴聽着。先生說話的時候，如果有人說話，第二次他還忍耐默着，一到第三次，他就要憤怒起來用腳來蹴了。坐在他的旁邊的，是一個毫不知顧忌的有着狡猾相的小孩，他名叫勿蘭諦，聽說曾經在別校被除了名的。此外，還有一對很相像的兄弟，穿着一樣的衣服，戴着一樣的帽子。這許多同窗之中，相貌最好，最有才能的，不消說要算代洛西了。今年大概還是要他得第一的。但是我卻愛鐵匠的兒子那像病人的潑來可西。據說，他父親是要打他的，他非常老實，在和人說話的時候，或偶然觸犯着別人的時候，他一定要說「對不住。」他常用了親切而悲哀的眼光看人。至於最長大的和最高品的，卻是卡隆。

義俠的行爲

二十六日

卡隆的爲人，我看了今日的事情就明白了。今日我因爲二年級時候的女先生來問我何時在家，到校稍遲，入了教室，先生還未來。一看，有三四個小孩聚在一處正在調排着那赤髮的一手有殘疾的賣野菜人家的孩子克洛西。有的用三角板打他，有的把栗子殼向他的頭上投擲，說他是「殘廢者」是「鬼怪」還將手掛在項頸上來裝他的樣子給他看。克洛西一個人坐在位子裏蒼白了臉，用了好

像要說「饒了我罷」似的眼光，看着他們。他們見克洛西如此，越加得了風頭，越加戲弄他。克洛西終於怒了，紅了臉把身子震着。這時那個臉孔很討厭的勿蘭諦，忽然跳上椅子，裝出克洛西母親挑菜擔的樣子來了。克洛西的母親，因為接克洛西回去，平日時常到學校裏來的，現在聽說正病在牀上。許多學生都會知道克洛西的母親的，看了勿蘭諦所裝的樣子，大家笑了起來。克洛西大怒，突然將擺在那里的墨水瓶對準了勿蘭諦擲去。勿蘭諦很敏捷地避過，墨水瓶恰巧打着了從門外進來的先生的胸部上。

大家都逃到坐位裏，怕得不作一聲，先生變了臉色，走到教桌的旁邊，用了嚴厲的聲音問：「誰？」
一個人都沒有回答。先生更高了聲說：「誰？」

這時，卡隆好像可憐了克洛西，忽然起立，用了很決心的態度說：「是我！」先生眼釘着卡隆，又轉看正呆着的學生們，靜靜地說：「不是你。」

過了一會，又說：「決不加罰，投擲者起立！」

克洛西起立了，哭着說：「他們打我，欺侮我，我氣昏了，不知不覺就把墨水瓶投去了的。」

「好的！那末，欺侮他的人起立！」先生說了，四個學生起立了把頭俯着。

「你們欺侮了無罪的人了！你們欺侮了不幸的小孩，欺侮弱者了！你們做了最無謂、最可恥的事

了！卑怯的東西！」

先生說着，走到卡隆的旁邊，將手擺在他的腮下，托起他俯下着的頭來，注視了他的眼說：「你的精神是高尙的！」

卡隆附攏了先生的耳，不知說些甚麼，先生突然向着四個犯罪者說：「我饒恕你們。」

我的女先生

二十七日

我二年級時候的女先生，準了約期，今日到家裏來訪我了。先生不到我家已一年，我們很高興地招待她。先生的帽子旁仍舊罩着綠色的面幕，衣服極質素，頭髮也不修飾，她原是沒有功夫來打扮這些的。她比去年似乎臉上的紅彩薄了好些，頭髮也白了些，時時咳嗽着。母親問她：

「那末，你的健康怎樣？先生！你如果不再顧着你的身體……」

「一點都沒有甚麼。」先生回答說，帶着又喜悅又像憂愁的笑容。

「先生太高聲講話了，爲了小孩們太勞了自己的身體了。」母親又說。

真的，先生的聲音，聽不清楚的時候是沒有的。我還記得：先生講話，總是連續着一息不停，弄得我們學生連看旁邊的功夫都沒有了。先生不會忘記自己所教過的學生，無論在幾年以前，只要是她教

這的總還記得起姓名。聽說，每逢月考，她都要到了校長先生那里，去詢問他們的成績的。有時，又站在學校門口，等學生來了就叫他拿出作文簿給她看，調查他進步得怎樣了。已經入了中學校的學生，也常常着了長褲子，掛了時計，去訪問先生。今天，先生是領了本級的學生去看繪圖展覽會，回去的時候，轉到我們這里來的。我們在先生那班的時候，每逢星期二，先生常領我們到博物館去。說明種種的東西給我們聽。先生比那時已衰弱了許多了，可是仍非常起勁，遇到學校的事情，就很快活地談講。二年前，我大病了在牀上臥着，先生會來望我過，先生今日還說要看看我那時所睡的牀，這牀其實已歸我的姊姊睡了。先生看了一會，也沒有說甚麼。先生因為還要去望一個學生的病，不能久留。聽說是個馬鞍匠的兒子，發着麻疹臥在家裏呢。她又挾着今晚非改削不可的課本，據說，晚飯以前，某商店的女主人還要到她那里來學習算術的。

「啊！安利柯！」先生臨走向着我說，「你到了能解難問題，作長文章的時候，仍肯愛你以前的女先生嗎？」說着，吻我。等到出了門，還在階沿下再揚了聲說：「請你不要忘了我！安利柯啊！」

啊！親愛的先生！我怎能忘記你呢？我雖成了大人，也一定還記得先生，到校裏來拜望的。無論到了何處，只要一聽到女教師的聲音，就要如同聽見你先生的聲音一樣，想起先生教我的二年間的事來罷！啊啊！那二年裏面，我因了先生學會了多少的事！那時先生雖有病，身體不健，可是無論何時，都熱心

地愛護我們，教導我們的。我們書法上有了惡癖，她就很耽心。試驗委員質問我們的時，她耽心得幾乎坐立不安。我們寫得清爽的時候，她就真心歡喜。她一向像母親樣地愛待我。這樣的好先生，叫我怎樣能忘記啊！

貧 民 窟

二十八日

昨日午後，我和母親、雪爾維姊姊三人，送布給新聞上所記載的窮婦人。我拿了布，姊姊拿了寫着那婦人住址姓名的條子。我們到了一處很高的家屋的屋頂小閣裏，那里有長的走廊，沿廊有許多室，母親到最末了的一室敲了門。門開了，走出一個年紀還青白色而瘦小的婦人來。是一向時常看見的婦人，頭上常常包着青布。

「你就是新聞上所說的那位嗎？」母親問。

「呃，是的。」

「那末，有點布在這里，請你收了。」

那婦人非常歡喜，好像說不出答謝的話來。這時我瞥見有一個小孩，在那沒有家具的暗騰騰的小室裏，背向了外，靠着椅子好像在寫字。仔細一看，確是在那里寫字，椅子上攤着紙，墨水瓶擺在地板

上。我想：這樣暗黑的房子裏，如何寫得來字呢。忽然看見那小孩長着赤髮穿着破的上衣，纔恍然悟到：原來這就是那賣菜人家的兒子克洛西，就是那一隻手有殘疾的克洛西，乘他母親正收拾東西的時候，我輕輕地將這告訴了母親。

「不要作聲！」母親說，「如果他覺到自己的母親，受朋友的布施，多少難爲情呢。不要作聲！」可是，恰巧這時克洛西回過頭來了。我不知要怎樣纔好，克洛西對了我微笑。母親背地裏向我背後一推，我就進去抱住克洛西，克洛西立起來握我的手。

克洛西的母親對我母親說：

「我只是娘兒兩個。丈夫這七年來一直在亞美利加，我又生了病。不能再挑了菜去賣，甚麼桌子等類的東西都已賣盡，弄得這孩子讀書都爲難，要點盞小小的燈也不能夠，眼睛也要有病了。幸而教科書、筆記簿有市公所送給，總算勉強地得進了學校。可憐！他到學校去是很歡喜的，但是……像我這樣的不幸的人，是再沒有的了！」

母親把錢囊中所有的錢都拿出來給了她，吻了克洛西出來幾乎哭了。於是對我說：

「安利柯啊！你看那個可愛的孩子！他不是很刻苦地用着功嗎？像你，是甚麼都自由的，還說用功苦呢！啊！真的！那孩子一日的勤勉，比了你一年的勤勉，價值不知要大多少呢！像那小孩，纔是應該受一

等賞的哩！

學 校

二十八日

愛兒安利柯啊！你用功怕難起來了，像你母親所說的樣子。我還未曾看到你有高高興興勇敢地到學校裏去的樣子過。但是我告訴你：如果你不到學校裏去，你每日要怎樣地乏味，怎樣地疲倦啊！只要這樣過了一禮拜，你必定要合了手來懇求把你再送入學校裏去罷。因為游嬉雖好，每日游嬉就要厭倦的。

現在的世界中，無論何人，沒有一個不學的。你想！職工們勞動了一日，夜裏不是還要到學校裏去嗎？街上店裏的婦人們，姑娘們勞動了一星期，星期日不是還要到學校裏去嗎？兵士們日裏做了一天的勤務，回到營裏不是還要讀書嗎？就是瞎子和啞子，也在那里學習種種的事情，監獄裏的囚人，不是也同樣地在那里學習讀書寫字等的功課嗎？

每晨上學去的時候，你要這樣想想：此刻，這個市內，有和我同樣的三萬個小孩都正在上學去。又，同在這時候，世界各國有幾千萬的小孩也正在上學去。有的正三五成羣地經過着清靜的田野罷。有的正行着熱鬧的街道罷。也有沿了河或湖在那里走着的罷。在猛烈的太陽下走着的，也有在

寒霧蓬勃的河上駛着短艇的也有罷。從雪上乘了搵走的，渡溪的，爬山的，穿過了森林，渡過了急流，躑躅行着冷靜的山路的，騎了馬在莽莽的原野跑着的也有罷。也有一個人走着的，也有兩個人並着走的，也有成了羣排了隊走着的。著了各種的服裝，說着各樣的國語，從被冰鎖住的俄羅斯以至椰子樹深深的亞拉伯，不是有幾千萬數都數不清楚的小孩，都挾了書學着同樣的事情，同樣地在學校裏上學嗎？你想像想像這無限數小孩所成的團體看！又想像想像這大團體怎樣在那里作大運動！你再試想：如果這運動一終止，人類就會退回野蠻的狀態了罷。這運動纔是世界的進步，纔是希望，纔是光榮。要奮發啊！你就是這大軍隊的兵士，你的書本是武器，你的一級是一分隊，全世界是戰場，勝利就是人類的文明，安利柯啊！不要做卑怯的兵士啊！

——父親——

少年愛國者（每月例話）

二十九日

做卑怯的兵士嗎？決不做！可是，先生如果每日把像今日那種有趣的話講給我們聽，我還要更加歡喜這學校呢。先生說，以後每月要講一次像今天樣的高尙的少年故事給我們聽。並且叫我們筆記了，下面就是今天所講的少年愛國者之話：

一隻法蘭西輪船從西班牙的巴塞洛那開到意大利的熱那亞來，船裏乘客有法蘭西、意大利、西班牙人還有瑞士人。其中有個十一歲的少年，服裝襤褸，離遠了人們，只像野獸似地用了白眼把人家看着。他的用這種眼色看人，也不是無因。原來他是於二年前被他在鄉間種田的父母，賣給戲法班的，戲法班裏的人打他，蹴他，叫他受餓，強他學會把戲，帶了他到法蘭西、西班牙一帶跑，一味虐待，連食物都不十分供給他。這班戲法班到了巴塞洛那的時候，他因為受不起虐待與飢餓，終於逃出，到了意大利領事館去求保護。領事很可憐他，叫他乘入這隻船裏，且給他一封到熱那亞的出納官那里的介紹書，意思是要送他回到殘忍的父母那里去。少年遍體受着傷，非常衰弱，因為是住着二等艙的，人都以為奇怪，大家對了他看。人和他講話，他也不回答，好像是把一切的人都憎惡了的。他的心已變歪到這步田地了。

有三個乘客種種地探問他，他纔開了口。他用了在意大利語中夾雜法蘭西語和西班牙語的亂雜的言語，大略地把自己的經歷講了。這三個乘客雖不是意大利人，卻也聽懂了他的話，於是就一半因了憐憫，一半因了喫酒以後的高興，給他少許的金錢，一面仍繼續着和他談說。這時有大批的婦人也適從艙室走出，來到此地，她們聽了少年的話，也就故意要人看見地拿出若干的錢來擲在桌上，說：「這給了你！這也拿了去！」

少年低聲答謝了，把錢收入袋裏，苦鬱的臉上到這時纔現出喜歡的笑容。他回到自己的牀位裏，拉攏了牀幕，臥了靜靜地自己沈思：有了這些錢，可以在船裏買點好喫的東西，飽一飽二年來飢餓的肚子，到了熱那亞，可以買件上衣換上，又拿了錢回家，比空手回去也總可以多少好見於父母，多少可以得着像人的待遇。在他，這金錢竟是一注財產。他在牀位上正沈思得高興，這時那三個旅客圍牢了二等艙的食桌在那里談論着。他們一壁飲酒，一壁談着旅行中所經過的地方情形。談到意大利的時候，一個說意大利的旅館不好，一個攻擊火車。酒漸漸喝多了，他們的談論也就漸漸地露骨了。一個說，如其到意大利，還是到北極去好。意大利住着的都是拐子土匪。後來又說意大利的官吏是不識字的。

「愚笨的國民！一個說。」
「下等的國民！別一個說。」
「強盜……」

還有一個正在說出「強盜」的時候，忽然銀幣銅幣就雹子一般落到他們的頭上和肩上，同時在桌上地板上滾着，發出可怕的聲音來。三個旅客憤怒了舉頭看時，一握銅幣又被飛擲到臉上來了。

「拿回去！」少年從牀幕裏探出頭來怒叫。「我不要那說我國壞話的人的東西。」

煙突掃除人

十一月一日

昨天午後，到近地一個女子小學校裏去。因為雪爾維姊姊的先生說要看少年愛國者之話，所以

就拿了去給她看。那學校有七百人光景的女小孩，我去的時候正是放課，學生們因為從明天起接連有「萬聖節」、「萬靈節」兩個節日，正在歡喜高興地回去。我在那里看見一件很美的事：在學校那一邊的街路角裏，立着一個臉孔墨黑的煙突掃除人。他還是個小孩，一手靠着了壁，一手托着頭，在那里啜泣。有二三個三年級女學生走近去問他：「甚麼了？爲甚麼這樣哭？」但是他總不回答，仍舊哭着。

「來！快告訴我們，甚麼了？爲甚麼哭的？」女孩子再問他，他纔漸漸地擡起頭來。那是一個像小孩似的臉孔，哭着告訴她們，說掃除了好幾處煙突，得着三十個銅幣，不知在甚麼時候從袋的破洞裏漏出了。說着又指破孔給她們看。據說，如果沒有這錢是不能回去的。

「師父要打的！」他這樣說着仍舊哭了起來。又把頭俯伏在臂上，像個很爲難的樣子。女學生們圍牢了看着他正在代他可憐，這時其餘的女學生也挾了書包來了。有一個帽子上插着青羽的大女孩從袋裏拿出兩個銅幣來說：

「我只有兩個，再湊湊就好了。」「我也有兩個在這里。」一個着紅衣的接着說。「大家湊起來，三十個光景是一定有的。」又叫其餘的同學們：「亞馬里亞！亞尼那！一個銅幣，你們那個有錢嗎？請拿出來！」

果然，有許多人是爲買花或筆記本都帶着錢的，大家都拿出來了。小女孩也有拿出一個半分的

小銅幣的。插青羽的女孩將錢集攏了大聲地數：

八個，十個，十五個，但是還不夠。這時，恰巧來了一個像先生樣的大女孩，拿出一個當十銀幣來，大家都高興了。還不夠五個。

「五年級的來了！她們一定有的。」一個說。五年級的女孩一到，銅幣立刻集起許多了。大家還都急急地向這裏跑來。一個可憐的煙突掃除人，被圍牢了立在美麗的衣服，隨風搖動的帽羽，髮絲帶，卷毛之中，那樣子真是好看。三十個銅幣不但早已集齊，而且還多出了許多了。沒有帶錢的小女孩，擠入大女孩的羣中，將花束贈給少年作代替。這時，忽然校役出來，說「校長先生來了！」那女學生們就麻雀般的四方走散，煙突掃除人獨自立在街路中，歡喜地拭着眼淚，手裏裝滿了錢，上衣的鈕孔裏，衣袋裏，帽子裏都裝滿了花，還有許多花在他的腳邊散布着。

萬靈節

二日

安利柯啊！你曉得萬靈節是甚麼日子嗎？這是祭從前死去的人的日子。小孩在這天，應該紀念已死的人——特別應紀念為小孩而死的人。從前死過的人有多少？又，即如今天，有多少人正在將死？你會把這想到過嗎？不知道有多少做父親的在勞苦之中失了生命呢？不知道有多少做母親的

爲了養育小孩，辛苦傷身，非命地早入墓下呢？因不忍見自己小孩的陷於不幸，絕望了自殺的男子，不知有多少？因失去了自己的小孩，投水悲痛，發狂而死的女人，不知道有多少？安利柯啊！你今天應該想想這許多死去的人啊！你要想想：有許多先生因爲太愛學生，在學校裏勞作過度，年紀未老，就別了學生們而死的！你要想想：有許多醫生是爲要醫治小孩們的病，自己傳染了犧牲而死的！你要想想：在難船、饑饉、火災及其他非常危險的時候，有許多人是將最後的一口麵包，最後的安全場所，最後從火災中逃身的繩梯，讓給了幼稚的小靈魂，自己卻滿足於犧牲而從容瞑目了的！

啊！安利柯啊！像這樣死去的人，差不多數也數不盡。無論那里的墓地，都睡着成千成百的這樣神聖的靈魂。如果這許多的人能夠暫時在這世界中復活，他們必定要呼那自己將壯年的快樂，老年的平和，愛情，才能，生命貢獻過的小孩們的名字的。二十歲的妻，壯年的男子，八十歲的老人，青年的，——爲幼者而殉身的這許多無名的英雄——這許多高尚偉大的人們墓前所應該撒的花，靠這地球，是無論如何不夠出的。你們小孩們是這樣地被愛着的，所以，安利柯啊！在萬靈節一日，要用感謝報恩的心，去紀念這許多亡人。這樣，你對於愛你的人們，對於爲你勞苦的人們，自會更親和，更有情了罷。你真是幸福的人啊！你在萬靈節，還未會有想起來要哭的人呢。

第二卷 十一月

好友卡隆

四日

雖只兩天的休假，我像已有許多日子不見卡隆了。我愈和卡隆熟悉，愈覺得他可愛。不但我如此，大家都是這樣，只有幾個高慢的人，嫌惡卡隆，不和他講話。這因為卡隆向不受他們壓制的緣故。那大的孩子們正在舉起手來要去打幼的小孩的時候，幼的只要一叫「卡隆！」那大的就會縮回手去的。卡隆的父親是鐵道的機關司。卡隆小時曾有過病，所以入學已遲；在我們一級裏身材最高，氣力也最大。他能用一手舉起椅子來；常常喫着東西；爲人很好，人有請求他，不論鉛筆、橡皮、紙類、小刀，都肯借給或贈與。上課時，不言，不笑，不動，石頭般地安坐在狹小的課椅上，兩肩上裝着大大的頭，把背脊向前屈着。我去看他的時候，他總半閉了眼給笑臉我看。好像在那里說：「喂，安利柯，我們大家做好朋友啊！」我一見卡隆，總是要笑起來。他身子又長，背膊又闊，上衣、褲子、袖子都太小太短，至於帽子，小得差不多要從頭上落下來；外套露出綻縫，皮靴是破了的，領帶時常搓扭得成一條線。他的相貌，一見都使人喜

歡，全級中誰都歡喜和他並坐。他算術很好，常用紅皮帶束了書本拿着。他有一把螺鈿鑲柄的大裁紙刀，這是去年陸軍大操的時候，他在野外拾得的。他有一次，因這刀傷了手幾乎把指骨都切斷了。他不論人家怎樣嘲笑他，都不發怒，但是當他說着甚麼的時候，如果有人說他「這是說說的」，那就不得了：他立刻火冒起來，眼睛發紅，一拳打下來，可以擊得椅子破。有一天星期六的早晨，他看見二年級裏有一小孩因失掉了錢，不能買筆記簿，立在街上哭，就把錢給他。他在母親的生日，費了三天工夫，寫了一封有八頁長的信，紙的四周，還曾用筆畫了許多裝飾的花樣呢。先生常目注着他，從他旁邊走過的時候，時常用手輕輕地去拍他的後頸，好像愛撫柔和的小牛的樣子。我真歡喜卡隆。當我握着他那大手的時候，那種歡喜真是非常！他的手和我的相比，就像大人的手了。我的確相信：卡隆真是能犧牲自己的生命而救助朋友的人。這種精神，在他的眼光裏很顯明地可以看出，又從他那粗大的喉音中，也誰都可以聽辨出他所含有的優美的真情的。

賣炭者與紳士

七日

昨天卡羅·諾瑟斯向培諦說的那樣的話，如果是卡隆，決不會說的。卡羅·諾瑟斯因為他父親是上等人，很是高慢。他的父親是個長身有黑鬚的沈靜的紳士，差不多每天早晨伴了諾瑟斯到學校

裏來的。昨天，諾琵琶斯忽和培諦相罵起來了。培諦是個頂年小的小孩子，是個賣炭者的兒子。諾琵琶斯因為自己的理錯了，無話可辯，就說出「你父親是個叫化子！」培諦羞氣得連髮根都紅了，不作聲，只簌簌地流着眼淚。好像後來他回去哭訴了父親了，他那賣炭的父親——全身墨黑的矮小的男子——午後上課時，就攜他兒子的手同到學校裏來，把這事告訴了先生。我們大家都默着不響。諾琵琶斯的父親正照例在門口替他兒子脫外套，聽見有人說起他的名字，就問先生說：「甚麼事？」

「你們的卡羅對了這位的兒子說：『你父親是個叫化子！』這位正在這裏告訴這事呢。」先生回答說。

諾琵琶斯的父親臉紅了起來，對了自己的兒子問：「你，會這樣說的嗎？」諾琵琶斯俯了首立在教室中央，甚麼都不回答，於是，他父親捉了他的手臂，拉他到培諦身旁，說：「快道歉！」

賣炭的好像很對不住他的樣子，說「不必，不必！」想上前阻止，可是紳士卻不答應，仍對了他兒子說：

「快道歉！照我所說的樣子快道歉！」對於你的父親，說了非常失禮的話，這是我所不該的。請原恕了我。讓我的父親來握你父親的手。」要這樣說。」

賣炭的越發現出不安的神情來，好像在那里說「那不敢當」的樣子，紳士總不肯答應，於是諾

聶斯俯了頭，用了斷斷續續的聲音說：

「對於……你的父親……說了……非常失禮的話，這是……我所不該的……請你……原恕我。讓我的父親……來握……你父親的手。」

紳士把手向賣炭的伸去，賣炭的就握着大搖起來。還把自己的兒子推近卡羅·諾聶斯，叫用兩手去抱他。

「從此，請叫他們兩個坐在一處。」紳士這樣向先生請求，先生就令培諦坐在諾聶斯的位上，諾聶斯的父親等他們坐好了，就行了禮出去，賣炭的目注視着這並坐的兩孩，立着沈思了一會，走到坐位旁，對了諾聶斯，好像要說甚麼，好像很依戀，好像很對不起他的樣子，終於甚麼都不說，他張開了兩臂，好像要去抱諾聶斯了，可是也終於沒有去抱，祇用了那粗大的手指，在諾聶斯的額上碰了一碰，等走出門口，還回頭向裏面一瞥，這纔出去。

先生對我們說：「今天的事情，大家不要忘掉，因為這可算這學年中最好的教訓了。」

弟弟的女先生

十日

我的弟弟病了，那個女教師代爾卡諦先生來探望。原來，賣炭者的兒子從前也是由這先生教過

的，先生講出可笑的故事來，引得我們都笑。兩年前，那賣炭家小孩的母親因為她兒子得了賞牌，用很大的圍身裙滿包了炭，拿到先生那里，當作謝禮，先生無論怎樣推謝，她終不答應，等拿了回家去的時，居然哭了。先生又說，還有一個女人，會把金錢裝入花束中送去過。先生的話，使我們聽了有趣發笑，弟弟在平日無論怎樣不肯喫的藥，這時也好好地喫了。

教導一年級的小孩，多少費力啊！有的牙齒未全，像個老人，發音發不好；有的要咳嗽；有的淌鼻血；有的因為靴子在椅子下面，說「沒有了」；哭着；有的因鋼筆尖頭觸痛了手叫着；有的把習字帖的第一冊和第二冊掉錯了，吵不靈清。要教會五十個有着軟軟的手的小孩寫字，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他們的袋裏，藏着甚麼甘草、紐扣、瓶塞、碎瓦片等等的東西，先生要去搜他們的時候，他們連鞋子裏也會去藏。先生的話在他們是毫不聽的，有時窗口裏飛進一個蒼蠅來，他們就大吵。夏天呢，把草拿進來，有的捉了甲蟲在裏面放；甲蟲在室中東西飛旋，有時落入墨水瓶中，弄得習字帖裏都濺污了墨水。先生代了小孩們的母親，替他們整頓衣裝；他們手指受了傷，替他們裏紉帶；帽子落了，替他們拾起；替他們留心拿錯外套；用盡了心，叫他們不要吵鬧。女先生真辛苦啊！可是，學生的母親們還要來說不平；甚麼「先生，我兒子的鋼筆頭爲什麼不見的？」甚麼「我的兒子一些都不進步，究竟爲甚麼？」甚麼「我的兒子成績那樣的好，爲甚麼得不到賞牌？」甚麼「我們配羅的袴子，被釘穿破了，你爲甚麼不把那

釘去了的？」

據說這先生有時對於小孩，受不住氣鬧，不覺舉起手來，終於用齒咬住了自己的指，把氣忍住了。她發了怒以後，非常後悔，就去抱慰方纔罵過的小孩的。也會把頑皮的小孩趕出教室過，趕出以後，自己卻嚙着淚。有時生徒的父母要責罰他們自己的小孩，不給食物，先生聽見了，總很不高興，要去阻止的。

先生年紀真青，身材高長，衣裝整飭，很是活潑。無論做甚麼事都像彈簧樣地敏捷。是個多感而柔慈易出眼淚的人。

「孩子們都非常和你親熱呢。」母親說。

「這原是有，可是一到學年完結，就大都不顧着我了。他們到要受男先生教的時候，就以受教於女先生的事為恥哩。兩年間，那樣地愛護了他們，一旦離開，真有點難過。那個孩子是一向親熱我的，大概不會忘記我罷。心裏雖這樣自忖，可是一到放了假以後，你看！他回到學校裏來的時候，我雖『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地叫着走近他去，他卻把頭向着別處，睬也不睬你了哩。」

先生這樣說了，暫時閉了口。又舉起他的溼潤的眼，吻着弟弟說：

「但是，你不是這樣的罷？你是不會把頭向着別處的罷？你是不會忘記我的罷？」

我的母親

十日

安利柯！你當你弟弟的先生來的時候，對於母親，說了非常失禮的話了！像那樣的事，不要再有第二次啊！我聽見你那話，心裏苦得好像針刺！我記得：數年前你病的時候，你母親恐怕你病不會好，終夜坐在你牀前，數你的脈搏，算你的呼吸，耽心得至於啜泣，我以為你母親要發瘋了，很是憂慮。一想到此，我對於你的將來，有點恐怖起來，你會對了你這樣的母親說出那樣不該的話，真是怪事！那是為要救你一時的痛苦，不惜捨去自己一年間的快樂，為要救你生命不惜捨去自己生命的母親哩。

安利柯啊！你須記着！你在一生中，當然難免要嘗種種的艱苦，而其中最苦的一事，就是失了母親。你將來年紀大了，嘗遍了世人的辛苦，必有時候會幾千次地回憶你的母親來的。一分間也好，但求能再聽聽母親的聲音，只一次也好，但求再在母親的懷裏，作小兒樣的哭泣；像這樣的時候，必定會有的。那時，你憶起了對於亡母曾經給與種種苦痛的事來，不知要怎樣地流後悔之淚呢！這不是可悲的事嗎？你如果現在使母親痛心，你將終生受良心的責備罷！母親的優美慈愛的面影，將來在你眼裏，將成了悲痛的輕蔑的樣子，不絕地使你的靈魂苦痛罷！

啊！安利柯！須知道親子之愛，是人間所有的感情中最神聖的東西，破壞這感情的人，實是世上最不幸的人。雖犯了殺人之罪，只要他是敬愛自己的母親的；其胸中還有美的貴的部分留着；無論如何有名的人，如果他是使母親哭泣，使母親苦痛的，那就真是可鄙可賤的人物。所以，對於親生的母親，不該再說無禮的話，萬一一時不注意，把話說錯了，你該自己從心裏悔罪，投身於你母親的膝下，請求赦免的接吻，在你的額上拭去不孝的汗痕。我原是愛着你，你在我原是最重要的珍寶，可是，你對於你母親如果不孝，我寧願還是沒有了你好。不要再走近我！不要來抱我！我現在沒有心來還抱你！

——母親——

朋友可萊諦

十三日

父親饒恕了我了，我還悲着。母親送我出去，叫我和門房的兒子大家到河邊去散步。在河邊走着，到了一家門口停着貨車的店前，覺有人在叫我，回頭去看，原來是同學可萊諦。他身上流着汗正在活潑地扛着柴。立在貨車上的人抱了柴遞給他，可萊諦受了運到自己的店裏，急急地堆積着。

「可萊諦，你在做甚麼？」我問。

「你不看見嗎？」他把兩隻手伸向柴去，一面回答我。「我正在復習功課哩！」他又這樣接續着說。

我笑了，可是可萊諦卻認真地在嘴裏這樣念着：「動詞的活用，因了數——數與人稱的差異而變化——」，一面抱着一捆的柴走，放下了柴，把他堆好了：「又因動作起來的時而變化——」，走到車旁取柴，「又因表出動作的法而變化。」

這是明日文法的複習。「我真忙啊！父親因事出門去了，母親病了，在牀上臥着，所以我不能不做事。一壁做事，一壁讀着文法。今日的文法很難呢，無論怎樣記，也記不牢。——父親說過，七點鐘回來付錢的哩。」他又向了車貨的人說。

貨車去了。「請進來！」可萊諦說。我進了店裏，店屋廣闊，滿堆着木柴，木柴旁還掛着秤。

「今天是一個忙日，真的！一直沒有空閒過。正想作文，客人來了，客人走了以後，執筆要寫，方纔的貨車來了。今天跑了柴市兩趟，腿麻木像棒一樣，手也硬硬的，如果想作畫，一定弄不好的。」說着又用帚掃去散在四周的枯葉和柴屑。

「可萊諦，你用功的地方在那里？」我問。

「不在這里。你來看看！」他引我到了店後的小屋裏，這室差不多可以說是廚房兼食堂，桌上擺

着書冊、筆記簿，和已開手的作文稿。「在這裡啊！我還沒有把第二題做好——用革做的東西。有靴子、革帶——還非再加一個不可呢——及皮靴」他執了鋼筆寫着清爽的字。

「有人嗎？」喊聲自外面進來，原來買主來了。可萊諦回答着「請進來！」奔跳出去，稱了柴，算了錢，又在壁角污舊的賣貨簿上把賬記了，重新走進來：「非快把這作文完了不可。」說着執了筆繼續寫上：「旅行囊，兵士的背囊——啣！咖啡滾了！」跑到暖爐旁取下咖啡瓶：「這是母親的咖啡。我已學會了咖啡煮法了哩。請等一等，我們大家拿了這個到母親那裏去罷。母親一定很歡喜的。母親這個禮拜一直臥在牀上。——呃，動詞的變化——我好幾次因這咖啡瓶燙痛了手了呢——兵士的背囊以後，寫些甚麼好呢？——非再寫點上去不可——一時想不出來——且到母親那里去罷！」

可萊諦開了門，我和他同入那小室。母親臥在闊大的牀上，頭部包着白的頭巾。

「啊！好哥兒？你是來望我的嗎？」可萊諦的母親看着我說。可萊諦替母親擺好了枕頭，拉直了被，加上了爐煤，趕出臥在箱子上的貓。

「母親，不再飲了嗎？」可萊諦說着從母親手中接過杯子：「藥已喝了嗎？如果完了，讓我再跑藥店去。柴是已經卸好了。四點鐘的時候，把肉來燒了罷。賣牛油的如果走過，把那八個銅子還了他就是了。諸事我都會弄好的，你不必多勞心了。」

「虧得有你！你可以去了。一切留心些。」他母親這樣說了，還叫我必定須喫塊方糖。可萊諦指他父親的照像給我。他父親穿了軍服，胸間掛着的勳章，據說是在溫培爾脫親王部下的時候得來的。相貌和可萊諦印板無二，眼睛也是活潑潑的，也作着很快樂的笑容。

我們又回到廚房裏來了。「有了！可萊諦說着繼續在筆記簿上寫，——馬鞍也是革作的——以後晚上再做罷。今天非遲睡不可了。你真幸福，用功的功夫也有，散步的閒暇也有呢。」他又活潑地跑出店堂，將柴攔在臺上用鋸截斷：

「這是我的體操哩。可是和那『兩手向前！』的體操是不同的了。我於父親回來以前把這柴鋸了，使他見了歡喜罷。最討厭的，就是手拿了鋸以後，寫起字來，筆畫要同蛇一樣。但是也無法可想，只好在先生面前把事情直說了。——母親快點病好纔好啊！今天已好了許多，我真快活！明天雞一叫，就起來預備文法罷。——唸！柴又來了。快去搬罷！」

貨車滿裝着柴，已停在店前了。可萊諦走向車去，又回過來：「我已不能奉陪你了。明日再會罷。你來得真好，再會，再會！快快樂樂地散你的步罷，你真是幸福啊！」他把我的手緊握了一下，仍去來往於店車之間，臉孔紅紅地像薔薇，那種敏捷的動作，使人看了也爽快。

「你真是幸福啊！」他雖對我這樣說，其實不然，啊！可萊諦！其實不然。你纔是我幸福呢。因為你

既能用功；又能勞動；能替你父母盡力。你比我要好一百倍，勇敢一百倍呢！好朋友啊！

校長先生

十八日

可萊諦今天在學校裏很高興，因為他三年級的舊先生到校裏來做試驗監督來了。這位先生名叫考諦，是個肥壯、大頭、縮髮、黑鬚的先生，眼光炯炯的，話聲響如大礮。這先生常恐嚇小孩們，說甚麼要撕斷了他們的手足交付警察，有時還要裝出種種可怕的臉孔。可是，他其實決不會責罰小孩的。他無論何時，總在鬚鬚底下作着笑容，不過被鬚鬚遮住，大家都看不出他。男先生共有八人，考諦先生之外，還有像小孩樣的助手先生。五年級的先生是個跛子，平常圍着大的毛項巾，據說他在鄉間學校的時候，因為校舍潮溼，壁裏滿了溼氣，就成了病，到現在身上還是要作痛哩。那級裏還有一位白髮的老先生，據說以前是會做過盲人學校的教師的。另外還有一位衣服華美，戴了眼鏡，留着好看的鬚鬚的先生。他在教書的時候，又自己研究法律，曾得過證書。所以得着一個「小律師」的綽號，這先生又會著過「書簡文教授法」的書。教體操的先生，是一位軍人樣的人。據說曾經屬過格里巴第將軍的部下，項頸上留着彌拉查戰爭時的刀傷。還有一個就是校長先生，高身禿頭，戴着金邊的眼鏡，半白的鬚，長長地垂在胸前。平常穿着黑色的衣服，鈕扣一直扣到腮下。他是個很和善的先生。學生犯了規則被喚

到校長室裏去的時候，總覺得是戰戰兢兢的。先生並不責罵，只是攏了那小孩的手，好好開導，叫他下次不要再有那種事，並且安慰他，叫他以後做好孩子。因為他是用了和善的聲氣，親切地說的，小孩出來的時候總是紅着眼睛，覺得比受罰還要難過。校長先生每晨第一個到校，等學生的來，候父兄來談話。別的先生回去了以後，他一人還自留着，在學校附近到處巡視，恐防學生有被車子碰倒或在路上惡頑的。只要一看見先生的那高而黑的影子，羣集在路上逗留的小孩們，就會棄了玩具東西逃散。先生那時，總遠遠地用了難過而充滿了情愛的臉色，嚇住正在逃散的小孩們的。

據母親說：先生自愛兒入了志願兵死去以後，就不見有笑容了。現在校長室的小桌上，置着他愛兒的照像。先生遭了那不幸以後，一時會想辭職，據說已將提出於市政所的辭職書寫好，藏在抽屜裏，因為不忍與小孩別離，還躊躇着未曾決定。有一天，我父親在校長室和先生談話，父親向了先生說道：「辭職是少少乏味的事啊！」這時，恰巧有一個人領了孩子來見校長，是請求他許可轉學的。校長先生見了那小孩，似乎喫了一驚，將那小孩的臉貌和桌上的照像比較打量了好久，拉小孩靠近膝旁，托了他的頭，注視一會，說了一聲「可以的」，記出姓名，叫他們父子回去，自己仍自沈思。我父親又繼續着說「先生一辭職，我們不是困難了嗎？」先生聽了，就從抽屜裏取出辭職書，撕成二段，說「已把辭職的意思打消了。」

兵 士

二二二日

校長先生自愛兒在陸軍志願兵中死去了以後，課外的時間，常常出去觀兵隊的通過。昨天又有一聯隊在街上通過，小孩們都集攏了一處，合了那樂隊的調子，把竹尺敲擊皮袋或書夾，依了拍子跳旋着。我們也集在路旁，看着軍隊進行，卡隆著了狹小的衣服，也嚼着很大的麵包在那里立着看。還有衣服很漂亮的華梯尼呀；鐵匠店的兒子，穿着父親的舊衣服的潑來可西呀；格拉勃利亞少年呀；「小石匠」呀；赤髮的克洛西呀；相貌很平常的勿蘭諦呀；礮兵大尉的兒子，因從馬車下救出幼兒自己跛了脚的洛佩諦呀；都在一起。有一個跛了足的兵士走過，勿蘭諦笑了起來。忽然，有人去攙勿蘭諦的肩頭，仔細一看，原來是校長先生。校長先生說：「注意！嘲笑在隊伍中的兵士，好像辱罵在縛着的人，真是可恥的事！」勿蘭諦立刻躲避到不知那里去了。兵士分作四列進行，身上都滿了汗和灰塵，鎗映在日光中閃爍地發光。

校長先生對我們說：

「你們不可不感謝兵士們啊！他們是我們的防禦者。一旦有外國軍隊來侵犯我國的時候，他們就是代我們去拚命的人。他們和你們年紀相差不多，都是少年，也是在那里用功的。看哪！你們一看他

們的面色，就可知道全意大利各處的人都有在裏面；西西利人也有，耐普爾斯人也有，賽地尼亞人也有，隆巴爾地人也有。這是曾經加入過千八百四十四年戰爭的古聯隊，兵士雖經變更，軍旗還是當時的軍旗。在你們未生以前，爲了國家在這軍旗下戰死過的人，不知多少呢！

「來了！」卡隆叫着說。真的，軍旗就在眼前兵士們的頭上了。

「大家聽啊！那三色旗通過的時候，應該行舉手注目的敬禮的哩！」

一個士官捧了聯隊旗在我們面前通過，已是塊塊破裂褪了色的旗了，旗竿頂上掛着勳章。大家向着行了舉手注目禮，旗手對了我們微笑，舉手答禮。

「諸位，難得，」後面有人這樣說。回頭去看，原來是年老的退職士官，紐孔裏掛着克里米亞戰役的從軍徽章，「難得！你們做了好事了！」他反覆着說。

這時候，樂隊已沿着河轉了方向了，小孩們的鬨鬧聲與喇叭聲彼此和着。老士官目注着我們說：「難得，難得！從小尊敬軍旗的人，大來就是擁護軍旗的。」

耐利的保護者

二十三日

駝背的耐利，昨日也在看兵士的行軍，他的神氣很可憐，好像說：「我不能爲兵士了。」耐利是個

好孩子，成績也好，身體小而弱，連呼吸都似乎困苦的。他母親是個矮小白色的婦人，每到學校放課時，總來接她兒子回去。最初，別的學生，都要嘲弄耐利，有的用了革囊去碰他那突出的背，耐利卻毫不反抗，且不將人家以他爲玩物的話告訴他母親，無論怎樣被人玩弄，他只是靠在坐位裏無言哭泣罷了。

有一天，卡隆突然跳了出來對大家說：

「你們再碰耐利！一碰看！我一個耳光，要他轉三個旋子！」

勿蘭諦不相信這話，當真嘗了卡隆的老拳，果然一掌去轉了三個旋子。從此以後，再沒有敢玩弄耐利的人了。先生知道這事，使卡隆和耐利同坐在一張桌子裏。兩人很要好，耐利尤愛着卡隆，他到教室裏，必要先看卡隆有沒有到，回去的時候，沒有一次不說「卡隆，再會！」的。卡隆也同樣，耐利的鋼筆書冊等落到地下時，卡隆不要耐利費力，立刻俯下去替他拾起；此外，又替他幫種種的忙，或替他把用具裝入革囊裏，或替他着外套。耐利平常總眼向卡隆，聽見先生稱贊卡隆，他就歡喜如同稱贊自己一樣。耐利到了後來，好像已把從前受人玩弄，暗泣，幸賴一個朋友保護的事，告訴了他母親了，今天在學校裏有這樣的一件事：先生有事差我到校長室去，恰巧來了一個着黑服的小而白色的婦人，這就是耐利的母親。「校長先生，有個名叫卡隆的，是在我兒子的一級裏的嗎？」這樣問。

「是的。」校長回答。

「有句話要和他說，可否請叫了他來？」

校長命校役去叫卡隆，不一會，卡隆的大而短髮的頭，已在門框間看見了。他不知叫他爲了何事，正露出着很喫驚的樣子。那婦人一看見他，就跳了過去。將腕彎在他的肩上，不絕地吻他的額：

「你就是卡隆！是我兒子的好友！幫助我兒子的！就是你！好勇敢的人！就是你！」說着，急忙地用手去摸衣袋，又取出荷包來看，一時找不出東西，就從頸間取下帶着小小十字架的鍊子來，套上卡隆的項頸：

「將這給你罷，當作我的紀念！——當作感謝你，時時爲你所禱着的耐利的母親的紀念！請你懸掛了！」

級長

二十五日

卡隆令人可愛，代洛西令人佩服。代洛西每次總是第一，取得一等賞，今年大約仍是如此的。可以敵得過代洛西的人，一個都沒有，他甚麼都好，無論算術、作文、圖畫，總是他第一。他一學即會，有着驚人的記憶力，凡事不費甚麼力氣，學問在他，好像遊戲一般。先生昨日向着他說：

「你從上帝享受得非常的恩賜，不要自己暴棄啊！」



你就是卡隆!

並且，他身材高大，神情挺秀，黃金色的髮，蓬蓬地覆着頭額。身體輕捷，只要片手一當，就能輕鬆地跳過椅子。劍術也已學會了。年紀十二歲，是個富商之子。穿着青色的金紐扣的衣服，平常總是高興活潑，待甚麼人都和氣，試驗的時候肯教導別人。對於他，誰都不會說過無禮的言語。只有諾羅斯和勿蘭，白眼對他，華梯尼看他時，眼裏也閃着嫉妒的光。可是他卻似毫不介意這些的。同學見了他，誰也不能不微笑，他做了級長，來往桌位間收集成績的時候，大家都要去捉他的手。他從家裏得了畫片來，如數分贈朋友，還畫了一張小小的格拉勃利亞地圖送給那格拉勃利亞小孩。他給東西與別人的時候，總是笑着，好像不以爲意的。他不偏愛那一個，待那一個都一樣。我有時候到敵不過他，不覺難過，啊！我也和華梯尼一樣，嫉妒着代洛西呢！當我拚了命思索宿題的時候！念到代洛西此刻早已完全做好，無氣可出，常常要氣怒他，但是一到學校，見了他那秀美而微笑的臉孔，聽着他那可愛的話聲，接着他那親切的態度，就把氣怒他的念頭消釋，覺得自己可恥，覺得和他在一處讀書，是很可喜的了。他的神情，他的聲音，都好像替我鼓吹勇氣熱心和快活喜悅的。

先生把明天的「每月例話」稿子交給代洛西，叫他騰清。他今天正寫着，好像他大有感動於那講演的内容了，臉孔燒得火紅，眼睛幾乎要下淚，嘴唇也顫着。那時他的神氣，看去真是純正！我在他面前，幾乎要這樣說：「代洛西！你甚麼都比我高強，你比了我，好像一個大人！我真正尊敬你，崇拜你啊！」

少年偵探（每月例話）

二十六日

千八百五十九年，法意兩國聯軍因救隆巴爾地，與奧大利戰爭，曾幾次打破奧軍。這正是那時候的事。六月裏一個晴天的早晨，意國騎兵一隊，沿了間道徐徐前進，一壁偵察敵情。這隊兵是由一士官和一軍曹指揮着的，都噤了口目注視着前方，看有沒有敵軍前哨的光影。一直到了在樹林中的一家農舍門口，見有一個十二歲光景的少年立在那里，用小刀切了樹枝削作杖棒。農舍的窗間飄着三色旗，人已不在了。因為怕敵兵來襲，所以插了國旗逃了的。少年看見騎兵來，就棄了在做的杖，舉起帽子。是個大眼活潑而面貌很好的孩子，脫了上衣，正露出着胸脯。

「在做甚麼？」士官停了馬問。「爲甚麼不和你家族逃走呢？」

「我沒有家族，是個孤兒。也會替人家做點事體，因爲想看看打仗，所以留在此地的。」少年答說。

「見有奧國兵走過麼？」

「不，這三天沒有見到。」

士官沈思了一會，下了馬，命兵士們注意前方，自己爬上農舍屋頂去。可是那屋大低了，望不見遠處，士官又下來，心裏想，「非爬上樹去不可。」恰巧農舍面前有一株高樹，樹梢在空中飄動着。士官考

慮了一會，把樹梢和兵士的臉孔，上下打量，忽然，向了少年：

「喂！孩子！你眼力好嗎？」

「眼力嗎，一哩外的雀兒也看得出呢。」

「你能上這樹梢嗎？」

「這樹梢！我那真是不要半分間的功夫。」

「那末，孩子！你上去替我望望前面有沒有敵兵，有沒有煙氣，有沒有槍刺的光和馬那種東西？」

「就這樣罷。」

「應該給你多少？」

「你說我要多少錢嗎？不要！我歡喜做這事。如果是敵人叫我，我那里肯呢？爲了國家纔肯如此。我也是隆巴爾地人哩！」少年微笑着回答。

「好的，那末你上去。」

「且慢，讓我脫了皮鞋。」

少年脫了皮鞋，把帶束緊了，將帽子擲在地上，抱向樹幹去。

「當心！」士官的叫聲，好似要他轉來，少年用了那青色的眼，回過頭看見士官，似乎問他甚麼。

「沒有甚麼，你上去。」

少年就像貓樣地上去了。

「注意前面！」士官向着兵士揚聲。少年已爬上了樹梢。身子被枝條網着。腳雖因樹葉遮住了不能看見，上身卻可從遠處望見。那蓬蓬的頭髮，在日光中閃作黃金色。樹真高了，從下面望去，少年的身體縮得很小了。

「一直看前面！」士官叫着說。少年將右手放了樹幹，遮在眼上望。

「見有甚麼嗎？」士官問。

少年向了下面，用手圈成喇叭擺在口頭問答說：「有兩個騎馬的在路上立着呢。」

「離這里多少？」

「半哩。」

「在那里動嗎？」

「只是立着的。」

「別的還看見甚麼？向右邊看。」

少年向右方望：「近墓地的地方，樹林裏有甚麼亮晶晶的東西，大概是槍刺罷。」

「不見有人嗎？」

「沒有，恐是躲在田稻中罷。」

這時，「嘶」地彈子從空中掠了過來，落在農舍後面。」

「下來已被敵人看見你了。已經好了，下來！」士官叫着說。

「我不怕。」少年回答。

「下來！」士官又叫，「左邊不見有甚麼嗎？」

「左邊？」

「唔，是的。」

少年把頭轉向左去。這時，有一種比前次更尖銳的聲音就在少年頭上掠來。少年一驚，不覺叫說：「他們射擊起我來了。」槍彈正從少年身旁飛過，相差真是一髮。

「下來！」士官着了急叫。

「立刻下來了。但是現在已有樹葉遮牢，不要緊了。你說看左邊嗎？」

「唔，左邊。但是，可下來了！」

少年把身體突向左方，大聲地：「左邊有寺的地方——」話猶未完，又一很尖銳的聲音，掠過空

中來。少年像忽然下來了，還以為他正在靠住樹幹，不料即張開了手，石塊似地落在地上。

「完了！」士官絕叫着跑上前去。

少年仰天橫在地上，伸了兩手死了。軍曹與二兵士，從馬上飛跳下來。士兵伏在少年身上，解開了他的襯衫一看，見槍彈正中在右肺。「已無望了！」士官嘆息了說。

「不，還有氣呢！」軍曹說。

「唉！可憐！難得的孩子！喂！當心！」士官說着，用手巾抑住傷口，少年兩眼炯炯地張了一張。頭就向後垂下，斷了氣了。士官蒼青着臉對少年看了一眼，就把少年的上衣鋪在草上，將屍首靜靜橫倒，自己立了看着，軍曹與二兵士也立視着不動。別的兵士注意着前方。「可憐！把這勇敢的少年——」士官這樣反覆地說了，忽然轉念，把那窗口的三色旗取下，罩在屍體上當作屍衣，軍曹集攏了少年的皮鞋、帽子、小刀、杖等，放在旁邊。他們一時都靜默地立着，過了一會，士官向軍曹說道：「叫他們拿擔架來！這孩子是當作軍人而死，可以用軍人的禮來葬他的。」說着，向少年的屍體，吻了自己的手再用手加到屍體上，代替接吻。立刻向兵士們命令說：「上馬！」

一令之下，全體上了馬繼續前進，經過數時間之後，這少年就從軍隊受到下面樣的敬禮：

日沒時，意大利軍前衛的全線，向敵行進，數日前把桑馬底諾小山染成血紅的一大隊射擊兵，從

今天騎兵通行的田野路上作了兩列進行。少年戰死的消息，出發前已傳徧全隊，這隊所取的路徑，與那農舍相距只隔幾步。在前面的將校等，見大樹下的用三色旗遮蓋着的少年，通過時皆捧了劍表示敬意。一個將校俯下小河的岸摘取東西散開着的花草，灑在少年身上，全隊的兵士也都模仿了摘了花向屍上投灑，一瞬間，少年已埋在花的當中了。將校兵士都大家齊了口叫說：「勇敢啊！隆巴爾地少年！」再會朋友啊！」「金髮兒萬歲！」一個將校把自己掛着的勳章投了過去，還有一個走近去吻他的額。草花仍繼續地有人投過去，落雨般地落在那可憐的腳上，染着血的臂上，黃金色的頭上，少年包了旗橫在草上，露出蒼白的笑臉，可憐！好像是聽了許多人的稱讚，把爲國傷生的事自己滿足了的！

貧民

二十九日

安利柯啊！像隆巴爾地少年的爲國捐身，固然是大大的德行，但你不要忘記，我們此外不可不爲的小德行，不知還有多少啊！今天你在我的前面走過街上時，有一個抱着瘦小蒼白的小孩的女乞丐向你討錢，你甚麼都沒有給，只看着走開罷咧！那時，你囊中是應該有着銅幣的。安利柯啊！好好聽着！不幸的人伸了手求乞時，我們不該假裝不知的啊！尤其是對於爲了自己的小兒而乞丐的母親，不該這樣。這小兒或者正飢餓着也說不定，如果這樣，那母親的難過將怎樣呢？假定你母親不得

已要至於對你說「安利柯啊！今日不能再給你食物了呢！」的時候，你想！那時的母親，心裏是怎樣？給與乞丐一個銅幣，他就會從真心感謝你說「神必保佑你和你家族的健康。」聽着這祝福時的快樂，是你所未會嘗到過的。受着那種言語時的快樂，我想，真是可以增加我們的健康的，我每從乞丐聽到這種話時，覺得反不能不感謝乞丐，覺得乞丐所報我的比我所給他的更多。當這樣抱了滿足回到家裏來，你碰着無依的盲人，飢餓的母親，無父母的孤兒的時候，可從錢囊中把錢分給他們。單在學校附近看，不是已有多少貧民了嗎？貧民所歡喜的，特別是小孩的施與，因為大人施與他們時，他們覺得比較低下，從小孩受物是覺得不足恥的。大人的施與不過只是慈善的行爲，小兒的施與於慈善外還有着親切，——你懂嗎？用譬喻說，好像從你手裏落下花和錢來的樣子。你要想想：你甚麼都不缺乏，世間有缺乏着一切的，你在求奢侈，世間有但求不死就算滿足的。你又要想想：在充滿了許多殿堂車馬的都會之中，在穿着美服的小孩們之中，竟有着無食的女人和小孩，這是何等可寒心的事啊！他們沒有食哪！不可憐嗎？說這大都會之中，有許多性質也同樣的好，才能也有的小孩，窮得沒有食物，像荒野的獸一樣啊！安利柯啊！從此以後，如逢有乞食的母親，不要再給一錢管自走開！

第三卷 十二月

商人

一日

父親叫我以休假日招待朋友來家或去訪問他們，以圖彼此親密。所以，這次星期日預備和那漂亮人物華梯尼去散步。今天卡洛斐來訪——就是那身材瘦長，長着鴉嘴鼻，生着狡猾的眼睛的。他是雜貨店裏的兒子，真是一個奇人。袋裏總帶着錢，數錢的本領，要算一等。暗算的快，更無人能及了，他又能貯蓄，無論怎樣，斷不濫用一錢。即使有五釐銅幣落在坐位下面，他雖費了一禮拜的功夫，也必須尋得了纔肯罷休。不論是用舊了的鋼筆頭、編針、點剩的蠟燭或是舊郵票，他都好好的收藏起來。他已費了二年的功夫收集舊郵票了，好幾百張地黏在大大的空簿上，各國的都有，說是黏滿了就去賣給書店的。他常拉了同學們到書店購物，所以書店肯把筆記簿送他。他在學校裏，也營着種種的交易；有時把東西向人買進，有時呢，賣給別人；有時發行彩票；有時把東西和別人交換；交換了以後，有時懊悔了，還要依舊掉轉。他善作投錢的遊戲，一向沒有輸過。集了舊報紙，也可以拿到紙煙店裏去賣錢。他帶着一

本小小的手冊，把賬目細細的記在裏面。在學校，算術以外，是甚麼功都不用的。他也想得賞牌，但這不過因為想不出錢去看傀儡戲的緣故。他雖是這樣的一個奇人，我卻很喜歡他。今天，我和他共行商賈遊戲，他很熟悉物品的市價，稱戥也知道，至於摺疊喇叭形的包物的紙袋，恐怕一般商店裏的夥計，也及他不來。他自說，出了學校，要去經營一種新奇的商店呢，我贈了他四五個外國的舊郵票。他那臉上的歡喜，真是了不得，且還說明每張郵票的賣價給我聽。當我們正在這樣玩着的時候，我父親雖在看報紙，卻靜聽着卡洛斐的話，他那樣子，看去好像聽得很有趣味似的。

卡洛斐袋裏滿裝着物品，外面用長的黑外套罩了遮着。他平時總是商人似地在心裏打算着甚麼。他最看重的要算那郵票帖了，這好像是他的大大的財產，他平日不時和人談及這東西。大家都罵他是鄙吝者，說他是盤剝重利的，但我不知道爲甚麼，卻歡喜他。他教給我種種的事情，儼然像個大人。柴店裏的兒子可萊諦說他雖到用了那郵票貼可以救母親生命的時候，也不肯捨了那郵票貼的。但我的父親卻不信這話。父親說：

「不要那樣批評人，那孩子雖然氣量不大，但也有親切的地方哩！」

虛 榮 心

五 日

昨日與華梯尼及華梯尼的父親，同在利華利街方面散步。斯帶地立在書店的窗外看着地圖；他是無論在街上，在何處也會用功的人，不曉得是甚麼時候到了此地了的。我們和他招呼，他祇把頭一回就算，好不講理啊！

華梯尼的裝束，不用說是很漂亮的。他穿着繡花的摩洛哥皮的長靴，著了繡花的衣裳，衣扣是絹包裹了的，戴了白海狸的帽子，掛了時計，闊步地走着。可是，昨天的華梯尼，因了虛榮心卻遭遇了很大的失敗了：他父親走路很緩，我們兩個一直在前，向路旁石凳上坐下。那里又坐了一個衣服質素的少年，他好像很疲倦了，垂下了頭在沈思。華梯尼坐在我 and 那少年的中間，忽然似乎記起自己的服裝華美，想向少年誇耀了，舉起腳來對我說：

「你見了我的軍靴了嗎？」意思是給那少年看的，可是少年竟毫不注意。華梯尼放下了腳，指絹包的衣扣給我看，一面眼瞟着那少年說：「這衣扣不合我意，我想換了那銀的。」那少年仍不向他一看。

於是，華梯尼將那白海狸的帽子用手指頂了打起旋來，少年也不瞧他，好像竟是故意如此的。

華梯尼憤然地把時計拿出，開了後蓋，叫我看裏面的機械。那少年到了這時，仍不擡起頭來，我問：「這是鍍金的罷？」

「不，金的囉！」華梯尼答說。

「不會是純金的，多少總有一點銀在裏面罷。」

「那裏那是沒有的。」華梯尼說着把時計送到少年面前，向了他：

「你，請看！不是純金的嗎？」

「我不知道。」少年淡然地說。

「嘎呀！好驕傲！」華梯尼怒了，大聲說。

這時，恰巧華梯尼的父親也來了，他聽見這話，向那少年注視了一會，銳聲地對自己的兒子：「別作聲！」又附近兒子的耳朵：「這是一個瞎了眼的。」

華梯尼驚跳了起來，去細看少年的面孔，見那眼珠宛如玻璃，果是甚麼都不能見的。

華梯尼羞恥了，默然地把眼注視着他，過了一會，終於非常難爲情地這樣說：「我不好，我沒有知道。」

那瞎少年好像已明白了一切了。用了親切的、悲哀的聲音：

「那裏！一點沒有甚麼。」

華梯尼雖好賣弄闊綽，但卻全無惡意。他爲了這事，在散步中一直都不會笑。

初 雪

十 日

利華利街的散步，暫時不必再想，現在，我們美麗的朋友來了——初雪下來了！從昨天傍晚，已大片飛舞，今晨積得遍地皆白。雪花在學校的玻璃窗上，片片地打着，窗框周圍也積了起來，看了真有趣，連先生也揉着手向外觀看。一想起做雪人呀，摘簷冰呀，晚上燒紅了爐圍着談有趣的故事等等的事來，大家都無心上課。祇有斯帶地獨熱心在對付功課，毫不管下雪的事。

放了課回去的時候，大家多少高興啊！都大聲狂叫了跳着走，或是手抓了雪，或是在雪中跑來跑去。來接小孩的父兄們拿着的傘，上面也完全白了，警察的帽上也白了，我們的書袋，一不顧着也轉瞬白了。大家都喜得像發狂，永沒有笑臉的鐵匠店裏的兒子潑來可西，今天也笑了；從馬車下救出了小孩的洛佩諦，也拄了拐杖跳着；還未曾手觸着過雪的格拉勃利亞少年，把雪團攏了，像桃子樣地喫着；賣菜人家的兒子克洛西把雪裝到書袋裏去。最可笑的是「小石匠」，我父親叫他明天來玩的時候，他口裏正滿含着雪，欲吐不得，欲嚥不能，祇是默然地眼看着父親的臉孔。大家見了都笑了起來。

女先生們也都跑着出來，也好像很高興的。那我二年級時的可憐的病弱的先生，也咳嗽着在雪中跑來了。女學生們「呀呀」地從間壁的學校哄出，在敷了毛氈樣的雪地上跳躍回環，先生們都大

了聲叫着說「快回去，快回去！」他們看了在雪中狂喜的小孩們，也是笑着。

安利柯啊！你因為冬天來了快樂着，但你不要忘記！世間有許多無衣無履，無火煖身的小孩啊！因為要想教室煖些，在迸出了血的凍瘃手中拿着許多薪炭到遠遠的學校裏去的小孩也有；又，世界之中，全然埋在雪中樣的學校也很多，在那種地方，小孩都震抖着牙根，看了不斷下降的雪，抱着恐怖，那雪一積多，從山上崩倒下來，連房屋也要被壓入了的。你們因為冬天來了歡喜，但不要忘了冬天一到世間，就有許多要凍死的人啊！

——父親——

「小石匠」

十一日

今天，「小石匠」到家裏來訪過我們了。他著了父親穿舊的衣服，滿身都沾着石粉與石灰。他如約到了我們家裏，我很快活，我父親也歡喜。

他真是一個有趣的小孩。一進門，就脫去了被雪打溼了的帽子，塞在袋裏，闊步地到了裏面，用了那蘋果樣的臉孔，向一切注視。等走進食堂，把周圍陳設打量了一會，看到那駝背的滑稽畫，就裝一次

兔臉。他那兔臉，誰見了也不能不笑的。

我們作積木的遊戲，「小石匠」關於築塔造橋有異樣的本領，一遇到這種事情，就堅忍不倦地認真去做，樣子居然像大人。他一壁玩着積木，一壁告訴我自家裏的事情。據說他家祇是一間人家的屋閣，父親夜間進着夜學校，又說，母親還替人家洗着衣服呢。我看他父母必是很愛他的。他衣服雖舊，卻穿得很溫暖，破綻了的處所，也很妥貼地補綴在那裏，像領帶那種東西，如果不經母親的手，也斷不能結得那樣整齊好看的。他身形不大，據說，他父親是個身體高大的人，進出家門，都須屈着身，平時呼他兒子叫「兔頭」的。

到了四時，我們坐在安樂椅上，喫牛油麵包。等大家離開了椅子以後，我看見「小石匠」上衣裏黏着的白粉，染到椅背上了，就想用手去撲。不知爲了甚麼，忽然父親抑住我的手，過了一會，父親自己卻偷偷地把他拭了。

我們遊戲中，「小石匠」上衣的鈕扣，忽然落下了一個，我母親替他縫綴，「小石匠」紅了臉在旁看着。

我將滑稽畫冊給他看，他不覺一一裝出畫上的面式來，引得父親也大笑了。回去的時候，他非常高興，至於忘記去戴他的破帽。我送他出門，他又裝了一次兔臉給我看，常作答禮，他名叫安東尼阿。

拉勃柯，年紀是八歲零八個月。

安利柯啊！你去撲椅子的時候，我爲什麼阻止你的？你不知道嗎？這因爲在朋友前面如果撲了，那就無異於罵他說：「你爲甚麼把這弄齷齪了？」他並不是有意弄污，並且他衣服上所沾着的東西，是從他父親工作時沾來的。凡是從工作上帶來的，決不是齷齪的東西，不管他是石灰、是油漆或是塵埃，決不齷齪。勞動不會生出齷齪來，見了勞動着的人，決不應該說「啊！齷齪啊！」應該說「他身上有着勞動的痕跡。」你不要把這忘了！你應該愛「小石匠」——一則，他是你的同學，二則，他是個勞動者的兒子。

——父親——

雪 球

十六日

雪還是不斷地下着，今天從學校回來的時候，雪地裏發生了一件可憐的事：小孩們一出街道，就將雪團成了石頭樣硬的小球來往投擲，有許多人正在旁邊通過，行人之中，有的吡叫着說：「停止！停止！你們太惡頑了。」忽然，聽見驚人的叫聲，急去看時，有一老人落了帽子，雙手遮了臉，在那裏蹣跚着。

一個少年立在旁邊正叫着「救人啊！救人啊！」

人從四方集來，原來老人被雪球打傷了眼了！小孩們立刻四面逃散，我和父親立在書店面前，向我們這邊跑來的小孩也有許多。嚼着麵包的卡隆、可萊諦、「小石匠」收集舊郵票的卡洛斐，都在裏面。這時，老人已被人圍住，警察也趕來了。也有向這里那里回環跑着的人。大家都齊了聲說：「是誰擲傷了的？」

卡洛斐立在我旁邊，顏色蒼白，身體戰抖着。「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人們叫着說。

卡隆走近來，低聲向着卡洛斐：「喂！快走過去承認了，瞞着是卑怯的！」

「但是，我並不是故意的。」卡洛斐聲音抖抖地回答。

「雖則不是故意的，但責任總須你負。」卡隆說。

「我不敢去！」

「那不成！我陪了你去。」

警察和觀者的叫聲，比前更高了：「是誰投擲的眼鏡打破，玻璃割破了眼，怕要變瞎子了。投擲的人真該死！」

那時的卡洛斐，我以為要跌倒在地上了。「來！我替你想法。」卡隆說着，捉了卡洛斐的手臂，扶病

人樣地拉了卡洛斐過去。羣衆見這情形，也猜測知道闖禍的是卡洛斐，有的竟捏緊了拳頭想打他。卡隆把他們推開了說：「你們集了十個以上的大人，來和一個小孩作對手嗎？」人們才靜了不動。

警察攔了卡洛斐的手，推開人衆，帶了卡洛斐到那老人暫時睡着的人家去。我們也隨後跟着走。走到了一看，原來那受傷的老人，就是和他的姪子同住在我們上面五層樓上的一個僱員。他臥在椅子上，用手帕蓋住着眼睛。

「我不是故意的。」卡洛斐用了幾乎聽不清楚的低聲，戰抖抖地反覆着說。觀者之中，有人擠了進來，大叫「伏在地上謝罪！」要想把卡洛斐推下地去。這時，另外又有一人用兩腕將他抱住，說「呸呀，諸位！不要如此。這小孩已自己承認了，不再這樣責罰他，不也可以了嗎？」那人就是校長先生。先生向了卡洛斐說：「快賠禮！」卡洛斐眼中忽然迸出淚來，前去抱住老人的膝，老人伸手來摸卡洛斐的頭，且撫掠他的頭髮。大家見了都說：

「孩子去罷。好了，快回去罷。」

父親拉了我出了人羣，在歸路上向我說，「安利柯啊！你在這種時候，有白白過失負擔責任的勇氣嗎？」我回答他：「我願這樣做。」父親又重問我：「你現在能對我立誓說必定這樣嗎？」我說：「是的，立了誓這樣說，父親！」

女教師

十七日

卡洛斐怕先生責罰他，今天很耽心。不料先生今天缺席，連助手先生也沒有在校，由一個名叫克洛彌夫人的年齡最大的女先生來代課。這位先生有兩個很大的兒子，其中一個正病着，所以她今天很有憂容。學生們見了女先生，就喝起彩來，先生用了和婉的聲音說：「請你們對我的白髮表示些敬意，我不但是教師，還是母親呢。」大家於是都靜肅了，唯有那鐵面皮的勿蘭諦，還在那里嘲弄着先生。

我弟弟那級的級任教師代爾卡諦先生，到克洛彌先生所教的一級裏去了，另外有個綽名「尼姑」的女先生，代着代爾卡諦先生教那級的課。這位女先生平時總穿黑的罩服，是個白皮膚，頭髮光滑、炯眼、細聲的人。無論何時，好像總在那裏祈禱，性格很柔和，用那種絲一樣的細聲說話，聽去幾乎不能清楚。發大聲和動怒那樣的事是決沒有的。雖然如此，祇要略微舉起手指訓誡，無論如何頑皮的小孩，也立刻不敢不低了頭靜肅就範，剎時間教室中就全然像個寺院了，所以大家都稱她作「尼姑」。

此外，還有一位女先生，也是我所喜歡的。那是一年級三號教室裏的年青的女教師。她臉色好像薔薇，頰上有着兩個笑渦，小小的帽子上插着長而大的紅羽，項上懸着黃色的小十字架。她自己本是快活，學生也被她教得變成快活。她說話的聲音，像銀球轉滾，聽去和在那里唱歌一樣。有時小孩喧嘩，

她常用教鞭擊桌，或是拍手，來鎮靜他們。小孩從學校回去的時候，她也小孩似地跳着出來，替他們整頓行列，幫他們戴好帽子，外套的扣子不扣的代他們扣好，叫他們不要傷風。恐怕他們路上爭吵，一直送他們出了街道。見了小孩的父母，教他們在家裏不要打扑小孩，見小孩咳嗽，就把藥送他，傷風的時候把手套借給他。年幼的小孩們纏牢了她，或要她接吻，或去抓她的面罩，拉她的外套，吵得她很苦，但她永不禁止，總是微笑着一一地去吻他們。她回家去的時候，身上不論衣服，不論甚麼，都已被小孩們弄得不好看，但她仍是快快活活地回去。她又是在女學校教女學生繪畫，據說，她用了一人的薪金，扶養着母親和弟弟呢。

負傷者訪問

十八日

傷了眼睛的老人的姪子，就是帽上插紅羽那位女先生所擔任一級裏的學生。今天在他叔父家裏看見過他了，叔父像自己兒子一樣地愛着他。今晨，纔替先生鈔清好下禮拜要用的每月例話「少年筆耕」父親說：「我們到那五層樓上去望望那受傷的老人罷，看他的眼睛怎樣了。」

我們走進了那暗沈沈的屋裏，老人高枕臥着，他那老妻坐在旁邊陪着，姪子在屋角遊戲。老人見了我們，很歡喜，叫我們坐，說已大好了，受傷的並不是要緊地方，四五日內可全好的。

「真不過受了一些些傷。可憐！那孩子正耽心着罷。」老人說。又說醫生立刻將來。恰巧門鈴響了。他老婆說：「醫生來了，」前去開門，我看時，來的卻是卡洛斐，他着了長外套，立在門口，低了頭好像不敢進來。

「誰？」老人問。

「就是那擲雪球的孩子。」父親說。

老人聽了：「噫！是你嗎？請進來！你是來望我的，是嗎？已經大好了，請放心。立刻就復原的。請進來！」

卡洛斐似乎不看見我們也是這里，他忍住了哭臉走近老人牀前去。老人撫摩着他：

「謝謝你！回去的時候，告訴你父親母親，說經過情形很好，叫他們不必掛念。」

卡洛斐立着不動，似乎像還有話要說。

「你還有甚麼事嗎？」老人說。

「我，也沒有別的。」

「那末，回去罷。再會，請放心！」

卡洛斐走出門口，仍立住了，眼看着送他出去的姪子的臉。忽然從外套裏面拿出一件東西交給那姪子，低聲地說了一句：「將這給了你。」就一溜煙去了。

那姪子將東西拿給老人看，包紙上寫着「奉贈。」等打開包紙，我見了不覺大驚。那東西的，就是卡洛斐平日那樣費盡心血，那樣珍愛着的郵票帖。他竟把那比生命還重視的寶物，拿來當報答原有之恩的禮品了。

少年筆耕（每月例話）

敘利亞是小學五年生，年十二，是個黑髮白皮膚的小孩。他父親在鐵路作僱員，在敘利亞以下，還有着許多兒女，一家營着清苦的生計，還是拮据不堪。父親不以兒女為累墜，一味愛着他們，對於敘利亞，百事依從，唯有對於他的校課，卻毫不放鬆地督促他用功。這因為想他快些畢業，得着較好的位置，來幫助一家生計的緣故。

父親年已大了，並且因為一向辛苦，面容更老。一家生計，全負在他肩上，他於日間鐵路工作以外，又從別處接了書件來鈔寫，每夜執筆伏案到很遲了纔睡。近來，某雜誌社託他寫封寄雜誌給定戶的封條，用了大大的正楷字寫，每五百條寫費六角。這工作好像很辛苦，老人每於食桌上向自己家裏人叫苦：

「我眼睛似乎壞起來了。這個夜工，要把我的壽命縮短呢！」

有一天，敘利亞向他父親說：「父親！我來替你寫罷。我也能寫得和你一樣地好呢。」

但是，父親終不許可：「不要，你應該用你的功課，在你是大事，就是一小時，我也不願奪了你的時間。你雖有這樣的好意，但我決不願累你；以後不要再說這話了。」

敘利亞向來知道父親的性質，也不強請，祇獨自在心裏想法。他每夜夜半聽見父親停止工作，回到臥室裏去。有好幾次，十二點鐘一敲過，立刻聽到椅子向後拖的聲音，接着就是父親輕輕回到臥室的步聲。一天晚上，敘利亞等父親去睡了後，起來悄悄地著好衣裳，蹣着脚步走進父親寫字的房子裏，把洋燈點着。案上擺着空白的條紙和雜誌定戶的名冊，敘利亞就執了筆，仿着父親的筆跡寫起來，心裏既歡喜又有些恐怕。寫了一會，條子漸漸積多，放了筆把手搓一搓提起精神再寫。一面動着筆微笑，一面又側了耳聽着動靜，怕被父親起來看見。寫到一百六十張，算起來值兩角錢了，方纔停止，把筆放在原處，息了燈，蹣手蹣脚地回到牀上去睡。

第二天午餐時，父親很高興。原來他父親是一些不覺着的。每夜祇是機械地照簿謄寫，十二點鐘一敲就放了筆，早晨起來把條子數目一算罷了。那天父親真高興，拍着敘利亞的肩說：

「喂！敘利亞！你父親還着實未老哩！昨晚三小時裏面，工作要比平常多做三分之一。我的手還很自由，眼睛也還沒有花。」

敘利亞雖不說甚麼，心裏卻快活。他想：「父親不知道我在替他寫，卻自己以為還未老呢。好！以後就這樣去做罷。」

那夜到了十二時，敘利亞仍起來工作。這樣經過了好幾天，父親依然不會知道。祇有一次，父親在晚餐時說：「真是奇怪！近來燈油突然多費了。」敘利亞聽了暗笑，幸而父親不更說別的，此後他就每夜起來鈔寫。

敘利亞因為每夜起來，不覺漸漸睡眠不足，朝起覺着疲勞，晚間復習要打瞌睡。有一夜：敘利亞伏在案上睡熟了，那是他生後第一次的打盹。

「喂！用心！用心！做你的功課！」父親拍着手叫說。敘利亞張開了眼，再去用功復習。可是第二夜，第三夜，又同樣打盹，愈弄愈不好：總是伏在書上睡熟，或早晨晏起，復習功課的時候，總是帶着倦容，好像對於功課很厭倦了似的。父親見這情形，屢次注意他，結果至於動氣，雖然他是一向不責罵小孩的。有一天早晨，父親對他說：

「敘利亞！你真對不起我！你和從前，不是變了樣子了嗎？當心！一家的希望都在你身上呢。你知道嗎？」

敘利亞出世以來第一次受着叱罵，很是難受。心裏想：「是的，那樣的事不能夠長久做下去的，非

停止不可。」

可是，這天晚餐的時候，父親很高興地說：「大家聽啊！這月比前月多賺六元四角錢呢。」又從食桌抽屜裏取出一袋果子來，說是買來慶祝一家的。小孩們都拍手歡樂，敘利亞也因此把心重新振作起來，元氣也恢復許多，心裏自語道：「啣呀！還是再接再續做罷。日間多用點功，夜裏依舊工作罷。」父親又接着說：「六元四角哩！這雖很好，祇有這孩子——」說着指了敘利亞：「我實在覺得可厭！」敘利亞默然受着責備，忍住了要迸出來的眼淚，但心裏卻覺得歡喜。

從此以後，敘利亞仍是拚了命工作，可是疲勞之上，更加疲勞，終於難以支持。這樣過了兩個月，父親仍是叱罵他，對他的臉色更漸漸可怕起來。有一天，父親到學校去訪先生，和先生商量敘利亞的事。先生說：「是的，成績好是還好，因為他性質原是聰明的。但是不及以前的熱心了，每日總是打着呵欠，似乎要想睡去，心不能集注在功課上。叫他作文，他祇是短短地寫了點就算，字體也草率了，他原是可以更好的。」

那夜父親喚敘利亞到他旁邊，用了比平常更嚴厲的態度對敘利亞說：

「敘利亞！你知道我爲了養活一家，怎樣地勞力着？你不知道嗎？我爲了你們，是在把命拚着呢！你竟甚麼都不想想，也不管你父母兄弟怎樣！」

「啊！並不請不要這樣說！父親！」敘利亞嚙淚叫着說，正要把經過一切聲明，父親又來攔住他的話頭了。

「你應該知道家裏的境況。一家人要自刻苦努力纔可支持得住，這是你應該早已知道了的。我不是那樣努力做着加倍的工作嗎？本月我原以為可從鐵路局得到二十元的獎金的，已預先派入用途，不料到了今天，纔知道那筆錢是無望的了。」

敘利亞聽了把口頭要說的話重新抑住，自己心裏反覆着說：

「欸呀，不要說，還是始終隱瞞了仍替父親幫忙罷。對父親不起的地方，從別一方來補報罷。校課原是非用功使他及格不可的，但最要緊的，就是要幫助父親，養活一家，略微減去父親的疲勞。是的，是的。」

又過了兩個月。兒子仍繼續着夜工作，日間疲勞不堪，父親依然見了他動怒。最可痛的是父親對於兒子漸漸冷淡。好像以為此子太不忠實，是無甚麼希望的了，不多向他說話，甚至不願看見他。敘利亞見這光景，心痛的了不得，父親背向了他的時候，他幾乎要從背後下拜。悲哀疲勞，使他愈加衰弱，臉色愈蒼白，學業也似乎愈不勤勉了。他自己也知道非停止夜工作不可，每夜就睡的時候，常自己對自已說：「從今夜起，真是不再夜半起來了。」可是一到了十二點鐘，以前的決心，不覺忽然寬懈，好像如

果睡不着，就是避了自己的義務，把家裏的錢偷用了兩角的樣子。於是熬不住了，仍舊起來。他以為父親總有一日會起來看見他。或者偶然在數紙的時候會發覺他的作爲的。到了那時，自己雖不聲明，父親自然會知道的罷。他這樣想了，仍繼續着夜夜的工作。

有一天，晚餐的時候，母親覺得敘利亞的臉色比平常更不好了，說：

「敘利亞！你不是不舒服嗎？」說着又向着丈夫：

「敘利亞！不知甚麼了，你看看他臉色的青——敘利亞！你甚麼了嗎？」說時現着很憂愁的樣子。父親把眼向敘利亞一瞟：「即使有病也是他自作自受，以前用功的時候，並不如此的。」

「但是，你這不是因爲他有病的緣故嗎？」母親說了，父親就這樣說：

「我早已不管他了！」

敘利亞聽了心如刀割。父親竟不管他了！那個他偶一咳嗽就憂慮得了不得的父親！父親確實已不愛他，眼中已沒有他的人！「啊！父親！我沒有你的愛，是不能生活的——何論如何，請你不要如此說，我一一說了出來罷，不再欺瞞你了。祇要你再愛我，無論怎樣，我一定像從前樣地用功的。啊！這次真決心了！」

敘利亞的決心仍是徒然。那夜因了習慣的力，又自己起來了。起來以後，就想往幾月來工作的地

方作最後的一行。進去點着了燈，見到桌上的空白紙條，覺得從此不寫，有些難過，就情不自禁地執了筆，又開始寫了。忽然手動時把一冊書碰落到地，那時滿身的血液突然集注到心胸裏來。如果父親醒了如何！這原也不算甚麼惡行，發見了也不要緊，自己也本來屢次想聲明了的。但是，如果父親現在醒了，走了出來，被他看見了我，母親怎樣喫驚啊！並且，如果現在被父親發覺，父親對於自己這幾月來待我的情形，不知要怎樣懊悔慚愧啊！——心念千頭萬緒，一時疊起，弄得敘利亞震慄不安。他側着耳朵，抑了呼吸靜聽，覺並無甚麼響聲，一家都睡得靜靜的，這纔放了心，重新工作。門外有警察的皮鞋聲，還有漸漸遠去的馬車蹄輪聲，過了一會，又有貨車「軋軋」地通過，自此以後，一切仍歸寂靜，祇時時聽到遠犬的吠聲罷了，敘利亞振着筆寫，筆尖的聲音「唧唧」地響到自己耳朵裏來。

其實，這時父親早已立在他的背後了。父親從書冊落地的時候，就驚醒，等待了好久，那貨車通過的聲音，把父親開門的聲音夾雜了。現在，父親已進那室，他那白髮的頭，就俯在敘利亞小黑頭的上面，看着那鋼筆頭的運動。父親忽然把從前一切的事都恍然了，胸中充滿了無限的懊悔和慈愛，祇是釘住樣地立在那里不動。

敘利亞忽然覺得有人用了震抖着的兩腕抱他的頭，不覺突然「呀」地叫了起來。及聽出了他父親的啜泣聲，叫着說：

其實，這時父親早已在他的背後了。



「父親原恕我！原恕我！」

父親嚙了淚吻着他兒子的臉：

「倒是要原恕我！明白了！一切都明白了！我真對不起你了！快來！」說着抱了他兒子到母親牀前，將他兒子交給母親腕上：

「快吻這愛子！可憐！他三個月來竟睡也不睡爲一家人勞動！我還祇管那樣地責罵他！」
母親抱住了愛子，幾乎說不出話來：

「**寶寶！快去睡！**」又向着父親：「請你陪了他去！」

父親從母親懷裏抱起敘利亞，領他到他的臥室裏，把他睡倒了，替他整好枕子，蓋上棉被。

敘利亞好幾次地說：

「父親，謝謝你！你快去睡！我已經很好了。請快去睡罷！」

可是，父親仍伏在牀旁，等他兒子睡熟，攏了兒子的手說：

「**睡熟！睡熟！寶寶！**」

敘利亞因爲疲勞已極，就睡去了。幾個月來，到今天纔得好好地睡一覺，夢魂爲之一快。醒來早晨的太陽已經很高了，忽然發見牀沿旁近自己胸部的地方，橫着父親白髮的頭，原來父親那夜就是這

樣過了的，他將額貼近了兒子的胸，還是在那裏熟睡哩。

堅忍心

二十八日

像筆耕少年那樣的行爲，在我們一級裏，祇有斯帶地做得到。今天學校裏有二件事：一件是受傷的老人把卡洛斐的郵票帖送還他了，並且還替他黏了三枚瓜地瑪拉共和國的郵票上去。卡洛斐歡喜得非常，這是當然的，因為他已尋求了瓜地瑪拉的郵票三個月了。還有一件是斯帶地受二等賞。那個呆笨的斯帶地居然和代洛西祇差一等，大家都怪極！那是十月間的事，斯帶地的父親領了他的兒子到校裏來，在大衆面前對先生說：

「要多勞先生的心呢，這孩子是甚麼都不懂的。」當他父親說這話時，誰會料到有這樣的一日！那時我們都以爲斯帶地是呆子，可是他卻不自怯，說着「死而後已」的話。從此以後，他不論日裏、夜裏，不論在校裏、在家裏、在街路上，總是拚命地用功。別人無論說甚麼，他總不顧，有擾他的時候，他總把他推開，祇管自己：這樣不息地上進，遂使呆呆的他，到了這樣的地位。他起初毫不懂算術，作文時祇寫着無謂的話，讀本也一句都不記得的。現在是算術的問題也能做，文也會作，讀本熟得和唱歌一樣了。斯帶地的容貌，一看就可知道他有堅忍心的：身子壯而矮，頭形方方的像沒有項頸，手短而且大。

喉音低粗。不論是破報紙，是劇場的廣告，他都拿來讀熟。祇要有一角錢，就立刻去買書，據說自己已設了一個小圖書館，邀我去看看呢。他不和誰閒談，也不和誰遊戲，在學校裏上課時候，祇把兩拳擺在雙頰上，巖石樣坐着聽先生的話。他得到第二名，不知費了多少力呢！可憐！

先生今天樣子雖不高興，但是把賞牌交給斯帶地的時候，卻這樣說：

「斯帶地！難爲你！這就是所謂精神一到何事不成了！」

斯帶地聽了並不表示得意，也沒有微笑，歸到座位上，比前更認真地聽講。

最有趣的是放課的時候：斯帶地的父親到學校大門口來接，父親是做鍼醫的，也和他兒子一樣，是個矮身方臉，喉音粗大的人，他不相信自己的兒子居然會得賞牌，等先生出來和他說了，纔哈哈地笑了，拍着兒子的肩頭，聲音裏用了力說：

「好的，好的，竟看你不出，你將來會有希望呢！」我們聽了都笑，斯帶地卻連微笑都沒有，祇是抱了那大大的頭，復習他明日的功課。

感 恩

三十一日

安利柯啊！如果是你的朋友斯帶地，決不會派先生的不是的。你今天恨恨地說：「先生態度不

好。——你自己對於你父親母親，不是也常有態度不好的時候嗎？先生的有時不高興是當然的，他爲了小孩們，不是勞動了許多年月了嗎？學生之中有情義的固然不少，然也有許多不知好歹，蔑視先生的親切，輕看先生的勞力的。平均說來，做先生的苦悶勝於滿足。無論怎樣的聖人，處在那樣的地位，能不時時動氣嗎？並且，有時還要耐了氣，教導那生病的學生，那精神的不高興，是當然的。

應該敬愛先生，因爲先生是父親所敬愛的人，因爲是爲了學生犧牲着一生的人，因爲是開發你精神的人。先生是要敬愛的啊！你將來年紀大了，父親和先生都去了世，那時，你會於想起你父親的時候也想起先生來罷，那時想起先生的那種疲勞的樣子，那種憂悶的神情，你會覺得現在的不是罷。意大利全國五萬的小學校教師，是你們未來國民精神上的父親，他們立在社會的背後，以輕微的報酬，爲國民的進步發達勞動着。你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人，所以應該敬愛。你無論怎樣愛我，但如果對於你的恩人——特別的是對於先生不愛，我斷不歡喜。應該將先生看作叔父一樣來愛他。不論待你好，或責罵你，都要愛他。不論先生是的時候，或是你以爲錯了的時候，都要愛他。先生高興固然要愛，先生不高興，尤其要愛他。無論何時，總須愛先生啊！先生的名字，永遠須用了敬意來稱，因爲除了父親的名字，先生的名字是世間最尊貴，最可懷慕的名字呢！

第四卷 一月

助 教 師

四 日

父親的話不錯，先生的不高興，果然是爲了有病的緣故。這三天來，先生告假，另外有一位助教師來代課。那是一個沒有鬚鬚的像孩子樣的先生。今天，學校裏發生了一件可恥的事：這位助教師，無論學生怎樣地說他，他總不動怒，祇說，「諸位！請規矩些！」前兩日，教室中已擾亂不堪，今天竟弄得無可收拾了。那真是稀有的騷擾。先生的話聲，全然聽不清爽，無論怎樣曉諭，怎樣勸誘，也都像耳邊風一樣。校長先生會到門口來探看過兩次，校長一轉背，騷就擾依然如故。代洛西和卡隆在前面回過頭來，向大家使眼色叫他們靜些，他們那裏肯靜。斯帶地獨自用手托了頭，憑在坐位上沈思着，那個歪鼻的舊郵票商人卡洛斐呢，正向大家各索銅元一枚，用墨水瓶爲彩品，作着彩票。其餘有的笑，有的說，有的用鋼筆尖鑽着課桌，有的用了弔襪帶上的橡皮彈擲着紙團。

助教師會一個一個地去禁止他們，或是捉住他的手，或是拉了他去叫他立壁角。可是仍舊無效。

助教師沒了法，於是和氣地和他們說：

「你們爲甚麼這樣？難道一定要我來責罰你們嗎？」

說了又以拳敲桌，用了憤怒而兼悲哀的聲音叫「靜些！靜些！」可是他們仍是不聽，騷擾如故。勿蘭譯向先生投擲紙團，有的吹着口笛，有的彼此以頭相抵觸賭力，完全不知道在做甚麼了。這時來了一個校役，說：

「先生，校長先生有事請你。」

先生現出很失望的樣子，立起身匆忙就去。於是騷擾愈利害起來了。

卡隆忽然站起，他震動着頭，捏緊了拳，怒不可遏地叫說：

「停止！你們這些不是人的東西！因爲先生好說了一點，你們就輕侮他起來，倘然先生一用腕力，你們就要像狗一樣地伏倒在地上哩！卑怯的東西！如果有人再敢嘲弄先生，我要打得他脫落牙齒！就是他父母看見，我也不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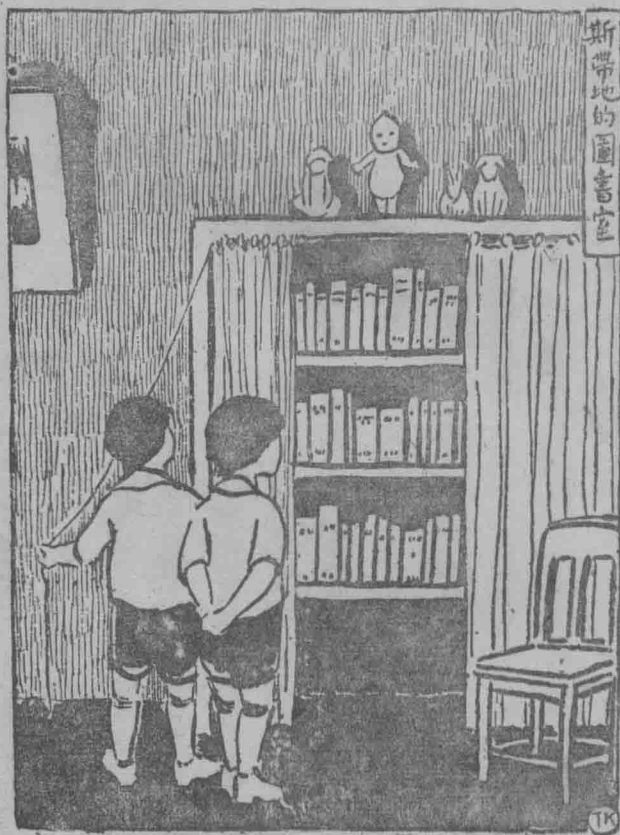
大家不響了。這時卡隆的樣子，真是莊嚴：堂堂的立着，眼中幾乎要怒出火來，好像是一匹發了威的小獅子。他從最壞的人起，一一用眼去釘視，大家都不敢仰起頭來。等助教師紅了眼進來的時候，差不多肅靜得連呼吸的聲音都聽不出了。助教師見這模樣，大出意外，祇是呆呆地立住。後來看見卡隆

怒氣沖沖地立在那里，就猜到了八九分，於是用了對兄弟說話時的那種充滿了情愛的聲氣說：「卡隆！謝謝你！」

斯帶地的圖書室

斯帶地家在學校的前面，我到他家裏去，一見到他的圖書室，就羨慕起來了。斯帶地不是富人，雖不能多買書，但他能保存書籍，無論是學校的教科書，無論是親戚送他的，都好好地保存着。祇要手裏有錢得到，都用以買書。他已收集了不少的書了，擺在華麗的栗木的書箱裏，外面用綠色的幕布遮着，據說這是父親給他的。祇要將那細線一拉，那綠色的幕布就牽攏在一方，露出三格的書來。各種的書排得很整齊，書背上閃爍着金字的光。其中有故事、有旅行記、有詩集還有畫本。顏色配合得極好，遠處望去，很是美麗。譬如說，白的擺在紅的旁邊，黃的擺在黑的旁邊，青的擺在白的旁邊。斯帶地還時常把這許多書的排列變換式樣，以為快樂。他自作了一個書目，儼然是一個圖書館館長。在家時祇管在那書箱旁邊，或是拂拭塵埃，或是把書翻身，或是檢查釘線。當他用了那粗大的手指，把書翻開，在紙縫中吹氣或是作着甚麼的時候，看了真是有趣。我們的書都不免有損傷，他所有的書卻是簇新的。他得了新書，拂拭乾淨，裝入書箱裏，不時又拿出來去看，把書當作寶貝珍玩，這是他最大的快樂。我在他家裏

斯帶地的圖書室



停了一點鐘，他除了書以外，甚麼都未曾給我看。

過了一會時候，他那肥胖的父親出來了。手拍着他兒子的背脊，用了和他兒子相像的粗聲向我說道：

「這傢伙你看怎樣？這個鐵頭，很堅實哩，將來會有點希望罷。」

斯帶地被父親這樣地嘲弄了，祇是像獵犬樣地把眼半閉着。不知爲了甚麼，我竟不敢和斯帶地嘲笑。他祇比我大了一歲，這是無論如何幾乎不能相信的。我回來的時候，他送我出門，像煞有介事地說：「那末，再會罷。」我也不覺像向着大人似地說：「願你平安。」

我到了家裏，和我父親說：「斯帶地既沒有才，樣子也不好，他的面貌，令人見了要笑，可是不知爲了甚麼，我一見了他，就會有種種事情教我的。」父親聽了說：「這因爲那孩子有真誠的處所的緣故啊。」我又說：「到了他家裏，他也不多和我說話，也沒有玩具給我看。可是我卻仍喜歡到他家裏去。」

「這因爲你心服那孩子的緣故，」父親這樣說。

鐵匠的兒子

是的，父親的話是真的。我還心服着潑來可西，不心服這話，還不足表示我對於潑來可西的心情。

潑來可西是鐵匠的兒子，就是那身體瘦弱，有着悲哀的眼光，膽子小小地向着人祇說「原恕我，原恕我」，卻是很能用功的小孩。他父親酒醉回來，據說常要無故地打他，把他的書或筆記簿丟擲的。他常在臉上帶了黑痕或青痕到學校裏來，臉孔腫着的時候也有，眼睛哭紅的時候也有。雖然如此，他無論如何，總不說父親是打他的。「父親打過你了。」朋友這樣說的時候，他總立刻替父親包蔽，說：「這是沒有的事，這是沒有的事。」

有一天，先生看見他的作文簿被火燒損了一半了。對他說：「這不是你自己燒了的罷。」

「是的，我把他落下在火裏過了。」他回答。其實，這一定是他父親酒醉回來把桌子或洋燈蹴翻的緣故。

潑來可西的家族，就住在我家屋頂的小閣上。門房時常將他們家裏的事情，告訴給我母親聽。雪爾維姊姊有一天聽得潑來可西哭。那時據說是他向他父親乞買文法書的錢，父親把他從樓梯上踉了下來哩。他父親一味喝酒，不務正業，一家都爲飢餓所苦。潑來可西時常餓了肚皮到學校裏來，喫卡隆給他的麵包，一年級時教他過的那個戴赤羽的女先生，也會給他蘋果喫過。可是，他決不說「父親不給與食物」的話的。

他父親也會到學校裏來過，臉色蒼白，兩腳抖抖的，一副怒容，髮長長地垂在眼前，帽子是歪戴着

的。潑來可西在街路一見父親，雖戰懼發震，可是就立刻走近前去。父親呢，並不顧着兒子，好樣心裏另外在想着甚麼似的。

可憐！潑來可西把破的筆記補好了或是借了別人的書籍用着功。他把破了的襯衣用針貫牢了穿着，拖着太大的皮鞋，繫着長得至於拖到地的褲子，穿着太長的上衣，袖口高高地捲起到肘肘爲止。見了他那樣子，真是可憐！雖然如此，卻很勤勉，如果他在家裏能許他自由用功，必定可得善良的成績的。

今天早晨，他頰上帶了爪痕到學校裏來，大家見了說：

「這是你父親罷，這次可不要再說『這是沒有的事』了。把你弄得這步田地的，這一定是你父親。你可告訴校長先生去，校長先生就會叫了你父親來替你勸說他的。」

潑來可西跳立起來，紅着臉，戰抖了怒聲說：「這是沒有的事，父親是不打我的。」

說雖如此，後來他究竟於上課時落淚在桌上，人去看他，他就把眼淚抑住。可憐！他還要硬裝笑臉給人看呢！明天代洛西與可萊諦、耐利原定要到我家裏來的，打算約潑來可西一塊兒來。我想明天請他喫東西，給他書看，領他到家裏各處去玩耍，回去的時候，把果物給他裝入袋裏帶去。那樣善良而勇敢的小孩，應該使他快樂快樂，至少一次也好。

友人的來訪

十二日

今天這是這一年中最快樂的星期四。正好兩點鐘的時候，代洛西和可萊諦領了那駝背的耐利來了。耐利來可西因為他父親不許他來，竟沒有到。代洛西和可萊諦笑了對我說，在路上曾遇見那賣野菜人家的兒子克洛西，據說克洛西提着大捲心菜，說是要把賣了的錢去買鋼筆的。又說，他新近接到父親不久將自美國回來的信，很歡喜着呢。

三位朋友在我家裏留了兩小時光景，我的高興卻是非常。代洛西和可萊諦是同級中最有趣的小孩，連父親都歡喜他們。可萊諦穿了茶色的褲子，戴了貓皮的帽，性情活潑，無論何時總是非活動不可，或將眼前的東西移動，或是將牠翻身。據說他從今天早晨起，已搬運過半車的柴，可是他卻沒有疲勞的樣子，在我家裏跑來跑去，見了甚麼都注意，口也不住地談說，完全像松鼠般地活動着。他到了廚房裏，問下女柴每一束的買價，據說，他們店裏每束是賣二角的。他歡喜講他父親在溫培爾脫親王部下從軍柯斯脫戰爭時候的事。禮儀很周到。確像我父親所說：這小孩雖生長在柴店裏，但裏面卻含着真正貴族的血統的。

代洛西講有趣味的話給我們聽。他的熟悉地理，竟全同先生一樣。他閉了眼說：

「我現在眼前好像看見全意大利。那裏有亞配那英山脈突出在愛盎尼安海中，河水在這裏那裏流着，有白色的都會，有灣，有青的內海，有綠色的羣島。」這樣順次把地名背誦，全然像個眼前擺着地圖一樣。他穿着金鈕扣的青色的上衣，舉起了金髮的頭，閉了眼，石像似地直立着的那種丰采，使我們大家看了傾倒。他把明後日大葬紀念日所要背誦的三頁光景長的文章，在一小時內記牢，耐利看了也在他那悲愁的眼中現出微笑來。

今天的會集真是快樂，並且還給我在胸中留下了一種火花樣的東西。他們三人回去的時候，那兩個長的左右夾輔着耐利，攆了他的手走，和他講有趣的話，使一向未曾笑過的耐利笑。我看了真是歡喜。回來到了食堂裏，見平日掛在那裏的駝背的滑稽畫沒有了，這是父親故意除去的，因為恐怕耐利看見。

維多利亞·愛馬努愛列王的大葬

十七日

今天午後二時，我們一進教室，先生就叫代洛西。代洛西立刻走上前去，立在小桌邊，向着我們朗背那大葬紀念辭。開始背誦的時候，略微有點不大自然，到後來聲音步步清楚，臉上充滿着紅暈。

「四年前今日的此刻，前國王維多利亞·愛馬努愛列二世陛下的玉棺，正到着羅馬太廟正門。

維多利亞·愛馬努愛列二世陛下，功業實遠勝於意大利開國諸王，從來分裂為七小邦，為外敵的侵略及暴君的壓制所苦的意大利，到了王的時代，才合為一統，確立了自由獨立的基礎。王治世二十九年，勇武絕倫，臨危不懼，勝利不驕，困逆不餒，一意以發揚國威愛撫人民為務。當王的柩車，在擲花如雨的羅馬街市通過的時候，全意大利各部的無數羣衆，都集在路旁拜觀大葬行列。柩車的前面有許多將軍，有大臣，有皇族，有一隊的儀仗兵，有林也似的軍旗，有從三百個都市來的代表者，此外凡是代表一國的威力與光榮者，無不加入。大葬的行列，這樣地到了崇嚴的太廟門口，十二個騎兵奉了玉棺入內，一瞬間意大利全國就與這令人愛慕不能措的老王作最後的告別了，與二十九年來作了國父，作了將軍，愛撫國家的前國王，告永久的離別了！這實是最崇高嚴肅的一瞬間！上下目送玉棺，對了那色彩黯然的八十旒的軍旗掩面泣下。這軍旗實足令人回想到無數的戰死者，無數的鮮血，我國最大的光榮，最神聖的犧牲，及最悲慘的不幸來。騎兵把玉棺移入，軍旗就都向前傾倒。其中有新聯隊的旗，也有曾經過了不少的戰爭而破碎不完的古聯隊旗。八十條的黑旒，向前垂下，無數的勳章觸着旗竿，丁冬作響。這響聲在羣衆耳裏，好像有千人齊了聲在那里說：「別了！我君！在太陽照着意大利的時候，君的靈魂永遠宿在我們臣民的心胸裏！」

「軍旗的頭又擡到空中了，我們的維多利亞·愛馬努愛列二世陛下，在靈廟之中永享着不朽

的光榮了！

勿蘭諦的斥退

二十一日

代洛西讀着維多利亞·愛馬努愛列王的弔詞的時候，笑的祇有一人，就是勿蘭諦。勿蘭諦真討厭，他確是壞人。父親到校裏來罵他，他反高興，見人家哭了，他反笑了起來。他在卡隆的面前，膽小得發抖，碰見那怯弱的「小石匠」或一隻手不會動的克洛西，就要欺侮他們。他嘲諷大家所敬服的潑來可西，甚至於對於那因救援幼兒跛了脚的三年生洛佩諦，也要加以嘲弄。他和弱小的人吵鬧了，自己還要發怒，務必必要對手負了傷才爽快。帽子戴得很低，他那深藏在帽緣下的眼光，好像含有甚麼惡意，誰都見了要恐怕的。他在誰的面前都不顧慮，對了先生也會哈哈大笑。有機會的時候，偷竊也來，偷竊了東西，卻還裝出不知道的神氣。時常和人相罵，帶了大大的鑽刺到學校來刺人。不論自己的也好，人家的也好，摘了上衣的紐扣，拿在手裏玩。他的紙類、書籍、筆記簿都是破污了的，三角板也破碎，鋼筆幹頭都是牙齒咬過的痕跡，不時咬指甲，衣服非破則齷齪。聽說他母親爲了他，曾憂鬱得生病，父親已把他趕出過三次了。母親常到學校裏來探聽他的情形，回去的時候，眼睛總是哭得腫腫的。他嫌惡功課，嫌惡朋友，嫌惡先生。先生有時也把他棄之度外，他有不規矩，祇是裝作不見。他竟因此愈壞起來，先

生待他好，他反嘲笑先生；很凶地罵他呢，他用手遮住了臉裝假哭，其實在那里暗笑。會罰他停學三天，再來以後，更加頑強亂暴了許多。有一天，代洛西勸他：「停止，停止！先生怎樣爲難，你不知道嗎？」他脅迫代洛西說：「不要叫我刺穿你的肚皮！」

今天，勿蘭諦真個像狗一樣地被逐出了。先生把每月例話「少年鼓手」的草稿交付卡隆的時候，勿蘭諦在地板上放起爆竹來，爆發以後，聲音震動全教室，好像鎗聲，大家大驚。先生也跳了起來：

「勿蘭諦出去！」

「不是我。」勿蘭諦笑着假裝不知。

「出去！」先生反覆地說。

「不情願。」勿蘭諦反抗。

於是，先生大怒，趕到他坐位旁，捉住他的臂，將他從坐位裏拖出。勿蘭諦雖咬了牙齒抵抗，終於力敵不過先生，被先生從教室裏拉出到校長室裏去了。

過了一會，先生獨自回到教室裏，坐在位上，兩手掩住了頭暫時不響，好像很疲勞的樣子。那種苦悶的神氣，看了也有些不忍。

「做了三十年的教師，不料竟碰到這樣的事情！」先生悲哀地說着，把頭向左右搖。

我們大家靜默無語。先生的手還在那里震抖，額上直紋深刻得好像是傷痕。大家都不忍起來。這時代洛西起立：

「先生！請勿傷心！我們都敬愛先生的。」

先生聽說也平靜了下去，說：

「上功課罷。」

少年鼓手（每月例話）

這是千八百四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柯斯脫寨戰爭開始第一日的事。我軍步兵六十人光景的一隊，被派遣到某處去佔領一空屋，忽受奧大利二中隊攻擊。敵從四面來攻，彈丸雨樣地飛落，我軍只好棄了若干的死傷者，退避入空屋中，閉住了門，上樓就窗口射擊抵禦。敵軍成了半圓形，步步包圍攔來。我軍指揮這隊的大尉，是個勇敢的老士官，身材高大，鬚髮已皆白了。六十人之中，有一個少年鼓手，賽地尼亞人，年雖已過了十四歲，身材卻還似連十二歲都不到，是個淺黑色，眼光炯炯的少年。大尉在樓上指揮防戰，時時發出尖利如手鎗聲的號令，他那鐵鍛成般的臉上，一點都沒有感情的影子。面相的威武，真足使部下見了戰慄。少年鼓手臉已急得發青了，可是還能不手脚倉忙，跳上桌子，探頭窗外，

從煙塵中去觀看白服的奧軍近來。

這家屋是築在高崖上的，向着崖的一面，只有屋頂閣上開着一個小窗，其餘都是牆壁。奧軍只在別三面攻擊，向崖的一面是安然無事的。那真是很利害的攻擊，彈丸如雨，破壁、碎瓦、天幕、窗子、家具、門戶，一被擊就成粉碎。木片在空中飛舞，玻璃和陶器的破碎聲，軋啦軋啦地東西四起，聽去好像人的頭骨正在那裏破裂。在窗口射擊防禦的兵士，一傷倒在地板上，就被拖開到一邊。也有用手抵住了傷口，呻吟着在這里那里打圈子走的。在廚房裏，還有被擊碎了頭的死屍，敵軍的半圓形只管漸漸地逼近攏來。

過了一會，一向鎮定自若的大尉，忽然現出不安的神情，帶了一個軍曹，急忙地出了那室。過了三分鐘光景，那軍曹跑來同少年鼓手招手。少年跟了軍曹急步登上樓梯，到了那屋頂閣裏。大尉正倚着小窗拿了紙條寫字，腳旁擺着汲水用的繩子。

大尉摺疊了紙條，把他那使兵士戰慄的凜然的眼光注視着少年，並且很急迫地叫喚：

「鼓手！」

鼓手舉手到帽旁。

「你有勇氣嗎？」大尉說，

「是的，大尉！」少年答時，眼炯炯地發光。

大尉把少年推近窗口：

「往下面看！近那家屋處有鎗刺的閃光，那里就是我軍的本隊。你拿了這條子，掛下窗去，快快地翻過那山坡，穿過那田坂，跑入我軍的陣地，只要一遇見士官，就把這條子交給他。將你的皮帶和背囊除了！」

鼓手去了皮帶背囊，把紙條放入袋中。軍曹將繩子放到窗口去，把一端在自己的臂上纏了。大尉將少年扶出了窗，使他背向着外：

「喂！這分隊的安危，因了你的勇氣和你的脚力而定哩！」

「憑我！大尉！」少年回答着下去。

大尉和軍曹握住了繩：

「下那山坡的時候，要把身伏倒了走的啊！」

「放心！」

「但願你成功！」

鼓手立刻落到地上了。軍曹取了繩子就去。大尉好像很不放心的樣子，在窗畔踱來踱去，看少年

下坡。

已經差不多快要到達成功了。忽然在少年前後數步間發出五六處的煙來，原來已被奧軍發見，從高處把少年射擊着。少年正拚了命跑，突然倒下在地，「糟了！」大尉咬着牙焦急了獨語。正獨語間，少年又好好地起立了。「啊，啊！只是跌了一交！」大尉說着，吐了一口氣。少年雖拚命地跑着，可是一腳望去像有些跛。大尉想：「踝骨受了傷了哩！」接着煙塵又從少年的近旁起來，都很遠，未曾中着，「好好呀！好好呀！」大尉歡喜了獨叫，目仍不離少年。一想到這是危機一髮的事，不覺就要戰慄！那條紙如果幸而送到本隊，援兵就會來。萬一誤事，這六十人只有戰死與被虜兩條路了。

遠遠望去：見少年跑了一會，忽而把脚步放緩，只是跛着走。及再重新跑起，力就漸漸弱了下去，好幾次地只是倒坐了休息。

「大概彈子擦過了他的脚了。」大尉一壁這樣想，一壁目不轉睛地注視少年的舉動，慌急得身子發震。他用了要迸出火星來的眼睛，測度着少年的所在地與因日光反射而發着光的鎗刺間的距離。樓下呢，只聽見彈子穿過東西盤，士官與軍曹的怒叫聲，淒絕的負傷者的哭泣聲，器具的碎聲和物件的落下聲。

一士官默默地跑來，說敵軍依舊猛攻，已高舉白旗勸誘降服了。

「不要睬他！」大尉說時，眼睛仍不離那少年。少年雖已走到平地，可是已經不能跑了，望去好像只把腳拖着一步一步地勉強走着。

大尉咬緊了牙齒，握緊了拳頭：「走呀！快走呀！該死的畜生走走！」過了一息，大尉說出可怕的話來了：「啣呀！沒用的東西！坐倒了哩！」

方纔還在田坂中望得見的少年的頭，忽然不見，好像已經倒下。隔了一分鐘光景，少年的頭重新現出，不久爲籬笆所阻，已望不見了。

大尉於是急下樓梯，彈子雨一般地在那里飛舞，滿室都是負傷者，有的像醉漢似地亂滾，扳住着傢具，牆壁和地板上滿污污染着血跡，許多死骸堆在門口。副官已被彈打折了手臂，煙氣和灰塵把周圍的東西都包罩得不清楚了。

大尉高聲鼓勵着叫說：

「大膽防禦，萬勿退一步！援兵快來了！就在此刻當心！」

敵軍漸漸逼近，敵兵的頭臉，已可從煙塵望見，鎗聲裏面又夾雜着可怕的閃聲和罵聲。這是敵軍在那里脅迫叫快降服，否則不必想活了。我軍膽怯起來，從窗口退進。軍曹又追趕他們，迫他們向前，可是防禦軍的火力，漸漸薄弱，兵士臉上，都表出絕望的神情，再要抵抗，已是不可能的了。這時，敵軍忽然

把火力減弱，轟雷似地喊叫起來：「降服！」

「不！」大尉從窗口回喊。

兩軍的礮火重新又猛烈了。我軍的兵士接續地傷倒，有一面的窗已沒人守衛。最後的時期快到了。大尉用了似絞的聲音：「援兵不來了！援兵不來了！」一壁狂叫，一壁野獸似地跳着，以震抖的手揮着軍刀，預備戰死。這時軍曹從屋頂閣下來，銳聲說道：

「援兵來了！」

「援兵來了！」大尉歡聲回答。

一聽這聲音，未負傷的、負傷的、軍曹、士官都立刻突進窗口，重新去猛力抵抗敵軍。

過了一會，敵軍似乎氣餒，陣勢紛亂了起來。大尉急忙收集殘兵，叫他們把刺刀套在鎗上，預備衝鋒，自己跑上樓梯去。這時聽到震動天地的吶喊聲，和雜亂的脚步聲。從窗口望去，意大利騎兵一中隊，正用了全速力從煙塵中奔來。遠見那明晃晃的鎗刺，不絕地落在敵軍頭上、肩上、背上。屋內的兵士也抱了鎗刺突喊而出，敵軍動搖混亂，就開始退卻。轉瞬間，用了兩大隊的步兵與兩門大礮，把高地佔領了過來。

大尉率引殘兵回到自己所屬的聯隊裏。戰爭依然繼續，在最後一次衝鋒的時候，他為流彈所中，

傷了左手。

這天戰鬪的結果，我軍勝利。次日起再戰，我軍雖勇敢對抗，終以衆寡不敵，於二十七日早晨，退守浪契阿河。

大尉負了傷，仍率部下兵士，徒步行進。兵士雖困憊疲勞，卻沒有一個說不平的。日暮，到了浪契阿河岸的哥伊托地方，找尋副官。那副官是傷了手腕，被衛生隊所救，比大尉先到了這地的。大尉走進一所設着臨時野戰病院的寺院，其中滿住着負傷兵，病牀分作兩列，牀的上面，還重設着牀，兩個醫師和許多助手應接不暇地奔走，觸耳都是幽泣聲與呻吟聲。

大尉一到寺裏，就到處探尋副官，這時有人用了低弱的聲音叫「大尉」。大尉近身去看，見是少年鼓手，他臥在吊牀上，胸以下覆蓋着粗的窗簾布，蒼白而細的兩腕露出在布外面，眼睛仍是寶石樣地發着光。大尉一驚，銳聲地對了他：

「你在這裏？真了不得！你盡了你的本分了！」

「我已盡了我的全力。」少年答。

「你受了甚麼傷？」大尉再問，一壁在眼看附近各牀，尋覓副官。

「那是萬不料的。」少年答說。他因了說話，把元氣恢復了過來，在這時始覺得負傷在他是名譽。

如果沒有這滿足的快感，他在大尉前恐將無開口的氣力了。「我拚命地跑，原是恐被看見，屈着上身的，不料竟被敵人看見了。如果不被射中，應該還可再快二十分鐘的。幸而，逢着參謀大尉，把條紙交付了他。可是在被射擊以後，全然走不動，口也乾渴，好像就要死去。要再走上去是無論如何不能的了。愈遲，戰死的人將愈多。我一想到此，幾乎要哭起來。還好！我總算拚了命把我的目的達到了，不要替我耽心。大尉！你要留心你自己，你流着血呢！」

的確如他所說，滴滴的血，正從大尉臂下綳帶裏流下手指來。

「請把手交給我，讓我替你包好了綳帶。」少年說。

大尉伸過左手來，更用右手來扶少年。少年把大尉的綳帶解開重新結好。可是，少年因離了枕，面色忽即蒼白，不得不就臥下頭去。

「好了，已經好了。」大尉見少年那樣子，想把包着綳帶的手縮回，少年還似不肯放。

「不要顧着我。留心你自己要緊！即使是小小的傷，不注意就要利害的。」大尉說。

少年把頭向左右搖。大尉注視着他：

「但是，你這樣困憊，一定是出過許多血了罷。」

「你說出了許多血？」少年微笑了說。「不但血呢，請看這裏！」說着把蓋布揭開。

大尉見了不覺喫驚退開了一步。原來，少年已失了一隻腳了！他左脚已齊膝截去，切口用血染透了的布包着。

這時，一矮而胖的軍醫，着了襯衣走過，向着少年唧咕了一會，對大尉說：

「啊！大尉！這真是出於不得已，他如果不那樣無理支撐，腳是可以保牢的。——起了非常的炎症哩！終於把腳齊膝截斷了。但是，真是勇敢的少年！眼淚不流一滴，不驚慌，連喊也不喊一聲。我替他行手術時，他以意大利男兒自豪哩！他家出身一定是很好的！」軍醫說了急忙地走去。

大尉蹙了那濃而白的兩眉，注視少年一會，替他依舊將蓋布蓋好。眼睛仍不離少年，不知不覺，就慢慢地舉手到頭邊去除了帽子。

「大尉，」少年驚叫。「作甚麼？對我！」

一向對於部下不會發過柔言的威武的大尉，這時竟用了說不出的充滿了情愛的聲音說道：「我不過是大尉，你是英雄啊！」說了這話，便張開了手臂，伏在少年身上，在他胸部吻了三次。

愛 國

二十四日

安利柯啊！你聽了少年鼓手的故事，既然感動，那末在今天的試驗裏，作「愛意大利的理由」

題目的文字，定是很容易了。我爲甚麼愛意大利！因爲我母親是意大利人，因爲我脈管所流着的血是意大利的血，因爲我祖先的墳墓在意大利，因爲我自己的生地是意大利，因爲我所說的話，所讀的書都是意大利文，因爲我的兄弟、姊妹、友人在我周圍的偉大的人們，在我周圍的美麗的自然，以及其他我所見、所愛、所研究、所崇拜的一切，都是意大利的東西，所以我愛意大利。這對於祖國的感情，你現在也許尙未能真實理解，將來長大了就會知道的。從外國久客歸來，倚在船舷從水天中望見故國的青山，這時，自會湧出熱淚或是發出心底的叫聲來罷。又遠遊外國的時候，偶然在路上聽到有人操我國的國語，必會走近去與那說話的接近罷。外國人如果對於我國有無禮的言語，怒必從心頭突發，一旦和外國有交涉時，對於祖國的愛，格外容易發生罷。戰爭終止，疲憊的軍隊凱旋的時候，見了那被彈丸打破了的軍旗，見了那裹着綳帶的兵士高舉着打斷了的兵器在羣衆喝彩聲中通過，你的感激歡喜將怎樣啊！那時，你自能把愛國的意義真正瞭解罷。那時，你自會覺到自己與國家一體罷。這實是高尙神聖的感情。將來你爲國出戰，我願見你平安凱旋——你是我的骨肉，願你平安，自不必說。但是，如果你做了卑怯無恥的行徑，偷生而返，那末，現在你從學校回來時這樣歡迎你的父親，將以萬斛之淚來迎接你，父子不能再如舊相愛，終而至於斷腸憤死罷。

嫉 妬

二十五日

愛國題的作文，第一仍是代洛西。華梯尼這次滿信自己必得一等賞——華梯尼雖有虛榮心，喜
 鬧綽，我卻歡喜他。一見到他嫉妬代洛西，就覺可厭。他平日想和代洛西對抗，拚命地用着功，可是究竟
 敵不過代洛西，無論那一件，代洛西都要勝他十倍。華梯尼不服，總嘲弄着代洛西。卡羅諾、瑟斯也嫉妬
代洛西，卻是只是藏在心裏，華梯尼則竟表出在臉上，聽說他在家裏會說先生不公平呢。每次代洛西
 很快地把先生的問話圓滿回答出的時候，他總板着臉，垂着頭，裝着不聽見，還要故意地笑。他笑的樣
 子很不好，所以大家都知道。只要先生一稱讚代洛西，大家就去對華梯尼看，華梯尼必在那里苦笑的。
 「小石匠」時在這種時候，裝兔臉給他看。

今天，華梯尼很難爲情。校長先生到教室裏來報告成績。

「代洛西一百分，一等賞。」正說時，華梯尼打了一個噴嚏。校長先生見他那神情，就悟到了：

「華梯尼！不要飼着嫉妬的蛇！這蛇是要喫你的頭腦，壞你的心胸的。」

除了代洛西，大家都向華梯尼看。華梯尼像個要想回答些甚麼話，可是究竟說不出來，臉孔青青
 地；像石頭般固定着不動。等先生授課的時候，他在紙上用了大大的字，寫了這樣的句子：

「我們不豔羨那因了不正與偏頗而得一等賞的人。」

這是他想寫了給代洛西的。坐在代洛西近處的人，都互相私語，有一個竟用紙做成大大的賞牌，在上面畫了一條黑蛇，華梯尼全不知道。先生因事暫時出去的時候，代洛西近旁的人，都立起身來，離了坐位，要想將那紙賞牌送給華梯尼去。教室中一時充滿了殺氣。華梯尼氣得全身震抖。忽然，代洛西說：「將這給了我！」把賞牌取來撕得粉碎。恰好，先生就來，即繼續上課。華梯尼臉紅得像火一樣，把自己所寫的紙片，搓攏塞入口中，嚼糊了睡在椅旁。功課完畢的時候，華梯尼好像有些昏亂了，通過代洛西位旁，落掉了吸墨水紙，代洛西好好地代為拾起，替他藏入革袋，且結好了袋紐。華梯尼只是俯視着地，不能舉起頭來。

勿蘭諦的母親

二十八日

華梯尼的脾氣，仍是不改。昨天早晨宗教班上，先生在校長面前問代洛西有否記牢讀本中「無論向了那里，我都看見你大神」的句子。代洛西回答說不會記牢。華梯尼突然說：「我知道呢。」說了對着代洛西冷笑。恰好，這時勿蘭諦的母親突然走進教室裏來，華梯尼於是沒了背誦的機會。

勿蘭諦的母親屏了氣息，白髮蓬鬆了，全身都被雪打得溼溼的，把那前禮拜被斥退的兒子推着

進來。我們不知道將有甚麼事情發生，大家都咽着唾液。可憐！勿蘭諦的母親跪倒在校長先生面前，合掌懇求着說：

「啊！校長先生！請你發點慈悲，許這孩子再到學校裏來！這三天中，我把他藏在家裏，如果被他的父親知道，或者要弄死他的。怎樣好呢！懇求你救救我！」

校長先生似乎要想引了她到外面去，她卻不管，只是哭着懇求：

「啊！先生！我爲了這孩子，不知受了多少苦楚！如果先生知道，必能憐憫我罷。對不起！我怕不能久活了，先生！死是早已預備了的，但總想見了這孩子改好以後才死。確是這樣的壞孩子——」她說到這里，嗚咽得不能即說下去，「——在我總是兒子，總是愛惜的。——我要絕望而死了！校長先生！請你當作救我一家的不幸，再一遍，許這孩子入學！對不起！看我這苦女人面上！」她說了用手掩着臉哭泣。

勿蘭諦好像毫不覺得甚麼，只是把頭垂着，校長先生看着勿蘭諦想了一會，說：

「勿蘭諦，坐在位上罷。」

勿蘭諦的母親把手從臉上放下來，反覆地說了許多感謝的話，連校長先生要說的話，也都被遮攔住了。她拭着眼睛走出門口，又很速捷地說：

「你要給我當心啊！——諸位！請你們大家原恕了他！——校長先生！謝謝你！你做了好事了！——」

要規規矩矩的啊！——再會，諸位！——謝謝！校長先生！再會！原恕了這可憐的母親！」

她走出門口，又回頭一次，用了好像懇求的眼色對兒子看了一眼才去。臉色蒼白，身體已有些向前彎屈，頭仍是震着，下了樓梯，就聽到她的咳嗽聲。

全級復肅靜了。校長先生向勿蘭諦注視了一會，用了極鄭重的調子說：

「勿蘭諦！你在那里殺你母親呢。」

我們都向勿蘭諦看，那不知羞恥的勿蘭諦還在那里笑着。

希 望

二十九日

安利柯！你聽了宗教的話回來跳伏在母親的胸裏那時候的熱情，真是美啊！先生和你講過很好的話了哩！神已擁抱着我們，我倆從此已不會分離了。無論我死的時候，無論父親死的時候，我們不必再說「母親，父親，安利柯，我們就此永訣了嗎！」那樣絕望的話了，因為我們還可在別個世界相會的，在這世多受苦的，在那世得報；在這世多愛人的，在那世遭逢自己所愛的人。在那里沒有罪惡，沒有悲哀，也沒有死。但是，我們須自己努力，使可以到那無罪惡無污濁的世界去才好。安利柯！這是如此的：凡是一切的善行，如誠心的情愛，對於友人的親切，以及其他的高尚行爲，都是到那世界

去的階梯。又，一切的不幸，使你與那世界接近。悲哀是可以消罪，眼淚是可以洗去心的污濁的。今天須比昨天好，待人須再親切一些：你要這樣地存心啊！每晨起來的時候，試如此決心：「今天要善良，心贊美我的事體，要做父親見了歡喜的事體，要做能使朋友先生及兄弟們愛我的事體。」並且要向神祈禱，求神給你實行這決心的力量。

「主啊！我願善良、高尚、勇敢、溫和、誠實，請幫助我！每夜母親吻我的時候，請使我能說『母親！今夜吻着比昨夜更高尚更有價值的少年哩！』的話。」你要這樣的祈禱。

到來世去，須變成天使般清潔的安利柯：無論無時，都要這樣存心，不可忘了，並且還要祈禱。祈禱的歡悅在你或許還未能想像，見了兒子敬虔地祈禱，做母親的將怎樣歡喜啊！我見你在祈禱的時候，只覺得實有甚麼人在那里看着你、聽着你的。這時，我能更比常時確信有大慈大悲至善的神存在。因此，我能起更愛你的心，能更忍耐辛苦，能真心寬恕他人的罪惡，能用了平靜的心境去想着死時的光景啊！至大至仁的神！在那世請使得再聞母親之聲，再和小孩們相會，再遇見安利柯——聖潔了而有無限生命的安利柯作永遠不離的擁抱啊！祈禱能時刻祈禱，大家相愛，施行善事，使這神聖的希望，牢印在心裏，牢印在我高貴的安利柯的靈魂裏！

第五卷 二月

賞牌授與

四 日

今天，視學官到學校裏來，說是來給與賞牌的。那是有白鬚著黑服的紳士，在功課將完畢的時候，和校長先生一同到了我們的教室裏，坐在先生的旁邊，對了三四個學生行了一會質問。把一等賞的賞牌給與代洛西。又和先生及校長低聲談說。

「受二等賞的不知是誰？」我們正這樣想，一面只是默然地咽着唾液。既而，視學官高了聲：

「配托羅·潑來可西此次應受二等賞。他宿題、功課、作文、操行，一切都好。」大家都向潑來可西看，心裏都代他歡喜。潑來可西張皇得不知如何才好。

「到這裡來！」視學官說。潑來可西離了坐位，走近先生案旁去，視學官用了憫憐的眼光，把潑來可西的蠟色的臉，縫補過的不合身材的服裝打量了一會，替他將賞牌懸在肩下，口音中籠了深情說：「潑來可西！今天給你賞牌，並不是因為沒有比你更好的人，并且並不單只因為你的才能與勤

勉；這賞牌是對於你的心情、勇氣及強固的孝行而給的。」說着又向了我們：

「不是嗎？他是這樣的罷。」

「是的，是的！」大家齊了聲回答。潑來可西動着喉好像在那里咽甚麼，過了一會，用了很好的臉色對我們看，那臉上充滿了感謝之情。

「好好回去，要更加用功呢！」視學官對潑來可西說。

功課已完畢了，我們一級比別級先出教室，走出門外，見接待室裏來着一個不防到的人，那就是做鐵匠的潑來可西的父親。照例蒼白着臉，歪戴了帽子，頭髮長得要蓋着眼，腳震抖抖地立着。先生見了他，向視學官附耳低說，視學官就去找潑來可西，攜了他的手，同到他父親的旁邊。潑來可西震慄起來，學生們都羣集在他的周圍。

「他是這孩子的父親嗎？」視學官對了鐵匠，快活地發言，好像和熟識的朋友談話一樣。並且不等他回答，又繼續地：

「恭喜！你看你兒子超越了五十四個同級的得了二等賞了。作文、算術，一切都好。既有才，又能用功，將來必定有大事業可成的。他心情善良，爲大家所尊敬，真是好孩子！你見了也該歡喜罷。」

鐵匠祇是開了口聽着，看看視學官，看看校長，一面又去看那俯首戰慄着的自己的兒子。他好像

到了這時，纔覺得自己從來虐待過兒子，兒子總是振作地忍耐着的。臉上不覺露出茫然樣的驚訝和不堪的情愛，急去抱了兒子的頭到自己的胸邊來。我們都在他們前面走過。我約潑來可西在下禮拜四和卡隆、克洛西同到我家裏來。大家都向他道賀：有的去抱他，有的用手去觸他的賞牌，不論那個，走過他旁邊時，總有一點表示。潑來可西的父親，用了驚異的眼色注視我們，他還是將兒子的頭抱住在胸口，他兒子在那里啜泣着。

決心

五 日

見了潑來可西的取得賞牌，我不覺後悔，我還一次都未曾得過呢。我近來不用功，自己固覺沒趣，先生、父親、母親對了我也不快活，像從前用功時候的那種愉快，現在已沒有了。以前，離了坐位去玩耍的時候，好像是已有一月不曾玩耍的樣子，總是高興跳躍着去的。現在，在全家的食桌上，也沒有從前的快樂了。我心裏現有着一個黑暗的影，這黑影在裏面發聲，說「這不對！這不對！」

一到傍晚，就看見許多的小孩雜在工人之間從工場回到家裏去。他們雖很疲勞，神情卻很快活。他們要想快點回去喫他們的晚餐，都急急地走，用了被煤薰黑或是被石灰染白了的手，大家相互拍着肩頭高聲談笑着。他們都是從天明一直勞動到了現在的。其他，比他們還小的孩，終日在屋頂閣

上、爐側，或是水中、地下勞動，只用一小片的麵包充飢的，也儘多儘多。我呢，除了勉強做四頁光景的作文以外，甚麼都不會做。想起來真是可恥啊！我自己既沒趣，父親對我也不歡喜，父親原要責罵我，不過因為愛我，所以還忍耐在那里呢！父親是一直勞動辛苦到現在的，家裏的東西，那一件不是父親的力換來的？我所用的、著的、喫的和教我的，使我快活的種種事物，都是父親勞動的結果。我受了卻一事不做，祇讓父親在那里操心勞力，不去加以絲毫的幫助。啊！不對！這真是不對！這樣子不能使我快樂！就從今日起罷！像斯帶地樣地捏緊了拳，咬了牙齒用功罷！拚了命，夜深也不打呵欠，天明就跳起牀來罷！不絕地把頭腦鍛鍊，真實地把惰性革除罷！就是病了也不要緊。勞動罷！辛苦罷！像現在樣的自己既苦而在別人也難過的這種怠倦的生活，決計從今日起停止啊！勞動！勞動！以全心全力用功，拚了命！因此，再去得愉快的遊戲和快樂的食事罷！因此，再去得那先生的親切的微笑和父親的親愛的接吻罷！

玩具的火車

十 日

今天潑來可西和卡隆一淘來了。就是見了皇族的兒子，我也沒有這樣的歡喜。卡隆是頭一次到我家，他是個很沈靜的人，身材那樣長了，還是四年生，被人見了好像是很羞愧的樣子。門鈴一響，我們

都迎出門口去，據說，克洛西因為父親從美國回來了，不能來。父親就去與潑來可西接吻，又介紹卡隆給母親說：

「卡隆就是他。他不但是善良的少年，並且還是一個正直重名譽的紳士呢。」

卡隆低了那平頂髮的頭，看着我微笑。潑來可西依舊掛着那賞牌，聽說他父親已仍舊開始鐵匠工作，這五日來滴酒不喝，時常叫潑來可西到工作場去協力勞作，和從前竟如二人了。潑來可西因此也很歡喜。

我們開始遊戲了。我將所有的玩具取出給他們看。我的火車好像很中了潑來可西的意。那火車附有車頭。祇要把發條一開，就自己會動。潑來可西因為未曾見到這樣的火車玩具過，見了只自驚異。我把開發條的鑰匙交付了他，他祇管低了頭一心地玩。那種高興的臉色，是我在他面上所一向未曾見過的。我們都圍集在他身邊去注視他那枯瘦的項頸，曾有一次出過血的小耳朵以及他的向裏捲短的袖口，細削的手臂。在這時候，我恨不得把我所有的玩具、書物，都送給了他，就是把我自己正要喫的麵包，正在穿着的衣服如數送他，也決不可惜。並且還想伏倒在他身旁去吻他的手。我想，「至少把那火車送他罷！」但是，又覺得這非和父親說明不可，正躊躇間，忽然有人把紙條塞到我手裏來，一看，原來是父親。紙條上用鉛筆寫着：

「你的火車潑來可西見着很歡喜哩！他是不曾有過玩具的，你不設法嗎？」
我立刻雙手捧了那火車，交在潑來可西的手中。

「把這送你！」潑來可西看着我，好像不懂的樣子，我又說：

「是把這送給你的。」

潑來可西驚異起來，一壁向着我父親、母親那里看，一壁問我：

「但是，爲甚麼？」

「因爲安利柯和你是朋友，將這送給你，當作你得賞牌的賀禮的。」父親說。

潑來可西很難爲情的樣子：

「那末，我可以拿了回去嗎？」

「自然可以的。」我們大家答他。潑來可西走出門口時，歡喜得嘴脣發振，卡隆相幫他把火車包

在手帕裏。

「幾時，我引你到父親的工作場裏去，把釘子送你罷！」潑來可西向我說。

母親把小花束插入卡隆的鈕孔中，說：「給我帶去送給你的母親！」卡隆祇是低了頭大聲地說：「多謝！」他那親切高尙的精神，在眼光中閃耀着。

傲 慢

十一日

偶然在走路的時候，和潑來可西相觸，就要故意用手把袖拂拭的是卡羅·諾提斯那傢伙。他自以為父親有錢，一味傲慢。代洛西的父親也有錢，代洛西卻一向不會以此驕人。諾提斯有時想一個人占有一長椅，別人去坐，就要憎嫌，好像於他有玷辱的。他目中看不起人，脣間無論何時，總浮着輕蔑的笑容。排了列出教室時，如果有人踐踏着他的腳，那可不得了了。平常一些些的小事，他也要當面罵人，或是恐嚇別人，說要叫了父親到學校裏來。其實，他對了賣炭者的兒子罵他的父親是叫化子的時候，反被自己的父親責罵過了的。我不會見過那樣討厭的學生，無論那個，都不和他講話，回去的時候，也沒有人會對他說「再會」的。他忘了功課的時候，教他的連狗也沒有，別說人了。他嫌惡一切人，代洛西好像更是他所嫌惡的，因為代洛西是級長。又因為大家歡喜卡隆的緣故，他也惡卡隆。代洛西就是在諾提斯的旁邊的時候，也向不留意這些。卡隆聽見有人告訴他諾提斯在背後說他的壞話時，就說：「怕甚麼，他是甚麼都不知道的，理他做甚麼？」

有一天，諾提斯見可萊諦戴着貓皮帽子，很輕侮地嘲笑他。可萊諦這樣說：

「請你暫時到代洛西那里去學習學習禮儀罷。」

昨日，諾琵琶斯告訴先生，說格拉勃利亞少年踐踏了他的腳。

「故意的嗎？」先生問。

「不，無心的。」格拉勃利亞少年答辯。於是先生說：

「諾琵琶斯，你在小小的事情上動怒呢。」

諾琵琶斯像煞有介事地說：

「我會去告訴父親的！」

先生怒了：「你父親也一定說你錯的。因為在學校裏，評定善惡，執行賞罰，全是教師之權！」說了，又和了聲氣，繼續地說：

「諾琵琶斯啊！從此改了你的脾氣，親切地待朋友罷。你也早應該知道，這里有勞動者的兒子，也有紳士的兒子，有富的，也有貧的，他們都大家像兄弟樣地親愛着，為甚麼只有你不肯這樣呢？要大家和你要好，是很容易的事，如果這樣，自己也會快樂起來哩。對嗎？你還有甚麼要說的話嗎？」

諾琵琶斯依然像平時樣冷笑了聽着，先生問他，他祇是冷淡地回答：「不，沒有甚麼。」

「請坐下，無趣啊！你全沒有情感！」先生向了他說。

這事總算完結了，不料坐在諾琵琶斯前面的「小石匠」回頭來看諾琵琶斯，對他裝出一個說不出

的可笑的兔臉。大家都哄笑了起來，先生雖然喝責「小石匠」，可是自己也不覺掩口笑着。諾諾斯也笑了，不過，卻不是十分高興的笑。

勞動者的負傷

十五日

諾諾斯和勿蘭諦真是無獨有偶的。今天，眼見着悲慘的光景而漠不動心的祇有他們倆。從學校回去的時候，我和父親正在觀看那三年級淘氣的孩子們在街路中伏了溜冰，這時街頭盡處忽然跑來了大羣的人，大家面上都現出憂容，低聲地彼此不知談着些甚麼。人羣之中，有三個警察，後面跟着兩個擔架的。小孩們都從四面聚攏來觀看，羣衆漸漸向我們近來，見那擔架中臥着一個皮色青得像死人的男子，頭髮上都黏着血，耳朵裏口裏也都有血，一個抱着嬰兒的婦人跟在擔架旁邊，發狂似地時時哭叫「死了！死了！」

婦人的後面還有一個背革袋的男子，也在那里哭着。

「甚麼了？」父親問。據說，這人是做石匠的，在工作中從五層樓上落下來了。擔架暫時停下，許多人都把臉避轉，那個戴赤羽的女先生把幾乎要暈倒的我二年級時女教師，用身體支持着。這時，有拍着肩頭的人，那是「小石匠」，他臉已青得像鬼一樣，全身戰慄着。這必是想着他父親的緣故了。我也

不覺記念起他父親來。

啊！我可以安心在學校裏讀書。父親祇是在家伏着案，所以沒有甚麼危險。可是，有許多朋友們就不然了，他們的父親或是在高橋上工作，或是在機車的齒輪間勞動，一不小心，常要有生命的危險，他們完全和出征軍人的兒子一樣，所以「小石匠」一見到這悲慘的光景就戰慄起來了。父親覺到了這事，就和他說：

「回到家裏去！就到你父親那里去！你父親是平安的，快回去！」

「小石匠」一步一回頭地去了，羣衆繼續行動，那婦人傷心叫着「死了！死了！」

「唉呀！不會死的。」周圍的人安慰她，她如不聞，祇是披散了頭髮哭。

這時，忽然有怒罵的聲音：「甚麼！你不是在那里笑嗎？」

急去看時，見有一個紳士怒目向着勿蘭諦，且用了手杖把勿蘭諦的帽子掠落在地上：

「除去帽子！蠢貨！因勞動而負傷的人正在通過哩！」羣衆過去了，血迹長長地劃在雪上。

囚 犯

十七日

這真是今年一年中最可驚異的事：昨天早晨，父親領了我同到孟卡利愛利附近去尋借別莊，預

備夏季去住。執掌那別莊的門鑰的是個學校的教師，他引導我們去看了別莊以後，又邀了我們到他的房間裏去喫茶。他案上擺着一個奇妙的雕刻的圓錐形的墨水瓶，父親注意地在看，這先生說：

「這墨水瓶在我是個重寶，其來歷很長哩！」他繼續着就告訴我們下面的話。

據說：數年前這位先生在丘林時，有一次冬天，曾去到監獄裏擔任教囚犯的學科過。授課的地方在監獄的禮拜堂裏，那禮拜堂是個圓形的建築，周圍有許多的小而且高的窗，窗口都用鐵柵圍住。窗的裏面各有一間小室，囚犯就在各自的窗口立了，把筆記簿攤在窗檻上用功，先生則在暗沈沈的禮拜堂中走來走去地授課。室中很暗，除了囚犯鬍鬚蓬鬆的臉孔以外，甚麼都看不見。這些囚犯之中，有一個七十八號的，比其餘的特別用功，感謝着先生的教導。是一個黑鬚的年青的人，與其說他是惡人，毋寧說他是個不幸者。他原是個細木工，因為乘了憤怒，把鉋子投擲一個虐待他的主人，不意誤中着頭部，致命而死，因此受了幾年的監禁罪。他在三箇月中，把讀寫都學會，每日讀着書，學問進步，性情也因以變好，已覺悟自己的罪過，自己痛悔了。有一天，功課完了以後，那囚犯向着先生招手，請先生走近窗口去。說明天就要離開丘林的監獄，被轉解到威尼斯的監獄裏去了。他向先生告別，且用了籠着深情的親切的語聲，請先生讓他一觸先生的手。先生伸過手去，他就吻着，說了一聲「謝謝」而去，先生縮回手時，據說手上沾着眼淚哩。先生以後就不再看見他了。

先生說了又繼續着這樣說。

「從此以後過了六年，我差不多已把這不幸的人忘懷了，不料前日，突然來了個不相識的人，黑鬚，漸花白的頭髮，粗下的衣裝，向了我問：

「你是某先生嗎？」

「你是那位？」我問。

「我是七十八號的囚犯。六年前曾蒙先生教我讀法寫法過的。先生想還記得罷：在最後受課的那天，先生會將手遞給我的。我已滿了刑期了，今天來拜望，想送一紀念品給先生，請把這收下，當作我的紀念！先生！」

「我祇是無言地立着，他以爲我不受他的贈品罷，他那注視着我的眼色好像在這樣說：

「『六年來的苦刑，還不足拭淨這手的不潔嗎？』

「他眼色中充滿了苦痛，我就伸過手去，接收他的贈品，就是這個。」

我們仔細看那墨水瓶，好像是用釘子鑿刻的，真不知要費去多少功夫哩！蓋上雕刻着鋼筆擱在筆記簿上的花樣。周圍刻着「七十八號敬呈先生，當作六年間的紀念」幾個字。下面又用小字刻着「努力與希望。」

先生已不說甚麼，我們也就告別。我在回到丘林來的路上，心裏總是描着那禮拜堂小窗口立着囚犯的光景，那向先生告別時的神情，以及在獄中作成的那個墨水瓶。昨天當夜，就做這事的夢，到今天早晨還是想着。

不料，今天到學校裏去，又聽到出人意外的怪事。我坐在代洛西旁邊，才演好了算術問題，就把那墨水瓶的故事告訴代洛西，將墨水瓶的由來，以及雕刻的花樣，周圍「六年」等的文字，都大略地和他說述了一番。代洛西聽見這話，就跳了起來，看看我，又看看那賣野菜人家的兒子克洛西。克洛西坐在我們前面，正背向了我們在那裡一心對付算術。代洛西注意我：「不要聲張！」又捉住了我的手：

「你不知道嗎？前天，克洛西對我說，他看見過他父親在美洲雕刻的墨水瓶了。是用手做的圓錐形的墨水瓶，上面雕刻着鋼筆桿擺在筆記簿上的花樣。就是那個罷？克洛西說他父親在美洲，其實，在牢裏呢。父親犯罪時，克洛西還小，所以不知道。他母親大約也不會告訴他哩。他甚麼都不知道，還是不使他知道好啊！」

我默然地看着克洛西，這時代洛西正演好算術，從桌下遞給克洛西，附給克洛西紙一張，且從克洛西手中取過先生叫他鈔寫的每月例話「爸爸的看護者」的稿子來，說替他代寫。還把一個鋼筆頭塞入他的掌裏，再去拍他的肩膀。代洛西又叫我對於方才所說，務守祕密。散課的時候，代洛西急忙

地對我說：

「昨天克洛西的父親會來接他兒子的，今天也來着罷？」

我們走到大路口，見克洛西的父親站立在路旁，黑色的鬍鬚，頭髮已有點花白，穿着粗製的衣服，那無光彩的面上，看去好像正在沈思。代洛西故意地去握了克洛西的手，大聲地：

「克洛西再會！」說着把手托在頤下，我也照樣地把頤下托住。

可是，這時我和代洛西臉上都有些紅了。克洛西的父親雖親切地看着我們，臉上卻呈露出若干不安和疑惑的影子來，我們自己覺得好像胸裏正在澆着冷水！

爸爸的看護者（每月例話）

正當三月中旬，春雨綿綿的一個早晨，有一鄉下少年滿身沾透了泥水，一手抱了替換用的衣包，到了耐普爾斯市某著名的病院門口。把一封信遞給管門的，說要會他新近入院的父親。少年生着圓臉孔，面色青黑，眼中好像在沈想着甚麼，厚厚的兩脣間，露出雪白的牙齒。他父親去年離了本國到法蘭西去做工，前日歸到意大利，在耐普爾斯登陸後，忽然患病，遂進了這病院，一面寫信給他的妻，告訴她自己已經回國，及因病入院的事。妻得信後雖很耽心，但因為有一個兒子正在病着，還有着正在哺

乳的小兒，不能分身，不得已叫頂大的兒子到耐普爾斯來探望父親。——家裏都稱爲爸爸——少年是天明動身，步行了三十里的長途，纔到了這裏的。

管門的把信大略瞥了一眼，就叫了一個看護婦來，託她領了少年進去。

「你父親叫甚麼名字？」看護婦問。

少年恐病人已有了變故，一壁暗地焦急狐疑，一壁震慄着說出他父親的姓名來。

看護婦一時記不起他所說的姓名，再問：

「是從外國回來的老年職工嗎？」

「是的，職工呢原是職工，老是還不十分老的，新近才從外國回來哩。」少年說時越加耽心。

「幾時入院的？」

「五天以前。」少年看了信上的日期說。

看護婦暫時記憶了一會，突然好像記起了的樣子，說：「是了，是了，在第四號病室中一直那面的牀位裏。」

「病得很利害嗎？怎樣？」少年焦急了問。

看護婦目注視着少年，不回答他，但說：「跟了我來！」

少年跟看護婦上了樓梯，到了長廊盡處一間很大的病室裏，其中病牀分左右二排列着。「請進來，」看護婦說。少年鼓着勇氣進去，但見左右的病人都青了臉，瘦如柴地臥着。有的閉着眼，有的向上凝視，又有小孩似地在那里哭泣的。薄暗的室中，充滿了藥氣，兩個看護婦拿了瓶，匆忙地東西循環走着。

到了室的一隅，看護婦立住在病牀的前面，扯開了牀幕，說：「就是這裡。」

少年哭了出來，急把衣包放下，將臉靠近病人的肩頭。一手去握那露出在被外的手。病人只是不動。

少年起立了，看着病人的狀態，又哭泣起來。這時，病人忽然把眼張開，注視着少年，似乎有些知覺了，可是仍不開口。病人很瘦，看去幾乎已認不出是他的父親，不是，髮也白了，鬚鬚也長了，臉孔腫脹而青黑，好像皮膚要破裂似的。眼睛縮小了，嘴唇也加厚了，差不多全不像父親平日的樣子，只有面孔的輪廓和眉間，還似乎有些像父親。呼吸已只有微微的一點。少年叫說：

「爸爸！爸爸！是我呢，不知道嗎？是西西洛呢！母親自己不能來，叫我來迎接你的。請你向我看。你不知道嗎？說句話給我聽聽啊！」

病人對少年看了一會，又把眼閉攏了。

「爸爸爸爸！你甚麼了？我就是你兒子西西洛啊！」

病人仍不動，祇是苦苦地呼吸着。少年哭泣着把椅子拉了擺去坐着等待。眼睛牢牢地注視他父親。他想：「醫生想快來了，那時就可知道詳情罷。」一面又獨自悲哀地沈思，想起父親種種的事體來，去年送他下船，在船上分別的光景，他說賺了錢回來，全家一向很歡樂地等待着的情形，接到病信後的母親的悲愁，以及父親死去的狀態等，都一一想起，父親死後，母親穿了喪服和一家哭泣的樣子，也在心中浮出了。正沈思間，覺得有人用手輕輕地拍他的肩膀，驚着去看時，原來是看護婦。

「我父親甚麼了？」他很急地問。

「這是你的父親嗎？」看護婦親切地反問。

「是的，我來服伺他的，我父親患的甚麼病？」

「不要耽心，醫生就要來了。」她說着去了，別的也不說甚麼。

過了半點鐘，鈴聲一響，醫生和助手從室的那面來了，後面跟着兩個看護婦。醫生按了病牀的順序，一一地診察，費去了不少的功夫。醫生愈近攏來，西西洛覺得憂慮也愈重，終於診察到了鄰接的病牀了。醫生是個長身而背微屈的誠實的老人。西西洛不待醫生過來，就立起了身。及醫生走到他身旁，他就哭了起來。醫生向他注視。

「這是這位病人的兒子，今天早晨從鄉下來的，」看護婦說。

醫生把一手搭在少年肩上，向病人俯伏了檢查脈膊，手摸頭額，又向看護婦問了經過狀況。

「也沒有甚麼特別變動，仍照前調理他就是了。」醫生對看護婦說。

「我父親怎樣？」少年鼓了勇氣，咽着淚問。

醫生又將手放在少年肩上：

「不要耽心！臉上發了丹毒了。雖是很利害，但還有希望。請你當心服伺他！有你在旁邊，真是再好沒有了。」

「但是，我和他說，他一些不明白呢。」少年呼吸急迫地說。

「就會明白罷，如果到了明天。總之，病是應該有救的，請不要傷心！」醫生安慰他說。

西西洛還有話想問，只是說不出來，醫生就走了。

從此，西西洛就一心服伺他爸爸的病了。別的原不會做，或是替病人整頓枕被，或是時常用手去摸病體，或是趕去蒼蠅，或是呻吟的時候，去看病人的臉上，看護婦送湯藥來時，就取了調匙代爲灌餵。病人時時張眼看西西洛，可是好像仍不明白，不過每次注視他的時間，覺漸漸地長了些起來，西西洛用手帕遮住了眼哭泣的時候，病人總是凝視着他的。

這樣過去了一天，到了晚上，西西洛拿兩隻椅子在室隅拼着當牀睡了，天亮就起來看護。這天病人的眼色，好像已有些省人事了，西西洛說種種安慰的話給病人聽，病人在眼中似乎露出感謝的神情來。有一次，竟把嘴唇微動，好像要說甚麼話，暫時昏睡了去，忽又張開眼來查尋看護他的人。醫生來看過兩次，說覺得好了些了。傍晚，西西洛把茶杯拿近病人嘴邊去的時候，那脣間已露出微微的笑影。於是西西洛自己也高興了些，和病人說種種的話，把母親的事情，姊妹們的事情，以及平日盼望爸爸回國的情形等都說給他聽，又用了深情的言語，勸慰病人。懂嗎？不懂嗎？這樣自己疑怪的時候也有，但總繼續地和他說。病人雖不懂西西洛所說的話，似乎因樂聞西西洛的籠着深情含着眼淚的聲音，所以總是側耳聽着。

第二日，第三日，第四日，都這樣過去了，病人的病勢才覺得好了一些，忽而又變壞起來，反覆不定。西西洛盡了心力服伺，看護婦雖每日兩次送麵包或乾酪來，也只略微喫些就算，除了病人以外，甚麼都如不見不聞。像患者之中突然有危篤的人了，看護婦深夜跑來，訪病的親友聚在一處痛哭等一切病院中慘痛的光景，在他也竟不留意。每日每時，他只一心對着爸爸的病，無論是輕微的呻吟，或是病人的眼色略有變相，他都會心悸起來。有時覺得略有希望，可以安心，有時又覺得難免失望，如冷水澆心；左右使他陷入煩悶。

到了第五日，病人忽然沈篤起來了，去問醫生，醫生也搖着頭，表示難望有救，西西洛倒在椅下啜泣，可以使人寬心的，是病人病雖轉重，似乎神志已清了許多。他熱心地看着西西洛，且露出歡悅的臉色來，不論藥物飲食，別人餒他都不肯喫，除了西西洛。有時口脣也會動，似乎想說甚麼。西西洛當病人如此時，就去扳住他的手，很快活地這樣說：

「爸爸！好好地，就快全愈了！就要回到母親那里去了！快了！好好地！」

這日下午四點鐘光景，西西洛依舊在那里獨自流淚，忽然聽見室的外側有足音。

「阿姐！再會！」同時又聽見這樣的話聲。這話聲使西西洛驚跳了起來，暫時勉強地把已在喉頭的叫聲抑住。

這時，一個手裏纏着綳帶的人走進室中來，後面有一個看護婦跟送着他。西西洛立在那里，發出尖銳的叫聲，那人回頭一看見西西洛，也叫了起來：

「西西洛！」一壁箭也似地飛近攏去。

西西洛倒伏在他父親的腕上，情不自遏地啜泣。

看護婦都圍集攏來，大家驚怪。西西洛仍是泣着。父親吻了兒子幾次，又注視了那病人。

「呀！西西洛！這是那里說起！你錯到了別人那里了！母親信來說已差西西洛到病院來了，等了

好久不來，我不知怎樣地就憂啊！西西洛！你幾時來的？爲甚麼會有這樣的錯誤？我已經全愈了，母親好嗎？孔賽德拉呢？小寶寶呢？統怎樣？我現在正在退院哩！大家回去罷啊！天啊！誰知道竟有這樣的事！

西西洛想說家裏的情形，可是竟說不出話。

「啊！快活！快活！我會病得很危險了呢！」父親說了不斷地吻着兒子，可是兒子祇是立着不動。

「去罷！到夜還可趕到家裏呢。」說着，要想拉了兒子走，西西洛回視那病人。

「甚麼？你不回去嗎？」父親怪異了催促着。

西西洛又回顧病人，病人也張大了眼注視着西西洛。這時，西西洛不覺從心坎裏流出這樣的話來。

「不是，爸爸！請等我一等！我不能回去！那個爸爸啊！我在這裡住了五日了，將他當作爸爸了的。我可憐他，你看他在那樣地看着我啊！甚麼都是我餓他喫的。他沒有我，是不好的。他病得很危險，請等待我一會，我無論如何，今天是不能回去的。明天回去罷，等我一等。我不能棄了他走，你看，他在那樣地看我呢！他不知是甚麼地方人，我走，他就要獨自一個人死在這裡了！爸爸！暫時請讓我再留在這裡啊！」

「好個勇敢的孩子！」周圍的人都齊聲說。

父親一時決定不下，看看兒子，又去看看那病人。問周圍的人：「這人是誰？」

「也是個同你一樣的鄉間人，新從外國回來，恰和你同日進院的。送到病院來的時候，已甚麼都不知道，話也不會說了。家裏的人大概都在遠處，他將你的兒子當着自己的兒子呢。」

病人仍是看着西洛。

「那末，你留在這里罷。」父親向他兒子說。

「也不必留長久了呢。」看護婦低聲地說。

「留着罷！你真親切！我先回去，好叫母親放心。這兩塊錢給你作零用。那末，再會！」說畢，吻了兒子的額，就出去了。

西洛回到病牀旁邊，病人似乎就安心了。西洛仍舊從事看護，哭是已經不哭了，熱心與忍耐仍不減於從前。遞藥呀，整理枕被呀，手去撫摸呀，用言語安慰他呀，從日到夜，一直陪侍在旁。到了次日，病人漸漸危篤，呻吟苦悶，熱度驟然加增。傍晚醫生來診，說今夜恐怕難過。西洛越加注意，眼不離病人，病人也祇管看着西洛，時時動着口脣，像要說甚麼話。眼色有時也很和善，祇是眼瞳漸漸縮小而且昏暗起來了。西洛那夜徹夜服侍他，天將明的時候，看護婦來，一見病人的光景，急忙跑去。過了一會，助手就帶了看護婦來。

「已在斷氣了。」助手說。

西西洛去握病人的手，病人張開眼向西西洛看了一眼，就把眼閉了。

這時，西西洛覺得病人在緊握他的手，喊叫着說：「他緊握着我的手呢！」

助手俯身下去觀察病人，不久即又仰起。

看護婦從壁上把耶穌的十字架像取來。

「死了！」西西洛叫着說。

「回去罷，你的事完了。你這樣的人是有神保護的，將來應得幸福，快回去罷！」助手說。

看護婦把窗上養着的堇花取下交給西西洛：

「沒有可以送你的東西，請拿了這花去當作病院的紀念罷！」

「謝謝！」西西洛一手接了花，一手拭眼。「但是，我要走遠路呢，花要枯掉的。」說着將花分開了

散在病牀四周：

「把這留了當作紀念罷！謝謝，阿姐！謝謝，先生！」又向着死者：

「再會……」正出口時，忽然想到如何稱呼他？躊躇了一會，那五日來叫慣了的稱呼，不覺就脫

口而出：

「再會！爸爸！」說着取了衣包，忍住了疲勞，倦倦地慢慢地出去。天已亮了。

鐵 工 場

十八日

潑來可西昨晚來約我去看鐵工場，今天和父親出去的時候，父親就領我到潑來可西父親的工場裏去。我們將到工場，見卡洛斐抱了個包從內跑出，衣袋裏仍是藏着許多東西，外面用外套罩着。哦！我知道了，卡洛斐時常用爐屑去掉換舊紙，原來是從這裏拿了去的！走到工場門口，潑來可西正坐在瓦磚堆上，把書擺在膝上用功呢。他一見我們，就立起招呼引導。工場寬大，裏面到處都是炭和灰，還有各式各樣的鎚子、鋏子、鐵棒及舊鐵等類的東西。屋的一隅燃着小小的爐子，有一少年在拉風箱。潑來可西的父親站在鐵砧面前，別一年青的漢子正把鐵棒插入爐中。

那鐵匠一見我們，去了帽：

「難得請過來，這位就是送小火車的哥兒！想看看我的工作的罷，就做給你看。」說着微笑。以前的那種怕人的神氣，凶惡的眼光，已經沒有了。年青的漢子一將赤紅的鐵棒取出，鐵匠就在砧上敲打起來。所做的是欄杆中的曲幹，用了大大的鎚，把鐵各方移動，各方敲打。一瞬間，那鐵棒就彎成花瓣模樣，其手段的純熟，真可佩服。潑來可西很得意似地向我們看，好像是在說：「你們看！我的父親真能幹啊！」

鐵匠把這作成以後，擊給我們看：

「如何哥兒！你可知道做法了罷？」說着，把這向旁安放，另取新的鐵棒插入爐裏。

「做得真好！」父親說。「你如此勞動，已恢復了從前的元氣了罷！」

鐵匠略紅了臉，拭着汗：

「已能像從前一樣地一心勞動了。我的能改好到這地步，你道是誰的功勞？」

父親似乎一時不了解他的問話，鐵匠用手指着他自己的兒子：

「全然託了這傢伙的福！做父親的祇管自己喝酒，像待狗樣地惡待他，他卻用了功把父親的名譽恢復了！我看見那賞牌的時候——喂！小傢伙走過來給你父親看看！」

潑來可西跑近父親身旁，鐵匠將兒子抱到鐵砧上，攏了他的兩手說：

「喂！你這傢伙還不把你父親的臉揩拭一下嗎？」

潑來可西去吻他父親墨黑的臉孔，自己也惹黑了。

「好！」鐵匠說着把兒子重新從砧上抱下。

「真的這真好哩！潑來可西！」我父親歡喜地說。

我們辭別了鐵匠父子出來，潑來可西跑近我，說了一句「對不起！」一壁將一束小釘塞入我的

袋裏。我約潑來可西於「謝肉節」到我家裏來玩。

到了街路上，父親和我說：

「你會把那火車給了潑來可西，其實，那火車即使用黃金製成，裏面裝滿了珍珠，對於那孩子的孝行，還嫌是很輕微的贈品呢！」

小小的賣藝者

二十日

謝肉節快過完了，市上非常熱鬧。到處的空地裏都搭着戲法或說書的棚子。我們的窗下，也有一個布棚，從威尼斯來的馬戲班，帶了五匹馬在這里賣藝。棚設於空地的中央，棚的一旁停着三部馬車。賣藝的睡覺，打扮，都在這車裏。竟好像是三間房子，不過附有輪子的罷了。馬車上各有窗子，又各有煙突，不斷地出着煙。窗間曬着嬰兒的衣服，女人有時抱了嬰孩哺乳，有時弄食物，有時還要走繩。可憐！平常說起變戲法的，好像不是人，其實，他們把娛樂供給人們，很正直地過着日子哩！啊！他們是何等勤苦啊！在這樣的寒天，終日祇着了一件汗衣在布棚與馬車間奔走。立着身子喫一口或兩口的食物，還要等休息的時候。棚裏觀客集攏了以後，如果一時起了風，把繩吹斷或是把燈吹黑，一切就都完了！他們要付還觀客的戲資，謝去觀客，再連夜把棚子修好。這班戲法班中有兩個小孩，其中小的一個，在空地

裏行走的時候，我父親看見他，知道就是這班班頭的兒子，去年在維多利亞·愛馬努愛列館，乘馬賣藝，我們會看見過他的。已經大了許多了，大約八歲是有了罷。他生着聰明的圓臉，墨黑的頭髮，在圓錐形的帽子外露出。小丑打扮，上衣的袖子是白的，衣上繡着黑的花樣，足上是布鞋子。那真是一個快活的小孩，大家都喜歡他，他什麼都會做。早晨起來披了圍巾去拿牛乳呀，從橫巷的暫租的馬房裏牽出馬來呀，管嬰孩呀，搬運鐵圈、踏凳、棍棒及線網呀，掃除馬車呀，點燈呀，都能夠。閒空的時候呢，卻祇是纏在母親身邊。我父親時常從窗口去看他，祇管說起關於他的話。他的兩親似乎有許多地方也不像下等人，據說很愛他的。

晚上，我們到棚裏去看戲法，這天頗寒冷，觀客不多。可是那孩子要想使這少數的觀客歡喜，非常賣力。或從高處飛跳下地來，或拉住馬的尾巴，或獨自走繩，且在那可愛的黑臉上浮了微笑唱歌。他父親著了赤色的小衣和白色的褲子，穿了長靴，拿了鞭，看着自己的兒子玩把戲，臉上似乎帶着悲容。

我父親很替那小孩子可憐，第二天，和來訪的畫家代利斯談起：

「他們一家真是拚命地勞動着，可是生意不好，很困苦着罷！尤其是那小孩子，我很歡喜他。可有什麼幫助他們的方法嗎？」

畫家拍着手：

「我想到了一個好方法了！請你寫些文章投寄格射諦報，你是個能做文章的，可將那小藝人的絕藝巧妙地描寫出來，我來替那孩子畫肖像罷。格射諦報是沒有人不看的，他們的生意一定立刻會發達哩。」

於是，父親執了筆作起文來，把我們從窗口所看見的情形等，很有趣地，很動人地寫了；畫家又畫了一張與真面目無二的肖像，登入星期六晚報。居然，第二天的日戲，觀客大增，場中幾乎沒有立足的地方。觀客手裏都拿着格射諦報，有的給那孩子看，孩子歡喜得東西狂跳，班頭也大歡喜，因為他們的名字一向不會被登入報裏過。父親坐在我的旁邊，觀客中很有許多相識的人，近馬的入口，有體操先生立着，就是那會居過格里波底將軍部下的。我的對面，「小石匠」翹着小小的圓臉孔，靠在他那大大的父親身旁。一看見我，立刻裝出免臉來。再那面點，卡洛斐在着，他屈了手指在那里計算觀客與戲資的數目哩。靠我們近旁，那可憐的洛佩諦倚在他父親砲兵大尉身上，膝間放着拐杖。

把戲開場了。那小藝人在馬上、踏凳上、繩上，演出各樣的絕技。他每次飛躍下地，觀客都拍手，還要去摸他的小頭的，別的藝人也交換地獻出種種的本領，可是觀客的心目中都祇有他，他不出場的時候，觀客都像很厭倦似的。

過了一會，在馬的入口的近處立着的體操先生，靠近了班頭的耳朵，不知說了些什麼又尋人也

似地把眼四顧，終而向着我們看。大約他在把新聞記事的投稿者是誰報告班頭罷。父親似乎怕受他們感謝，對我說：

「安利柯！你在這里看罷，我到外面等你。」出場去了。

那孩子和他父親談說了一會，又來獻種種的技。立在飛奔的馬上，裝出參神、水手、兵士及走繩的樣子來，每次經過我面前時，總向我看。一下了馬，就手執了小丑的帽子在場內環走，觀客有的投錢在裏面，也有投給果物的，我正預備着兩個銅元，想等他來時給他，不料他到了我近旁，不但不把帽子擎出，反縮了回去，祇目注視着我走過去了。我很不快活，心想，他爲什麼如此呢？

把戲完畢，班頭向觀客道謝後，大家都起身擁出場外。我被擠在羣衆中，正出場門的時候，覺有人觸我的手。回頭去看，原來就是那小藝人。小小的黑臉孔上垂着黑髮，向我微笑，手裏滿捧了果子。我見了他那樣子，方纔明白他的意思。

「你不肯稍爲取些果子嗎？」他用了他的土音說。

我點了點頭，取了二三個。

「請讓我吻你一下！」他又說。

「請吻我兩下！」我擡過頭去，他用手拭去了自己臉上的白粉，把腕勾住了我的項頸，在我頰上

接了兩次吻，且說：

「這里有一個請帶給你的父親！」

謝肉節的末日

二十一日

今天假裝行列通過，發生了一件非常悲慘的事情，幸而結果沒有什麼，不會成功了意外的災禍。桑·卡洛的空地中，聚集了不知多少的用赤花、白花、黃花裝飾着的人。各色各樣的假裝隊來來往往巡遊，有裝飾成棚子的馬軍，有小小的舞臺，還有乘着小丑、兵士、廚司、水手、牧羊婦人等的船，混雜得令人看都來不及看。喇叭聲、鼓聲，幾乎要把人的耳朵震聾。馬車中的假裝隊，或飲了酒跳躍，或和行人及在窗上望着的人們攀談。同時，對手方面也竭力發出大聲來回答，有的投擲橘子，果子給他們。馬車上及羣衆的頭上，祇看見飛揚着的旗幟，閃閃發光的帽子，顫動的帽羽，及搖搖擺擺的厚紙盔。大喇叭呀，小鼓呀，幾乎鬧得天翻地覆。我們的馬車入空地時，恰好在我們前面有一部四匹馬的馬車。馬上都帶着金鑲的馬具，且用紙花裝飾着。車中有十四、五個紳士，扮成法蘭西的貴族，穿着發光的綢衣，頭上戴着白髮的大假面和有羽毛的帽子，腰間掛着小劍，胸間用花邊、蘇頭等裝飾着。樣子很是好看。他們一齊唱着法蘭西歌，把果子投擲給羣衆，羣衆都拍手喝彩起來。

這時，突然有一個男子從我們的左邊來，兩手抱了一個五六歲的女孩，高高地擎出在羣衆頭上。那女孩可憐已哭得不成樣子，全身起着痙攣，兩手顫慄着。男子擠向紳士們馬車旁去，見車中一個紳士把身屈來注目他，他就大了聲叫說：

「替我接了這小孩，這是一個迷了路的。請你將她高擎起來，母親大概就在這近旁罷，就會尋着她罷。除此也沒有別的方法了！」

紳士抱過小孩去，其他的紳士們也不再唱歌了。小孩拚命地哭着，紳士把假面除了，馬車緩緩地前進。

事後聽說：這時空地的那面，有一個貧窮的婦人，發狂也似地向羣衆中擠來擠去，哭着喊着：「瑪利亞！瑪利亞！我不見了女兒了！被拐了去了！被人踏死了！」

這樣狂哭了好一會，被擠在羣衆之中，祇是來往焦躁。

車上的紳士，將小孩抱住在他用花邊、蘇頭裝飾着的胸懷裏，一壁眼向四方環看，一壁逗誘着小孩，小孩不知道自己落在什麼地方了，祇用手遮住了臉，啜泣得幾乎要把小胸膛裂破。這啜泣聲似乎很打擊了紳士的心了，把紳士惱得手足無措。其餘的紳士們想把果子、橘子等給與小孩，幼兒卻用手推拒，愈加哭泣得利害起來。

紳士向着羣衆叫說：「替我找尋那做母親的！」大家都向四方留心，總不見有像她母親的人。一直到了羅馬街，始看見有一個婦人向馬車方面追趕過來。啊！那時的光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那婦人已不像個人相，髮也亂了，臉也歪了，衣服也破了，喉間發一種怪異的聲音——差不多分辨不出是快樂的聲音還是苦悶的聲音來，奔近車前，突然伸出兩手想去抱那小孩，馬車於是停止了。

「在這里呢。」紳士說了將小孩吻了一下，遞給他母親手裏。母親狂也似地抱過去貼緊在胸前，可是小孩的隻手還放在紳士的手裏。紳士從自己的右手上脫下一個鑲金鋼石的指環來，很快地套在小孩指上：

「將這給了你，當作將來的嫁裝罷。」

那做母親的呆了，化石般立着不動，羣衆的喝彩聲，四面八方都響起來了，紳士於是重新把假面戴上，同伴的又唱起歌來，馬車慢慢地從拍手喝彩聲中移動了。

盲 孩

二十四日

我們的先生大病，五年級的先生來代課了。這位先生以前曾經做過盲童學校裏的教師，是學校當中年紀最大的先生。頭髮的白，幾乎像棉花作成的假髮，說話的調子很妙，好像在唱着悲歌。可是講

話很巧，並且熟悉種種的世事。一入教室，看見一個眼上縛着綳帶的小孩，就走近他的身旁去，問他患了什麼。

「眼睛是要注意的！我的孩子啊！」這樣說。於是代洛西問先生：

「聽說先生會做過盲童學校裏的先生，真的嗎？」

「呃，會做過四五年。」

「可以將那里的情形講給我們聽聽嗎？」代洛西低了聲說。

先生歸到自己的位上了。

「盲童學校在維亞尼塞街哩。」可萊蒂大聲地說。

先生於是靜靜地開口了。

「你們說『盲童，盲童，』好像很是平常。你們能真懂得「盲」字的意味嗎？請想想看，盲目！什麼都不見，晝夜也不能分別，天的顏色，太陽的光，自己父母的面貌，以及在自己周圍的東西，自己手所碰着的東西，一切都不能看見。說起來竟好像是一出世就被埋在土裏，永久住在黑暗之中的樣子。啊！你們暫時眼睛閉住了看！并想像想像終身都非這樣不可的情境看！如此你們就會覺得心裏難過起來，可怕起來罷！覺得無論怎樣也忍耐不住，要哭泣起來，或是發狂而死了罷！雖然如此，你們初到盲童學

校去的時候，在休息時間中，可看見盲童在這里那里弄梵和琳呀，奏笛呀，大踏步地上下樓梯呀，在廊下或寢室奔跑呀，大聲地互相談說呀，你們也許覺得他們的境遇，並不怎樣不幸罷。其實，真正的情況，非用心細察，是不會明白的。他們在十六七歲的一期中，很多意氣旺盛的少年，好像不甚以自己的殘廢為苦痛的。可是，我們見了他們那種高慢自矜的神情，愈可知道他們將來覺悟自己的不幸中間，他們要經過多少的難過啊！其中也有可憐地青着臉，似乎已覺悟到了自己的不幸的人，他們雖已覺悟，但總現出悲相，我們一定可以想見他們有暗泣的時候的。啊！諸君！這裏面有只患了二三日的眼病就盲了的，也有經過幾年的病苦，受了可怖的手術，終於盲了的。還有，出世就盲的，這竟像是生於夜的世界，完全如生活在大墳墓之中了。他們不會見過人的臉是怎樣。你們試想：他們一想到自己與別人的差別，自己問自己「為甚麼有差別啊！如果我們眼睛是亮的……」的時候，將怎樣苦悶啊！怎樣煩惱啊！

「在盲童中生活過幾年的我，記得出永遠閉鎖着眼的無光明無歡樂的那些小孩們。現在見了你們，覺得你們之中無論那一個，都不能說是不幸的。試想：意大利全國有二萬六千個盲人啊！就是說不能見光明的有二萬六千人啊！知道嗎？如果這些人作了行列，在這窗口通過，要費四點鐘光景哩！」

先生到此把話停止了。教室立刻肅靜。代洛西問：「盲人的感覺，說是比一般人靈敏，真的嗎？」

先生說：

「是的，眼以外的感覺是很靈敏的。因為無眼可用，多用別的感覺來代替替眼睛，當然是會特別熟練了。天一亮，寢室裏的一個盲童就問：『今天有太陽罷？』那最早著好了衣服的即跑出庭中，用手中空中查察日光的有無以後，跑回來回答問的說：『有太陽的。』盲童還能聽了話聲辨別出說話的人的長矮來。我們平常都是從眼色上去看別人的心，他們卻能因了聲音就會知道。他們能把人的聲音記憶好幾年，一室之中，只要有一個人在那里說話，其餘的人雖不作聲，他們也能辨別出室中的人數來。他們能碰着食匙就知其發光的程度，女的孩子則能分別染過的毛線與不染過的毛線。排成二列在街上行走的時候，普通的商店，他們能因了氣味就知道，陀螺旋着的時候，他們只聽了那嗚嗚的聲音，就能一直過去取在手裏。他們能旋環子，跳繩，用小石塊堆築家屋，採堇花，用了各種的草很巧妙地編了做席或籃子。——他們的觸覺練習這樣敏捷，觸覺就是他們的視覺。他們最喜探摸物的形狀。領他們到了工業品陳列所去的時候，那里是許可他們摸索一切的，他們就熱心地奔去捉摸那陳列的幾何形體呀，房屋模型呀，樂器等類，用了驚喜的神氣，從各方面去撫摸，或是把他翻身，探測其構造的模式樣！在他們叫做『看』。」

卡洛斐攙言，把先生的話頭打斷，問盲人是否真的工於計算的。

「真的囉，他們也學算法與讀法。讀本也有，那文字是突出在紙上的，他們用手摸了去讀。讀得很快呢！他們也能寫，不用墨水，用針在厚紙上刺成小孔，因了那小孔的排列式樣，就可代表各個字母。只要把厚紙翻身，那小孔就突出在背後，可以摸着讀了。他們用此作文、通信、數字，也用這方法寫了來計算。他們心算很巧，這因為眼睛一無所見，心專一了的緣故。盲孩讀書很熱心，一心把他記熟，連小小的學生，也能就歷史、國語上的事情，大家互相議論。四五個人在長椅上坐了，彼此目不見談話的對手在那里，第一位與第三位做了一組，第二位與第四位又成了一組，大家高了聲間隔地同時談話，一句都不會誤聽。」

「盲童比你們更看重試驗，又與先生也很親熟。他們能因了步聲與氣味，認識先生。只聽了先生一句話，就能辨別先生心裏是高興或是懊惱。先生稱贊他們的時候，都來扳着先生的手或臂，高興喜樂。他們在同伴中友情又極好，總在一處玩耍。在女子的學校中，是因了樂器的種類自集團體的，有什麼梵和琳組、披亞拿組、簫笛組，各自集在一處玩弄，要使她們分離，不是容易的事。他們判斷也正確，善惡的見解也明白，聽到真正善行的話，會發出驚人的熱心來。」

華梯尼問他們會不會善於使用樂器。

「非常喜歡音樂，弄音樂是他們的快樂，音樂是他們的生命。才入學的小小的盲孩，已會直立了

聽三點鐘光景的演奏，他們立刻就學會，而且用了火樣的熱心去做。如果對他們說『你音樂不好囉！』他們就很失望，但因此更拚了命去學習了。把頭後仰了，脣上綻着微笑，紅了臉，籠了情，在那黑暗的周圍中一心神往地聽着諧和的曲調；見了他們那種神情，就可知音樂是何等神聖的慰安了。對他們說，你可成音樂家，他們就發出歡聲露出笑臉來。音樂最好的——梵和琳拉得最好或是披亞拿彈得最好的人，被大家敬愛得如王侯。一碰到爭執，就齊到他那里，求他批判，在他那里學音樂的小學生，把他當作父親看待，晚上睡覺的時候，大家都要對他說了『請安息！』纔去睡。他們一味談着音樂的話，夜間在牀上固然，日間疲勞得要打盹的時候，也仍用了小聲談說樂劇、音樂的名人、樂器或樂隊的事。禁止讀書與音樂，在他們是最嚴重的罰，那時他們的悲哀，使人見了不忍再將那種的責罰加於他們。好像光明在我們的眼睛裏是不能缺的東西一樣，音樂在他們也是不能缺的東西。」

代洛西問我們可以到盲童學校裏去看嗎。

「可以去看的。但是你們小孩還是不去的好。到年歲大了能完全了解這不幸，同情於這不幸了以後，纔可以去。那種光景是看了可憐的。你們只要走過盲童學校前面，常可看見有小孩坐在窗口，一點不動地浴着新鮮空氣。平常看去，好像他們正在眺望那寬大的綠野或蒼翠的山峯呢，然而一想到他們是什麼都不能見，永遠不能見這美的自然，這時你們的心就會好像受了壓迫，覺得這時你們自

己也成了盲人了的罷。其中，生出就盲了的，因為開始就未曾見過世界，苦痛也就不多。至於二三月前新盲了目的，心裏記着各種事情，明明知道現在都已不能再見了，並且那心中的所記着可喜的印象，逐日地消褪下去，自己所愛的人的面影，漸漸退出記憶之外，就覺得自己的心一日一日地黑暗了。有一天，這裏面有一個，非常悲哀地和我說：「就是一瞬間也好，讓我眼睛再亮一亮，再看着我母親的臉孔，我已記不清母親的面貌了！」母親們來望他們的時候，他們就將手放在母親的臉上，從額以至下頤耳朵處，處處撫摸，一壁還反復地呼着「母親！母親！」見了那種光景，不拘怎樣心硬的人，也不能不流了淚走開的！離開了那里，覺得自己的眼睛能看，實在是例外的事，覺得能看得見人面、家屋、天空，是過分的特權了。啊！我料想你們見了他們，如果能夠，誰都寧願分出一部分自己的視力來，給那全班可憐的——太陽不替他們發光，母親不給他們臉面看的孩子們的罷！

病中的先生

二十五日

今日下午從學校回來，順便去望先生的病。先生是因過勞了身體病了的。每日授五小時的課，運動一小時，再去夜學校擔任功課二小時，喫飯只是草草地吞咽，從朝到晚一直勞動着沒有休息，所以把身體弄壞了，這些都是母親說給我聽的情形。母親在先生門口等我，我一個人進去，在樓梯裏看見

黑髮的考諦先生就是他祇哄嚇小孩，從不加罰的先生。他張大了眼看着我，毫無笑容地用了獅子樣的聲音說可笑的話，我覺得可笑，一直到四層樓去按門鈴的時候還是笑着。僕人引我入那狹小陰暗的室裏去，我纔停止了笑。先生現在室內臥着，他臥在鐵製的牀上，鬍鬚長得深深地，一手遮在眼旁，看見了我，就用了籠着深情的聲音說：

「啊！安利柯嗎？」

我走近牀前，先生一手搭在我的肩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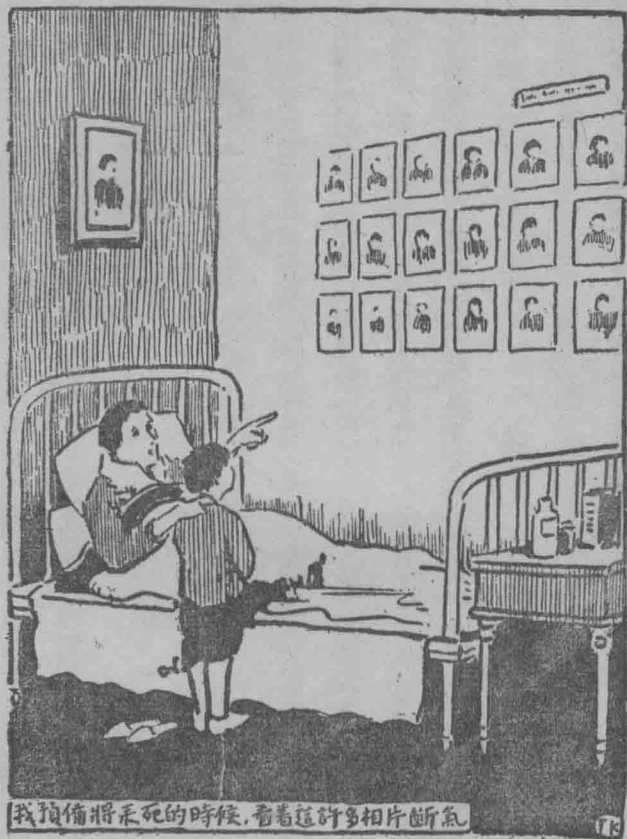
「來得很好！安利柯我已病得這樣了！學校裏怎樣？你們大家怎樣？好嗎？啊！我雖不在那裏，先生雖不在那裏，你們也可以好好地用功的，不是嗎？」

我想回答說「不」，先生遮住了我的話頭：

「是的，是的，你們都看重我的！」說着太息。

我眼看着壁上掛着的許多相片。

「你看見嗎？」先生說給我聽。「這都是二十年前得着的，都是我所教過的孩子呢。個個是好孩子。這就是我的紀念品，我預備將來死的時候，看着這許多相片斷氣，我的一生是在這班勇健淘氣的孩子中過了的囉。你如果卒了業，也請送我一張相片罷！送我的嗎？」說着從桌上取過一個橘子，給我



我預備將死的時候，看着這許多相片斷氣

塞在手裏，說：

「沒有甚麼給你的東西，這是別人送來的。」

我凝視着橘子，不覺悲傷起來，自己也不知道爲了甚麼。

「我和你講，」先生又說。「我還望病好起來，萬一我病不好，望你用心學習算術，因爲你算術不好。要好好用功的啊！困難只在開始的時候，不能的事是決沒有的，所謂不能，無非是用力不足的緣故罷了。」

這時先生呼吸迫促起來，神情很苦。

「發熱呢！」先生太息了說。「我差不多沒用了！所以望你將算術、將練習問題好好地用功！做不出的時候，暫時休息一下再做，要一一地做，但是不要心急！勉強是不好的，不要過於拚命！快回去罷！望你的母親！不要再來了！將來在學校裏再見罷！如果不能再見面，你要將這愛着你的四年級的你的先生，時時記起的啊！」

我要哭了。

「把頭伸些過來！」先生說了自己也從枕上翹起頭來，在我髮上接吻，且說：「可回去了！」眼睛轉向壁去看。我飛跑地下了樓梯，因爲急於想投到母親懷裏去了。

街 路

二十五日

今日你從先生家裏回來的時候，我在窗口望你。你碰撞了婦人了。走街路是最要當心的呀！在街路上也有我們應守的義務，既然知道在家樣子要好，那末在街路也是同樣，街路就是萬人的家呢！安利柯！不要把這忘了！遇見老人，貧困者，抱着小孩的婦人，拄着拐杖的跛腳，負着重物的人，穿着喪服的人，總須親切地把路讓過。我們對於衰老、不幸、殘廢、勞動、死亡和慈愛的母親，應表示敬意。見人將被車子碾軋的時候，如只那是小孩，應去救援他；是大人的時候，應注意關照他。見有小孩獨自在那里哭，要問他原因；見老人落了杖，要替他拾起。有小孩在相打，替他們拉開，如果那是大人，不要近攏去。暴亂人們的相打是看不得的，看了自己也不覺會殘忍起來了。有人被警察吊着了走過的時候，雖然有許多人集在那里看，但也不該加入張望，因為那人或是冤枉被吊，也說不定的。如果有病院的昇牀正在通過，不要和朋友談天或笑，因為在昇牀中的或是臨終的病人，或竟是葬式，都說不定。明天，自己家裏或許也要有這樣的人哩！遇着排成二列走的養育院的小孩，要表示敬意。——無論所見的是盲人，是駝背者的小孩，是孤兒，或是棄兒，都要想到此刻我眼前通過着的，不是別的，是人間的不幸與慈善。如果那是可厭可笑的殘廢者，裝作不見就好了。路上有未熄的火柴梗，應

隨卽踏熄，因爲那是弄得不好，要釀成大事，傷人生命的東西。有人問你路，你應親切而仔細地告訴他。不要見了人笑，非必要勿奔跑，勿高叫。總之，街路是應該尊敬的，一國國民的教育程度，因了街上行人的舉動，最可看出，街上如果有不好的樣子，家裏也必定有同樣的不好情形。

還有，研究市街的事，也很重要。自己所住着的城市，應該加以研究。將來不得已離去了這城市的時候，如果還能把那地方明白記憶，能把某處某處一一都記出來，這是何等愉快的事呢！你的生地，是你幾年中的世界。你曾在這里，隨着母親學步，在這里學得第一步的知識，養成最初的情緒，求覓最初的朋友的。這地方實是生你的母親，教過你，愛過你，保護過你。你要研究這市街及其住民，而且要愛。如果這市街和住民遭逢了侮辱，你是應該竭力防禦的。

——父親——

第六卷 三月

夜 學 校

二 日

昨晚，父親領了我去參觀夜學校。校內已上了燈，勞動者漸漸從四面集來。進去一看，見校長和別的先生們正在發怒，據說，方纔有人投擲石子，把玻璃窗打破了。校役奔跑出去，從人羣中拖捉了一個小孩來。這時，住在對門的斯帶地跑來說：

「不是他，我看見的。投擲石子的是勿蘭諦。勿蘭諦曾對我說：『你如果去告訴，我不干休你！』但我怕他。」

校長先生說勿蘭諦非除名不可。這時，勞動者已聚集了二三百人。我覺得夜學校真有趣，有十二歲光景的小孩，有纔從工場回來留着鬍鬚而拿書本筆記簿的大人，有木匠，有黑臉的火夫，有手上惹了石灰的石匠，有髮上滿着白粉的麵包店裏的徒弟，漆的氣息，皮的氣息，魚的氣息，油的氣息——一切職業的氣息都有。還有，礮兵工廠的職工，也著了軍服樣的衣服，大批地由伍長率領着來了。大家都

急忙覓得了坐位，俯了頭就用起功來。

有的翻開了筆記簿到先生那里去求說明，我見那個平常叫作「小律師」的穿美服的先生，正被四五个勞動者圍牢了用筆改削着什麼。有一個染店裏的人，把筆記簿用赤色、青色顏料裝飾了來，引得那跛足的先生笑了。我的先生病已愈了，明日就可依舊授課，晚上也在校裏。教室的門是開着的，由外面可以望見一切。上課以後，他們眼睛都不離書本，那種熱心，真使我佩服。據校長說，他們要想不遲時刻，大概都不喫正式晚餐，甚至於有空了腹來的。

可是，那年紀小的經過半時間光景，就要伏在桌上打盹，有一個竟將頭靠在椅上睡去了。先生用筆幹觸動他的耳朵，使他醒來。大人都不打磕睡，祇是目不轉瞬地張了口注意功課。見了那種有了鬚的人，坐在我們的小椅子上用功，真使我感動。我們又上樓去到了我一級的教室門口，見我的坐位上坐着一位鬚鬚很多的手上縛着綳帶的人。大概是在工場中被機器傷了手的罷，慢慢地正在寫着字呢。

最有趣的，是那「小石匠」的長大的父親，他滿滿地就坐在「小石匠」的坐位上，把手托着頤，一心地在那里看書。這不是偶然的。據說，他第一夜到校裏來，就和校長商量：

「校長先生！請讓我坐在我們「兔頭」的位子裏罷！」他無論何時都稱兒子爲「兔頭」的。

父親一直陪我看到課畢，纔走去到了街上，見婦人們都抱了兒女等着丈夫從夜學校出來。在學校門口，丈夫從妻子裏抱過兒女去，把書冊筆記簿交給妻的手裏，大家一齊回家。一時街上滿了人聲，過了一會，即漸漸靜去，最後只見校長的高長瘦削的身影，向前面消失了去。

相 打

五 日

這原是意中事：大約勿蘭諦因為被校長命令退學，想將斯帶地報仇，有意在歸路上等候斯帶地的。斯帶地是每日到大街的女學校去領了妹子回家的，雪爾維姊姊一走出校門，見他們正在相打，就嚇慌了逃回家裏。據說，情形是這樣：勿蘭諦把那蠟布的帽子歪戴在左耳旁，躡趕在斯帶地的後面，故意把他妹子的頭髮向後猛拉，他妹子幾乎仰跌到地，就哭叫了起來。斯帶地急回頭去，見是勿蘭諦，那神氣好像在說「我比你大得多，你這傢伙是不敢作聲的，如果你說甚麼，就把你打倒」的樣子。

不料斯帶地卻毫不恐怕，他雖小小的，竟跳過去攔住敵人，舉拳打去。但是，還沒有打着，反給敵人回打了一頓，這時街上除了女學生外沒有別人，沒有人前去把他們拆開。勿蘭諦把斯帶地翻倒地上，亂打亂踢，一瞬間斯帶地耳朵也破了，眼也腫了，鼻中流出血來。雖然這樣，斯帶地仍不屈服，怒罵着說：「要殺就殺，我總不饒你！」

兩人或上或下，互相扭打。一個女子從窗口叫說：「但願小的那個勝！」別的也叫說：「他是保護妹子的，打呀打呀！打得再利害些！」又罵勿蘭諦：「欺侮這弱者卑怯的東西！」勿蘭諦狂也似地扭着斯帶地。

「服了嗎？」

「不服！」

「服了嗎？」

「不服！」

忽然，斯帶地掀起身來，拚了命撲向勿蘭諦，用盡了力，把勿蘭諦抑倒在階石上，自己在他上面騎着。「啊！這傢伙帶着小刀呢！」旁邊一個男子叫着，跑過來想奪下勿蘭諦的小刀。斯帶地憤怒極了，忘了自己，這時已經用了雙手把敵人的手臂捉住，咬他的手，小刀也就落下。勿蘭諦在手上流出血來，恰好有許多人集合了把二人拉開，勿蘭諦狼狽地遁去了。斯帶地滿臉都是傷痕，一隻眼睛漆黑，一面又帶着戰勝的矜誇，立在哭着的妹子身旁。有二三個女小孩替他拾着散落在街上的書冊和筆記簿。「能幹！能幹！保護了妹子了。」旁人說。

斯帶地把革袋看得比相打的勝利還重。將書冊筆記簿等一一查檢，看有沒有遺失或破損的。用

袖把書拂過，又把鋼筆的數目點過，仍舊藏在原來的地方。然後像平常的態度，向妹子說：

「快回去罷！我還有一問算術沒有演出哩！」

學生的父母

六 日

斯帶地的父親，恐防自己的兒子再有遇着勿蘭諦那樣的事，今天特來迎接。其實，勿蘭諦已經被送到感化院去，不會再出來了。

今天學生的父母來的很多。可萊諦的父親也到，容貌很像他兒子，是個瘦小敏捷，頭髮挺硬的人，上衣的鈕孔中帶着勳章。我差不多已把學生的父母個個都認識了，有一個彎了背的老婦人，領了在二年級的孫子，不管下雨下雪，每日總到學校裏來走四次。替孫子著外套呀，脫外套呀，整好領結呀，拍去灰塵呀，整理筆記簿呀。在這位老婦人，恐怕是除了這孫子以外，對於世界，已經沒有別的了。還有，那被馬車碾傷了脚的洛佩諦的父親，也是常來的。洛佩諦的朋友於回去時去抱洛佩諦，他父親就去返抱他們，當作還禮。如果那是著粗衣服的貧孩，更非常愛惜，向着他們道謝。

其中，也有很可憐的事：有一個紳士，原是每天領了兒子們來的。他因為一個兒子死了，一個月來，只叫女僕代理他伴送。昨天偶然到學校裏來，見了孩子的朋友，躲在屋角裏用手掩着面哭了起來，給

校長看見，就拉了他的手同到校長室裏去了。

這許多父母中，有的能全數記着自己兒子朋友的姓名。間壁的女學校或中學校的學生們，也有領了自己的弟弟來的。有一位以前會做過大佐的老紳士，見學生們有書冊、筆記簿掉落，就代為拾起。又在校裏，時常看見有衣服華美的紳士們和頭上包着手巾或是手上拿着籃的人，共同談着校裏的事情，說甚麼：

「這次的算術題目煩難哩！」

「那個文法課今天是教不完了。」

同級中一有生病的學生，大家就都知道。病一全愈，大家就都歡喜。今天那克洛西的賣野菜的母親身邊，圍立着十個人光景的紳士及職工，探問和我弟弟同級的一個孩子的病狀。這孩子就住在賣菜的附近，正生着危險的病呢。在學校裏，無論什麼階級的人，都成了平等的友人了。

七十八號的犯人

八 日

昨天午後，見了一件可感動的事。這四五天來，那個賣野菜的婦人遇到代洛西，總是用了愛敬的眼光注視他。這因為代洛西自從知道了那七十八號犯人和墨水瓶的事，就愛護那賣野菜的婦人的

兒子克洛西——那個一手殘廢了的赤髮的小孩——在學校裏的時候替他幫忙，指教他所不知道的，或是送他鉛筆及紙類。代洛西對於他父親的不幸，很是感動，所以把他像自己的弟弟一般地愛待着。

賣野菜的母親，這四五天中見了代洛西，總是釘了眼睛看他。這母親是個善良的婦人，是只爲兒子生存着的。代洛西是個紳士的兒子，又是級長，竟能那樣愛護自己的兒子，在她眼中看來，代洛西已成了王侯或是聖人樣的人物了。每次注視了代洛西，好像有甚麼話要說而又不敢出口的樣子。到了昨天早晨，畢竟在學校門口把代洛西叫住了，這樣說：

「哥兒，真對不起你！你把我兒子那樣愛護，不肯收受我這窮母親的紀念物嗎？」說着從菜籃裏取出小小的果子盒來。

代洛西全身統紅了，就明白地謝絕她說：

「請給了你自己的兒子罷！我是不受的。」

那婦人難爲情起來了，支吾地辯解着說：

「這不是甚麼了不得的東西，只是些微的方糖哩！」

代洛西仍舊搖着頭說「不。」

於是那婦人赧然地從籃裏取出一束蘿蔔來：

「那末，請收了這個罷！這還新鮮哩——請送與你母親！」

代洛西微笑着：

「不，謝謝！我甚麼都不要。我願盡力替克洛西幫忙，但是甚麼都不受的。謝謝！」

那婦人很慚愧地問：

「你可是動氣了嗎？」

「不，不。」代洛西說了笑着就走。

那婦人歡喜得了不得，獨語說：

「欸呀！從沒見過有這樣漂亮的好哥兒哩！」

這事總以為這樣就完了，不料午後四時光景，做母親的不來，他那瘦弱而臉上有悲容的父親來了。他叫住了代洛西，好像覺到代洛西已經知道了他的祕密的樣子，把代洛西祇管注視，用了悄然的溫和的聲音和代洛西交談：

「你愛護我的兒子，為甚麼竟那樣地愛護他呢？」

代洛西臉紅得像火一樣，他大概想這樣說罷：

「我的愛他，因為他不幸的緣故。又因為他父親是不幸的人，是忠實地償了罪的人，是有真心的人的緣故。」可是究竟沒有說這話的勇氣。大約是因眼見着曾殺過人，曾住過六年監牢的犯人，心裏不免恐懼了罷。克洛西的父親似乎已覺到了這層，就附着代洛西的耳朵低聲地說，說時他差不多是震慄着的：

「你大概是愛了我的兒子，而不歡喜我這做父親的罷？」

「哪里，哪里！全沒有那樣的事。」代洛西從心底裏這樣叫了說。

於是，克洛西的父親走近攏去，想用腕勾住代洛西的項頸，終於不敢這樣，只是把手指插入那黃金色的頭髮裏撫摸了一會。又眼淚汪汪地對着代洛西，將自己的手放在口上接吻，其意好像在說，這接吻是給你的。以後他就攜了自己的兒子，急速地走了。

小孩的死亡

十三日

住在賈野菜的人家附近的那個二年級的小孩——我弟弟的朋友——死了。星期六下午，代爾卡諦先生哭喪了臉來通知我們的先生。卡隆和可萊諦就自己請求擡那小孩的棺材。那小孩是個好孩子，上星期纔受過賞牌，和我弟弟很要好，我母親看見那孩子，總是要去抱他的。他父親戴着有兩條

紅線的帽子，是個鐵路上的站役。昨天（星期日）午後四時半，我們因送葬都到了他的家裏。

他們是住在樓下的。二年級的學生已都由母親們領帶着，手裏拿了蠟燭等在那里了。先生到的四五人，此外還有附近的鄰人們。由窗口望去，赤帽羽的女先生和代爾卡諦先生在屋子裏面啜泣，那做母親的則大聲地哭叫着。有兩個貴婦人（這是孩子的朋友的母親）各拿了一個花圈也在那里。葬式於五時正出發。前面是執着十字架的小孩，其次是僧侶，再其次是棺材——小小的棺材，那孩子就住在裏面！表面罩着黑布，上面飾着兩個花圈，黑布的一方，掛着他此次新得的賞牌。卡隆、可萊諦與附近的兩個孩子大家把棺材扛着。棺材的後面，就是代爾卡諦先生，她好像死了自己的兒子一樣地哭，其次是別的女先生，再其次是小孩們。這裏面很有許多是年幼的小孩，一手執了董花，很怪異地向着棺材看，一手由母親攜着，母親們手裏執着蠟燭。我聽見有一小孩這樣說：

「我不能和他再在學校裏相見了嗎？」

棺材剛出門的時候，從窗旁聽到哀哀欲絕的泣聲，那就是那孩子的母親了。有人立刻把她扶進屋裏去。行列到了街上，遇見排成二列走着的大學生，他們見了掛着賞牌的棺材和女先生們，都把帽子除下。

啊！那孩子掛了賞牌長眠了！他那紅帽子，我已不能再見了！他原是很壯健的，不料四天中竟死了！

聽說臨終的那天，還說要做學校的宿題，會起來過，又不肯讓家裏人將賞牌放在牀上。說是要遺失的啊！你的賞牌已經永遠不會遺失了啊！再會！我們無論到甚麼時候，總不會忘記你安安穩穩地睡着啊！我的小朋友啊！

三月十四日的前一夜

今天比昨天更快活，是三月十三日！是一年中最有興趣的維多利亞·愛馬努愛列館賞品授與式的前夜！並且，這次挑選捧呈賞狀於官長的人物的方法，很是有興趣。今天將退課，校長先生到教室裏來：

「諸君有一個很好的消息哩！」說着又叫那個格拉勃利亞少年：

「可拉西！」

格拉勃利亞少年起立，校長說：

「你願明天做捧了賞狀遞給官長的職司嗎？」

「情願的。」格拉勃利亞少年回答說。

「很好！」校長說。「那末，格拉勃利亞的代表者也有了。這真是再好沒有的事。今年市政所方面要想從意大利全國選出拿賞狀的十幾個少年，而且說要從小學校的學生裏選出。這市中有二十個

小學校和五所分校，學生共七千人。其中就是代表意大利全國十二區的孩子，本校所擔任派出的是詹諾亞人和格拉勃利亞人，怎樣？這是很有趣的辦法罷。給你們賞品的是意大利全國的同胞，明天你們試看！十二個人一齊上舞臺來的，那時是要大喝彩的囉！這幾個雖則是少年，代表國家是和大人一樣的小小的三色旗，也和大三色旗一樣，同是意大利的徽章哩！所以要大喝彩，要表示就是像你們這種小孩子們，在祖國神聖的面影前面，是燃着熱忱的！

校長這樣說了去了，我們的先生微笑地：

「那末，可拉西做了格拉勃利亞大使了呢！說得大家都拍手笑了。走出去到了街上，我們捉住了可拉西的脚，高高地將他扛起，大叫「格拉勃利亞大使萬歲！」這並不是戲言，實是為要祝賀那孩子，用了好意說的。因為可拉西平時為朋友們所喜歡的人。他笑了，我們扛了他到轉彎路口，和一個有黑鬚的紳士撞了一下，紳士笑着，可拉西說：

「我的父親哩！我們聽見這話，就把可拉西交給他父親腕裏，拉了他們向各處徧跑。」

賞品授與式

十四日

二點光景，大劇場裏人已滿了。——池座、廂座、舞臺上都是人。好幾千個臉孔，有小孩，有紳士，有先



格粒勃利亞大使萬歲！

TK

生有官員，有女人，有嬰兒。頭動着，手動着，帽羽，絲帶，頭髮動着，歡聲悅耳。劇場的內部，用白色和赤色、綠色的花裝飾了，從池座上舞臺去，左右有兩個階梯，受賞品的學生先從右邊的一個上去，受了賞品，再從左邊一個下來。舞臺中央，排着一列的紅色椅子，正中的一把椅子上掛着兩頂月桂冠，後面就是大批的旗幟。稍旁邊些的地方，有一綠色的小桌子，桌上擺着的，是用三色帶縛了的賞狀。樂隊就在舞臺下面的池座裏，學校裏的先生們的席，設在廂座的一角，池座正中，列着唱歌的許多小孩，後面及兩旁，是給受賞品的學生們坐的，男女先生們爲要安插他們，都東西奔走着。這許多學生的父母們都各擠在他們兒女的身旁，替他們兒女整理着頭髮或衣領。

我同我家裏人大家進了廂座。見戴赤羽帽的年青的女先生在對面微笑，臉上把所有的笑靨都現出來了。她的旁邊，我弟弟的女先生呀，那著黑衣服的「尼姑」呀，我二年級時候的女先生呀，都在那裏。我的女先生蒼白了臉，可憐，很咳嗽着呢。卡隆的大頭，和靠在卡隆肩下的耐利的金髮頭，都在池座裏看見，再那面些，那鴉嘴鼻的卡洛斐，已把印刷着受賞者姓名的單紙，搜集了許多了。這一定是拿去換什麼的，到明天就可知道。入口的近旁，柴店裏的夫妻都著了新衣領了。可萊諦進來，可萊諦今天已把那平日的貓皮帽、茶色褲等換去，全然打扮得像紳士。我見了不覺爲之喫驚。那著線領襟的華梯尼的面影，曾在廂座中見到，過了一會，就立刻不見了。靠舞臺的欄旁，人羣中坐着那被馬車碾跛了足

的洛佩諦的父親砲兵大尉。

二點一到，樂隊開始奏樂。同時，市長、知事、判事及其他的紳士們，都著了黑服，從右邊走上舞臺，坐在正面的紅椅子上。學校中教唱歌的先生，拿了指揮棒立在前面，池座裏的孩子，因了他的信號一齊起立，一見那第二個信號，就唱起歌來。七百個孩子一齊唱着，真是好歌，大眾都肅靜地聽着。那是靜穆美朗的歌曲，好像教會裏的讚美歌。唱完了一陣拍手，接着又即靜肅。賞品授與就此開始了。我三年級時的那個赤髮敏眼的小身材的先生走到舞臺前面來，預備着把受賞者的姓名朗讀。大眾都焦急地盼望那拿賞狀的十二個少年登場，因為新聞早已把今年由意大利全國的各區選出的事情登載報告過了，所以從市長、紳士們以及一般的觀者都望眼將穿似地注視着舞臺的入口，場內又復靜肅起來。

忽然，十二個少年上了舞臺，一列排立。都在那里微笑。全場三千人同時起立，拍手如雷，十二個少年手足無措地暫時立着。

「請看意大利的氣象！」場中有人這樣叫喊了說。格拉勃利亞少年仍舊著着平常的黑服。和我們同坐在一處的市政所的人，是完全認識這十二個少年的，他一一地說給我的母親聽。十二人之中，有兩三個是紳士打扮，其餘都是工人的兒子，服裝很是輕便。最小的弗羅倫斯的孩子，纏着青色的項

巾。少年們通過市長前面，市長一一吻他額上，坐在旁邊的紳士，把他們的地方的名稱告訴市長。每一人通過，滿場都拍手。等他們走近綠色的桌子去取賞狀，我的先生就把受賞者的學校名、級名、姓名朗讀起來。受賞者從右面上舞臺去，第一個學生下去的時候，舞臺後面遠遠地發出梵和琳的聲音來，一直到受賞者完全通過才止。那是柔婉平和的音調，聽去好像是女人們低語的聲音。受賞者一個一個通過紳士們的前面，紳士們就把賞狀遞給他們，有的與他們講話，有的或把手加在他們身上去撫摸他們。

每逢極小的孩子，衣服襤褸的孩子，頭髮蓬蓬的孩子，著赤服或是白服的孩子通過的時候，在池座及廂座的小孩都大拍其手。有一個二年級年齡的小學生，上了舞臺，突然手足無措起來，至於迷了方向，不知向哪里才好，滿場見了大笑。又有一個小孩，背上結着桃色的絲帶的，他勉強地爬上了臺，被地氈一絆，就翻倒了，知事於是替他扶起，大家又拍手笑了。還有一個在下來的时候，跌到池座裏，哭了，幸而沒有受傷，各式各樣的孩子都有。有很敏活的，有很老實的，有臉孔紅得像櫻桃的，有見了人就要笑的。他們一下了舞臺，父親或母親都立刻來領了他們去。

輪到我們學校的時候，我真快活得非常。我所認識的學生很多，可萊諦從頭到脚都換了新服裝，露了齒微笑着通過了。有誰知道他今天從早晨起已背了多少捆柴了啊！市長把賞狀授與他時，問他

額上爲何有紅痕，他把原因說明，市長就把手加在肩上。我向池座去看他父母，他們都在掩着口笑呢。接着，代洛西來了。他著着鈕扣發光的青服，金髮的頭昂昂地舉着，悠然上去。那種丰采，真是高尚。我恨不得遠遠地把接吻向他吹送過去。紳士們都向他說話，或是握他的手。

其次，先生叫着敘利亞·洛佩諦。於是大尉的兒子就拄了拐杖上去。許多小孩都會知道前次的災禍的話聲，哄然從四方起來，拍手喝彩之聲，幾乎把全劇場都震動了。男子都起立，女子都拂着手帕，洛佩諦立在舞臺中央大驚，市長攆他攆去，給他賞品與接吻，取了椅上懸着的二月桂冠，替他繫在拐杖頭上。又攆了他同到他父親——大尉坐着的舞臺的欄旁去，大尉抱過自己的兒子，在滿場像雷這樣的喝彩聲中，給他在自己的身旁坐下。

和婉的梵和琳聲，還繼續奏着。別的學校的學生上場了。有全是小商人的學校。又有全是工人或農人的兒子的學校。全數通過以後，池座中的七百個小孩，又唱有趣的歌，接着是市長演說，其次是判事演說。判事演說到後來，向着小孩們道：

「但是，你們在要離開這里以前，對於爲你們費了非常勞力的人們，應該致謝！有爲你們盡了全心的，爲你們而生存，爲你們而死亡的許多人哩！這許多人現在那里，你們看！」說時手指着廂座中的先生席。於是在廂座和在池座的學生，都起立了把手伸向先生方面呼叫，先生們也起立了振手或

拂着帽子手帕回答他們。接着，樂隊又奏起樂來。代表意大利各區的十二個少年，出到舞臺的正面，組攏了臂排成一列立着，滿場就起喉管欲裂似的喝彩聲，雨也似的花朵，從少年們的頭上紛紛落下。

爭 鬧

二十日

今天我和可萊諦相罵，並不是因為他受了賞品，我妒嫉他，只是我的過失。我坐在他的近旁，正騰寫這次每月例話「洛馬格那的血」——因為「小石匠」病了，我替他在謄寫。——他在我臂膀上碰了一下，墨水流落，把紙弄污了。我恨了罵他，他卻微笑了說：「我不是有意如此的囉。」我是知道他的性質的，照理應該信任他，不與計較纔好，可是他的微笑，實在使我不快，我想：「這傢伙受了賞品，就像煞有介事了哩！」於是，忍不住也在他的臂上撞了一下，把他的習字帖也弄污了。可萊諦漲紅了臉：「你是有意的了！」說着，擎起手來。恰巧先生把頭回過來了，他縮住了手。

「我在外面等着你！」我難過了起來，怒氣也消去了。覺得實是自己不好，可萊諦不會故意作那樣的事的，他本是好人。同時記起自己到可萊諦家裏去望他過，把可萊諦在家勞動，服伺母親的病的情形，以及他到我家裏來的時候，大家歡迎他，父親看重他的事情，都一一記憶了出來。自己想：我不說那樣的話，不做那樣對不住人的事。多麼好啊！又想到父親平日所教訓我的——「你覺得錯了，就立

刻謝罪！」的話，可是謝罪總有些不情願，覺得那樣屈辱的事，無論如何是做不到的，把眼睛向可萊諦橫去，見他上衣的肩部已破了，這大概是多背了柴的緣故罷。我見了這個，覺得可萊諦可愛。自己對自己說：「唉呀！謝罪罷！」但是口裏總說不出「對你不起」的話來。可萊諦時時把眼斜過來看我，他那神情，好像不是怒着我，倒似在憐憫着我呢。但是，我因為要表示不怕他，也仍用了白眼去回答他。

「我在外面等着你呢！」可萊諦反覆着說。我答說「好的！」忽然，又記出父親所說的「如果有人來加害，只要防禦就好了，不要爭鬪！」的話來，自想：「我只是防禦，不是戰鬪。」雖然如此，不知爲了甚麼，心裏總不好過，先生的講說，一些都聽不進耳朵去。終於，放課的時間到了，我走到街上，可萊諦在後面跟來。我擎着界尺立住，等可萊諦走近，就把界尺舉起。

「不安利柯啊！」可萊諦說，一壁微笑着用手把界尺撩開，且說：「我們再像從前地大家好罷！」我震慄了立着。忽然覺有人將手加在我的肩上，我被他抱住了。他吻着我，說：

「相罵就此算了罷！好嗎？」

「算了！算了！」我回答他說。於是兩人很要好地別去。

我到了家裏，把這事告訴了父親，意思要使父親歡喜。不料父親把臉板了起來，說：

「你不是應該先向他謝罪的嗎？這原是你的不是呢！」又說：「對了比自己高尙的朋友，——而

且對了軍人的兒子，可以擎起界尺去打的嗎？」說着從我手中奪過界尺去，折爲兩段，向壁投擲了。

我的姊姊

二十四日

安利柯啊！你自從因奧可萊諦的事被父親責罵了以後，向我洩憤，對了我說過非常不堪的話了呢！爲甚麼如此啊？我那時怎樣地痛心，你恐不知道罷？你在嬰兒的時候，我連和朋友玩耍都不去，終日在搖籃旁陪着你。又如你有病的時候，我總是每夜起來，用手試摸你那火熱的額上。你不知道嗎？安利柯啊！你雖然惡待你姊姊，但是，如果一家萬一遭遇了大不幸的時候，姊姊是代理了母親，像自己兒子樣地來愛護你的！你不知道嗎？將來父親母親去世了以後，和你做最要好的朋友來慰藉你的人，除了這姊姊，是再沒有別的了！如果到了不得已的時候，我替你勞動去，替你張羅麵包，替你籌劃學費的。我終身愛你，你如果到了遠方去，我目雖不見你，心總遠遠地向着你的罷。安利柯啊！你將來長大了以後，設或遭了不幸，沒有人和你做伙伴的時候，你一定會到我那里來，和我這樣說呢：「姊姊！我們一塊兒住着罷！大家重話那從前快樂時的光景，不好嗎？你還記得母親的事，我們那時家裏的情形，以前幸福地過日的光景，大家把這再來重話罷！」安利柯！你姊姊無論在甚麼時候，總是張開了兩臂等着你來的！安利柯！我以前的叱責你，請你恕我！我也已都忘了你的不好了！你無

論怎樣地使我受苦，有甚麼呢！無論如何，你總是我的弟弟！我只記得你小的時候，我撫抱過你，與你同愛過父親母親，眼看你漸漸成長，長期間地和你做過伴侶；除此以外，我甚麼都忘了！所以，請你在這本子上也寫些親切的話給我，我晚上再到這裡來看呢。還有，你所要寫的那「洛馬格那的血」，我已替你代為鈔清了。你好像已疲勞了哩！請你抽開你那抽屜來看罷！這是乘你睡熟的時候，我熬了一個通夜寫成的。寫些親切的話給我，安利柯！我希望你！

——姊姊雪爾維——

我沒有在姊姊手上接吻的資格！

——安利柯——

洛馬格那的血（每月例話）

那夜費魯喬的家裏，特別冷靜。父親經營着雜貨鋪，到市上配貨去了，母親因為幼兒有眼病，也隨了父親到市裏去請醫生，都非明天不能回來。時候已經夜半，日間幫忙的女傭，早於天黑時回家，屋中只剩了腳有殘疾的老祖母和十三歲的費魯喬。他的家離洛馬格那街沒有多少路，是沿着大路的平屋，附近只有一所空房。那所房子在一個月前遭了火災，還剩着客棧的招牌。費魯喬家的後面，有一小

天井，周圍圍着籬笆，有柴門可以出入。店門是朝大路的，也就是家的出入口。周圍都是寂靜的田野，桑林這里那里地接續着。

夜漸漸深了，天忽下雨，又發起風來。費魯喬和祖母還在廚房裏沒有睡覺。廚房和天井之間，有一小小的堆物間，堆着舊家具。費魯喬到外遊耍，是到了十一點鐘光景才回來的。祖母耽着憂不睡，等他回來，只是在大安樂椅上釘着似地坐着。他祖母常是這樣過日的，有時晚上竟這樣坐到天明，因為她呼吸迫促，睡不倒的緣故。

雨不絕地下着，風把雨點吹打窗門，夜色暗得沒一些光。費魯喬疲勞極了回來，身上滿沾了泥，並且衣服破碎了好幾處，額上負着傷痕。這是他和朋友投石打架了的緣故。他今夜又像平日樣的和人喧鬧過，並且因了賭博把錢輸完，連帽子都落在溝裏了。

廚房裏只有一盞小小的油燈，點在那安樂椅的角隅上，祖母在燈光中看見她孩子狼狽的光景，雖已大略地推測到八九分，卻仍訊問他，使他供出所做的惡行來。

祖母是用了全心愛着孫子的。等明白了一切情形，就不覺哭泣起來。過了一會：

「啊！你全不念着你祖母呢！沒有良心的孫子啊！乘了你父母不在，就這樣地使祖母受氣！你把我冷落了一天了！全然不顧着我嗎？留心啊！費魯喬！你已走着壞路了！如果這樣下去，立刻要受苦呢！在孩

子的時候做了像你樣的事，大來變成惡漢的，我所知道的很多。你現在終日在外遊蕩，和別的孩子打架、花錢，至於用石或刀相鬪，恐怕結果將由賭棍變成可怕的——盜賊呢！

費魯喬遠遠地靠在櫥旁立了聽着，下頤觸牢了胸，雙眉皺聚，似乎打架的怒氣還未消除。那栗色的美髮覆蓋了額角，青碧的眼垂着不動。

「由賭棍變成盜賊呢！祖母啜泣了反覆着說。『稍微想想罷！費魯喬啊！但看那無賴漢維多·莫左尼罷！那傢伙現在在街上浮蕩着，年紀不過二十四歲，已進了兩次的監牢，他母親終於爲他憂悶死了，那母親是我向來認識的。父親憤極了也逃到瑞士去了。像你的父親，即使看見了他，也恥和他談話的。你試想想那惡漢罷，那傢伙現在和其黨徒在附近狂蕩，將來總是保不牢頭顱的啊！我從他小兒的時候就知道他，他那時也和你一樣的。你去自想罷！你要使你父親母親也受那樣的苦嗎？」

費魯喬坦然地聽着，毫不懊悔覺悟。他的所爲，原是出於一時的血氣，並無惡意的。他父親有許多時候也太寬縱了他，父親知道自己的兒子有優良的心情，有時候竟會做出很好的行爲，所以故意大眼看着，等他自悟。這孩子的性質原不惡，不過很剛硬，就是在心裏悔悟了的時候，要想他說「如果我錯了，下次就不如此，請原恕了我！」這樣的話來謝罪，也是非常煩難的。有時心裏雖充滿了柔和的情感，但他的倨傲心總不使他把這表示出來。

「費魯喬！」祖母見孫子默不作聲，於是繼續着說：「你連一句認錯的話都沒有嗎？我已患了很苦的病了，不要再這樣使我受苦啊！我是你母親的母親！不要再把這已經命在旦夕的我，這樣惡待啊！我會怎樣地愛過你啊！你小的時候，我會每夜起來不睡了替你推搖那搖牀，因為要使你歡喜，我會為你減下食物——你或者不知道，我是常說「這孩子是我將來所靠賴的」呢。現在你居然要逼殺我了！就是要殺我，也不要緊，橫豎我已沒有多少日子可活了！但願你給我變成好孩子就好！但願你變成柔順的孩子，像我帶了你到寺裏去的時候的樣子。你還記得嗎？費魯喬！那時你會把小石呀、草呀、塞滿在我懷裏呢，我等你睡熟，就抱了你回來的。那時，你很愛我哩！我雖然已身體不好，仍總想你愛我，我除了你以外，在世界中別無可靠的人了！我已一脚踏入墳墓裏了啊！天啊！」

費魯喬心中充滿了悲哀，正想把身子投到祖母的懷裏去，忽然朝着天井的間壁的室中，有輕微的軋軋的聲音；聽不出是風打窗門呢，還是甚麼。

費魯喬側了頭注意去聽。

雨正如注地下着。

軋軋的聲音又來了，連祖母也聽到了。

「那是甚麼？」祖母過了一會很耽心地問。

「是雨。」費魯喬說。

老人拭了眼淚：

「那末！費魯喬！以後要規規矩矩，不要再使祖母流淚啊！」

那聲音又來了，老人潔白了臉說：

「這不是雨聲呢！你去看來！」既而又牽住了孫子的手，說：「你留在這裏。」

兩人屏息不出聲，耳中只聽見雨聲。

鄰室中好像有人的腳音，兩人不覺慄然震抖。

「誰？」費魯喬勉強把呼吸恢復了怒叫。

沒有回答。

「誰？」又震慄着問。

話猶未完，兩人不覺驚叫，因為有兩個男子突然跳進室中來了。一個捉住了費魯喬，把手當住他的口，別的一個格住了老婦人的喉嚨。

「一出聲，就沒有命哩！」第一個說。

「不許聲張！」別一個說了舉着短刀。

兩個都黑布罩着臉，只留出眼睛。

室中除了四人的粗急的呼吸音和雨聲以外，一時甚麼聲音都沒有。老婦人喉頭格格作響，眼珠幾乎要爆裂出來。

那捉住着費魯喬的一個，把口附了費魯喬的耳說：

「你老子把錢擺在那里？」費魯喬震抖着牙齒，用了線也似的聲音答說：

「那里的——櫥中。」

「隨了我來！」那男子說着把他的喉間緊緊抑住，拉了同到堆物間裏去。地板上擺着昏暗的玻璃燈。

「櫥在甚麼地方？」那男子催問。

費魯喬喘着氣指示櫥的所在。

那男子恐費魯喬逃走，將他推倒在地，用兩腿夾住他的頭，如果他一出聲，就可用兩腿把他的喉頭夾緊。口上銜了短刀，一手提了燈，一手從袋中取出釘子樣的東西來塞入鎖孔中迴旋，鎖壞了，櫥門也開了，於是急急地在內翻來倒去地到處搜索，將錢塞在懷裏。一時會把門關好了的，忽而又開了重新搜索一遍，然後仍捉住了費魯喬的喉頭，回到那捉住老婦人的男子的地方來。老婦人正仰了面掙

動身子，嘴張開着。

「得了嗎？」別一個低聲問。

「得了。」第一個回答。「留心進來的地方！」又接着說。那捉住老婦人的男子，跑到天井門口去看，知道了沒有人在那里，就低聲地說：「來！」

那捉住費魯喬的男子，留在後面，把短刀擎到兩人面前：

「敢響一聲嗎？當心我回來割斷你們的喉管！」說着又怒目地釘視了兩人一會。

這時，聽見街上大批行人的歌聲。

那強盜把頭回顧門口去，那面幕就在這瞬間落下了。

「莫左尼啊！」老婦人叫。

「該死的東西！給我死了！」強盜因為被看出了，怒吼了說，且擎起短刀撲近前去。老婦人立時嚇倒了，費魯喬見這光景，悲叫起來，一壁跳上前去用自己的身體覆在祖母身上。強盜在桌子上碰了一下逃走了，燈被碰翻，也就熄滅了。

費魯喬慢慢地從祖母的身上溜了下來，跪倒在地上，兩隻手抱住祖母的身體，頭觸在祖母的懷裏。

過了好一會，周圍黑暗，農夫的歌聲緩緩地向田野間消去。

「費魯喬！」老婦人恢復了神志，用了幾乎聽不清的低音叫，牙齒軋軋地震抖着。

「祖母！」費魯喬答叫。

祖母原想說話，被恐怖把口噤住了。身上只是劇烈的震慄，不作聲了好一會。既而問：

「那傢伙們已去了罷？」

「是的。」

「沒有將我殺死呢！」祖母氣促着低聲說。

「是的，祖母是平安的！」費魯喬低弱了聲音說。「平安的，祖母！那傢伙們把錢拿了去了，但是父親把那大注的錢帶在身邊哩！」

祖母深深地呼吸着。

「祖母！」費魯喬仍跪了抱緊着祖母說。「祖母！你愛我嗎？」

「啊！費魯喬愛你的啊！」說着把手放在孫子頭上。「啊！怎樣地受了驚了啊！——啊！仁慈的上帝！你把燈點着罷！啣，還是暗的好！不知爲了甚麼，還很怕人呢！」

「祖母！我時常使你傷心呢！」

「那里費魯喬！不要再說起那樣的話！我已不記得了，甚麼都忘了，我只是仍舊愛你。」

「我時常使你傷心。但是我是愛着祖母的。饒恕了我！——饒恕了我，祖母！」費魯喬勉強困難地這樣說。

「當然饒恕你的，歡歡喜喜地饒恕你呢。有不饒恕你的嗎？快起來！我不再罵你了。你是好孩子，好孩子！啊點了燈已不怕了。啊起來費魯喬！」

「祖母！謝謝你！」孩子的聲音越低了。「我已經——很快活，祖母！你是不會忘記我的罷！無論到了甚麼時候，仍會記得我費魯喬的罷！」

「啊費魯喬！」老婦人慌了，撫着孫子的肩頭，眼睛幾乎要釘穿臉面似地注視着他叫說。

「請不要忘了我！望望母親，還有父親，還有小寶寶！再會祖母！」那聲音已細得像絲了。

「什麼呀！你怎樣了！」老婦人震驚着撫摸伏在自己膝上的孫子的頭，一壁叫着。既而絞出她能發的聲音：

「費魯喬呀！費魯喬呀！費魯喬呀！啊呀！啊呀！」

可是，費魯喬已甚麼都不回答了。這小英雄代替了他祖母的生命，從背上被短刀刺穿，那壯美的靈魂，已回到天國裏去了。

病牀中的「小石匠」

二十八日

可憐，「小石匠」患了大病了！先生叫我們去訪問，我就同卡隆、代洛西三人同往。斯帶地原也要去的，因為先生叫他做卡華伯紀念碑記，他說要實地去看了那紀念碑來精密地做，所以就不去了。我們試約那高慢的諾瑟，他只回答了一個「不」字，其餘甚麼話都沒有。華梯尼也謝絕不去。他們大概恐怕被石灰沾污了衣服罷。

四點鐘一放課，我們就去。雨像麻似地降着。卡隆在街上忽然立住，嘴裏滿滿嚼着麵包說：「買些甚麼給他罷。」一壁去摸那衣袋裏的銅幣。我們也各湊了兩個銅幣上去，買了三個大大的橘子。我們上那屋頂關去。代洛西到了入口，把胸間的賞牌取下，放入袋裏。

「爲甚麼？」我問。

「我自己也不知道，總覺得還是不掛的好，」他回答。

我們一叩門，那巨人樣的高大的父親就把門開了，他臉孔歪着，見了都可怕。

「哪幾位？」他問。

「我們是安托尼阿的同學。送三個橘子給他的。」卡隆答說。

「啊！可憐，安托尼阿是恐怕不能再喫這橘子了呢！」石匠搖着頭，大聲叫說，且用手背去揩拭眼睛。他引導我們入室，「小石匠」臥在小小的鐵牀裏，母親俯伏在牀上，手遮着臉，也不來向我們看牀的一隅，掛有板刷、烙饅和篩子等類的東西，病人脚部，蓋着那白白地惹滿了石灰跡的石匠的上衣。那小孩瘦瘠而白，鼻頭尖尖地，呼吸是很短促。啊，安托尼阿！我的小朋友！你原是那樣親切快活的人呢！我好難過啊！只要你再能作一會免臉給我看，我甚麼都情願！安托尼阿！卡隆把橘子給他放在枕旁，使他可以看見。橘子的芳香把他的眼薰醒了。他一時曾去抓那橘子，不久又放開。於是頻頻地向卡隆看。

「是，呢，是卡隆呢！你認識嗎？」卡隆說。病人略現微笑，勉強地從牀裏拿出手來，伸向卡隆。卡隆用兩手去握了過來，貼到自己的頰上：

「不要怕！不要怕！你就會好起來，就可仍到學校裏去了。那時請先生將你坐在我的旁邊，好嗎？」可是，「小石匠」沒有回答，於是母親叫哭起來：

「啊！我的安托尼阿呀！我的安托尼阿呀！安托尼阿是這樣的好孩子，天要把他從我們手裏奪去了！」

「別說！」那石匠父親大聲地叱止。「別說！我聽了心都碎了！」又很焦愁地向着我們：

「請回去哥兒們！謝謝你們！請回去罷！就是給我們陪着他，也沒有甚麼方法可想的。謝謝！請回去

罷！」這樣說。那小孩又把眼閉了，看去好像已死在那里的樣子。

「有甚麼可幫忙的事情嗎？」卡隆問。

「沒有，哥兒！多謝你！」石匠說着將我們推出廊下，關了門。我們下了一半的樓梯，忽又聽見後面叫着「卡隆！卡隆！」的聲音。

我們三人再急回上樓梯去，見石匠已改變了臉色叫着說：

「卡隆，安托尼阿叫着你的名字呢！已經兩天不開口了，這會倒叫你的名字兩次。想和你會會哩！快來啊！但願就從此好起來！天啊！」

「那末，再會我暫時留着呢。」卡隆向我們說着和石匠大家進去。代洛西眼中滿了眼淚。

「你在哭嗎？他已會說話了哩，會好的罷。」我說。

「我也是這樣想呢。但我方才並想不到這個，我只是想着卡隆。我想卡隆爲人是多麼好，他的精神是多麼高尚啊！」

卡華伯爵

二十九日

你要作「卡華伯爵紀念碑記」，卡華伯是怎樣的一個人，恐你還未詳細知道罷。你現在所知道

的，恐只是伯爵幾年前做辟蒙脫總理大臣的事罷。將辟蒙脫的軍隊派到克里米亞，使在諾淮拉敗北殘創的我國軍隊重膺光榮的是他。把十五萬人的法軍從亞爾帕斯山退下，從隆巴爾地將奧軍擊退的也是他。當我國革命的危期中，整治意大利的也是他。給與我意大利以統一的神聖的計畫的也是他。他有優美的心，不撓的忍耐和過人的勤勉。在戰場中遭遇危難的將軍原是很多，但他卻是身在廟堂而受戰場以上的危險的。這因為他所建設的事業，像脆弱的家屋為地震所倒的樣子，何時破壞是不可測的緣故。他晝夜在奮鬪苦悶中過活，因此頭腦也混亂了，心也碎了。他的縮短生命二十年，全是他事業巨大的緣故。可是，他雖冒了致死的熱度，還想為國做些甚麼事情，在狂也似的他的願望中充滿着喜悅。聽說他到了臨終，還悲哀地說：

「真奇怪！我竟看不出文字了！」

及熱度漸漸增高，他還是想着國事，命令似地這樣說：

「給我快好！我心中已昏暗起來了！要處理重大的事情，非有氣力不可的。」及危篤的消息傳出，全市為之悲懼，國王親自臨牀往省，我對了國王耽心地說：

「我有許多的話要陳訴呢，陛下！只是可惜已不大能說話了！」

他那因熱興奮了的心緒，不絕地，向着政府，向着新被合併的意大利諸州，向着將來未解決的

若干問題奔騰。等到了說昏話的時候，還是在繼續的呼吸中這樣叫着。

「教育兒童啊！教育青年啊！——以自由治國啊！」

昏話愈說愈多了，死神已把翼張在他上面了，他又用了燃燒着似的言語，替平生不睦的格里波底將軍祈禱，口中念着還未得自由的威尼斯呀，羅馬呀等的地名。他對於意大利和將來的歐洲，抱着廣大的預想，一心恐防被外國侵害，向人詢問軍隊又指揮官的所在地。他到臨終還這樣地替我國國民耽着憂心呢。他對於自己的死，並不覺得甚麼，和國別離，是他所難堪的悲哀。而這國呢，又是非有待於他的盡力不可的。

他在戰鬪中死了！他的死和他的生是同樣偉大的！

略微想想安利柯！我們的責任有多少啊！在這以世界為懷的他的勞力，不斷的憂慮，劇烈的痛苦之前，我們的勞苦——甚至於死，都是毫不足數的東西了罷。所以，不要忘記！走過那大理石像前面的時候，應該向了那石像，從心中贊美了叫「偉大啊！」的。

第七卷 四月

春

一
日

今天四月一日了！像今天這樣的好時節，一年中沒有多少，不過三個月罷了。可萊諦後天要和父親去迎接國王，叫我也去，這是我所喜歡的。可萊諦的父親，聽說是和國王相識的哩。又，就在那一天，母親說要領我到幼兒院去，這也是我所喜歡的。並且，「小石匠」病已好了許多了。還有，昨晚先生走過我家門口，聽見他和父親這樣說：「他功課很好，他功課很好。」

再加，今天是個很爽快溫暖的春日，從學校窗口看見青的天，含蕊的樹木，和家家滿開的窗檻上擺着的新綠的盆花等。先生雖是一個向來沒有笑容的人，可是今天也很高興，額上的皺紋，幾乎已經看不出了，他就黑板上說明算術的時候，還帶講着笑話呢。一吸着窗外來的新鮮空氣，就聞得出泥土和木葉的氣息，好像身已在鄉間了。先生當然也快活的。

在先生授着課的時候，我們耳中聽見近處街上鐵匠打鐵聲，對門婦人引誘嬰孩睡熟的兒歌聲，

以及兵營裏的喇叭聲。連斯帶地也高興了。忽然間，鐵匠打得更響亮，婦人也更大聲地唱了起來。於是先生也把授課停止了，側了耳看着窗外，靜靜地說：

「天晴着，母親歌着，正直的男子勞動着，孩子們學習着——好一幅美麗的圖畫啊！」

散了課走到外面，大家都覺得很愉快。一列排了把脚重重地敲着地面走，好像從此有三四日假期似的，齊唱着歌兒。女先生們也很高興，像戴赤羽的先生，跟在小孩後面，幾乎自己也像是個小孩了。學生的父母，都彼此互相談笑，克洛西的母親，在野菜籃中滿裝着堇花，校門口因之充滿了香氣。

一到街上，母親依舊在候我了，我歡喜得不得了，跑近攏去，說：

「啊！好快活！我爲甚麼這樣快活啊！」

「這因爲時節既好，而且心裏沒有虧心事的緣故囉！」母親說。

溫培爾脫王

三
日

十點鐘的時候，父親見柴店裏的父子已在四角路口等我了。和我說：

「他們已經來了。安利柯！快迎接國王去！」我飛奔過去。可萊誦父子比往日更高興，我從沒有見過他們父子的相肖，像今天的。那父親在上衣上掛着兩個紀念章和一個勳章，鬚捲得整整地，鬚的兩

端尖得同針一樣。

國王定十點半到，我們就到車站去。可萊誦的父親，吸着煙，搓着手說：

「我從那六十六年的戰爭以後，還未曾遇見陛下過呢！已經十五年又六個月了。他先三年在法蘭西，其次是在蒙脫維，然後回到意大利來這裏面，我運氣不好，他每次駕臨市內，我都沒有在這裏。」他把溫培爾脫王當作朋友稱呼，叫他「溫培爾脫君」的說甚麼：

「溫培爾脫君是十六師師長。溫培爾脫君那時不過二十二歲光景。溫培爾脫君總是這樣地騎着馬的。」

「十五年了呢！」柴店主人跨着步揚了聲說。「我誠心想再見見他。自從他做親王的時候，見過了他一直到現在。今番見他，他已是做了國王了。而且，我也變過了，由軍人變為柴店主人了。」說了自笑。

「國王看見了，還認識父親嗎？」兒子問。

「你太不知道了！那是未必的。溫培爾脫君只是一個人呢，這裏不是像螞蟻樣地大家擠着嗎？並且他也不能一定一個一個地來看見我們罷。」父親笑了說。

車站附近的街路上已是人山人海，一隊的兵士吹着喇叭通過。騎馬警察二人驅馬前行。天晴着，

光明充滿了大地。

可萊諦的父親興高彩烈地：

「真快樂啊！又看見師長了啊！我也老了哩！記得那年六月二十四日——好像是昨天的事：那時我負了革囊，揹了槍走着，差不多已快上了戰線了。溫培爾脫君率領了部下將校，這里那里地行走，大礮的音聲，已經遠遠地起來，大家見了都說：「但願彈子不要中着殿下。」我在敵兵槍前和溫培爾脫君竟那樣地接近，是萬料不到的。兩人之間，相隔不過四步的距離呢。那天天晴，天空像鏡一樣，但是很熱——喂！讓我們進去看罷。」

我們已到了車站了。那里已充滿了羣衆——馬車、警察、騎兵及立着旗幟的團體。軍樂隊已奏着樂曲。可萊諦的父親用了兩腕將塞滿在入口的羣衆分開，讓我們安全通過，羣衆波動着都在我們後面跟來。可萊諦的父親眼向着有警察攔在那里的地方：

「跟我來！」說着拉了我們的手前進，把背靠了壁立着。警察就走過來，說：

「不得立在這里！」

「我是屬在四十九聯隊中四大隊的。」可萊諦的父親說着將勳章指給警察看。

「那可以。」警察眼瞟着勳章說。

「你們看，『四十九聯隊中四大隊』的一句話，有着不可思議的力量哩！他原是我的隊長，看得近些不也可以的嗎？在那時會很近地看他的，今日也走近看去了，正好呢！」

這時待車室內外羣集着紳士和將校，站門口一列地排停着馬車和穿紅服的馬夫。

可萊諦問他父親，溫培爾脫親王在軍隊中會否拿劍。父親說：

「當然囉，劍是一刻不離手的。槍從右邊左邊刺來，要靠劍去撥開的哩。那是真可怕，彈子像雨神發怒似的落下，又像旋風樣地在密集隊中或大礮間各處襲來，一碰着人就翻倒的，甚麼騎兵呀，槍兵呀，步兵呀，射擊兵呀，統統混雜在一處，全像百鬼夜行，甚麼都辨不清楚。這時，聽見有叫『殿下！殿下！』的聲音，原來敵已排齊了槍刺近來了。我們一齊開槍，煙氣就立刻像雲似地四起，把周圍包住。稍息，煙散了，大地上滿橫着死傷的兵士和馬。我回頭去看，見隊的中央，溫培爾脫君騎了馬悠然地四處查察，鄭重地說：『弟兄中有被害的嗎？』我們都興奮如狂，在他面前齊喊『萬歲。』啊！那種光景，真是少有的！——呀！火車到了！」

樂隊開始奏樂了，將校都向前擁進，羣衆翹起腳跟來。一個警察說：

「要停一會才下車呢，因為現在有人在那里拜謁。」

老可萊諦焦急得幾乎出神：

「啊！追想起來，他那時的沈靜的風貌，到現在還是如在眼前。不用說，他在有地震有霍亂疫的時候，總也是鎮靜着的。可是我所屢次想到的，卻是那時他的沈靜的風貌。他雖做了國王，大概總還不忘四十九聯隊的四大隊的，把舊時的部下集了攏來，大家行一次會餐，他必是很歡喜的罷。他現在雖然有將軍、紳士、大臣等伴侍，那時是他除了我們做兵士的以外，甚麼人都沒有見的。想和他談談哩，稍稍談談也好！二十二歲的將軍！我們用了槍劍保護過的親王！我們的溫培爾脫君！從那年以後，有十五年不見了！——啊！那軍樂的聲音把我的血都震得要沸騰了！」

歡呼的聲音自四方起來，數千的帽子高高舉起了。着黑服的四紳士乘入最前列的馬車。

「就是那一個！」老可萊諦叫說，他好像失了神也似地立着。過了一會，才徐徐地重新開口說：「呀！頭髮白了！」

我們三人除了帽子，馬車徐徐地在羣衆的歡呼聲中前進。我去看那柴店主人時，全然好像是換了一個人了，他身體伸得長長地，臉色凝重而帶蒼白，柱子似地直立着。

馬車行近我們，到了離那柱子一步的距離了。

「萬歲！」羣衆歡呼。

「萬歲！」柴店主人在羣衆歡呼以後，獨自叫喊。國王向他看，眼睛在他那三個勳章上注視了一

會。柴店主人忘了一切

「四十九聯隊的四大隊！」這樣叫。

國王原已向別處了的，重新回向我們，注視着老可萊諦，從馬車裏伸出手來。

老可萊諦飛跑過去，緊握國王的手。馬車過去了，羣衆擁擠攏來，把我們擠散，那老可萊諦一時不見。可是這真不過是剎那間的事，稍過了一會，又看見他了。他喘着氣，眼睛紅潤潤地，舉起手，在喊他兒子。兒子就跑近他去。

「快！趁我手還熱着的時候！」他說着將手按在兒子臉上：「是國王握過了我的呢！」

他夢也似地茫然目送那已走遠了的馬車，立在對他驚異向他瞪視的羣衆中。羣衆中紛紛在說：「這人是會隸屬於四十九聯隊的四大隊的。」「他是軍人，和國王認識的。」國王還不忘記他呢。「所以向他伸出手來的。」最後有一人高聲地說：「他把不知甚麼的請願書向國王提出了哩。」

「不！」老可萊諦不覺回頭來說：「我並不提出甚麼請願書，國王有用得到我的時候，無論何時，我另外預備着可以貢獻的東西哩！」

大家都張了眼看他。

「那就是這熱血啊！」他簡直地說。

幼 兒 院

四 日

昨日朝餐後，母親依約帶了我到幼兒院去，這是因為要把潑來可西的妹子向院長囑託的緣故。我還未曾到過幼兒院，那情形真是有趣。小孩共約二百人，男女都有。都是很小的孩子。和他們去比，就是國民小學的學生，也成了大人了。

我們去的時候，小孩們正排成了二列進食堂去。食堂裏擺着兩列長桌，桌上鑿有許多小孔，孔上放着盛了飯和豆的黑色小盤。錫製的瓢，擺在旁邊。他們進去的時候，有忙亂了弄不清方向的，先生們過去領帶他們。其中有的走到一個位置旁，就以爲是自己的坐位，停住了就用瓢去取食物，先生走來說「再過去！」走了四步五步，又去取食一瓢。先生再來叫他走上去，等真到了自己的坐位時，已喫了半個人的食料了。先生們用盡了力，整頓他們，開始祈禱。祈禱的時候，頭不許對着食物的，他們心爲食物所繫，總常拉轉項頭來看後面，大家合着手，眼向着屋頂，心不在焉地述畢祈禱的話，才開始就食。啊！那種可愛的光景，真是少有！有拿了兩個瓢喫的，有用手喫的，將豆一粒一粒地裝入袋裏去的也有許多，用小圍裙將豆包了捏得漿糊樣的也有，有的看着蒼蠅飛，有的因爲旁邊的咳起來把食物噴散桌上，竟一口不喫。室中光景好像養着雞鳥的園庭，真是可愛。小小的孩子，都用了紅和綠或青的絲帶結

着髮，排成二列坐着，真好看哩！一位先生向着一列坐着的八個小孩問：「米是從那里來的？」八人一聲囁着食物，一聲齊了聲說：「從水裏來的。」向他們說「舉手！」那許多小小的白手一齊飛上，閃閃地好像白蝴蝶。

這以後，是出去休息。在走出食堂以前，大家照例各取掛在壁間的小食盒。一等走出食堂，就四方散開，各從盒中把麵包呀，牛油小塊呀，煮熟的蛋呀，小蘋果呀，熟豌豆呀或是雞肉呀取出。一霎時，庭間到處都是麵包屑，全然像餵餌給小鳥時的光景。他們有種種可笑的喫法：有的像兔、貓或鼠樣地嚼嘗或吸啣，有的把飯塗抹在胸間，有的用小拳把牛油捏糊了，像乳汁似滴到袖裏去，自己仍不覺得。還有許多小孩們，把那銜着蘋果或麵包的小孩，像狗樣地環趕着。又有三個小孩用草莖在蛋中挖掘，說要發掘寶貝哩。後來把蛋的一半傾在地上，再一粒粒地拾起，好像是在拾珍珠的樣子。小孩之中，只要有一人拿着甚麼好東西，大家就把他圍住了，窺井似地去張他的食盒。一個拿着糖的小孩旁邊，圍着二十多個人，共在唧唧噥噥地說得不休，有的要他抹些在自己的麵包上，也有只求用指去嘗一點的。

母親走到庭裏，一個個地去撫摸他們。於是大家就圍集在母親身旁，要求接吻，都像望三層樓似地把頭仰了，口中呀呀作聲，情形似在索乳。有想將已喫過的橘子送與母親的，有剝了小麵包的皮給母親的。一個女孩拿了一片樹葉來，另外還有一個很鄭重地把食指伸到母親前面，看時，原來那指上

有着小得不十分看得出的疤，據說是昨晚在燭上燙傷了的。又有拿了小蟲呀，破的軟木塞子呀，襯衫的紐扣呀，小花呀等類的東西，很鄭重地來給母親看的。一個頭上縛着綳帶的小孩，說有話對母親說，不知說了些甚麼。還有一個請母親伏倒頭去，把口附着母親的耳朵，輕輕地說「我的父親是做刷帚的哩。」

事件這里那里地發生，先生們走來走去照料他們。有因解不散手帕的結子哭着的，有兩人因了奪半個蘋果相鬧的，有因和椅子一處翻倒了爬不起來哭着的。

將回來的時候，母親把他們裏面的三四個人，各去抱了一會。於是大家就從四面集來，臉上滿塗了蛋黃或是橘子汁，圍着求抱。一個拉牢了母親的手，一個拉牢了母親的指頭，說要看指上的戒指。還有來扳錶練的，拉頭髮的。

「當心被他們弄破衣服！」先生和母親說。

可是，母親毫不管衣服的損壞，將他們拉近了與以接吻。他們越集攏來了，在身旁的張了手想爬上身去，在遠一點的掙扎着要擠近來並且齊了聲叫說：

「再會！再會！」

終於，母親逃出了庭間了。小孩們追到欄柵旁，臉當住了柵縫，把小手伸出，紛紛地遞出麵包呀，蘋

果片呀，牛油塊呀等東西來。一齊叫說：

「再會，再會！明天再來，再請過來！」

母親又去摸他們花朵似的小手，到走出街上的時候，身上已染滿了麵包粉及許多油跡，衣服也皺得不成樣子了。她手裏握滿了花，眼睛溼着淚光，仍好像很快活的。耳中遠遠地還聽見鳥叫似的聲音：

「再會，再會！再請過來！夫人！」

體 操

五 日

連日都是好天氣，我們把室內體操停止，在校庭中行器械體操。

昨天，卡隆到校長室裏去的時候，耐利的母親——那個着黑衣服的白色的婦人——也在那里。要想請求免除耐利的器械體操。她好像很難開口的樣子，撫着兒子的頭說：

「因為這孩子是不能做那樣的事的。」

可是，耐利卻似乎以不加入器械體操為可恥的，不肯承認這話。他說：

「母親！不要緊，我能夠的。」

母親憫然地默視着兒子，過了一會，躊躇地說：

「恐怕別人……」未全說出，就中途止住了。大概她是想說「恐怕別人嘲弄你，很不放心！」的。耐利把這話頭攔住，說：

「他們是沒有甚麼的，——並且有卡隆在一處呢！只要有卡隆在，誰都不會笑我的。」

到底耐利加入器械體操了。那個會居過格里波底將軍部下頸上有傷痕的先生，領了我們到那有垂直柱的地方去。今天要攀到柱的頂上，在頂上的平臺上直立。代洛西與可萊諦都猿也似地上去了。潑來可西也敏捷地登上，仰那到膝的長上衣，有時有些障礙，但他卻毫不爲意，竟上去了。大家都要想笑他，他只把他那平日的口頭禪「對不住，對不住！」反覆地說。斯帶地上去的時候，臉紅得像火雞，嘴咬緊得像狂犬，一口氣登上。諾琵斯立在平臺上，像帝王似地驕傲顧盼着。華梯尼着了新製的有水色條紋的運動服，可是中途卻溜落了兩次。

爲要想攀登容易些，大家手裏都擦着樹膠。把這預備了來賣的，不用說是那商人卡洛斐了。他把樹膠弄成了粉，裝入紙袋，每袋賣一銅圓，賺得許多錢。

輪到卡隆了。他行所無事地一壁口裏嚼着饅頭，一壁輕捷地攀登。我想，他即使再帶了一個人，也可以上去的。他真有着像小牛的力呢。

卡隆的後面，就是耐利。當他用了那瘦削的手臂去抱住垂直柱時，有許多人都笑了起來。這時卡隆把那粗壯的手叉在胸前，向着笑的人釘視，其勢汹汹地好像在說：「當心擲倒了你！」這才大家都止了笑。耐利開始上去，他幾乎拚了命，顏色發紫了，呼吸迫促了，汗雨也似地從額上流下。先生說：「下來罷。」可是他仍不下退，無論如何，總想掙扎上去。我很替他危險，怕他中途墜落啊！如果我變了耐利樣的人，怎樣呢？這光景如果被母親看見了，心裏將怎樣啊！一想到这里，愈覺得耐利可憐，恨不得從下面去推了幫助他。

「上來！上來！耐利用力！只一步了！用力！」卡隆與代洛西、可萊諦齊了聲喊。耐利吁吁地喘着，用盡了力，爬到離平臺二尺光景的地方。

「好！再一步！用力！」大家叫說。耐利已攀住平臺了，大家都拍手。先生說：「爬上了！好！已可以了。下來罷。」

可是耐利想和別人一樣地到平臺上去。又掙扎了一會，才用手臂靠住了平臺，以後就很容易地移上膝頭，又伸上了腳，結末居然在平臺上直立了，喘着，微笑着，俯視我們。

我們又拍起手來。耐利向街上看，我也向那方向回過頭去，忽然離間見他母親正俯了頭不敢仰視哩。母親把頭擡起來了，耐利也下來了，我們大喝彩。耐利臉紅如桃，眼睛閃爍發光，他似乎已不像從

前的耐利了。

散學的時候，耐利的母親來接兒子，把兒子抱住了，很耽心地問：「怎麼樣了？」兒子的朋友都齊聲回答說：

「做得很好呢！同我們一樣地上去了！——耐利很能幹哩！——很勇哩！——一些都不比別人差。」

這時他母親的快活，真是了不得。她想說甚麼道謝的話，可是嘴裏說不出來。和其中三四人握手，又親睦地將手在卡隆肩頭撫了一會，就領了兒子去了。我們目送他們母子二人很快樂地談着回去。

父親的先生

十三日

昨天父親帶我去旅行，真快樂啊！那是這樣的一回事：
前天晚餐時，父親正看着新聞，忽然喫驚似地說：

「咿呀！我纔以為在二十年前早已死去了的我國民小學一年級的克洛賽諦先生還活着，今年八十四歲了哩！他做了六十年教員，教育部大臣現在給予勳章。六——十——年呢！你想並且據說兩

年前還在學校教書的。啊！可憐的克洛賽諦先生！他現住在從這里乘火車去一小時可到的孔特甫地。方。安利柯！明天大家去拜望他罷。」

當夜，父親只說那位先生的事——因為看見舊時先生的名字，把各種小兒時代的事，從前的朋友，死去了的祖母，都也記憶了起來。父親說：

「克洛賽諦先生！先生教我的時候，正四十歲，先生的狀貌至今還記憶着。是個身材矮小，腰向前稍屈，眼睛炯炯有光，把鬚修剃得很光的先生。他雖是嚴格的人，卻是很好的先生。將我們愛如子弟，常能饒恕我們的過失。他原是農人家的兒子，因為自己用功遂做了教員的。真是上等的人哩！我母親很佩服他，父親也會和他要好得和朋友一樣。他不知為甚麼住到這近處來的？現在即使見了面，恐怕也不認識了，但是不要緊，我是認識他的，已經四十四年不會相見了，四十四年了哩！安利柯！明天去罷！」

昨天早晨九點鐘，我們坐了火車去。原想叫卡隆同去，他因為母親病了，終於不能同去。天氣很好，原野一片綠色，雜花滿樹，火車經過，空氣也噴噴地發香。父親很愉快地望着窗外，一壁用手勾在我的頸上，像和朋友談話似地和我說：

「啊！克洛賽諦先生！除了我父親以外，先生是最初愛我和為我操心的人了。先生對於我的種種教訓，我現在還記着。因做了不好的行為被先生叱罵了，悲哀地回來的光景，也還記得。先生的手，是很

粗大的，那時先生的神情，都像在我眼前哩！他平常總是靜靜地進了教室，把杖放在屋角，把外套掛在衣鉤上，無論那天，態度都是一樣，總是很真誠很熱心，甚麼事情都用了全副精神，從開學那天起，一直這樣。我現在的耳朵裏，還像有先生的話聲：『勃諦尼啊！勃諦尼啊！要把食指和中指這樣地握住筆幹的啊！』已經四十四年了，先生怕也已和前不同了罷。」

等到了孔特甫，我們去探聽先生的住所，立刻就探聽明白了。原來那里是誰都認識先生的。我們出了街市，折過那籬間有花的小路去。

父親默默地似乎在沈思往事，時時微笑了搖着頭。

突然，父親立住了說：「這就是他！一定是他！」一看小路的那邊來了一個帶大麥稈帽的白髮老人！正倚了杖下坂。脚似乎有點蹣，手在那里顫抖。

「果然是他！」父親反覆說了急步前去，到了老人面前，老人也立住了向父親注視。老人面上還有紅彩，眼中露着光輝。父親脫了帽子：

「你就是平善左·克洛賽譚先生嗎？」

老人也把帽子去了：

「是的。」用了顫動而粗大的聲音答說。

「啊！那末！」父親握了先生的手。「對不起！我是從前受教於先生的舊學生。先生好嗎？今天是從丘林專來拜望的。」

老人驚異地注視着父親：

「那是誰爲你！我不知道，你是哪時候的學生？對不起！你名字是——」

父親把亞爾培脫·勃諦尼的姓名和曾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的學校說明了，以後，又說「難怪先生記不起來，但是，我是總記得先生的。」

老人垂了頭沈思了一會，把父親的名字念了三四遍，父親只是微笑地向先生看。

忽而，老人擡起頭來，眼睛張得大大地，徐徐地說：

「亞爾培脫·勃諦尼技師勃諦尼君的兒子曾經住在配寨·代拉·孔沙拉泰的是嗎？」

「是的。」父親答說着伸出手去。

「原來這樣！那是真對不起！」老人說了跨步過來抱住父親，那白髮正垂在父親的髮上。父親把自己的頰貼住了先生的頸。

「請跟我到這邊來！」老人說着移步向自己住所走去。不久，我們走到小屋前面的一個花園裏。老人開了自己的室門，引導我們進內。四壁粉得雪白，室的一角擺着小牀，別一角排着檯子和書架。椅

子四張，壁上挂着的是舊地圖。室中充滿了蘋果的香氣。

「勃諦尼君！」先生注視着受着日光的地板說。「啊！我還很記得呢！你母親是個很好的人，你在一年級的時候，是坐在那窗口左側的位置上的。慢點！是了，是了！你那皺縮的頭髮，還如在眼前哩！」

先生又追憶了一會：

「你會是個活潑的孩子，非常地。不是嗎？在二年級的那年，曾患過喉痛的病，回到學校來的時候，非常消瘦，是裹在圍巾中來的，到現在已四十年了。居然不忘記我，真難得！你舊學生來訪我的很多，其中有做了大佐了的，做牧師的也有好幾個，此外還有許多已做了紳士的。」

先生問了父親的職業，又說：「我真快活！謝謝你！近來已經少有人來訪問我了，你恐怕是最後的人了罷！」

「哪里！你還康健呢！請不要說這樣的話！」父親說。

「不，不！你看！手這樣地顫動着呢！這是很不好的！三年前患了這毛病，那時還在學校就職，初時也不注意，總以為就會全愈的。不料，竟漸漸重了起來，終於字都不能寫了。啊！那一天，我從做教師以來第一次把墨水流落在學生筆記簿上的那一天，真是穿胸似地難過啊！雖然這樣，總還是暫時支持着。後來，力真盡了，遂於做教師的第六十年，和我的學校，我的學生，我的事業分別，真難過啊！在最後授課那

天，學生一直送我到家裏，還戀戀不捨。我悲哀之極，以為我的生涯也從此完了！不幸，妻適在前一年亡過，一個獨子，也跟着不久死別了，現在只有兩個做農夫的孫子，靠了些許的年金，終日不做事情。日子長長地好像竟是不會夜！我現在的工作，每日只是重讀以前學校裏的書，或是翻讀日記，或是閱讀別人送給我的書。在這裡呢。」說着指書架：「這是我的記錄，我的全生涯都在裏面。除此以外，我沒有留在世界上的東西了！」

到了這裡，先生突然帶着快樂的調子：

「是的！嚇你一跳罷！勃諦尼君！」說着走到書桌旁把那長抽屜打開。其中有許多紙束，都用細細的繩縛着的。上面一一記着年月。翻尋了好一會，取了一束打開，翻出一張黃色的紙來，遞給父親。這是四十年前父親的成績。

紙的頂上，記着「聽寫，一八三八年四月三日，亞爾培脫·勃諦尼」等字樣。父親把這寫着大形的小孩筆迹的字的紙片，帶笑讀着，可是眼中就浮出淚來。我立起來問是什麼，父親一手抱住了我說：「你看這紙！這是母親給我修改過的。母親常替我在這種處所修改，最後一行，全是母親給我寫的。我疲勞了睡着在那里的時候，母親仿了我的筆迹替我寫的。」父親說了在紙上接吻。

先生又拿出別的一束來。

「你看！這是我的紀念品。每學年，我把各學生的成績各取一紙這樣地留藏着。其中記有月日，是依了順序排列在這里的。把這打開了，一一翻閱，心裏就追憶起許多的事情來，好像我已回復到那時的光景了。啊！已有許多年數了，卻是一把眼睛閉攏，就像有許多的孩子，許多的班級在眼前。那些孩子，有的已經死去了罷，許多孩子的事情，我都記得，像最好的和最壞的，格外明白地記得，使我快樂的孩子，使我傷心的孩子，這是尤加不會忘記的。許多孩子之中，很有壞的哩！但是，我好像是在別一世界，無論壞的好的，在我都是同樣地愛他們。」

先生說了重新坐下，握住我的手。

「怎樣還記得我那時的惡戲嗎？」父親笑着說。

「你嗎？」老人也笑了。「不，並沒記得有甚麼。你原也算是淘氣的。不過，你是個伶俐的孩子，並且在年齡的比例上，也大得快了一點。記得你母親會很愛你哩。這姑且不提，啊！今天你來得很難得，謝謝！你難爲你在煩惱中還能來訪我這衰老的苦教師！」

「克洛賽諦先生！」父親用了很高興的聲音說，「我還記得母親第一次領我到學校裏去的光景。母親和我離開兩點鐘之久，是那時開始的。那時母親覺得似乎將我從自己手裏交付了別人，母子就從此分離了，心裏很是悲哀，我也很是難過。在窗上和母親說再會的時候，我眼中曾充滿了眼淚。這

時先生用手招呼我，先生那時的姿勢，臉色，都好像似洞悉了母親的心情的。先生那時的眼色，好像在說「不要緊！」我看了那時先生的神情，就明白知道先生是保護我的、饒恕我的。那時的先生的樣子，我不會忘記，永遠在我心裏雕刻了留存着哩。今天把我從丘林拉到此地來的就是這個記憶。因為要想在四十四年後的今天，再見見先生，向先生道謝，所以來的。」

先生不作聲，只用了那顫抖着的手撫摸我的頭。那手從頭頂移到額側，又移到肩上。

父親環視室內。粗糙的牆壁，粗製的臥榻，些許的麵包，窗間擱着小小的油壺。父親見了這些，似乎在說：「啊！可憐的先生！勤勞了六十年，所得的報酬，只是這些嗎？」

可是，老先生卻自己滿足着。他高高興興地和父親談着我家裏的事，從前的先生們和父親同學們的情形，話頭總不會完。父親想攔住先生的話頭，請他回到街上午餐去。先生只一味說謝謝，似乎遲疑不決。父親執了先生的手，催促就去。先生於是說：

「但是，我怎樣可以喫東西囉！手這樣地顫動着，恐怕妨害別人呢！」

「先生！這是會幫助你的。」先生見父親這樣說，也就應允。微笑着搖頭。

「今天好天氣啊！」老人一壁關門一壁說：「真是好天氣。勃諦尼君！我一生不會忘了今天這一天呢！」

父親攙着先生，先生攥了我的手，同下坂去。途中遇見攥手走着的兩個赤脚的少女，又遇見擔草的男孩子。據先生說，那是三年級的學生，午前在牧場或田野勞作，飯後是到學校裏去的。時候已經正午，我們進了街上某餐館，三人圍坐了大食桌午餐。

先生很快樂，可是因快樂的緣故，手卻愈顫動，幾乎不能喫東西了。父親代他割肉，代他切麵包，或是代他把鹽加在盆裏。湯是用玻璃杯盛了捧着飲的，可是仍還是軋軋地障着牙齒呢。先生不斷地談說，甚麼青年時代讀過的書呀，現在社會上的新聞呀，自己被先輩稱揚過的事呀，現代的制度呀，種種都說。他微紅了臉，少年人似地快樂笑談。父親也怡然微笑了看着先生，那神情和平日在家裏一壁想着事情一壁注視着我的時候一樣。

先生打翻了酒，父親立起來用食巾替他拭乾。先生笑了說：「**咿呀！咿呀！這是對不起你！**」後來，先生用了那顫動着的手舉起杯來，鄭重地說：

「**技師！爲了祝你和孩子的健康，爲了對於你母親的紀念，乾了這杯！**」

「**先生！祝你的健康！**」父親回答了握先生的手。那在屋角的餐館主人和侍者們都向我們看。他們見了這師弟的情愛，似乎也很感動。

兩點鐘以後，我們出了餐館。先生說要送我們到車站，父親又去攙他。先生仍攥着我的手，我代先

生取了杖走。街上行人有的立了看我們，本地人都認識先生，和他招呼。

在街上走着。從前面窗口流出小孩的書聲來，老人立住了悲哀地說：

「勃諦尼君！這最使我傷心！一聽到學生的讀書聲，就想到我已不在學校，另有別人代我在那里，不覺悲傷起來了！那個，那個是我六十年來聽熟了的音樂，我會很歡喜他的。我好像已和家族分離，一個小孩都沒有了的人了！」

「不，先生！」父親說着又開步前行。「先生有許多的孩子呢！那許多孩子都散在世界上，和我一樣地都記憶着先生呢！」

先生悲傷地說：

「不，不！我已沒有學校沒有孩子了！沒有孩子，是不能生存的。我的末日，大約就到了罷！」

「請不要說這樣的話！先生已做過許多好事，把一生用在很高尚的事情上了！」

老先生把那白髮的頭靠在父親肩上，又把我的手緊緊握住。到車站時，火車快要開了。

「再會先生！」父親在老人頰上接吻告別。

「再會！謝謝你再會！」老人說了把父親的一隻手用自己的顫動着的兩手夾住了貼到胸前去。我去和老先生接吻時，老先生的臉上已溼了淚了。

父親把我先推入車內。待車要開動的時候，從老人的手中取過杖來，把自己執着的鑲着銀頭刻有自己名氏的華美的杖換了過去，說：

「請取了這個，當作我的紀念！」

老人正想推辭不受，父親已跳入車裏把車門關了。

「再會！先生！」父親說。

「再會！你已給與這窮老人以慰藉了！願上帝保佑你！」先生於車將動時說。

「再相見罷！」父親說。

先生搖着頭，好像在說：「恐不能再相見了哩！」

「再可相見的，再相見罷！」父親反覆着說。

先生把顛着的手高高地舉起，指着天：

「在那上面！」

於是，先生的形影，就在那擎着手的瞬間不見了。



在那上面!

和父親作了快樂的旅行回來，十天之中，竟不能見天地，這真是做夢也料不到的事情。我在這幾天內，病得幾乎沒有了命了。只朦朧地記得母親會啜泣，父親會蒼白了臉守着我，雪爾維姊姊和弟弟低聲地談着。那戴眼鏡的醫生守在牀前，雖曾向我說着甚麼，但我全不明白。只差一些，我已要和這世別離了。其中有三四天，甚麼都茫然，像在做黑暗苦痛的夢！記得我二年級時的女先生會到牀前，把手帕遮住自己的咳嗽。我的先生曾彎下上身和我接吻，我臉上被鬚觸着覺痛。克洛西的紅髮，代洛西的金髮，以及着黑服的格拉勃利亞少年，都好像在雲霧中看見。卡隆會拿着一個帶葉的夏橘子來贈我，因母親有病，記得就回去了。

等到從長夢中醒來，神志清了，見父親母親在微笑，雪爾維姊姊在低聲唱歌，我才知道自己的病已大好了。啊！真是可悲的惡夢啊！

從此以後，就每日轉好。等「小石匠」來裝兔臉給我，我才開笑臉。那孩子從病以後，臉孔長了許多。兔臉比以前似乎裝得更像了。可萊諦也來，卡洛斐來時，把他正在經營的小刀的彩票，送了我兩條。昨天我睡着的時候，潑來可西來，據說將我的手在自己的頰上觸了一下就去了。他是才從鐵工場出來的，臉上染着煤炭，我袖上也因而留下黑跡。我醒來見着很是快活。

幾天之間，樹葉又綠了許多。從窗口望去，見孩子們都挾了書到學校去，我真是羨煞！我也快要回

到學校裏去了，我想快些去見見全體同學，看着自己的座位，學校的庭院，以及街市的光景，想聽聽在我生病期內所發現的新聞，又想去翻閱翻閱筆記簿和書籍。都好像已有一年不見了哩。我母親可憐已瘦得蒼白了！父親也很疲勞着來望我的親切的朋友們，都跑近來和我接吻。啊！一想到將來有和許多朋友別開的時候，現在就在悲傷起來。我大約是可以和代洛西同入高等的學校的，其餘的朋友們怎樣呢？五年級完了以後，就大家別離，從此以後，不能再相會了罷！遇到疾病的時候，也不能再在前看見他們了罷！——卡隆、潑來可西、可萊諦，都是很親切很要好的朋友。——可是都不長久！

勞動者中有朋友

二十日

安利柯爲甚麼「不長久」呢？你修畢了五年級入中學去，他們入勞動界去。幾年之中，彼此都在同一市內，爲甚麼不能相見呢？你即使進了高等學校或大學，到工場裏去訪問他們，不就可以了嗎？在工場中與舊友相見，是多麼快樂的事啊！

可萊諦和潑來可西無論在甚麼地方，你都可以去訪問他們的。都可以到他們那里去學習種種的事物的。怎樣倘若你和他們不繼續交際，那末，你將來就要不能得着這樣的友人——和自己階級不同的友人。到那時候，你就只能在一階級中生活了。只在一階級中交際的人，恰和只讀一冊

書籍的學生一樣。

所以，要決心和這些朋友永遠繼續交際啊！並且，從現在起，就要注意了多和勞動者的子弟交遊。上流社會好像將校，下流社會是兵士。社會和軍隊一樣，兵士並不比將校賤。貴賤在能力，並不在於俸錢；在勇氣，並不在階級。論理，正唯其兵士與勞動者自己受報酬少，就愈可貴。所以，你在朋友之中，對於勞動者的兒子，應該特別敬愛，對於他們父母的勞力與犧牲，應該表示尊敬。不應只着眼於財產和階級的高下。因財產和階級的高下來分別人，真是鄙賤的心情。救濟我國的神聖的血液，是從工場、田園的勞動者的脈管中流溢出來的。要愛卡隆、可萊諦、潑來可西、「小石匠」啊！他們的胸裏，宿着高尚的靈魂哩！將來命運無論怎樣變動，決不忘了這少年時代的友誼。從今天就須這樣自誓。再過了四十年，到車站時，如果見卡隆墨黑了臉，穿着司機的衣服，你即使做着貴族院議員，也應立刻跑到車頭上去，將手勾在他的頸上。我相信你一定會這樣的。

——父親——

卡隆的母親

二十八日

我回到學校裏去，最初聽見的是一個惡消息，卡隆因母親大病，缺課了好幾天。終於，他母親於前

星期六那天死了。昨天早晨我們一走進教室，先生對我們說：

「卡隆遭遇了莫大的不幸！母親死去了！他明天大約要回到學校裏來的，望你們大家同情於他的苦痛，他進教室來的時候，要親切丁寧地招呼安慰他，不許說戲言或向他笑！」

今天早晨，卡隆略遲了一刻來了。我見了他，心裏好像寒住了甚麼。他臉孔瘦削了，眼睛紅紅地，兩腳顫慄着，似乎自己生了一個月的大的樣子。全身換了黑服，差不多一眼認不出他是卡隆來。同學都屏了氣向他注視。他進了教室以後，似乎記到了母親每日來接他，從椅子背後看他，種種地注意他的情形，忍不住就哭了起來。先生攆他過去，將他貼在胸前：

「哭罷！哭罷！苦孩子！但是不要灰心！你母親已不在這世界了，但是，仍在照顧着你，仍在愛你，仍在你身旁呢。你會有時再和母親相見罷，因為你有着和母親一樣的正直的精神。啊！你要自己珍重啊！」

這樣說了，領他坐在我旁邊的位上。我不忍去看卡隆的面孔。卡隆取出自己的筆記簿和久不翻了的書來看，翻到前次母親送他來的時候折着作記的地方，又掩面哭泣起來。先生向我們使眼色，暫時不去理他，管自上課。我雖想對卡隆說句話，可是不知說甚麼好，只將手搭在卡隆肩上，低聲地這樣說：

「卡隆！不要哭了啊！」

卡隆不回答甚麼，只是在桌上伏倒了頭，把手加到我的肩上來。散課以後，大家都默着恭敬地集在他周圍。我因看見我母親來了，就跑過去想求撫抱。母親將我推開，只是看着卡隆。我莫名其妙，及見卡隆獨自立在那裏，默不作聲，悲哀地看着我，那神情好像在說：

「你有母親來抱你，我已不能夠了！你有母親，我已沒有了！」

我才悟到母親推開我的緣故，就不待母親攜我，自己出去了。

寇塞貝馬志尼

二十九日

今天早晨，卡隆仍是蒼白了臉，紅腫了眼來。我們當作禮替他堆在桌上的物品，他顧也不顧。先生另外拿了一本書來說是預備念給卡隆聽的。他先向我們通知說：明天要授與勳章給前次在濮河救起小孩的少年了，午後一時，大家到市政所去參觀，星期一就作一篇參觀記當作這月的每月例話。通告畢，又向着那垂着頭的卡隆說：

「卡隆！今天請忍耐了把我以下所講的話和大家一齊筆記了。」我們都捏起筆來，先生就開始講：

「寇塞貝·馬志尼，一千八百零五年生於熱那亞，一千八百七十二年死於辟沙。他是個偉大的

愛國家，大文豪，又是意大利改革的先驅者。他爲愛國精神所驅，四十年中和貧苦奮鬥，甘受放逐迫害，寧爲亡命者，不肯變更自己的主義和決心。他非常敬愛母親，將自己高尚純潔的精神，全歸功於母親的感化。他有一個知友，喪了母親，不勝哀痛，他寫一封信去慰唁。下面就是他書中的原文。

「朋友！你在這世已不能再見你的母親了。這實是可戰慄的事。我目前不忍看見你，因爲你現在正在誰都難免而且非超越不可的神聖的悲哀之中。『悲哀非超越不可，』你了解我這話嗎？在悲哀的一面，有不能改善我們的精神而反使之陷於柔弱卑屈的東西。我們對於悲哀的這一部分，當戰勝而超越他。悲哀的別一面，有着使我們精神高尚偉大的東西。這部分是應該永遠保存，決不可棄去的。在這世界上最可愛的莫過於母親，在這世界所給你的無論是悲哀或是喜悅之中，你都不會忘了你的母親罷。但是，你要紀念母親，敬愛母親，哀痛母親的死，不可辜負你母親的心。啊！朋友！試聽我言！死這東西，是不存在的。這是空無所有，連瞭解都不可能的東西。生是生，是依從生命的法則的。而生命的法則就是進步。你昨天在這世有母親，你今天隨處有天使。凡是善良的東西，都有加增的能力，會做這世的生命，永不消滅。你母親的愛，不也是這樣嗎？你母親要比以前更愛你啊！因此之故，你對於母親，也就有比前更重的責任了。你在他界能否和母親相會，完全要看你自己的行爲怎樣。所以，應因了愛慕母親的心情，更改善自己，以安慰母親的靈魂。以後你無論做什麼事，常須自

已反省：「這是否母親所喜的？」母親的死去，實替你在這世界上遺留了一個守護神。你以後一生的行事，都非和這守護神商量不可。要剛毅！要勇敢！和失望與憂愁奮鬥！在大苦惱之中維持精神的平靜！因為這是母親所喜的。」

先生再斷續着說：

「卡隆！要剛毅！要平靜！這是你母親所喜的。懂了嗎？」

卡隆點頭，大粒的淚珠，簌簌地落下在手背上，筆記簿上和桌上。

少年受勳章（每月例話）

午後一點鐘，先生領了我們到市政所去。參觀授與勳章給前次在漢河救起小孩的少年。

大門上飄着大大的國旗。我們走進中庭，那里已是人山人海。前面擺着用紅色檯布罩了的檯子，檯子上放着書件。後面是市長和議員的席次，有許多華美的椅子。着青背心穿白襪子的贊禮的僕相就在那里。再右邊是一大隊的掛勳章的警察，稅關的官員，都在這旁邊。這對面排着許多盛裝的消防隊，還有許多騎兵，步兵，砲兵和在鄉軍人。其他紳士呀，一般人民呀，婦女呀，小孩呀，都圍集在這周圍。我

們和別校的學生並集在一角，旁有一羣從十歲到十八歲光景的少年，談笑着。據說這是今天受勳章的少年的朋友，特從故鄉來到會的。市政所的人員多在窗口下望，圖書館的走廊上也有許多人靠着欄杆觀看。大門的樓上，滿滿地集着小學校的女學生和面上有青面幕的女會員。全體情形，正像一個劇場，大家高興地談說，時時向着有紅氈的檯子地方望，看有誰出來沒有。樂隊在廊下一角靜奏樂曲，日光明亮地射着在高牆上。

忽然，拍手聲四起了。從庭中，從窗口，從廊下。

我翹起脚跟來望。見在紅檯子後面的人們已分爲左右兩排，另外來了一個男子和一個女人。男子更攏了一個少年的手。

這少年就是那救助朋友的勇敢的少年。那男子是他的父親，原是一個做石工的，今天打扮得很整齊。女人是他的母親，小小的身材，白色，穿着黑服。少年也白色，衣服是鼠色的。

三人見了這許多人，聽了這許多的拍手聲，只是立了不動，眼睛也不向別處看，儼相領了他們到檯子的右旁。

過了一會，拍手聲又起了。少年望望窗口，又望望女會員所居的廊下，好像自己不知在甚麼地方了。少年面貌略像可萊諦，只是面色比可萊諦紅些。他父母注視着檯上。

這時候，在我們旁邊的少年的鄉友，接連地向少年招手。或是輕輕的喚着「平平！平平！諾脫！」去引起少年的注意。少年好像居然聽見了，向着他們看，在帽子下面露出笑影來。

隔不了一會，守衛把姿勢整頓了，市長和許多紳士一齊進來。

市長穿了純白的衣服，圍着三色的肩衣。他立到檯前去，其餘的紳士都在他兩旁或背後就坐。樂隊停止了樂，因了市長的號令，滿場就肅靜了。

市長於是開始演說。在最初，大概是敘說少年的功績，不甚聽得清楚。到了後來，聲音漸高，語音遍布全場，已一句都不會漏去了：

「這少年在河岸見自己的朋友正將淹沒，就毫不猶豫地脫去衣服，跳入水去救他，旁邊的孩子們想攔住他，說『你也要同他一處淹沒哩！』他不置辯，躍入水去。河水正漲滿，連大人下去，也要不免危險。他盡了力和急流奮鬪，竟把快在水底悶死的友人撈着，提了他突波而上。幾次要險遭溺下，終於鼓着勇氣，浮出到水面來。那種堅忍和決死的精神，幾乎不像是少年的行徑，竟是大人救自己愛兒的時候了。上帝鑒了這少年的勇氣的行爲，就助他成功，使他將快要死的友人從鱈魚窠裏救出，更因了別人的助力，終於更生了。事後，他如無其事地回到家裏，淡淡地把經過報告家人知道。

「諸君！勇敢在大人已是難能可貴的美德，至於在沒有名利之念的小孩，在體力怯弱，無論做什

麼都非有十分熱心不可的小孩，在並無何等的義務責任，就使不做什麼，只要能瞭解人所說的，不忘人的恩惠，已足受人愛悅的小孩，勇敢的行為，真是神聖之至的了。諸君！我不再說甚麼了！我對於這樣高尚的行為，不願在這以上再加無謂的讚語！現在諸君的面前，就立着那高尚勇敢的少年軍人諸君啊！請以弟弟待他！做母親的女太太啊！請和自己兒子一樣地替他祝福！小孩們啊！請記憶他的名字，將他的樣子雕刻在心裏，永久勿忘！請過來！少年！我現在以意大利國王的名義，授與這勳章給你！」

市長就檯上取了勳章，替少年掛在胸前，又抱了他接吻。母親把手當了兩眼，父親把下頤垂下胸口來。

市長和少年的父母握手，將用絲帶束着的賞狀遞給母親。又向了那少年說：

「今天是你最榮譽的日子，在父母是最幸福的日子。請你終生不要忘記今天，走上你德義與名譽的路程！再會！」

市長說了退去。樂隊又奏起樂來。我們以為儀式就此完畢了。這時，從消防隊中走出一個八九歲的男孩子來，跑近那受勳章的少年，把自己投在他的腕裏。

拍手聲又起來了。那就在濮河被救起的小孩，這次出來，是為表示感謝再生之恩的。被救的小孩，與恩人接了吻，攜了手出去。少年的父母跟在後面，勉強從人羣中擠出到大門方面。警察、小孩、軍人、婦

女，都頭向了一方，顛起了脚跟，想看這少年。在近處的人，有的去撫觸他的手。他們在學校學生羣旁通過時，學生都把帽子高高地舉在空中搖動。和少年同鄉里的孩子們，都紛紛地前去握住少年的臂，或是拉住他的上衣，狂叫「平！平！萬歲！平！君萬歲！」少年通過我的身旁，我見他臉上帶着紅暈，似乎很歡悅的。勳章上附有紅白綠三色的絲帶。那做父親的用了顫顫的手在抹鬚。在窗口及廊下的人們見了，都向他們喝采。他們通過大門時，女會員從廊下拋下堇或野菊的花束來，落在少年和他父母頭上，更散在地上。在旁邊的人都俯下去拾了交付他母親。這時，庭內的樂隊，靜靜地奏出幽婉的樂曲，那音調好像是羣人的銀樣的歌聲，遠遠地消去的樣子。

第八卷 五月

畸形兒

五 日

今天不大舒適，把功課請了假，由母親領了我到畸形兒學院去。母親是爲了請求給那門房的兒子入院去的。等到了那里，母親叫我留在外面，不使我入內。

安利柯！我爲什麼不叫你進學院去？怕你還沒有知道罷。因爲，把你這樣健康的小孩帶進那不幸的殘廢的羣裏去給他們看，是不好的。即使不是這樣，他們已經時時有痛感自己不幸的機會哩！那真是可憐啊！身入其境，眼淚就會從胸裏湧上來；男女小孩約有六十人，有的骨格不正，有的手足歪斜，有的皮膚皺裂，身體扭轉不展。其中也儘有相貌伶俐，眉目可愛的。有一個孩子，鼻子高高地，臉的下部分已像老人樣的尖長了，可是還帶着可愛的微笑呢！有的孩子，從前面看去，很端秀，不像是殘疾的，一叫他背過身來，就覺得有可憐的地方了。恰好，醫生到在這里，一個一個地叫他們立在

椅上，曳上了衣服，把膨大的肚子或是臃腫的關節檢查着。他們時常這樣脫去了衣服，迴環着給人看，已經慣了，一點也不覺得難爲情。可是，在那身體初發見殘疾的時候，是多少難過啊！病漸漸厲害，人對於他們的愛情就漸漸減退，有的整幾小時地被棄置在屋角，只受粗劣的食物，有的還要被嘲弄，也許有的在幾月中還枉受無益的綑帶和療治的苦痛罷。現在，靠了這學院中的注意和適當的食物和運動，大抵已恢復許多了。見了那因了號令伸出來的縛着綑帶或是夾着板的手脚，真是可憐呢。有的在椅子上不能直立，用臂托住了頭，一手撫摸着那拐杖的，又有手臂雖勉強向前伸直了，終於呼吸迫促起來，蒼白了倒下地去的。雖然這樣，他們要藏匿苦痛，還是裝着笑容呢！安利柯啊！像你這樣健康的小孩，還不知自己感謝自己的健康，我見了那可憐的畸形的孩子，一想到世間做母親的當作自己的榮耀，誇了抱着的壯健的小孩，覺得很是難堪，恨不能一個一個去撫抱他們。如果周圍沒人，我就要這樣說了罷：

「我不離開此地了！我一生爲你們犧牲，做了你們的母親罷！」

可是，孩子們還歌着，那種細而可悲的聲音，使聽見的人腸爲之斷。先生稱贊他們，他們就非常快活，在先生通過他們坐位的時候，都去吻她的手。大家都親愛着先生呢。據先生說，他們頭腦都好，也能用功。那位先生，是一個青年的溫和的女人，面貌上充滿了慈愛。她的常帶悲容，大概是每天和

那不幸的孩子們作伴的緣故罷。真可敬佩啊！勞動了生活着的人雖是很多，但像她那樣的做着神聖職務的人，是不多有的罷。

——母親——

犧 牲

九 日

我的母親固然是好人，雪爾維姊姊也像母親一樣，有着高尙的精神。昨夜，我正抄寫着每月例話「六千哩尋母」的一段——這因為太長了，先生叫我們四五個人分開了抄錄的。——姊姊靜悄悄地進來，低了聲急急地這樣說：

「快到母親那里去！母親和父親才在說甚麼呢，好像已有了甚麼不幸的事了，很是悲痛，母親在安慰他。說家裏要困難了——懂嗎？家裏已經要沒有錢了囉！父親說，要有若干犧牲才得恢復呢。我們也大家來犧牲好嗎？非犧牲不可的啊！讓我和母親說去，你也要贊成我，並且，要照我姊姊所說的樣子，向母親立誓，要甚麼都答應做啊！」

姊姊說了，拉了我的手同到母親那里去。母親正一壁做着針線，一壁沈思着，我在長椅子的一端坐下，姊姊坐在那一端，就說：

「喂！母親！我有一句話要和母親說。我們兩個有一句話要和母親說。」

母親喫驚了看着我們。姊姊繼續着說：

「父親不是說沒有錢了嗎？」

「說甚麼？」母親紅了臉回答。「沒有錢的事，你們知道了嗎？這是誰告訴你們的？」

姊姊大膽地說：

「我知道哩！所以，母親！我們也覺得非大家犧牲不可。你不是會說到了五月終給我買扇子的嗎？還答應安利柯弟弟買顏料盒呢。現在，我們已甚麼都不要了。錢也一個都不想，不給我們也可以啊！」

母親！

母親剛要回答說甚麼，姊姊阻住了她：

「不，非這樣不可的。我們已經這樣決定了。在父親沒有錢的時候，水果，甚麼，都不要，只要有湯就好，早晨單喫麵包也就夠了。這麼一來，食費是可以多少省些出來罷。一向實在是太待我們好了！我們決定只要這樣就滿足了。喂，安利柯不是嗎？」

我回答說是。姊姊用手遮住了母親的口，繼續着說：

「還有，無論是衣服或是甚麼，如果有可以犧牲的，我們也都歡歡喜喜地犧牲。把人家送給我們

的東西賣了也可以，勞動了幫母親的忙也可以。終日勞動罷！甚麼事情都做，我，甚麼事情都做的！」說着又將臂彎到母親項上去。

「如果能救助了父親母親，父親母親再有像從前那樣快樂的臉孔給我們看着，無論怎樣辛苦的事情，我也都願做的。」

這時母親臉上的快悅，是我所未會見過的。這時母親在我們額上接吻的熱烈，是從來所未會有的。母親當時甚麼都不說，只是在笑容上掛着淚珠。後來，母親和姊姊說明家中並不困於金錢，叫她不要誤聽。還屢次稱贊我們的好意，這夜是很快活，等父親回來，就一五一什地告訴了他。父親也不說甚麼。今天早晨，我們要喫早飯時，我覺到非常的歡喜與非常的悲哀。我的食巾下面，藏着顏料盒，姊姊的食巾下面，藏着扇子。

火 災

十一日

今天早晨，我抄畢了「六千哩尋母」正想着這次作文的材料。忽然，從樓梯方面發出非常的人聲。過了一會，有兩個消防夫進屋子來，和父親說，要檢查屋內的火爐和煙突。這因為屋頂的煙突上冒出了火，辨不出從誰家發出來的緣故。

「呃！請檢查！」父親說。其實，我們屋子裏並沒有燃着火，可是消防夫仍在客室巡視，把耳朵附近了壁聽有無火在爆發的聲音。

在他們各處巡視時，父親向了我說：

「哦！這不是好題目嗎？——叫做『消防夫。』我講了，你寫着！

「兩年以前，我深夜從劇場回來，路上看見過消防夫的救災行動，我正要走入羅馬街，就見有猛烈的火光，許多人都集在那里。一間家屋正在燒着，像舌的火燄，像雲的煙氣，從窗口屋頂噴出。男人和女人從窗口探出頭來拚命的叫，忽然又不見了。門口擠滿了人，齊聲叫喊說：

「『要燒死了哩！快救命啊！消防夫！』

「這時來了一部馬車，四個消防夫從車中跳出。這是最先趕到的，一下車就跑進屋子裏去。他們一走進，同時發生了可怕的事情。一個女子，在四層樓窗口叫喊奔出，手拉住了欄杆，背向了外，在空中掛着。火燄從窗口噴出。幾乎要捲着他的頭髮了。羣衆大發恐怖的叫聲，方才的消防夫一時錯了方向，把三層樓的牆壁打破了進去，這時羣衆齊聲狂叫說：

「『在四層樓，在四層樓！』

「他們急上四層樓去，在那里忽然聽見恐怖的叫聲，梁木從屋頂落下，門口滿了煙燄。要想到那

關着人的屋子裏去，除了從屋頂走，已沒有別的路了。他們急急地跳上屋頂，瓦上從煙裏露出一個黑影來，這就是那最先跑到的伍長。可是，要從屋頂到那被火包着的屋裏去，非通過那屋頂的窗和格雷間的極狹小的地方不可。因為別處都已被火燄包住了，只這狹小的地方，還有冰雪掩着。可是卻沒有可攀援的地方。

「『那里是，無論如何通不過的！』羣衆在下叫說。

「伍長沿了屋頂邊上走，羣衆震慄地看着他。他終於把那狹小的地方通過了，那時下面的喝彩聲幾乎要震蕩天空。伍長走到那危急的場所，用斧把梁椽斬斷，造成入內的孔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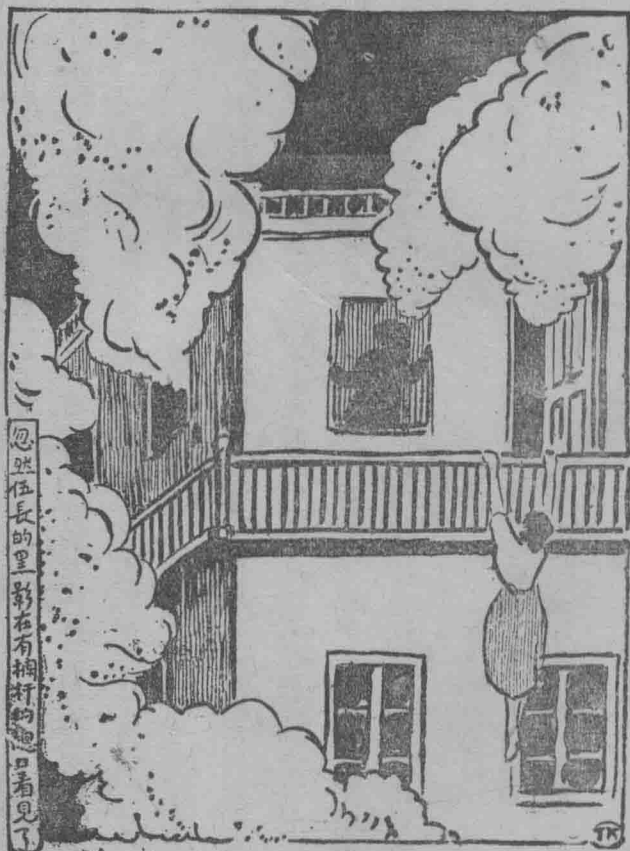
「這時，那女子仍在窗外掛着，火燄快將捲到她的頭上，眼見得就要向街路墜下了。

「伍長斬開了孔穴，把身子結束了，就跳進屋裏去。後來的消防夫也跟着跳入。

「這時才運到的長梯子在屋前架着。窗口冒出兇險的煙燄來，耳邊聞到可怖的呼號聲，危急得幾乎無從着手了。

「『不好了！連消防夫也要燒死了！完了！早已死了！』羣衆叫着說。

「忽然，伍長的黑影在有欄杆的窗口看見了，火光在他頭上照得紅紅地。女子去抱着他的項頸，伍長兩手抱了那女子，下室中去。



忽然伍長的里影在有欄杆的門口看見了

「羣衆的叫聲，在火燒聲中沸騰：

「『還有別個呢？怎樣下來？那梯子離窗口很遠，怎樣接得着呢？』

「在羣衆叫喊聲中，突然來了一個消防夫，右腳踏了窗沿，左腳踏住梯子，在空中跨了立看，室中的消防夫把遭難者一一拖出遞交給給他，他又一一遞給從下面上去的消防夫。下面的又一一遞給再在下面的同伴。

「最先下來的是那個曾在欄杆上掛過的女子，其次是小孩，再其次的也是個女子，再其次的是個老人。遭難者如數下來了以後，室中的消防夫也就一一下來，最後下來的是那個最上去的伍長。他們下來的時候，羣衆喝彩歡迎，及等到那拚了生命，上去最先下來最後的勇敢的伍長來時，羣衆歡聲雷動，都張開了手，好像歡迎凱旋的將軍也似地喝彩。一瞬間，他那寇塞貝·洛辟諾的名氏，在數千人的口中傳遍了。

「知道嗎？這就叫做勇氣。勇氣這東西不是講理由的，是不躊躇的，見了人有危難，就會像電光似地盲目飛跳過去。過幾天，帶了你去看看消防夫的練習罷。那時，領你去見洛辟諾伍長罷。他是怎樣一個人，你想知道他嗎？」

我答說，很想知道他。

「就是這位囉！」父親這樣說了，我不覺喫了一驚，回過頭去，見那兩個消防夫正檢查完畢，要從室中出去了。

「快和洛辟諾伍長握手！」父親指着那衣上綴有金邊的短小精悍的說。伍長立住了伸手過來，我去和他握手。伍長道別而去。

父親說：

「好好地這記着！你在一生中，握手的人，當有幾千，但像他那樣豪勇的人，恐不上十個罷！」

六千哩尋母（每月例話）

幾年前，有一個工人家的十三歲的兒子，曾經獨自從意大利的熱那亞到南美洲去尋覓過母親。這少年的父母，因遭了種種的不幸，陷於窮困，負了許多的債。母親想設法賺些錢，圖一家的安樂，會於兩年前，遠遠地到南美洲的阿根廷共和國首府培諾斯·愛列斯市去做女僕。原來，從意大利到南美洲去工作的勇敢的婦女不少，那里工資豐厚，去了不用幾年，就可賺積幾百元回來的。這位苦母親和她十八歲與十三歲的兩個兒子分別時，悲痛得幾乎要流血淚，可是為一家生活計，也就忍心勇敢地去了。

那婦人平安地到了培諾斯·愛列斯，她丈夫有一個從兄，在那里經商有年。由他的介紹，到該市某上流人的家庭中爲女僕。工資既厚，待遇也很親切，她安心工作着。在初到的當時，也常有消息寄到家裏來。彼此在分別時約定：從意大利去的信，寄交從兄轉遞，婦人寄到意大利的信，也先交給從兄，從兄再附寫幾句，轉寄到熱那亞丈夫那里來。婦人將每月十五元的工資一文不用，隔三月寄錢給故鄉一次。她丈夫雖是個做工的，很愛重名譽，把這錢逐步清償債款，一壁自己已奮發地勞動，忍耐了一切的辛苦和困難，等他的妻子回國。自從妻子去國了以後，家庭就冷落得像空屋，小兒子尤戀念着母親，一刻都忘不掉。

光陰如箭，不覺一年過去了。婦人自從來過了一封說略有不適的短信以後，就消息沒有。寫信到從兄那里去問了兩次，也沒回信來。再直接寫信到那婦人的僱主家裏去，仍不得回復。——這是因爲地址弄錯，未曾寄到的。於是全家更不安心，終以請求駐培諾斯·愛列斯的意大利領事，代爲探訪。過了三個月，領事回答說，連新聞廣告都登過了，沒有人來承認。這或者那婦人自以爲替人作女僕爲一家的恥辱，所以把自己主人的本名隱瞞了罷。

又過了幾月，仍如石沈海底，沒有消息。父子三人沒有辦法，小兒子尤悲念得很，幾乎要病了。既無方法可想，又沒有人可商量。父親想親到美洲去尋妻，但第一非先把職務拋了不可，並且又沒有寄託

兒女的地方。大兒子似乎是可以派遣的，但他已能賺得若干金錢，幫助家計，也無法叫他離家。每天只是這樣大家面面相對地反覆商量着這事。有一天，小兒子瑪爾可的面上現出決心的樣子說，「我到美洲尋母親去！」

父親不回答甚麼，只是悲哀地搖着頭。在父親看來，這心雖可嘉，但以十三歲的年齡，登一個月的旅程，獨自到美洲去，究不是可能的事。但是，幼子堅執着這主張，從這天起，每天談起這事，總是堅持到底，用了很沈靜的神情。說述可去的理由，其懂事的程度，正像大人一樣。

「別人不是也去的嗎？比我再小的人去的也多着哩！只要下了船，就會和大衆齊到那里的。一到那里，就去找尋那從叔的住所，意大利人在那裏的很多。一問就可以明白。等找到了從叔，不就可尋着母親了嗎？如果再尋不着，那末可去請求領事，託他代訪母親作工的主人住所。無論中途有怎樣的困難來，那里好做的工作儘有，只要去勞動，回國的路費是用不着擔憂的。」

父親聽他這樣說，就漸漸贊成了他。父親平日原深知這兒子有驚人的思慮和勇氣，且已在艱苦貧困中慣了的。這次的去，是爲尋自己的慈母，認爲必然較平時發揮加倍的勇氣出來。並且，恰巧，父親朋友之中，有一人曾爲某船船長。父親把這話和船長商量。船長答應替瑪爾可通融到阿根廷的三等船票一張。

父親躊躇了一會，就把瑪爾可的要求答應了。及出發日子一到，父親替他包好衣服，集了幾塊錢替他塞入衣袋裏，又寫了從兄的住址交給他。在四月中天氣很好的一個傍晚，父兄送了瑪爾可上船去。

船快開了，父親在吊梯上和兒子作最後的接吻：

「那末，瑪爾可，去罷！不要害怕！因為上帝是守護着你的孝心的！」

可憐的瑪爾可！他雖已發出勇氣，不以任何風波為意，但眼見故鄉美麗的山，漸向水平線上消去，舉目只見汪洋大海，船中又沒有相識者，只是自身一個人而已，自己所帶的財物，只是行囊一個，一想到此，不覺突然悲愁起來。在最初的二日間甚麼都不入口，只是蹲在甲板上暗泣，心潮如沸，想起種種事來。其中最可悲可懼的，就是關於母親萬一死了的憂慮。這憂念不絕地纏繞着他，有時茫然若夢，在眼前現出一個素不相識的人面，很憐憫地注視着他，且附近了他的耳低聲說：「你母親已死在那里了呢！」他驚醒來方知是夢，於是把正要出口的哭聲重行嚥住。

船過直布羅陀海峽，一出大西洋，瑪爾可才略振出勇氣和希望。可是，這也不過暫時的。茫茫的洋面上，除了水天以外，甚麼都不見，天氣漸漸加熱，周圍去國工人們的可憐的光景，和自己孤獨的形影，都足使他心中重罩上一層的暗雲。一天一天，總是這樣無聊地過去，正如牀上的病人忘記時日，好像

自己在海上已住了一年了，每天早晨張開眼來，知自己仍在大西洋中，獨自在赴美洲的途上，兀自驚訝。甲板上時時落下的美麗的飛魚，燄血一般的熱帶地方的日沒，以及夜中燐光漂滿海的一面，儼然像火山巖的光景。在他都好像在夢境中看見，不覺得這些是實物。天氣不好的日子，終日終夜臥在室裏，聽了器物的滾轉聲，磕碰聲，周圍人們的哭叫聲，吟呻聲，覺得似乎末日已到了。又，當那靜寂的海轉成黃色，炎熱如沸時，覺得倦怠無聊。在這種時候，疲弱極了的乘客，都死也似地臥倒在甲板上不動。海不知何日才可行盡。滿眼只見水與天，天與水，昨天，今天，明天，都是這樣。

瑪爾可時時倚了船舷，整幾小時地茫然看海，一壁想着母親，往往自己不知不覺，閉眼入夢。夢見那不相識者很憐憫地附耳告訴他，「你母親已死在那里了！」他一被這話聲驚醒過來，仍去眼對了水平線作夢也似地空想。

這海程連續至二十七日，最末的一天，天氣很好，涼風拂拂地吹着。瑪爾可在船中和一老人熟識了，這老人是隆巴爾地的農夫，說是到美洲去看兒子的。瑪爾可和他談起自己的情形，老人大發同情，常用手拍瑪爾可的項部，反覆地說：

「不要緊！就可見你母親平安的面孔了！」

有了這同伴以後，瑪爾可也就增了元氣，覺得自己的前途是有望的。美麗的星月夜，在甲板上雜

在大批的去國的工人中，靠近那噴噴吸着煙的老人坐了，就起已經到了培諾斯·愛列斯的想像：忽然，自己已在街上行走，找着了從叔的店，撲向前去。「母親怎樣？」「啊！同去罷，」「立刻去罷！」這樣二人急急跨上主家階石，王家就開了門。——他每次想像，都中斷於此，心中充滿了說不出的戀慕的情。忽又自己暗暗地把頸上懸着的賞牌，拉出來用嘴去吻了，細語祈禱。

到了第二十七天，輪船在阿根廷共和國首府培諾斯·愛列斯港口下錨了。那是五月中陽光很好的一個早晨，到埠撞着這樣好天氣，前兆不惡。瑪爾可高高興興地忘了一切，一意渴望母親就在距此幾哩以內的地方，數小時中便可見面，自己已到了美洲，獨自從舊世界到了新世界，長期的航海，從今回顧，竟像只有一禮拜的光陰，覺得恰像自己在夢中飛躍到此，現在夢才醒了。乘船時爲防失竊，會把所帶的金錢，分作兩份藏着，今天探囊，一份已不知在甚麼時候不見了。因爲心有所期待，也並不以此介意。金錢大概是在船中被擱去了的，除此以外，所剩的已無幾，但怕甚麼呢，現在立刻就可見見母親了。瑪爾可提了衣包隨了大批的意大利人下了輪船，再由舢板船渡至碼頭上陸，和那親切的隆巴爾地老人告別了，急忙大步地向市街進行。

到了街市，向行人問亞爾忒斯街所在。那人恰巧是個意大利工人，向瑪爾可打量了一會，問他能讀文字不能。瑪爾可答說能的。

那工人指着自已才走來的那條街道說：

「那末，向那條街道一直過去，轉灣的地方，都標着街名；一一讀了過去，就會到你所要去的處所」的。

瑪爾可道了謝，依着他所指示的方向走去。坦直的街道，只管連續着，兩旁都是別莊式的白而低的住屋。街中行人車輛雜遝，喧擾得耳朵要聾。這裡那里地飄揚着大旗，旗上都用大字寫着輪船出口的廣告。每走十幾丈，必有個十字街口，左右望去都是直而闊的街道，兩面也都夾立着低而白的房屋，路上滿着人和車，一直那面，在地平線上接着海也似的美洲的平原。這都會竟好像沒有盡處，一直擴張到全美洲了的。他注意了把地名一一讀去，有的地名很奇怪非常難讀。碰見女人，都注意了看，防或者她就是母親。有一次，在面前走過的女人，很有點像母親，不覺心跳血沸起來，急追上去看，雖有些相像，卻是個有黑痣的。瑪爾可急急地走而又走，到了一處的十字街口，他看了地名，就釘住了似地立定不動，原來這就是亞爾忒斯街了。轉角的地方，寫着一百十七號，從叔的店址是一百七十五號，急急跑到了一百七十五號門口，暫時立了定一定神，獨語看說：「啊！母親，母親！居然就可見面了！」走近攏去，見是一家小雜貨鋪，這一定是了進了店門，裏面走出一個帶眼鏡的白髮老婦人來：

「孩子！你要什麼？」用了西班牙語問。

瑪爾可幾乎說不出話來，勉強地才發聲問：「這是勿蘭塞斯可·牟里的店嗎？」

「勿蘭塞斯可·牟里已經死了啊！」婦人改用了意大利語回答。

「幾時死的？」

「呃，很長久了。大約在三四個月以前罷。他因生意不順手，逃去此地，據說到了離這里很遠的做勃蘭卡的地方不久，就死了。這店現在是已由我開設了。」

少年的臉色蒼白了。急急地說：

「勿蘭塞斯可，他是知道我的母親的。我母親在名叫美貴耐治的人那里作工，除了勿蘭塞斯可，是沒有人知道母親的所在。我是從意大利來尋母親的，平常通信，都託特蘭塞斯可轉交，我無論如何，非尋着我的母親不可！」

「可憐的孩子！我不知道，姑且問問近地的小兒們罷。哦！他是和替勿蘭塞斯可做使者的青年認識的。問他，或者可以知道一些。」

說着出至店門口去叫了一個孩子來：

「喂，我問你：還記得那曾在勿蘭塞斯可家裏的青年嗎？他不是常遞信給那在他同國人家裏作工的女人的嗎？」

「就是那美貴耐治先生那里，是的，師母，那是時常去的。就在亞爾忒斯街的盡頭。」

瑪爾可快活了叫說：

「師母，多謝！請把門牌告訴我！要是不知道，那末請叫那人領了我去！——喂，朋友，請你領我去，我略帶了些錢在這里哩。」

因為瑪爾可太熱烈了，那孩子也不等老婦人的回答，就開步先走，說：「那末去罷。」

兩個孩子默然跑也似地走到街尾，到了一所小小的白屋門口，在那華美的鐵門旁停住，從欄杆縫裏可望見有許多花木的小庭園。瑪爾可按鈴，一個青年女人從裏面出來。

「美貴耐治先生就在這里嗎？」很不安地問。

「以前是曾在這里的，現在這屋歸我們住了。」女人用了西班牙語調子的意大利語回答。

「美貴耐治先生到那里去了？」瑪爾可問時，胸中轟動了。

「到可特淮去了。」

「可特淮！可特淮在甚麼地方還有，美貴耐治先生家裏作工的也同去了罷？我的母親——他們的女傭，就是我的母親。我的母親也被帶了去嗎？」

女人注視着瑪爾可說：

「我不知道，父親或者知道的。請等一等。」說了進去，叫了一個長身白鬚的紳士出來。紳士打量了這金髮尖鼻的熱那亞少年一會，用了不純粹的意大利語問。

「你母親是熱那亞人嗎？」

「是的。」瑪爾可回答。

「那末，就是那在美貴耐治先生家裏做女傭的熱那亞女人了。她已隨了主人一家同去了哩，我知道的。」

「到甚麼地方去了？」

「可特淮市。」

瑪爾特歎一口氣，既而說：

「那末，我就到可特淮去！」

「哪！可憐的孩子！這裏離可特淮有好幾百哩路呢。」紳士用西班牙語獨自說着。

瑪爾可聽見這話，急得幾乎死去，一手攀住鐵門。

紳士爲憐憫之情所動，開了室門：「且請到裏面來！讓我想想看有沒有甚麼法子。」說着自己坐下，叫瑪爾可也坐下，詳細問過一切經過情形，考慮了一會，說：「錢是沒有的罷？」

「略爲帶着一些。」瑪爾可回答。

紳士又思索了一會，就在桌上寫信，封好了交給瑪爾可說：

「拿了這信到勃卡去。勃卡是一個小市，從這里去，兩小時可以走到。那里有一半是熱那亞人。路上自會有人指教你的罷，到了勃卡，就去找這信面上所寫着的紳士。這是那里誰都知道的人。把這信交給這人，這人明天就會送你到洛賽留去，把你再去託人，設法使你得到可特准的。只要到了可特准，美貴耐治先生和你的母親都就可見面了。還有，這也拿了去。」說着把若干金錢交給瑪爾可手裏。又說：

「去罷，大膽些！無論到甚麼地方，同國的人很多，怕甚麼！再會。」

瑪爾可不知要怎麼道謝才好，只說了一句「謝謝！」就提着衣包出來，和領導的孩子告了別，向勃卡進行。心裏充滿着悲哀和驚詫，折過那闊大而喧擾的街道走去。

從那時到這夜爲止，一天中的事件，都像熱症病人的夢魘一般地混亂了。在他記憶中浮動着，他已疲勞、煩惱、絕望到了這地步了。那夜就在勃卡的小宿店和土作工人一同住了一夜，次日終日坐在木堆上，夢似地盼望來船。到夜，乘了那滿載着果物的大船往洛賽留。這船由三個熱那亞水手行駛，臉都曬得銅一樣黑，他因了三人的鄉音，心中才略得了些慰藉。

船程要三日四夜，這在這位小旅客，只是驚異罷了。令人見了那驚心動魄的大河巴拉那，自己國內所謂大河的濮河，和這相比，只不過是一小溝。把意大利全國倍了四倍，還不及這河的长度。

船日夜都向這河逆流徐徐而上，有時繞折過長長的島嶼前進。這些島嶼，以前曾是蛇虎的巢穴，現在已蔭着橘樹和楊柳，好像是浮在水上的園林了。有時船穿過狹狹的運河走，那是不知要多少時候才走得盡的長運河。又有時行過寂靜汪洋像湖樣的水上，行不多時，忽又屈曲地繞着島嶼，或是穿過壯大繁茂的林叢，轉眼寂靜又佔領着周圍，有幾哩之中，陸地和寂寥的水，竟似未曾知名的新地，這小船好像在探險似的。愈前進，愈使人絕望的妖魔樣的河，母親不是在這河的源頭的所在地嗎？又，這船程不是要連續到好幾年嗎？他不禁這樣地癡想着。他和水手一天喫兩次小麵包和鹹肉，水手見他有憂色，也不和他談說甚麼。夜睡在甲板上，每次睡醒張開眼來，爲那青白的月光所驚。汪洋的水，遠的岸都被照成銀色，對這光景，心就沈潛下去。時時心中反覆念着可特准，覺得這好像是幼時在故事中聽見過的魔地的地名。又想：「母親也會行過這些地方的罷，也會見過這些島嶼和岸的罷。」一想到此，就覺這一帶的景物，不似異鄉，寂寥也減去了許多。有一夜，一個水手唱起歌來，他因這歌聲，記起了幼時母親逗他睡去的兒歌。到了最後一夜，他聽了水手的歌哭了。水手停了唱說：

「當心！當心！甚麼了？熱那亞男兒雖到了外國，會哭的嗎？熱那亞男兒是應該環行世界，無論到了

甚麼地方都昂然的。」

他聽了這話，身子震慄了。他因了這熱那亞精神，高高地舉起頭來，用拳擊着舵說：

「好！是的！無論在世界中周行多少我也不怕！就是徒步行幾百哩也不要緊！到尋着母親為止，只管走去走去，死也不怕，只要倒斃在母親腳旁就好了！只要能夠看見母親就好了！就是這樣，就是這樣罷！」他存了這樣的決心，於黎明時到了洛賽留市。那是一個寒冷的早晨，東方被旭日燒得血一樣的紅。這市在巴拉那河岸，港口泊着百艘光景的各國的船隻，旗影亂落在波下。

他一上陸就提了衣包，去訪勃卡紳士所介紹給他的當地某紳士。一入了洛賽留的街市，他覺得像是曾經見過了的地方，到處都是大而大的街道，兩側接連地排列着低而白色的房屋，屋頂上電線密如蛛網，人馬車輛，喧擾得頭也要昏。他想想不是又回到培諾斯·愛列斯了嗎？心裏似乎竟要去尋訪從叔住址的樣子。他胡撞了一點鐘光景，無論轉過幾次灣，好像仍舊在原處，問了好幾次路，總算找到了紳士的住所。一按門鈴，裏面來了一個侍者樣的肥大的惡相的男子，用了外國語調子的話，問他來這裏有什麼事情。聽到瑪爾可說要見主人，就說：

「主人不在家，昨天和家屬同到培諾斯·愛列斯去了。」

瑪爾可言語不通，勉強地硬着舌頭說：

「但是，我——我這里沒有別的相熟的人！我只是一個人！」說着把帶來的介紹名片交給給他。侍者接了，惡意地說：

「我不曉得。主人過一個月就回來的，那時替你交給他罷。」

「但是，我只是一個人！怎樣好呢？」瑪爾可懇求似地說。

「哦！又來了！你們國裏不是有許多人在這洛賽留嗎？快走！快走！如果要行乞，到意大利人那里去罷！」說着，即把門關了。

瑪爾可還化石似地在門口立着。

沒有辦法，過了一會，只好提了衣包懶懶地走開。他悲哀得很，心亂得如旋風，各種憂慮同時湧上胸來。怎樣好呢？到什麼地方去好？從洛賽留到可特淮，有一天的火車路程，身邊只有一塊錢，再除去今天的費用，所剩更無幾了。怎樣去張羅路費呢？勞動罷！但是向誰去求工作呢？求人布施嗎？不高興！難道再像方才地被人驅逐辱罵嗎？不高興！如果這樣，還是死了好！他一壁這樣想着，一壁遠望那無盡頭的街路，愈把勇氣消失了。於是把衣包放在路旁，倚壁坐下，兩手捧着頭，現出絕望的神情來。

街上行人的腳，在他身上觸碰。車輛轟轟的來往經過。孩子們都來立在旁邊看他。他暫時不動，忽然驚聞有人用了隆巴爾地土音的意大利語問他：

「怎麼了？」他因了這聲音舉起頭來看，不覺驚跳起來。

「你在這里！」

原來這就是航海中要好的隆巴爾地老人。

老人的驚訝，也不下於他。他不等老人詢問，就急急地把經過告訴了老人：

「我已沒有錢了，非尋工作做不可。請替我找得甚麼可以賺錢的工作。無論甚麼都願做。搬垃圾、掃街路、小使、種田都可以。我只要有黑麵包喫就好，只要得到路費能夠去尋母親就好。請替我找看！因為此外已沒有別的方法了！」

老人迴視了四周，搔着頭。

「這可爲難了！雖說工作工作，也不是這樣容易找尋的。另外想法罷。有這許多同國人在這里，些許的金錢，也許有法可想罷。」

瑪爾可因這希望之光，得了安慰，舉頭對着老人。

「隨了我來！」老人說着開步，瑪爾可提起衣包跟着。他們默然在長長的街市走，到了一旅館前，老人停了腳。招牌上畫着星點，下寫着「意大利的星。」老人向內張望了一會，回頭來對着瑪爾可高興地說：「幸而碰巧。」

進了一間大室，裏面排着許多的桌子，許多人在飲酒。隆巴爾地老人走近第一張桌前，依他和席上六位客人談話的樣子看來，似乎在沒有多少時候以前，老人也會在這里和他們同席的。他們都紅着臉，在杯盤狼籍之中談笑。

隆巴爾地老人不加敘說，立刻把瑪爾可介紹給他們：

「諸位，這孩子是我們同國人，爲了尋母親，從熱那亞到培諾斯·愛列斯來的。既到了培諾斯·愛列斯，問知母親不在那里，在可特准，因了別人的介紹，乘了貨船，費三日四夜的時間才到這洛賽留。不料把帶來的介紹名片遞出的時候，前方斥逐不理。他錢既沒有，又沒有相識的人，很困苦呢！有甚麼法子嗎？只要有到可特准的車費，得尋到母親就好了。有甚麼法子嗎？像狗樣地置之不睬，也不是應該的罷。」

「那里可以這樣！」六人一齊擊桌叫說。「是我們的同胞哩！孩子到這里來！我們都是在這里作工的。這是何等可愛的孩子啊！喂，有錢大家拿出來！真能幹！說是一個人來的好大膽！快喝一杯罷！放心！送你到母親那里去，不要擔憂！」

一人說着撫摸瑪爾可的頭，一人拍他的肩，另外一人替他取下衣包。別席裏的工人也聚集攏來，隔壁有三個阿根廷客人也出來看他。隆巴爾地老人拿了帽子巡行，不到十分鐘，已集得八元四角的

錢。老人對着瑪爾可說：

「你看到美洲來，甚麼都容易哩！」

另外有一客人舉杯遞給瑪爾可說：

「喝了這杯，祝你母親的健康。」一同舉起杯來。瑪爾可反覆地說：

「祝我母親的健……」心裏充滿了快活，不能完全說出話來，把杯放在桌上以後，就去抱住老人的項頸。

第二天未明，瑪爾可即向可特准出發。胸中滿了歡喜，臉上也生出光彩。可是，美洲的平原，到處總是荒涼，毫沒有悅人的景色。天氣又悶熱。火車在空曠而沒有人影的原野駛行，長長的車箱中只乘着一個人，好像這是載負傷者的車子。左看右看，都是無邊的荒野，只有枝幹彎屈得可笑的樹木，如怒如狂地到處散立着。一種看不慣的淒涼的光景，竟像在敗塚叢裏行走。

睡了半點鐘，再看看四周，景物仍和前一一樣。中途的車站，人影稀少，竟像是仙人的住處，車雖停在那里，也不聞人聲。自己不是就在火車中被棄了嗎？每到一車站，覺得好像人境已盡於此，再進去就是怪異的蠻地了。寒風拂着面孔，四月末從熱那亞出發的時候，何嘗料到在美洲逢冬天呢？瑪爾可還穿着夏服。

數時間以後，瑪爾可冷不能耐了。不但冷，並且幾日來的疲勞也都一時現了出來，於是就朦朧睡去。睡得很久，醒來身體覺凍，精神不好過。漠然的恐怖，無端襲來，自己不是要病死在旅行中嗎？自己的身體不是要被棄在這荒野作鳥獸的糧食嗎？昔時會在路旁見犬鳥撕食牛馬的死骸，不覺背過了面。現在自己不是要和那些東西一樣了嗎？他在暗而寂寞的原野中，爲這樣的憂慮所纏繞，空想刺激他，使他只見事情的黑暗部分。

到了可特淮可見母親，這是靠得住的嗎？如果母親不在可特淮，那末怎樣？如果是那個亞爾忒斯的紳士聽錯了，那末怎樣？如果母親死了，那末怎樣？——瑪爾可在這樣空想之中又睡去了。夢中自己已到可特淮，那是夜間，從各家門口，窗口，都漏出「你母親不在這里囉！」的回答聲。驚醒轉來，見車中對面有三個着外套的有鬚的人，目注視了他在低聲說甚麼。這是強盜！是要殺了我我的行李的。這樣的疑慮，電光似地在頭腦中閃着。精神不好，寒冷，又加以恐怖，想像就因而愈錯亂了。三人仍是注視着他，其中一個竟走近攏他。他幾乎狂了，張開兩手奔到那人前面叫說：

「我沒有甚麼行李，我是個窮孩子！是獨自從意大利來尋母親的！請不要怎樣我！」

三個旅客因瑪爾可是孩子，起了憫憐之心，撫拍他，安慰他，和他說種種話，可是他不懂。他們見瑪爾可冷得牙齒發抖，用毛氈給他蓋了叫他坐倒安睡。瑪爾可到傍晚又睡去，等三個旅客叫醒他時，火

車已到了可特准了。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飛跑下車。向鐵路職員問美貴耐治技師的住址。職員告訴他一個教會的名辭，說技師就住在這教會的近旁。他急急地前進。

天已夜了。走入街市，好像仍回到了洛賽留，這裏仍是一樣地交叉着縱橫的街道，兩側也都是白而低的房子，可是行人卻極少，只是偶然在燈光中看見蒼黑的怪異的人面罷了。一壁走，一壁舉頭張望，忽見異樣建築的教會，高高地聳立在夜空中。市街雖寂寞昏暗，但在終日由茫漠的荒野來的人的眼裏，仍覺得鬧熱。遇見一個僧侶，問了路，急急地尋到了教會和住家，用震慄着的手按鈴，一手按住那躍躍要奔跳到喉間來的心臟的鼓動。

一個老婦人攜了洋燈出來開門，瑪爾可一時說不出話來。

「你找誰？」老婦人用了西班牙語問。

「美貴耐治先生。」瑪爾可回答。

老婦人搖着頭。

「你也找美貴耐治先生的嗎？這真討厭極了！這三個月中，不知費了多少無謂的口舌。早已登過新聞哩，如果不看見，街的轉角裏還貼着他已移居杜克曼的告白哩。」

瑪爾可絕望了，心亂如麻地說：

「有誰在詛咒我！我若不見母親，要倒路死了！要發狂了！還是死了罷！那叫甚麼地名？在甚麼地方？從這裡去有多少路？」

老婦人憫憐地回答道：

「可憐！那不得了，至少四五百哩是有的罷！」

「那末，我怎樣好呢！」瑪爾可掩面哭着問。

「叫我怎樣說呢？可憐！有甚麼法子呢？」老婦人說了忽又像想着了一條路：

「哦！有了！我想到了一個法子。你看怎樣？向這街朝右下去。第三間房子前有一塊空地，那里有一個叫做『頭腦』的，他是一個商販，明天就要用牛車載貨到杜克曼去的。你去替他幫點甚麼忙，求他帶了你去好嗎？大概他總肯在貨車上載你去的罷，快去！」

瑪爾可提了衣包，還沒有說畢道謝的話，就走到了那空地，見亮着許多燈火。大批人夫正在把穀裝入貨車，一個有鬚的人着了外套，穿了長靴在旁指揮搬運。

瑪爾可走近那人，恭恭敬敬地陳述自己的希望，並說明從意大利來尋母親的經過。

「頭腦」用了尖銳的眼光把瑪爾可從頭到腳打量了一會，冷淡地答說：「沒有空位。」

瑪爾可哀戀他。

「這里有三元光景的錢。交給了你，路上情願再幫你勞動。替你搬取牲口的飲料和芻草。麵包只喫一些些好了，請『頭腦』帶了我。」

「頭腦」再熟視他，略換了親切的態度說：

「實在沒有空位。並且，我們不是到杜克曼去，是到山契可·代·萊斯德洛去的。你就是同去了也非中途下車，再走許多路不可哩。」

「啊，無論有多少路也不要緊，我願走的。請你不要替我耽心。到了那里，我自會設法到杜克曼去。請你發發慈悲留個空位給我，我懇求你，不要棄我在這里！」

「喂，車要走二十天呢！」

「一點都不要緊。」

「這是很困苦的旅行呢！」

「無論怎樣苦苦都情願。」

「將來要一個人獨自步行的呢！」

「只要能尋到母親，甚麼都願忍受，請你應許了我。」

「頭腦」移過燈來把瑪爾可的相貌照了再注視一會，說：「可以。」瑪爾可在他手上接吻。

「你今夜就睡在貨車裏，明天四點鐘就要起來的。再會。」「頭腦」說了自己。

明天早晨四點鐘，長長的載貨的列車在星光中嘈雜地行動了。每車用六頭牛拖，最後的一輛車裏又裝着許多替換的牛。

瑪爾可被叫醒以後，坐在一車的穀袋上面。不久，仍復睡去，等醒來，車已停在冷落的地方，太陽正猛烈地照着。人夫焚起野火，炙小牛蹄，都集坐在周圍，火被風煽揚着。大家喫了食物，睡了一會，再行出發。這樣一天一天地繼續進行，規律的劃板，好像行軍。每晨五點開行，到九點暫停，下午五點再開行，十點休息。人夫在後面騎馬執了長鞭驅牛前進。瑪爾可相幫他們發炙肉的火，餵草給牲口，或是擦油燈，汲飲水。

大地的光景，幻影似地在他面前展開，有褐色的小樹林，有紅色屋宇散列的村落，也有像那鹹水湖遺跡的一種滿目亮晶晶的鹽原。無論向何處望，無論行多少路，都是寂寥荒漠的空野。偶然也逢到二三個騎馬牽着許多野馬的旅客，但他們都像旋風一樣地快過。一天又一天，好像仍在海上，倦怠不堪。只有天氣不惡，算是幸事。人夫待瑪爾可漸漸凶悍，故意迫他搬拿不動的芻草，汲遠遠的飲水，竟當他和奴隸一樣。他疲勞極了，夜中他睡不着，身體隨了車的搖動旋轉，輪聲轟得耳朵發聾。並且，風不絕。

地吹着，把細而有油氣的紅土捲入車內，撲到口裏眼裏，眼不能開張，呼吸也爲難，真是苦不堪言。因這過勞與睡眠不足，使他身體弱得像棉一樣，滿身都是塵土，還要朝晚受叱罵或是毆打，他的勇氣，就一天天地沮喪了下去。如果沒有那「頭腦」時時親切的慰藉，他或許要全然把氣力消失了。他躲在車角裏，背人用衣包掩面哭泣，所謂衣包，其實已只包着敗絮了的。每天起來，自覺身體比前日更弱，元氣比前日更衰，回頭四望，那無垠的原野，仍好像土做出的大洋在眼前連接着。「啊！恐怕不能再延到今夜了，恐怕不能再延到今夜了！今天就要死在這路上了！」不覺這樣自語。勞役漸漸增加虐待也愈厲害。有一天早晨，「頭腦」不在，一個人夫怪他汲水太慢，打他，又大家輪流了用腳蹴他，罵說：

「帶了這個去畜生把這帶給你母親！」

他心要碎了，終於大病。連發了三日的熱，拉些甚麼當作被蓋了，臥在車裏。除「頭腦」有時來遞湯水給他，或是替他按脈搏外，誰都不去顧着他。他自以爲臨終近了，反覆地叫母親的名字：

「母親！母親！救救我！快給我到這里來！我已快要死了！母親啊！不能再見了啊！母親！我已快要死在路旁了呢！」

說了將兩手交叉在胸前祈禱。從此以後，病漸減退，又得了「頭腦」的善遇，遂恢復原狀。可是，病好了，這旅行中最難過的日子也到了。他就要下車獨自步行。車行了兩星期多，現在已到了杜克曼和

山契可·代·萊斯德洛分路的地方。「頭腦」說了聲再會，教他路徑，又替他將衣包攔在肩上，使他行路便當些，一時好像起了不安憐憫之心，既而即和他告別，弄得瑪爾可想在「頭腦」手上接吻的工夫都沒有。要對於那一向虐待的人夫們告別，原是痛心的事，到走開的時候也一一向他們招呼，他們也都舉手回答。瑪爾可目送他們一隊在紅土的平野上消失不見了，才蹣跚地上他獨自的旅程。

旅行中有一事，使他的心有所安慰。在荒涼無邊的荒野過了幾日，到此已在前面看見高而且青的山峯。頂上和阿爾伯斯山一樣地瑩着白雪。一見到此，如見到了故鄉意大利。這山屬於安代斯山脈，為美洲大陸的脊梁，南從契拉·代爾·費俄北至北極的冰海，像連鎖似地橫互着，南北跨着一百十度的緯度的。又，日日向北進行，次第和熱帶接近，空氣逐步溫暖，這也使他覺得愉悅。路上時逢村落，他在那小店中買食物充飢。有時也逢到騎馬的人，又有時見婦女或小孩坐在地上注視他。他們臉色黑得像土一樣，眼睛斜豎，頰骨高突，都是印度人。

第一天盡力奔行，夜宿於樹下。第二天力乏了，行路不多。靴破，脚痛，又因食物不良，胃也受了病。看天已將晚，不覺自己恐怖，在意大利時，曾聽人家說這地方有毒蛇，耳朵邊時常聽得有聲像蛇行。聽到這聲音時，方才停止的脚又復前奔，真是嚇得不得了。有時為悲哀所纏繞，一壁走一壁哭泣的時候也有。這時他想：「啊母親如果知道我在這里這樣驚恐，將怎樣悲哀啊！」這樣一想，勇氣就回復幾分。

於是爲要消失恐懼，把母親的事從頭一一記起：母親在熱那亞臨別的分付，自己生病時母親會替他
把被蓋在胸口，以及作嬰兒時母親抱了自己，將頭貼住了自己的頭，說「暫時和我在一處」的情形。
他不覺這樣自語：「母親！我還能和你相見嗎？我能達這旅行的目的嗎？」一壁想，一壁在那不見慣的
森林，廣漠的糖粟叢，無垠的原野，了了着。前面的青山依舊高高地聳在雲際，四天過了，五天過了，一星
期過了，他氣力益弱，腳上流出血來，有一天傍晚，他向人問路，人和他說：

「從此到杜克曼只五十里了。」他聽了歡呼急行。可是，這究不過是一時的興奮，終於疲極力盡
倒在溝邊。雖然這樣，胸中卻跳躍着滿足的鼓動。燦然散在天空的星辰，這時分外地覺得美麗。他仰臥
在草上想睡，見了天氣，好像母親在俯視他說：

「啊！母親！你在那里？現在在作甚麼？也會念着我嗎？會念着這近在咫尺的瑪爾可嗎？」

可憐的瑪爾可！如果他知道了母親現在的狀態，他將出了死力急奔前進了罷！他母親現正病着，
臥在美貴耐治家大屋中的下房裏。美貴耐治一家素來愛她，會盡了心力加以調護。當美貴耐治技師
突然離去培諾斯·愛列斯的時候，她已有病了。可特准的好空氣，在她也沒有功效，並且丈夫和從
兄方面都消息全無，好像有甚麼不吉的事要落在她身上似地，每天預期憂愁着。病就因此愈重，終於
變成可怕的症候，內臟中起了致命的癌腫。睡了兩星期，未好。如果要挽回生命，就非受外科手術不可。

瑪爾可倒在路旁呼叫母親的時候，那邊主人夫婦正在她病牀前勸她忍受醫生的手術，她總是堅拒。杜克曼的某名醫雖於一星期中每天臨診勸告，終以病人不聽，徒然而返。

「不主人！不要再替我操心了！我已沒有元氣，就要死在行手術的時候，還是讓我平平常常地死好！生命已沒有甚麼可惜，橫豎命該如此，在我未聽到家裏信息以前死了倒好！」

主人夫婦反對她的話，叫她不要自餒，且說直接替她寄到熱那亞的信，回信也就可到了，無論怎樣，總是受了手術好，爲自己的兒子計也該這樣。他們種種地勸說。可是一提起兒子的話，她失望更甚，苦痛也愈厲害。終於哭了：

「啊！兒子嗎？大約已經不活着在那里了！我還是死了好！主人夫人多謝你們！我自己不信受了手術就會好，累你們種種地操心，從明天起，可以無須再勞醫生來看了。我已不想活了，死在這裡是我的命運，我已預備安然忍受了這命運了！」

主人夫婦又安慰她，執了她的手，再三地勸她不要說這樣的話。

她疲乏之極，閉眼昏睡，竟像已死了的。主人夫婦從微弱的燭光中注視着這正直的母親，憐憫不堪。以爲爲了要救濟自己的一家，出了本國，遠遠地到六千哩外來盡力勞動，可憐終於這樣病死，像她那樣正直善良而不幸的人，真是少有的了。

下一天早晨，瑪爾可負了衣包，身體前屈了，跛着腳，入了杜克曼市。這市在阿根廷的新闢地中，算是繁盛的都會。瑪爾可看去，仍像是回到了可特淮、洛賽留、培諾斯·愛列斯一樣，依舊都是長而且直的街道，低而白色的房屋。奇異高大的植物，芳香的空氣，奇麗的光線，澄碧的天空，隨處所見，都是意大利所沒有的景物。進了街市，那在培諾斯·愛列斯曾經經驗過的狂也似的感想，重行襲來。每過一家，總要向門口張望，以為或者可以見到母親。逢到女人，也總要仰視一會，以為或者這就是母親。要想詢問別人，可是沒有勇氣大着膽子叫喚。在門口立着的人們，都驚異地向着這衣服襤褸滿身塵垢的少年注視，少年想在其中找尋一個親切的人，發他從胸中轟着的問語。正行走時，忽然見有一旅店，招牌上寫有意大利人的姓名。裏面有個戴眼鏡的男子和兩個女人。瑪爾可徐徐地走近門口，振起了全勇氣問：

「美貴耐治先生的家在甚麼地方？」

「是做技師的美貴耐治先生嗎？」旅店主人反問。

「是的。」瑪爾可答時，聲細如絲。

「美貴耐治技師不住在杜克曼哩。」主人答。

刀割劍刻樣的叫聲，隨了主人的回答反應而起。主人，兩個女人，以及近旁的人們，都趕攏來了。

「甚麼事情怎麼了？」主人拉瑪爾可入店，叫他坐了。

「那也用不着失望，美貴耐治先生家雖不住在這里，但距這里也不遠，費五六點鐘就可到的。」

「甚麼地方？甚麼地方？」瑪爾可像甦生似地跳起來問。主人繼續說：

「從這里沿河過去十五哩，有一個地方叫做賽拉地羅，那里有個大大的糖廠，還有幾家住宅。美貴耐治先生就住在那里。那地方誰都知道，費五六點鐘功夫就可走到的。

有一個年青的，見主人這樣說，就跑近來：

「我在一月前會到過那里的。」

瑪爾可睜圓了眼注視他，隨即蒼白了臉急問：

「你見到美貴耐治先生家裏的女僕嗎？那意大利人？」

「就是那熱那亞人嗎？哦！見到的。」

瑪爾可似哭似笑地癡癡了，啜泣，既而現出激烈的決心：

「向甚麼方向走的？快，把路教教我！我就去！」

人們齊聲說：

「但是，差不多有一天路程哩，你不是已很疲勞了嗎？非休息不可，明天去好嗎？」

「不好！不好！請把路教我！我不能等待了！就是倒在路上也不怕，立刻就去！」
人們見瑪爾可決心堅固，也就不再勸阻了。

「上帝保護你！路上樹林中要小心！但願你平安意大利的朋友啊！」他們這樣說了，其中有一個還陪了他到街外，指示他路徑，及種種應注意的事。又從背後目送他去。過了幾分鐘，見他已背了衣包，跛着腳，穿入路側濃厚的樹蔭中去了。

這夜，病人危篤了。因了患處的劇痛，悲聲哭叫，時時陷入人事不省的狀態。看護的女人們，守在牀前片刻不離。病人發了狂，主婦不時驚懼地趕來省視。大家都焦慮，以爲她現在即使願受手術，但醫生非明天不能來，已不及救治了。她略爲安靜的時候，就非常苦悶，這並不是從身體上來的苦痛，乃是她懸念在遠處的家屬的緣故。這苦悶使她骨瘦如柴，人相全變，不時自己蒙着頭髮，瘋也似地狂叫：

「啊！太淒涼了！死在這樣遠處！並且不見孩子的面！可憐的孩子！他們將沒有母親了！啊！瑪爾可還小哩！只有這點長，他原是好孩子！主人我出來的時候，他抱住我的項頸不肯放，那真哭得厲害呢！原來他已知此後將不能再見母親了，所以哭得那樣悲慘！啊！可憐！我那時心欲碎了！如果在那時死了，在那分別時死了，或者反是幸福的，我一向那樣地撫抱他，他是頃刻不離開我的。萬一我死了，他將怎樣呢！沒有了母親，又貧窮，他就要流落爲乞丐了罷！張了手餓倒在路上了罷！我的瑪爾可！啊！我那永遠的上

帝！不，我不願死！醫生！快去請來！快去替我行手術！把我的心割開！把我弄成瘋人！只要他把性命留牢！我想病好！想活命！想回國去！明天立刻！醫生！救我！救我！」

在牀前的女人們，執了病人的手安慰她，使她心念沈靜了些，且對她講上帝及來世的話。病人聽了又復絕望，扭着頭髮啜泣，終於像小兒似地揚聲號哭：

「啊！我的熱那亞！我的家！那個海！啊！我的瑪爾可！現在不知在甚麼地方作甚麼！我的可憐的瑪爾可！啊！」

時已夜半，她那可憐的瑪爾可沿河走了幾點鐘，力已盡了，只在大樹林中蹣跚着。樹幹大如寺院的柱子，在半天中繁生着枝葉，仰望月光閃爍如銀。從暗沈沈的樹叢裏看去，不知有幾千支的樹幹交互紛雜着，有直的，有歪的，有傾斜的，形態百出。有的像頹塔似地倒臥在地了，上面還覆蓋着繁茂的枝葉。有的樹梢尖尖地像鎗似地成了羣衝雲矗立着。千樣萬態，真是植物界中最可驚異的壯觀。

瑪爾可有時雖陷入昏迷，但心輒向着母親。疲乏已極，腳上流了血，獨自在廣大的森林中躑躅，時見到散在的小屋，那屋在大樹下好像蟻塚。又有時見有野牛臥在路旁，他疲勞也忘了，寂寞也不覺得了。一見到那大森林，心就自然提起，想到母親就在近處，就自然地發出大人樣的力和氣魄。回憶這以前所經過的大海，所受過的苦痛、恐怖、辛苦，以及自己對於此等所發揮過的鐵石心，眉毛也高揚了。

起來。滿身的血，在他歡喜勇敢的胸中躍動。有一件可異的事，就是：一向在他心中朦朧的母親的狀貌，這時明白地在眼前現出了。他難得明白地看見母親的臉孔，這次明白看見了。好像母親在他面前微笑，連眼色，口脣動的樣兒，以及全身的態度表情，都一一如畫。因此精神振起，脚步也加速，胸中充滿了歡喜，熱淚不覺在頰上流下。在薄暗的路上走着，一壁和母親談話，既而獨自唧咕着和母親見面時要說的言語。

「已到了這里了，母親，你看我。從這次以後是永不再離開了哩。一起回國去罷。無論遇到什麼事，終生不再和母親分離了。」

早晨八點鐘光景，醫生從杜克曼帶了助手來，立在病人牀前，關於手術作最後的勸告。美貴耐治夫妻也跟着多方勸說。可是終於無效。她自覺體力已盡，早沒有了信賴手術的心。說受了手術必死，無非徒加可怕的苦痛罷了。醫生雖見她如此執迷，仍不斷念，再勸她一次，說：

「但是，手術是可靠的，只要略微忍耐，就安全了。如果不受手術，總是無救。」然而仍是無效。她細了聲說：

「不，我已預備死了，沒有受無益的苦痛的勇氣。請讓我平平地和地死罷。」

於是，醫生也失望了，其餘誰也都不再開口。她臉向着主婦，用了細弱的聲音囑託後事：

「夫人，請將這些微的金錢和我的行李交給領事館轉送回國去。如果一家平安地都生存着，就好了。在我瞑目以前，總望他們平安。請替我寫信給他們，說我一向念着他們，曾經爲了孩子們勞動過了……說我只以不能和他們再見一面爲恨……說我雖然如此，卻勇敢地自己忍受，爲孩子們祈禱了才死……還是替我把瑪爾可託付丈夫和長子……說我到了臨終，還不放心於瑪爾可……」話猶未完，突然氣衝上來，拍手哭泣：

「啊！我的瑪爾可！我的瑪爾可！我的寶寶！我的性命……」

等她含着淚來看四周，主婦已不在那裏了。有人來和主婦切切私語了叫出去的。她到處找主人，也不見。只有兩個看護婦和助手醫生在牀前。鄰室裏聞有急亂的步聲和嘈雜的語音，病人目注視着室門，以爲有了甚麼了。過了一會，醫生轉變了臉色進來，後面跟着的主婦主人，也都面有驚色。大家用了怪異的眼色向着她，唧咕地互相私語。她恍惚聽見醫生對主婦說：

「還是快些說罷。」可是不知究竟是爲了甚麼。

主婦向她戰慄地說：

「約瑟華！有一個好消息說給你聽，不要喫驚！」

她熱心地看着主婦。主婦小心地繼續說：

「是你所非常喜歡的事呢。」

病人眼睜大了。主婦再繼續了說：

「好嗎？給你[？]看一個人——是你所最愛的人啊。」

病人拚命地舉起頭來，眼炯炯地向主婦看，又去看那門口。

主婦蒼白了臉：

「現在有個萬料不到的人來在這里。」

「是誰？」病人驚惶地呼吸迫促了問。忽然發了尖銳的叫聲，跳起坐在牀上，兩手捧住了頭，好像見了甚麼鬼物了的。

這時，那衣服襤褸滿身塵垢的瑪爾可，已在門口現出了。醫生攆了他的手，叫他退後。

病人發現三次尖銳的叫聲：

「上帝！上帝！我的上帝！」

瑪爾可奔近攏去。病人張開枯瘦的兩臂，出了虎也似的力，將瑪爾可抱緊在胸前。劇烈地笑，無淚地啜泣。終於呼吸接不上來，倒下枕上。

可是，她即刻恢復過來了。狂喜地不絕在兒子頭上接吻，叫了說：

「你怎麼到了這里？怎麼這真是你嗎？啊，大了許多了！誰帶了你來的？一個人嗎？沒有甚麼嗎？啊！你是瑪爾可？但願我不做夢！啊！上帝！你說些甚麼話給我聽！」

說着，又突然改了話語：

「咿！咿！慢點說，且等一等！」於是向了醫生：

「快快！醫生！現在立刻！我想病好。已情願了，愈快愈好。給我把瑪爾可領到別處去，不要使他聽見。」

見。瑪爾可，沒有甚麼的。以後再說給你知道。來，再接一吻。就到那里去——醫生快請！」

瑪爾可被領出了，主人夫婦和別的女人們也急忙避去。室中只留醫生和助手二人，門立刻關了。

美貴耐治先生要想拉瑪爾可到遠一點的室中去，可是不能。瑪爾可釘坐在階石上不動。

「甚麼母親怎樣了？做甚麼？」這樣問。

美貴耐治先生仍想領開他，靜靜地和他說：

「你聽着，我告訴你。你母親病了，要受手術。快到這邊來，我仔細說給你聽。」

「不！」瑪爾可抵抗。「我一定要在這里，就請在這里告訴我。」

技師強拉他過去，一壁靜靜地和他說明經過。他恐懼戰慄了。

突然，致命傷也似地尖利的叫聲，震動全宅。瑪爾可也應聲叫喊起來：

「母親死了！」

醫生從門口探出頭來：

「你母親有救了！」

瑪爾可注視了醫師一會，既而投身到他腳邊，啜泣了說：

「謝謝你！醫生！」

醫生去攙他說：

「起來！你真勇敢！救活你母親的，就是你！」

夏

二十四日

熱那亞少年瑪爾可的故事已完，這學年只剩有六月份的每月例話一次，試驗兩次，功課二十六日，六個星期四，五個星期了。學年將終了時例有的薰風拂拂地吹着。庭樹長滿了葉和花，在體操器械上投射着涼蔭。學生都改穿了夏衣了，從學校退出去的時候，覺得他們一切都已和從前不同，這是很有趣的事。垂在肩上的髮，已剪得短短的，腳部和項部，完全露出，各種各樣的麥稈帽子上，背後長長地垂着絲帶。各色的襯衣和領結上，都綴有紅紅綠綠的東西，或是領章，或是袖口，或是流蘇。這種好看

的裝飾，都是做母親的替他兒子綴上的，就是貧家的母親，也想把自己的小孩打扮得像個樣子。其中也有許多不戴帽子到學校裏來，像個田家逃出的。著白制服的也有。在代爾卡諦先生那級的學生中，有一個從頭到腳，著得紅紅地像熟蟹似的人。又有許多著水兵服的。

最有趣的是「小石匠」，他戴着大大的麥稈帽，樣子全像在半截蠟燭上加了一個笠罩。再在這下面露出兔臉，真可笑了。可萊諦也已把那貓皮帽改換了鼠色綢製的旅行帽，華梯尼穿着有許多裝飾的奇怪的蘇格蘭服，克洛西袒着胸，潑來可西被包在青色的鐵工服中。

至於卡洛斐，他因已脫去了包含萬有的外套，現在改用衣袋貯藏一切了。他的衣袋中所藏着的東西，從外面都可看見。有用半張新聞紙做成的扇子，有行杖的柄頭，有打鳥的彈弓，有各種各樣的草，黃金蟲從袋中爬出，綴在他的上衣上。

有些幼小的孩子，都把花束拿到女先生那里去。女先生們也穿着美麗的夏衣了，只有那個「尼姑」先生仍是黑裝束。戴紅羽毛的先生仍戴了紅羽毛，頸上結着紅色的絲帶。她那級的小孩要去拉她那絲帶時，她總是笑了逃開。

現在又是櫻桃，蝴蝶，和街上樂隊，野外散步的季節。上級的學生，都到濮河去水浴，大家等着暑假到來，每天回到學校裏，都一天高興似一天。只有見到那著喪服的卡隆，我不覺就起悲哀。還有，使我難

過的，就是那二年級時代的女先生的逐日消瘦，咳嗽加重。先生行路時，身已向前大屈，路上相遇時那種招呼的樣子，很是可憐。

詩

安利柯啊！你似已漸能了解學校生活爲詩的情味了。但你所見的還只是學校的內部。再過二十年，到你領了自己的兒子到學校裏去的時候，學校將比你現在所見的更美，更爲詩的了。那時，你恰像現在的我，能見到學校的外部。我在等你退課的時候，常到學校周圍去散步，側了耳向內聽聽，很是有趣。從一個窗口裏，聽到女先生的話聲：

「呀！有這樣的T字的嗎？這不好。被你父親看見了將怎麼說啊！」

從別個窗口裏又聽到男先生的粗大的聲音：

「現在買了五十尺的布——每尺費錢三角——再將他賣出——」

後來，又聽那戴紅羽毛的女先生大聲地讀着課本：

「於是，彼得洛·彌卡用了那點着火的火藥線……」

間壁的教室裏轉着無數小鳥似的聲音，這大概是先生偶然外出了罷。再轉過牆角，看見有一

個學生正哭着，聽到女先生叱他誘他的語聲。從樓上窗口傳出來的，是讀韻文的聲調，偉人善人的名氏，以及獎勵道德、愛國、勇氣的語音。過了一會，一切都靜了，靜得像這大屋中已無一人一樣，斷不相信裏面有着七百個小孩。這時，先生偶然一說可笑的話，笑聲就同時哄起。路上行人，都用了同情。向了這有着大羣青年而前途無限的屋宇望着。突然間，摺疊書冊或紙夾的聲響，拖腳的聲響，紛然從這室傳到那室，從樓上延到樓下，這是校役報知退課了。一聽到這聲音，在外面的男子、婦人、女子、年青的，都從四面集來向學校門口擁去，等待自己的兒子、弟弟或是孫子出來。立時，小孩們從教室門口水也似地向大門瀉出，有的拿帽子，有的取外套，有的拂着這些東西，環跑着大喧鬧。校役催他們一個一個地走出，於是才作了長長的行列，齊了步出來在外等候着的家屬，乃各自探問：

「做好了嗎？問題出了幾個？明天要預備的功課有多少？本月月考在那天？」
連不識文字的母親，也翻開了筆記簿看了種種地問：

「只有八分嗎？宿題是九分？」

這樣，或是耽心，或是歡喜，或是詢問先生，或是談論前途的希望與試驗的事，學校的將來，真是如何美滿，如何廣大啊！

聾 啞

二十八日

因了今天早晨的參觀聾啞學校，把五月的一個月好好地結束了。今天清晨，門鈴一響，大家跑出去看是誰。父親驚異地問：

「呀！不是喬趙嗎？」

當我們家在支利時，喬趙會替我們作園丁，他現在孔特夫，到希臘去做了鐵路工人三年，才於昨天回國，在熱那亞上陸的。他攜着一個大包裏，年紀已大了許多了，臉上仍是紅紅地現着微笑。

父親叫他進室中來，他辭謝不入，突然地耽心似地問：

「家裏不知怎樣了？奇奇阿怎樣？」

「最近知道她好的。」母親說。喬趙嘆息着：

「啊！那真難得！在沒有聽到這話以前，我實沒有勇氣到聾啞學校去呢，將這包寄在這里，就跑去領了她來罷。已有三年不見女兒了，這三年中，不曾見到一個親人。」

父親向我說：

「你跟着他也去罷。」

「對不起，還有一句話要問。」園丁說時，父親遮住了他的話頭，問：

「在那里生意怎樣？」

「很好，託福，總算略爲賺了些錢回來了。我所要問的就是奇奇阿。那啞女的教育，是怎樣的？我出去的時候，可憐！她全然和獸類一樣的哩！我不很相信那種學校，不知她已經把符號學會了沒有？寫信來確會說那孩子話法已大有進步，但是我自想，那孩子雖學了話法，有甚麼用處呢？如果我自己不懂得那符號，要怎樣才能彼此明白啊！啞子對了啞子自己能夠說話，這已經算是了不得了。究竟是怎樣地教育着的她怎樣？」

「我現在且不和你說甚麼，你到了那里自會知道的。去，快去。」父親微笑了答說。

我們就開步走。聾啞學校離我家不遠。園丁跨過了步，一壁悲傷地這樣說：

「啊。奇奇阿真可憐！生來就聾，不知是甚麼運命！我不會聽到她叫我做爸爸過，我叫她女兒，她也不懂，她出生以來，從未說甚麼，也從未聽到甚麼呢！碰到了慈善的人代爲擔任費用，給她入了聾啞學校，總算是再幸福沒有。八歲那年進去的，現在已十一歲了，三年中不會回家來過，大概已長得很大了罷，不知究竟怎樣？在那里好嗎？」

我把步加快了答說：

「就會知道的，就會知道的。」

「不曉得聾啞學校在那里，當時是我的妻送她進去的，那時我已不在國內了。大概就在這一帶罷。」

這時，我們正走到聾啞學校了。一進門，就有人來應接。

「我是奇奇阿·華奇的父親，請讓我見見我那女兒。」園丁說。

「此刻正在遊戲呢，就去通告先生罷。」應接者急去。

園丁默然地環視着四周的牆壁。

門開了，著黑衣的女先生攜了一個女孩出來，父女暫時默看了一會，既而彼此抱住了號叫。

女孩穿着白地紅條子的衣服和鼠色的圍裙，身材比我略長了一些，用兩手抱住了父親哭着。

父親離開了，把女兒自頭到脚打量了一會，好像才跑了快步的樣子，呼吸急促地大聲說：

「啊，大了許多了，好看了許多了！我的可憐的可愛的奇奇阿！我的不會說話的孩子！你就是這孩子的先生麼？請你叫她做些甚麼暗號給我看看，我也許可以知道一些，我從此以後，也用點功略微學點罷。請通知她，叫她裝些甚麼手勢給我看看。」

先生微笑了低聲向那女孩說：

「這位來看你的人是誰？」

女孩微笑着，像那初學意大利話的野蠻人的樣子，用了粗野奇妙而不合調子的聲音回答。可是卻明白地說道：

「這是我的父親。」

園丁大驚，倒退了狂人似地叫說：

「會說話！奇了！會說話了！你，嘴已變好了嗎？已能聽見別人說話了嗎？再說些甚麼看啊！會說話了呢！說着，再把女兒抱近身去，在額上吻了三次：

「先生，那末，不是用記號說話的嗎？不是用手勢達意的嗎？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不，華奇君，不用記號的。那是舊式。這里所教的是新式的口語法。這你不知道嗎？」先生說。

園丁驚異得呆了。

「我全不知道這方法。到外國去了三年，家裏雖也曾寫了信告訴我這樣，但我全不知道是甚麼一回事。我真呆蠢呢。啊，我的女兒！那末，你懂得我的話麼？聽到我的聲音嗎？快回答我，聽到的嗎？我的聲音你聽到的嗎？」

先生說：

「不，華奇君，你錯了。她不能聽到你的聲音，因為她是聾的，她的能懂話，那是看了你的嘴唇動着的樣子才悟到，可是卻不會聽見你的聲音和她自己的聲音，她的能講話，乃是我們一字一字地把嘴唇的樣子教了她，才會的。她發一言，頰和喉嚨要費了很多的力呢。」

園丁聽了仍不懂所以然，只是張開了嘴立着，兀自不相信起來。他去把嘴附着了女兒的耳朵。

「奇奇阿，父親回來了，你歡喜嗎？」說了再舉起頭來等候女兒的回答。

女兒默然地注視着父親，甚麼都不說，弄得父親沒有法子。

先生笑了說：

「華奇君，這孩子的沒有回答，乃是未曾看見你的嘴的緣故。因為你是把嘴附着了她的耳朵說的。請立在她的面前再試一遍看。」

父親於是正向了女兒的面前再說道：

「父親回來了，你歡喜嗎？以後不再去了哩。」

女兒注視地看着父親的嘴，連嘴的內部也張望到。既而明白地答說：

「呃，你回——來了，以後不再——去，我很——歡——喜。」

父親急去抱攏女兒來，又為確實試驗計，問她種種的話：

「你母親叫甚麼名字？」

「安——東——尼亞。」

「妹妹呢？」

「亞代——利——德。」

「這學校叫甚麼？」

「聾——啞——學——校。」

「十的二倍是多少？」

「二——十。」

父親聽了突然轉笑爲哭，可是仍是歡喜的哭。

先生向他說：

「甚麼了？這是應該歡喜的事，有甚麼可哭的。你不怕把你女兒也引誘得哭嗎？」

園丁執住先生的手，吻了兩三次：

「多謝，多謝！千謝，萬謝！先生，請恕我！我除此已不知要怎麼說才好了。」

「且慢，你女兒不但會說話，還能寫，能算，歷史，地理也懂得一些，已入本科了。再過二年，知能必更

充足。畢業後，可以從事於相當的職業，這里的畢業生中，很有充當了商店夥員，和普通人同樣地在那裏活動的呢。」

園丁更其奇怪了，頭腦茫然地如失了常度，這時看了女兒搔頭，其神情似更要求着說明。先生向了在旁的侍者說：

「去叫一個預科的學生來！」

侍者去了一會，領了一個才入學的八九歲的聾啞生出來。先生說：

「這孩子才學着初步的課程，我們是這樣教着的：我現在叫她發A字的音，你仔細看！」於是先生開了嘴發母音A字的狀態，示給那孩子看，因了記號，叫孩子也作同樣的口形。

然後再用了記號叫她發音。那孩子發出音來，不是A，卻變了O。

「不是。」先生說了，拿起孩子的兩手，叫她把一手當在先生的喉部，一手當在胸際，反覆地再發A字的音。

孩子從手上瞭解了先生的喉與胸的運動，重新如前開口，遂完全發出了A字的音。

先生又接續地叫孩子用手當住自己的喉與胸，教授C字與D字的發音。再向了園丁：「怎樣？你明白了罷？」

園丁雖已明白許多，可是卻似乎比未明白時更加驚異了：

「那末，是這樣地——把說話教着的嗎？」說了暫停，又注視着先生。「是把這許多孩子都一一費了長久的年月逐漸教着的嗎？呀！你們真是聖人，真是天使！在這世界上，恐怕沒有可以報答你們的東西罷啊！我應該怎樣說才好啊！請讓我把我女兒暫留在這裏！五分鐘也好，把她暫時借給了我！」

於是園丁把女兒領到離開的坐位上，問她種種事情，女兒一一回答。父親用拳擊膝，眯着眼笑。又攏了女兒的手，熟視打量，把那女兒的話聲，聽得入魔，好像這聲音是從天上落下來。過了一會，向着先生說：

「可以讓我見見校長，當面道謝嗎？」

「校長不在這裏。你應該道謝的人，此外卻有一個。這學校中，凡是幼的孩子，都是年長的學生當作母親，或是姊姊照顧着的。照顧你女兒的是一個年紀十七歲的麵包商人的女兒。她對於你女兒那才真是親愛呢。這二年來，每天早晨代爲著衣梳髮，教她針線，真是好伴侶——奇奇阿，你朋友的名字叫甚麼？」

「卡——德——利那·喬爾——達諾。」女兒微笑了說，又向着父親說：

「她是一個很——好的人啊。」

侍者因先生的指使入內，立刻領了一個神情快活，體格良好的啞女出來。一樣地穿着紅條子紋的衣服，束着鼠色的圍裙。她到了門口紅着臉立住，既而微笑了把頭俯下。身體雖已像大人，仍有許多像小孩的地方。

園丁的女兒起立走近前去，攆了她的手，同到父親面前，用了粗重的聲音說：

「卡——德——利那·喬爾——達諾。」

「呀！好一位端正的姑娘！」父親叫着想伸手去撫摸她，既而又把手縮回，反覆地說：

「呀！真是好姑娘！願上帝祝福，把幸福和慰安加在這姑娘身上！使姑娘和姑娘的家屬都常常得着幸福！真是好姑娘啊！奇奇阿！這里有個正直的工人，貧家的父親，用了真心，這樣祈禱着呢。」

那大女孩仍是微笑着撫摸着那小女孩。園丁只管如看聖母像般地注視着她。

「你可以帶了你女兒同出外一天的。」先生說。

「那末我帶了她同回到孔特夫去，明天就送她來，請許我帶她回去。」園丁說。

女兒跑去著衣服了。園丁又反覆地說：

「三年不見，已能說話了呢。姑且帶她回孔特夫去罷。喲，還是帶了她在丘林街散散步，先給大家看看，同到親友們那里去罷。啊，今天好天氣啊！真難得——喂！奇奇阿，來攆了我的手！」

女兒著了小外套，戴了帽子出來，執了父親的手！父親走出了門口：

「諸位多謝！真真多謝！改日再來道謝罷！」既而又轉了一念，立住了回過頭來，放脫了女兒的手，探着衣囊，用了狂人似的大聲說：

「且慢，我難道不是人嗎？這里有十塊錢呢，把這捐入學校罷。」說着，把金錢抓出放在桌上。先生感動地說：

「啣，錢請收了去，不受的。請收了去。因為我不是學校的主人。請將來當面交給校長。大概校長也決不肯收受的罷，這是以勞動換來的錢呢。已經心領了，同收受一樣，謝謝你。」

「不，一定請收了的。那末——」說還沒有完，先生已把錢強迫的還放在他的衣袋裏了。園丁沒有辦法，用手送接吻於先生和那大女孩，拉了女兒的手，急急地出門而去。

「喂，來啊！我的女兒，我的啞女，我的寶寶！」

女兒用了疏緩的聲音叫說：

「啊！好太——陽啊！」

第九卷 六月

格里勃爾第將軍

(明日是國慶日)

今天是國喪日，格里勃爾第將軍昨夜逝世了。你知道他的事跡嗎？他是把一千萬的意大利人從勃蓬政府的暴政下救出的人。他在七十五年前生於尼斯，父親是個船長，他八歲時，救過一個女子的生命；十三歲時，和朋友共乘小艇遇險，把朋友平安救起；二十七歲時，在馬塞救起一個將沈死的青年。三十一歲時，在海上救助過一隻險遭火災的船，他爲了他國人的自由，在亞美利加曾作十年的戰爭，爲爭隆巴爾地和杜論諦諾的自由，曾與奧大利軍交戰三次，一八四九年守羅馬以拒法國的攻擊，一八六〇年救耐普爾斯和派來漢，一八六七年再爲羅馬而戰，一八七〇年和德意志戰爭，防禦法軍。剛毅勇敢，是在四十回的戰爭中得過三十七回勝利的人。

平時以勞動自活，隱耕孤島，教員、海員、勞動者、商人、兵士、將軍、執政官，甚麼都做過。是個質樸偉大

而且善良的人是個痛惡一切壓迫，愛護人民，保護弱者的人；是個以行善事為唯一志願，不慕榮利，不計生命，熱愛意大利的人。他振臂一呼，各處勇敢人士，就立刻在他面前聚集；紳士棄了他們的邸宅，海員棄了他們的船舶，青年棄了他們的學校，來到他那赫赫光榮之下作戰。他戰時常著紅衣，是個強健美貌而優雅的人。他在戰陣中，威如雷電，在平時柔如小孩，在患難中，刻苦如聖者。意大利幾千的戰士於垂死時，只要一望見這威風堂堂的將軍的面影，就都願為他而死。願為將軍犧牲自己生命的，不知有幾千人。萬人都曾為將軍祝福，或願為將軍祝福。

將軍死了，全世界都哀悼着將軍。你現在還未能知將軍，以後當有機會讀將軍的傳記，或聽人說將軍的遺事罷。你逐漸成長，將軍的面影，在你前面也會跟着加大，你到大人的時候，將軍會巨人似地立在你面前罷。到你去了世，你的子孫以及子孫的子孫都去了世以後，這民族對於他那日星般彪炳着的面影，還當作人民的救濟者永遠景仰罷。意大利人的眉，將因呼他的名而揚，意大利人的膽，將因呼他的名而壯罷。

軍 隊

十一日

（因格里勃爾第將軍之喪，國慶日延遲一週。）

今天到配寨·卡斯德羅去看閱兵式。司令官率領兵隊，在作了二列走着的觀者間通過，喇叭和樂隊的樂曲，調和地合奏着。在軍隊進行中，父親把隊名和軍旗一一指示了教我。最初來的是礮兵工校的學生，人數約有三百，一律穿着黑服，勇敢地過去了。其次是步兵；有在哥伊托和桑馬底諾戰爭過的奧斯泰旅團，有在卡斯德爾費達度戰爭過的勃卡漠旅團，共有四聯隊。一隊一隊地前進，無數的紅帶連續地飄動，其狀恰像花朵。步兵之後，就是工兵。這是陸軍中的工人，帽上飾着黑色的馬尾，綴着紅色的絲邊。工兵後面接着又是數百個帽上有直而長的裝飾的兵士，這是作意大利干城的山岳兵，高而大，都戴着格拉勃利亞型的帽子，那鮮碧的帽沿，表示着故山的草色。山岳兵還沒有走盡，羣衆就波動起來。接着來的是射擊兵，就是那最先入羅馬的有名的十二大隊。帽上的裝飾，因風俯伏着，全體像黑波似地通過。他們所吹的喇叭聲，尖銳得如奏着戰勝的音調，可惜，不久那聲音就在碌碌的粗而低的噪聲中消去，原來野礮兵來了。他們乘在彈藥箱上，被六百匹駿馬牽了前進。兵士飾着黃帶，長長的大礮，閃着黃銅和鋼鐵的光。礮車車輪，碌碌地在地上滾着作響。這以後山礮兵肅然地接着，那壯大的兵士和所牽着的強力的騾馬，所向震動，是帶了驚恐與死去給敵人的。最後，是熱那亞騎兵聯隊，甲兜閃着日光，直持了槍，小旗飄拂，金銀晃耀，嗚着轡，嘶着馬，很快地去了。這是從桑泰·路雪以至維拉勿蘭卡十次像旋風樣在戰場上掃蕩過的聯隊。

「啊！多好看啊！」我叫說。父親警誡我：

「不要把軍隊作玩具看！這許多充滿力量與希望的青年，爲了祖國的緣故，一旦被召集，就預備在國旗之下飲彈而死的啊。你每次聽到像今天樣的『陸軍萬歲！意大利萬歲！』的喝彩，須想在這軍隊後面就是屍山血河的啊！如此，對於軍隊的敬意，自然會從你胸中流出，祖國的面影也更莊嚴地可以看見了罷！」

意 大 利

十 四 日

在國慶日，應該這樣祝祖國的萬歲的：

「意大利啊，我所愛的神聖的國土啊！我父母會生在這里，葬在這里，我也願生在這里，死在這里；我的子孫也一定在這里生長，在這里死亡罷。華美的意大利啊！積有幾世紀的光榮，在數年中得過統一與自由的意大利啊！你會傳給神聖的智識之光給世界，爲了你的緣故，無數的勇士在沙場戰死，許多的勇士化作斷頭臺上的露而消逝。你是三百都市和三千萬子女的高貴的母親，我們做幼兒的，雖不能完全知道你，了解你，卻盡了心寶愛着你呢。我得被生在你的懷裏，作你的兒子，真足自己誇耀。我愛你那美麗的河和崇高的山，我愛你那神聖的古跡和不朽的歷史，我愛你那歷史的光榮和國土的

完美。我把你全國，和我所始見始聞的最繫戀的你的一部分，同樣地愛敬，我以純粹的情愛平等的感謝，愛着你的全部——勇敢的丘林，華麗的熱那亞，知識開明的勃洛格那，神祕的威尼斯，偉大的米蘭。我更以幼兒的平均的敬意，愛溫和的勿洛倫斯，威嚴的派來漢，宏大而美麗的耐普爾斯，以及可驚奇的永遠的羅馬。我的神聖的國土啊！我愛你！我立誓：凡是你的兒子，我必都如兄弟的愛他們；凡是所生的偉人，不論是死的或是活的，我必都從真心讚仰；我將勉為勤勉正直的市民，不斷地研磨智德，以期無愧於做你的兒子，竭了我這小小的力，防止一切不幸，無知，不正，罪惡來污你的面目。我誓以我的知識，我的腕力，我的靈魂，謹忠事你；一到了應把血和生命貢獻於你的時候，我就仰天呼着你的聖名，向着你的旗子送最後的接吻，把我的血向你灑濺，用我的生命做你的犧牲罷。」

九十度的炎暑

十六日

國慶日以後，五日中午溫度增高五度。時節已到了夏季的正中，大家都漸疲倦起來。春天那樣美麗的薔薇臉色，如數失去，項頸腳腿都消瘦下去，頭昂不起，眼也昏眩了。可憐的耐利因受不住炎暑，那樣樣的臉色，愈呈蒼白，不時在筆記簿上伏着睡去，但是卡隆常常留心照拂，耐利睡去的時候，把書翻開了豎在他前面，替他遮住了先生的眼睛。克洛西的紅髮頭，靠在椅背上，恰像一個割下的人頭放在那

里的。諾瑟斯啣咕着人多空氣不好啊，上課真苦啊！從窗口望見清涼的樹蔭，就想飛跳出去，不願再被拘束在坐位裏了。從學校回去，母親總接着我，留心我的面色的。我一看見母親，精神就重新振作起來了。我用功的時候，母親常問：

「不難過嗎？」早晨六點叫我醒來的時候，也常說：

「啊，要好好地啊！再過幾天就要休假，可以到鄉間去了。」

母親又時時講在這炎暑中作着工的小孩們的情形給我聽。說有的小孩在田野或如燒的砂上勞動，有的在玻璃工場中終日逼着火燄。他們早晨比我早起牀，而且是沒有休假的。所以我們也非奮發不可。說到奮發，仍要推代洛西第一，他絕不叫熱或想睡，無論什麼時候都活潑快樂。他和冬天一樣地垂着那長長的金髮，用功毫不覺苦。只要坐在他近旁，聽到他的聲音，也能令人振作起來。

此外，拚命用着功的有兩人。一是固執的斯帶地，他怕自己睡去，敲擊着自己的頭，熱得真是昏倦的時候，再把牙齒咬緊，眼睛張開，那神氣似乎要把先生也吞下去了。還有一個，是商人的卡洛斐。他也一心地用紅紙做着紙扇，把火柴盒上的花紙黏在扇上，賣一個銅幣一把。

但是，最令人佩服的要算可萊諦。據說，他早晨五點起牀，幫助父親運柴。到了學校裏，每到十一點，不覺支持不住，把頭垂下胸前去了。他警醒轉來，常自己敲着頸背，或稟告了先生，出去洗面，或預託坐

在旁邊的人推醒他。可是，今天終於忍耐不牢，呼呼地睡去了。先生大了聲叫「可萊諦！」也不聽見，於是先生忿怒起來，「可萊諦，可萊諦！」反覆地怒叫。住在可萊諦貼鄰的一個賣炭者的兒子，立起來說：「可萊諦今天早晨五點鐘起運柴到了七點鐘才停。」

於是，先生讓可萊諦睡着，接續上了半點鐘的課，才走到可萊諦的位置旁，輕輕地從臉上吹醒了他。可萊諦睜開眼來，見先生立在前面，驚恐得要退縮。先生兩手托住了他的頭，在他頭髮上接吻着說：「我不責你。因為你的睡去，不是由於怠惰，乃是由於疲勞了的緣故。」

我的父親

十七日

如果是你的朋友可萊諦或卡隆，像你今天回答父親的話，決不至出口罷。安利柯！爲甚麼這樣啊！快向我立誓以後不再有那樣的事。因了父親責備你，口中露出失禮的答辨來的時候，應該想到將來有一天，父親叫你到臥榻旁去，和你說「安利柯！永訣了！」的光景。啊！安利柯！你到了不能再見父親，走進父親的房間，看到父親遺下的書籍，回想到在生前對不起父親的事，大概會自己後悔，自說「爲甚麼我那時這樣」的罷。到了那時，你才會知道父親的愛你，知道父親責叱你時自己曾在心裏哭泣，知道父親的加苦痛於你，完全是爲愛你罷。那時候，你會含了悔恨之淚，在你父親的書桌

上——爲了兒女不顧生命地在這上面勞作過的書桌上接吻罷。現在，你不會知道，父親除了慈愛以外，把一切的東西對你遮掩過了。你不知道罷，父親因爲操勞過度，自恐不能久在人世呢。在這種時候，總是提起你，對你放心不下。又在這種時候，他常攜了燈走進你的寢室，偷看你的睡態，回來再努力地工作繼續。世間憂患儘多，父親見你在側，也就把憂患忘了。這就是想在你的愛情中，求得慰安，恢復元氣。所以，如果你待父親冷淡，父親失去了你的愛情，將怎樣悲哀啊。安利柯！切不可再忘恩之罪，把自己玷污了啊！你就算是個聖者樣的人，也不足報答父親的辛苦，並且，人生很不可靠，什麼時候有什麼事情發生，是料不到的。父親或許在你還幼小的時候就不幸死了——在三年以後，二年以後或許就在明天，都說不定。

啊！安利柯！如果父親死了，母親著了喪服了，家中將非常寂寞，空虛得如空屋一樣罷！快到父親那里去！父親在房間裏工作着呢。靜靜地進去，把頭俯在父親膝上，求父親饒恕你，祝福你。

——母親——

鄉野遠足

十九日

父親這次又恕宥了我，並且，還許可我踐可萊諦的父親的約，同作鄉野遠足。

我們早想吸那小山上的空氣，昨天下午二點鐘，大家在約定的地方聚集。代洛西、卡隆、卡洛斐、潑來可西、可萊諦父子，連我總共是七個人，大家都預備了水果、臘腸、熟雞蛋等類，又帶着皮袋和錫製的杯子。卡隆在葫蘆裏裝了白葡萄酒，可萊諦在父親的水瓶裏裝了紅葡萄酒，潑來可西著了鐵匠的工服，拿着四斤重的麵包。

坐街車到了格浪·美德萊·喬，以後就走上山路，山上滿了綠色的涼蔭，很是爽快。我們或是在草上轉滾，或是在小溪中洗面，或是跳過林籬。可萊諦的父親把上衣搭在肩上，銜着煙斗，遠遠地從後面跟着我們走。

潑來可西吹起口笛來，我從未聽到那孩子的口笛過。可萊諦也一壁走一壁吹着口笛。他拿着手指般長的小刀，作着水車、肉叉、水銃等種種的東西。強把別的孩子行李背在身上，遍身雖已流着汗，還能山羊似地走得很快。代洛西在路上時時立住了，教給我草類和蟲類的名稱，不知他爲甚麼能知道這許多東西啊。卡隆默然地嚼着麵包，自從母親去世以後，他所喫的東西，想已不像以前地有味了。可是待人的親切，卻仍舊那樣。當我們要跳過溝去的時候，因爲要作勢，先退了幾步，然後再跑上前去，他就第一個跳過去，伸手過來攙接別人。潑來可西因爲幼時會被牛觸突，所以見牛就生恐怖，卡隆在路上見有牛來，就走在潑來可西前面。我們上了小山，或跳走，或轉滾下來。潑來可西滾入荊棘中，把工

服扯破了，很難爲情地立着，卡洛斐是不論什麼時候都帶得有針線的，就來替他補好那破孔，潑來可西只是叫着「對不起，對不起！」等縫好，就立刻開步跑了。

卡洛斐就在路上，也不肯徒然通過，或是採摘可以作生菜的草，或是把蝸牛拾起來看，見有尖角的石塊，就拾了藏入袋裏，以爲或許是含有金銀的。我們無論在樹蔭下，或是日光中，總是跑着，滾着，後來把衣服弄得縐縐地，喘息着到了山頂，在草上坐了喫那帶來的東西。

前面可望見廣漠的原野和戴着雪的亞爾普斯山。我們肚已餓得不堪，麵包一到嘴裏，好像就溶去了似的。可萊諦的父親用葫蘆葉盛了臘腸分給我們，大家一壁喫着，一壁談先生們的事，和朋友的事以及試驗的事。潑來可西怕難爲情，甚麼都不喫，卡隆把好的揀了塞入他的嘴裏，可萊諦盤脚坐在他父親的身旁，兩人並在一處，如其說他們是父子，不如說是兄弟，狀貌很相像，都是赤紅了臉，露着白齒在那里微笑。父親傾了皮袋暢飲，把我們所喝剩的也拿去甘露似地喝了。

「酒在讀書的孩子是有害的，在柴店夥計，卻是必要。」說着，捏住了兒子的鼻頭，向我們搖扭着。「哥兒們，請你們愛待這傢伙啊。這也是正直男子的身分哩！這樣自贊，原是可笑，哈哈，哈哈！」

除了卡隆，一齊都笑了。可萊諦的父親又喝了一杯：

「慚愧啊，哪，現在雖是這樣，大家都是要好的朋友，再過幾年，安利柯與代洛西，成了判事或是博

士，其餘的四個，都到甚麼商店，或是工場裏去，這樣，彼此就分開了！

「那里的話！」代洛西搶先回答。「在我，卡隆永遠是卡隆，潑來可西永遠是潑來可西，其餘的也都一樣。我即使做了俄國的皇帝，也決不變，你們所居的地方，我總是仍要來的。」

可萊諦的父親擎着皮袋：

「難得能這樣說，再好沒有了。請把你們的杯子舉起來和這觸碰一下。學校萬歲！學友萬歲！因為在學校裏，不論富人窮人，都如一家的。」

我們皆舉杯觸碰了皮袋而喝。可萊諦的父親起立了把皮袋中的酒傾底喝乾：

「四十九聯隊第四大隊萬——歲！喂！你們如果入了軍隊，也要像我們樣地出力幹啊！少年們！時光不早，我們且跑且歌，攜手下來。傍晚到了濮河，見有許多螢蟲飛着。回到配寨·特羅·斯帶丟土，互約星期日再在這里相會，共往參觀夜學校的賞品授與式而別。

今天天氣真好！如果我不逢到那可憐的女先生，我回家時將怎樣地快樂啊。回家時已昏暗，才上樓梯，就逢到女先生，她見了我，就攜了兩手，附耳和我說：

「安利柯！再會！不要忘記我！」我覺得先生說時在那里哭，上去就告訴母親：

「我方才逢見女先生，她病得很不好呢。」



学校万岁! 学友万岁!

母親已紅着眼了，既而注視着我，悲哀地說：

「先生是，可憐——很不好呢。」

勞動者的賞品授與式

二十五日

依約，我們大家到公立劇場去看勞動者的賞品授與式，劇場的裝飾，和三月十四日那天一樣。場中差不多充滿了勞動者的家屬，音樂學校的男女生徒坐在池座裏，他們齊唱克里米亞戰爭的歌，那真是唱得很好，唱畢，大家都起立拍手。隨後，各受賞者走到市長和知事面前，領受書籍、貯金摺、文憑或是賞牌。「小石匠」傍着母親坐在池座角邊，在那一方，坐着校長先生，我三年級時先生的紅髮頭，露出在校長先生後面。

最初出場的是圖畫科的夜學生，裏面有鐵匠、雕刻師、石版師、木匠以及石匠。其次是商業學校的學生，再其次是音樂學校的學生，其中有大批的姑娘和勞動者，都穿着華美的衣裳，因被大家喝彩，都笑着。最後來的是夜間小學校的學生，那光景真是好看，年齡不同，職業不同，衣服也各式各樣。——有白髮的老人，也有工場的徒弟，也有蓄長頭髮的職工。年紀輕的毫不在意的做着，老的卻似乎有些難為情的樣子。羣衆雖拍手歡迎他們，可是卻沒有一個人笑的，誰都現着真誠熱心的神情。

受賞者的妻或子女，多有坐在池座裏觀看的。幼兒之中，有的一見到自己的父親登上舞臺，就盡力大聲叫喚，笑着招手。農夫過去了，擔夫也過去了，我父親所認識的擦靴匠也登場到知事前來領文憑。其次來了一個巨人樣的大人，覺得是在甚麼時候曾經見過的，原來就是那受過二等賞的「小石匠」的父親。記得我爲望「小石匠」的病，上那屋頂閣去的時候，他就在病牀旁立着的。我回頭去看坐在池座的「小石匠」，見「小石匠」正雙目炯炯地注視着父親，且用了裝兔臉來藏瞞他的歡喜呢。忽然間，彩聲四起，急去向舞臺看時，見那小小的烟突掃除人，只洗淨了面部，仍著了漆黑的工服出場。市長去攔住他的手，和他說話。烟突掃除人以後，又有一個清道夫來領賞品。這許多勞動者，一面做了一家的主人，辛苦工作，再於工作以外用功求學，至於得到賞品，真是難能可貴。我想到此，有一種說不出的感動。他們勞動了一日以後，再分出必要的睡眠時間，使用那不會用慣的頭腦，用那粗笨的手指執筆，這是怎樣辛苦的事啊。

接着又來了一個工場的徒弟。他一定是借穿了他父親的上衣了，只要看他上臺受賞品時，捲起着長長的袖口，就可知道。大家都笑了起來，可是笑聲終於立刻被彩聲埋沒了。其次，來了一個禿頭白鬚的老人，還有許多的礮兵，這裡有曾經在我校的夜學部的，此外還有關稅的門房和警察，我校的門房也在其內。

末了，夜學校的學生，又唱克里米亞戰爭歌，這次因為那歌聲從真心流出，籠着深情，聽衆不喝彩，只是感動了靜靜地退出。

一霎時，街上充滿了人。烟突掃除者拿了從賞品得來的紅色的書冊立在劇場門口時，紳士都集在他的周圍和他說話。街上的人，彼此都互相招呼。勞動者、小孩、警察、先生，我三年級時的先生和兩個敲兵，從羣衆間出來。勞動者的妻抱了小孩，小孩用小手取了父親的文憑矜誇地給羣衆看。

女先生之死

二十七日

當我們在公立劇場時，女先生死了。她是於訪問我母親的一週後下午二時逝世的。昨天早晨，長先生到我們教室裏來告訴我們這事說：

「你們之中，凡曾受過先生的教的，應該都知道。先生真是個好人，會把學生像自己兒子般愛着的。這先生已不在了。她病得很久，爲生活計，不能不勞動，終於把可以延續的生命縮短了。如果能暫時休息養病，應該可以多延幾個月罷。可是，她總不肯拋離學生，星期六的傍晚，那是十七日這一天的事，說是將要不能再見學生了，親去訣別。好好地訓誡學生，一一與接吻了哭着回去。這先生現在已不能再見了，大家不要忘記先生啊。」

在二年級時曾受過先生的教的潑來可西，把頭俯在桌上哭泣起來了。

昨天下午散學後，我們去送先生的葬。到了先生的寓所，見門口停着雙馬的柩車，許多人都低聲談說等待着。我們的學校裏，從校長起，先生們都到，先生以前曾任職過的別的學校，也都有先生們來。先生所教過的幼小的學生，大抵都由那執蠟燭的母親們領着在那里，別級學生到的也很多。有拿花環的，有拿薔薇花束的。柩車上已堆着許多的花束，頂上又安着大大的刺球花環，用黑文字記着「五年級舊學生敬呈女先生」的標題。大花環下掛着的小花環，那都是小學生拿來的。羣衆之中，有執了蠟燭代主婦來送葬的傭婦，有兩個執着火把的穿法衣的男僕，還有一個學生父親的某紳士，乘了飾着青綢的馬車來。大家都集在門的近旁，女孩們拭着淚。

我們靜候了一會，棺出來了。小孩們見棺移入柩車去，就哭起來。其中有一個，好像到這時才信先生真死了似地，放聲大哭，號叫着不肯停止，人們遂領了他走開。

行列徐徐出發，最前面是綠色裝束的B會的姑娘們，其次是白裝束飾青絲邊的姑娘們，再其次是僧侶，這後面是柩車，先生們，二年級的小學生，別的小學生，最後是普通的會葬者。街上的人們從窗口門口張望，見了花環與小孩，說「是學校的先生呢。」帶領了小孩來的貴婦人們也哭着。

到了寺院，棺從柩車移出，安放在中堂的大祭壇前面。女先生們把花環放在棺上，小孩們把花覆

滿棺的周圍。在棺旁的人都點起蠟燭在薄暗的寺院中開始祈禱。等僧侶一念出最後的「亞門」就一齊把燭熄滅走出。女先生獨自殘留在寺院裏了！可憐！那樣親切，那樣勤勞，那樣長久盡過職的先生！據說先生會把書籍以及一切遺贈學生了，有的得着墨水壺，有的得着小畫片。聽說要死的前二天，她曾對校長說，小孩們不宜哭泣，不要叫他們參與葬式的。

先生做了好事，受了苦痛，終於死了。可憐獨自留在那樣昏暗的寺院裏了！再會，先生！先生在我，是悲哀而愛慕的記憶！

感 謝

二十八日

可憐的女先生，曾經想支持任職到這學年為止，終於只剩三天，就死去了。明後天到學校去聽了「難船」的講話，這學年就此完畢。七月一日的星期六起，開始試驗，不久就是四年級了。啊！如果女先生不死，原是很可歡喜的事呢。

回憶去年十月才開學時的種種事情，從那時起，確增加了許多的知識。說，寫，都比那時好，算術也已能知道普通大人所不知道的事，可以幫助人家算賬了，無論讀甚麼，大抵都似乎已懂得。我真歡喜。可是，我的能到此地步，不知有多少人，在那裏勉勵我，幫助我呢。無論在家裏，在學校裏，在街上，無論在

甚麼地方，只要是我所居住，我有見聞的處所，必定有各種各樣的人在各種各樣地教我的。所以我感謝一切的人。第一，感謝先生，感謝那樣愛我的先生，我現在所知道的东西，都是先生用盡了心力教我的。其次，感謝代洛西，他替我說明種種事，使我通過種種的難關，試驗賴以不失敗。還有，斯帶地，他曾示我一個「精神一到金石爲開」的實例。還有那親切的卡隆，他曾給我以對人溫暖同情的感化。潑來可西與可萊諦，他們二人曾給我以在困苦中不失勇志，在勞作中不失和氣的模範。所有一切朋友，我都感謝。但是特別要感謝的是我的父親。父親會是我最初的朋友，給我以種種的訓戒，教我種種的事情，平日爲我勤勞，將悲苦瞞住了我。用種種的方法使我用功愉快，生活安樂的。還有，那慈愛的母親。母親是我的愛人，是守護我的天使，她以我之樂爲樂，以我之悲爲悲，和我一處用功，一處勞動，一處哭泣，一手撫了我的頭，一手指天給我看。母親，謝謝你！母親是，於愛和犧牲的十二年中，在我的心胸裏，注入了溫愛的！

難

船（最後的每月例話）

在幾年前十二月的某一天，一隻大輪船從英國利物浦港出發。船中合船員六十人共載二百光景的人。船長船員都是英國人，乘客中有幾個是意大利人，船向瑪爾太島進行。天色不佳。

三等客之中，有一個十二歲的意大利少年。身體比之年齡，雖像矮小，可是卻長得很結實，是個西里型的美勇堅強的少年。他獨自在船頭桅桿旁捲着的纜束上坐了，身旁放着一個破損了的皮包，一手搭在皮包上面，粗下的衣服，破舊的外套，皮帶上繫着舊皮袋。他沈思似地冷眼看着周圍的乘客，船隻，來往的水手，以及洶湧的海水。好像他是新近遭遇了一家的大不幸了的，臉孔還是小孩，表情卻已像大人了。

開船後，不多一會，一個意大利水手，攜了一個小女孩來到西里少年前面，向他說：

「馬利阿，有一個很好的同伴呢。」說着自去，女孩在少年身旁坐下。他們彼此面面相對的看着。

「到那里去？」男孩問。

「到了瑪爾太島，再到耐普爾斯去。因為父親母親正望我回去，我去會他們的。我名叫寇列泰·法貴尼。」

過了一息，他從皮袋中取出麵包和果物來，女孩是帶有餅乾的，兩個人一同喫着。

方才來過的意大利水手慌忙地從旁邊跑過，叫着說：

「快看那里！有些不妙了呢！」

風漸漸加烈，船身大搖。兩個小孩卻不眩暈。女的且笑着。她和少年年齡相彷彿，身較高長，膚色也

一樣地是褐色，身材窈窕，有幾分像是有病的。服裝很好，髮短而縮，頭上包着紅頭巾，耳上戴着銀耳環。兩孩一壁喫着，一壁互談身世。男孩已沒有父親，父親原是做職工的，幾天前在利物浦死去了。孤兒受意大利領事的照料，送他回故鄉派來瑪，因為他有遠親在那里。女孩於前年到了倫敦叔母家裏，她父親因為貧窮的緣故，暫時把她寄養在叔母處，預備等叔母死後，承分些遺產的。幾月前，叔母被馬車輾傷，突然死了，財產分文無餘。於是她也請求意大利領事，送歸故鄉。恰巧，兩孩都是由那個意大利水手擔任帶領的。

女孩說：

「所以，我的父親母親，還以為我帶得錢回去呢。哪里，我一些都沒有。不過，他們大約仍是愛我的。我的兄弟想必也必定這樣，我有四個兄弟呢，都還小，我是最大的了。我在家時替他們著衣服的。我一回去，他們定是快活，定要飛跑攏來哩。——呀，波浪好凶啊！」

又問男孩：

「你就住在親戚家裏嗎？」

「是的，只要他們容留我。」

「他們不愛你嗎？」

「不知道怎樣。」

「我到今年聖誕節，恰好十三歲了。」

他們一同談海洋和關於船中乘客的事，終日住在一處，時時交談。別的乘客總以為他們是姊弟。女孩編着襪子，男孩沈思着。浪漸漸加凶了，天色已夜。兩孩別開的時候，女的對了馬利阿說：

「請安眠！」

「誰都不得安眠了哩！孩子啊！」意大利水手恰好在旁走過這樣說。男孩正想對女孩答說「再會」的時候，突然來了一個狂浪，將他搖倒。

女孩飛跑近去：

「啣呀！你出血了呢。」

乘客正在各顧自己逃下，沒有人留心別的，女孩跪伏在瞠着眼睛的馬利阿身旁，替他拭淨頭上的血，從自己頭上取下紅頭巾，當作綳帶替他包在頭上，打結時，把他的頭抱緊在自己胸前，以至自己上衣上也染了血迹。馬利阿搖抖着起來。

「好些嗎？」女孩問。

「沒有甚麼了。」馬利阿回答。

「請安睡。」女孩說。

「再會。」馬利阿答。於是兩人各自回進自己艙位去。

水手的話驗了。兩孩還沒有睡熟，可怖的暴風到了。其勢猛如奔馬，一根桅子立刻折斷，三隻舢板也被飄去。船梢載着的四頭牛，也像木葉一般地被吹去了。船中起了大擾亂，恐怖，喧囂，暴風雨似的悲叫聲，祈禱聲，令人毛骨悚然。風勢全夜不稍衰，到天明還是這樣。山也似的怒浪從橫面打來，在甲板上激散，把在那里的器物擊碎了捲入海裏去。遮蔽機關的木板被擊碎了。海水像怒吼般地撥入，火就被淹熄，機關司逃去，海水潮也似地從這里那里捲入，這時，但聽得船長的雷般的叫聲：

「快攀住唧筒。」

船員奔到唧筒方面去。可是這時又來了一個狂浪，那狂浪從橫面撲下，把船緣、艙口如數打破，海水從破孔淹進。

乘客自知要沒有命了，逃入客室去。及見到船長，一同齊聲叫說：

「船長！船長！怎麼了！現在甚麼地方能有救嗎！快救我們！」

船長等大家說畢，冷靜地說：

「只好絕望了罷。」

一個女子呼叫神助，其餘的只是默着，恐怖把他們固定了。好一會，船中繼續着墓裏般的寂靜，乘客彼此只是蒼白了臉，面面相對，海波仍是汹涌，船一高一低地搖着。船長放下救命舢板艇，五個水手下去乘入。艇沈了，是波浪來衝沒了的。五個水手淹沒了兩個。那個意大利人水手也在內。其餘的三人拚了命縫了繩逃上。

到了這裏，船員也絕了望。二小時以後，船已沈到貨艙口了。

悲慘的光景，從甲板上出現了：母親們於絕望之中將自己的小兒抱緊胸前；朋友們互抱了告永訣；因為不願見海而死，回到艙位裏去的人也有；有一人用手鎗自擊頭部，從高處倒下，死在那里；大多數的人們都狂亂的掙扎着；女人則起了可怕的痙攣苦悶着；哭聲，呻吟聲，和不可名說的叫聲，混合在一起；到處都見有人失了神，瞪着無光的眼，石像似地呆立着，面上已沒有生氣。寇列泰和馬利阿二人抱住一桅桿，目不轉睛地注視着海。

風浪小了些了，可是船已漸漸下沈，眼見不久就要沈沒了。

「把那長舢板艇放下去！」船長叫說。

唯一僅存的一艘救命艇下水了，十四個水手和三個乘客乘在艇裏。船長仍在本船。

「請快隨我們來！」水手們從下面叫。

「我是，願死在這里的。」船長答。

「或許遇到別的船得救呢，快請乘了這艇罷，快請乘了這艇罷。」水手們反覆勸請。

「我留在這裏。」

於是水手們向了別的乘客說：

「還可乘一人，頂好是女的！」

船長攙扶一個女子過來，可是舢板離本船很遠，那女子無跳躍的勇氣，就倒臥在甲板上了。別的婦女都已失神如死了一樣。

「送個小孩過來！」水手叫喊。

以前化石似地呆在那里的西西里少年和其伴侶，聽到這叫聲，被那求生的本能所驅，同時離了桅桿，齊奔到船側，野獸般掙扎地衝前，齊聲叫喊：

「把我！」

「小的！艇已滿了。小的！」水手叫說。

那女的一聽到這話，就像被了電似地立刻把兩臂垂下，注視了馬利阿立着。

馬利阿也對她注視，一見到那女孩衣上的血迹，記憶起前事，臉上突然發出神聖的光來，

「小的！艇就要開行了！」水手焦急地等着。

這時，馬利阿情不自禁地發出聲來：

「你分量輕！應該是你寇列泰！你還有父母！我只是獨身！我讓你你去！」這樣說。

「把那孩子擲下來！」水手叫說。馬利阿把寇列泰抱了擲下海去，寇列泰從水泡飛濺聲中叫喊了一聲「呀！」一水手就促住她的手臂拖入艇中去。

馬利阿在船側高高地舉起頭，頭髮被海風吹拂，好像泰然毫不在意的樣子，平靜地，崇高地立着。本船沈沒時，水面起了一次漩渦，小艇僥倖不被捲沒。

女孩先前像已失了感覺了的，到這時，望着馬利阿的方面，淚如雨下。

「再會！馬利阿！」唏噓着把兩臂向他伸張了叫說。「再會！再會！」

少年高舉着手：

「再會！」

小艇掠着暴波在昏空之下急去，留在本船的已一個人都不能作聲，水已浸到甲板的舷了。

馬利阿突然跪下，合掌仰視天上。

女孩把頭俯下。等她再舉起頭來看時，船已不見了。

第十卷 七月

母親的末後一頁

一 日

安利柯啊！這學年已完了，在結束的一天，得留了一個爲朋友而捨生的高尚少年的印像，真是好事。你就要和先生朋友們離別，但我在這以上，還須告訴你一件悲哀的事情。這次的離別，不單是三個月的離別，乃是長久的離別。父親因了事務上的關係，要離了這丘林到別處去了，家人也要同行。

一到秋天，就須出發罷。你以後非換入新學校不可。這在你實是不快的事。你很愛你的舊學校呢。你在這四年中曾在這裏一天兩次嘗到用功的愉快；在長久的時日中，每天得和同一先生，同一朋友，同一朋友的父母們見面；並且，每天在這裏見父親或母親微笑着接候你的。你的精神，在這裏才開發，許多朋友，在這裏始得到；在這裏，你才獲得種種有用的知識。在這裏，你也許會有過苦楚，但這些也都是於你有益的。所以，你應該從心坎裏向大衆告別啊。大衆之中，也有遭遇不幸的人罷，也

有失了父親或是母親的人罷，也有年幼就死去了的人罷，也有戰爭流血壯烈而死的人罷，也有許多一方是正直勇敢的勞動者而同時又是勤勉正直的勞動者的父親罷，在這裏面，說不定有着許多爲國立大功成美名的人呢。所以，要用了真心，和這許多人們告別，要把你的精神的一部分，殘留在大家族裏面啊。你在幼兒時入了這家族，現在成了一個壯健的少年出去了。父親母親也因了這大家族愛護你的緣故，很愛這大家族呢。

學校是母親，安利柯。他從我懷中把你接過去時，你差不多還未能講話。現在是，將你化成了強健善良勤勉的少年，仍還給我了。這該怎樣感謝呢。你切不可把這忘記啊！你也怎能忘記啊！你將來年紀長大了旅行全世界時，遇到大都會或是令人起敬的紀念碑，自會記憶起許多的往事。那關着的窗，有着小花園的質素的白屋，你知識萌芽所從產生的建築物，將在你心上明顯地浮出罷，到你終身爲止，我願你不忘這呱呱墮地的誕生地！

試 驗

四 日

終於，試驗到了。學校附近一帶，不論先生、學生、父兄，所談沒有別的，只是分數、問題、平均、及格、落第等類的話。昨天試驗過作文，今天是算術。見到別的學生的父母在街路上種種地吩咐自己的兒子就

不覺愈擔心起來。母親們之中，有的親送兒子入了教室，替他看過墨水瓶裏有無墨水，檢查過鋼筆頭是否可用，回出去還在教室門口徘徊囑咐：

「仔細啊！用了心！」

來做我們的試驗監督的是黑鬚的考諦先生，就是那雖然聲音如獅子而卻不責罰人的先生。學生之中，也有怕得臉色發青的。當先生把市政所送來的封袋撕開，抽出題紙來的時候，全場連呼吸聲都沒有了。先生用了可怕的眼色，向室中一瞥，大聲地把問題宣讀。我們想：如果能把問題和答案都告訴了我們，使大家都能及格，先生們將多少歡喜呢。

問題很難，經過一小時，大家都無法了。有一個甚至哭泣起來。克洛西敲着頭。有許多人做不出，都是應該的。因為他們受教的時間本少，父母也未曾教導監督的緣故。

可是天無絕人之路，代洛西想了種種的法子，都在不被看見之中教了大家。或畫了圖傳遞，或寫了算式給人看，手段真是敏捷。卡隆自己原是長於算術的，也替他作幫手。矜驕的諾琵斯今天也無法了，只是規規矩矩地坐着，後來卡隆教給了他。

了。斯帶地把拳挾住了頭，將題目注視了一小時多，後來忽然提起筆來，在五分鐘內如數做出就去了。

先生在桌間巡視，這樣說：

「靜靜地，靜靜地，要靜靜地做的啊！」

見到窘急的學生，先生就張大了口裝起獅子的樣子來。這是想引誘他發笑，使他恢復元氣。到了十一點光景，去看窗外，見學生的父母已在路上徘徊着等候了。潑來可西的父親，也著了衣服，臉上黑黑地從鐵工場走來。克洛西的賣野菜的母親，著黑衣服的耐利的母親，都在那里。

將到正午的時候，我父親從我們教室窗口來探望。試驗在正午完畢，退課的時候，那真是好看：父母們都跑近自己兒子那裏去，查問種種，翻閱筆記簿，或在在旁的小孩的彼此比較。

「問題幾個，答數若干，減法這一章呢？小數點不會忘記了？」

先生們被四圍的人叫喚，來往回答他們。父親從我手裏取過筆記簿去，看了說。

「好的，好的。」

潑來可西的父母在我們近旁，也在那里翻着他兒子的筆記。他好像是看了不解的，那神情似乎有些慌急。他向了我的父親說：

「請問，這總和是若干？」

父親把答數說給他聽，鐵匠知道了兒子的計算沒有錯，歡呼着說：

「做得不錯呢！」

父親和鐵匠相對像朋友似地莞然而笑，父親伸出手去，鐵匠來握。

「那末，我們在口頭試驗時再見罷。」二人這樣說了別去。

我們走了五六步，就聽到後面發出高音來，回頭去看，原來是鐵匠在那里唱歌了。

最後的試驗

七 日

今天是口答試驗。我們八點入了教室，從八點十五分起，就分四人一組，被呼入講堂去。大大的桌子上，鋪着綠色的布。校長和四位先生圍坐着我們的先生也在裏面。我是在第一次被喚的一組裏的。啊，先生！先生是怎樣愛顧我們，我到了今天方才明白：在別的學生被口試時，先生只注視着我們；我們答語曖昧的時候，先生就現憂色，答得完全的時候，先生就露出歡喜的樣子來。時時傾了耳，用手和頭來表示意思，好像在說：

「對呀！不是的！當心囉！慢慢地！仔細仔細！」

如果先生在這時可以說話，必將不論甚麼都告訴我們了。即使學生的父母替代了先生坐在這裏，恐怕也不能像先生這樣親切罷。一聽到別的先生和我說「好了，回去！」的時候，先生的眼裏就充

滿了喜悅之光。

我立刻回到教室，等候父親。同學們大概都還在教室裏，我就坐在卡隆旁邊。一想到這是最後一時間的相聚，不覺悲了起來。我還沒把將隨父親離去丘林的事告訴卡隆過，卡隆毫沒知道，正一心地伏在位上埋了頭，執筆在他父親的照片邊緣上加裝飾。他父親作機械師裝束，身材高長，頭也和卡隆一樣，有些帶縮，神情卻很正直。卡隆埋頭伏屈向前，胸間衣服寬褪，露出懸在胸前的金十字架來。這就是耐利的母親因自己的兒子受了他的保護送給他的。我想我總須有一時候要把將離去丘林的事告訴卡隆的，就爽直地說：

「卡隆，我父親在今年秋季要離開丘林了。父親問我要去嗎，我曾經回答他說同去呢。」

「那末，四年級不能同在一處讀書了。」卡隆說。

「不能了。」我答。

卡隆默然無語，只是俯了頭執筆作畫。好一會，仍低了頭問。

「你肯記憶着我們三年級的朋友嗎？」

「當然記憶着的。都不會忘記囉。特別地是忘不了你。誰能把你忘了呢？」我說。

卡隆注視着我，其神情足以表示千言萬語，而嘴裏卻不發一言。他一手仍執筆作畫，把一手向我

伸來，我緊緊地去握他那大手。這時，先生紅着臉進來，歡喜而急促地說：

「不錯呢，大家都通過了。後面的也希望你們好好地回答。要當心啊。我永沒有這樣地快活過。」這樣說了急急地出去的時候，故意裝作跌交的樣子，引我們笑，向無笑容的先生，突然作此，大家見了都覺詫異，室中反轉爲靜穆，微笑是都微的，哄笑的卻沒有。

不知爲了甚麼，見了先生的那種孩子似的行動，心裏又歡喜又悲哀。先生所得的報酬，就是這瞬時的喜悅，這就是這九個月來親切忍耐以及悲哀的報酬了！因爲要得這報酬，先生會那樣地長久勞動，連病在家裏的學生，也親自走去教他們。那樣地愛護我們替我們費心的先生，原來只求這些微的報酬的。

我將來每次想到先生，先生今天的樣子也必同時在心中浮出罷。我到了長大的時候，先生諒還健在罷。並且有見面的機會罷。那時我當重話動心的前事，在先生的白髮上接吻罷。

告 別

十 日

午後一點，我們又齊集學校，聽候發表成績。學校左近，滿了學生的父母們，有的等在門口，有的進了發室，連先生的坐位旁也都擠滿了。我們的教室中，教壇前也滿了人。卡隆的父親，代洛西的母親，

匠的潑來可西，可萊諦的父親，耐利的母親，克洛西的母親——就是那賣野菜，「小石匠」的父親，斯帶地的父親，此外還有許多我所向不認識的人們。全室中充滿了錯雜的低語聲。

先生一到教室，室中就立刻肅靜，先生手裏拿着成績表，當場宣讀：

「亞巴泰西六十七分，及格。亞爾克尼五十五分，及格。」「小石匠」也及格了，克洛西也及格了。先生又大聲地說：

「代洛西七十分，及格，一等賞。」

到場的父母們，都齊聲贊許說。「了不得，了不得，代洛西。」

代洛西披了金髮，微笑着朝他母親看，母親舉手和他招呼。

卡洛斐、卡隆、格拉勃利亞少年，都及格了。此外，有三四個人是落第的。其中有一個，因見他父親立在門口裝手勢嚇責他，就哭了起來。先生和他父親這樣說：

「不要這樣，落第並不全是小孩的不好，大都由於不幸。他也是這樣的。」又繼續說着：

「耐利，六十二分，及格。」

耐利的母親，用扇子送接吻給兒子。斯帶地是以六十七分及格的，他聽了這好成績的報告，連微笑也不露，仍是用兩拳當着頭不放。最後是華梯尼，他今天著得很華麗——也及格的。報告完畢，先生

立起身來：

「我和大家在這室中相會，這次是最後了。我們大家在一處過了一年，今天就要分別。我很以和你們分離爲悲。」說到這裏，中止了一息，又說：

「在這一年中，我會好幾次地無心發怒了罷。這是我的不好，請原恕我。」

「那里，那里！」父母們、學生們都齊了聲叫說：「那里！先生，沒有的事！」

先生更繼續了說：

「請原恕我。來學年你們不能和我再在一處，但是，仍會相見的。無論到了甚麼時候，你們總在我胸裏呢。再會了，孩子們！」

先生說畢，走到我們坐位旁來，我們立起在椅子上，或是伸手去握先生的臂，或是執牢先生的衣襟。和先生接吻的尤多。末後，五十人齊聲叫說：

「再會，先生！多謝先生！願先生康健，永遠不忘我們！」

走出教室的時候，我感到一種悲哀，胸中難過得像有甚麼東西壓迫着。大家都紛紛退出，別教室的學生，也像潮水這樣向門口湧去。學生、父母們，夾雜在一處，或向先生告別，或相互招呼。戴紅羽毛的女先生給四五個小孩抱住，給大衆包圍，幾乎要不能呼吸了。孩子們又把「尼姑」先生的帽子扯破，

在她黑服的鈕孔裏、袋裏、亂塞進花束去。洛佩誦今天第一日除掉拐杖，大家見了都很高興。

「那末，再會。到來學年，到十月二十日再會。」隨處都聽到這樣的話。

我們也都互相招呼。這時，從來一切的不快，頓時消滅，向來妒嫉代洛西的華梯尼也張了兩手去抱愛代洛西。我對「小石匠」敘別，當「小石匠」要裝最後一次的兔臉給我看的時候，我就去吻了他一次。又去別潑來可西和卡洛斐，卡洛斐告訴我，說不久就要發行最末一次彩票，且送我一塊略有缺損的磁器鑲紙。耐利跟住了卡隆，難捨難分，大家見了那光景，都爲感動，就圍集在卡隆身旁。

「再會，卡隆，願你好。」大家齊聲這樣說了，有的去抱他，有的去握他的手。對於這位勇敢高尚的少年，都表示惜別的意思。卡隆的父親，在旁見了兀自出神。

我最後在門外抱住了卡隆，把臉貼在他的胸前哭泣，卡隆吻我的額。跑到父親母親的地方，父親問我：「你已和你的朋友告過別了嗎？」我答說：「已告過別。」父親又說：「如果你從前有過對不起那個的事，快去謝了罪，請他原恕，你有這樣的人嗎？」我答說：「沒有。」

「那末，再會了！」父親說着向學校作最後的一瞥，聲音中充滿了感情。

「再會！」母親也跟着反覆說。

我卻甚麼話都說不出了。



那末，再會了！

校畢贅言

諸葛亮出師表而不下淚者。非忠臣也；讀李密陳情表而不下淚者，非未嘗沒有一部分真理。因為忠臣孝子無一不是感情豐富的人，倘使讀感情的文字不會下淚，他的感情必是十分麻木，當然難以成爲忠臣孝

三日夜讀畢，翻譯的時候也常常流淚，我知道這
的淚像夏先生這樣感情豐富
爲師的態度。然而凡

以流歡喜之淚了！

十五年一月二